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一八三冊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一八三册



目錄

全宋文卷四〇〇八

釋正覺

天封寺記……………一

僧堂記……………三

明州天童覺和尚真贊引……………四

大用庵銘……………五

張 闡

請擇大帥固守關中奏……………六

轉對論三事奏……………七

乞修舶司條制奏……………八

劾施興祖攝太官令不肅奏……………八

轉對劄子……………九

乞委守臣討論出賣鑑湖廣德湖田利害奏……………一〇

乞遣歸正之民使耕荆襄之田奏……………一〇

太白晝見應詔條闕政劄子……………一二

郭 雍

傳家易說自序……………一三

仲景傷寒補亡論自序……………一四

艮損二子名序……………一六

書定武舊本蘭亭後……………一七

題胡瓌番馬圖……………一八

性說……………二〇

全宋文卷四〇〇九

曲 端

祭叔父文……………一二

呂行中

澹山巖題名……………二三

釋靜芳

開山頭陀靜照禪師記……………二四

强行父
唐子西文錄記 二五

任直清
乞令翟興招填所闕官兵奏 二六

乞翟興領營田使奏 二六

何汝賢
禹跡山院記 二七

許忻
論和議不便疏 二九

乞定國計嚴爲守備疏 三二

題范唐柱國誥 三二

王綱
乞規定律令月限以三十日爲盡奏 三三

查許國
遺書 三四

蓬州說 三四

祁寬

省心雜言序 三五

通書後跋 三六

吳秉信

乞接續編修記注奏 三七

全宋文卷四〇一〇

王普

郊廟冕服之制奏 三八

明堂大禮御札奏告事奏 三九

諸路轉運司貢舉人額奏 四〇

饗明堂禮樂事奏 四〇

大禮明堂酌獻事奏 四一

大禮明堂祭器形制奏 四二

廟制奏 四三

乞依舊制郊祀天地奏 四四

乞將勅令所撥充太常寺奏 四五

三衙應副神厨合用冰雪奏	四五
立定科試解額經義詩賦分率奏	四六
言車駕巡幸祀祭天地合行事件奏	四六
乞巡幸前一日行奉辭燒香之禮及輓祭奏	四七
太常寺官吏未能隨車駕巡幸奏	四七
忌辰行香及正旦拜表進賀事奏	四八
乞詔有司舉行祭祀之禮如舊奏	四九
孝慈淵聖皇帝升遐禁樂事奏	四九
乞詔進奏院遍牒指揮品官禁樂奏	五〇
乞添造祖宗帝后神主匱底奏	五〇
請回鑾臨安行報謝之禮奏	五一
乞戒諭讀冊官不須贊御名奏	五一
安穆懿節二皇后當各置柩室奏	五二
俞煇當爲繼母服三年喪議	五三
官曆刻漏圖序	五四

全宋文卷四〇一一

雷 觀

上欽宗論擇相書 五六

孫 僑

樂庵語錄跋 六三

黃尚文

張殿撰八字題記跋 六四

侯 慤

論曹成馬友情狀乞早作措置奏 六五

奏沈敦智事劄子 六六

馮忠恕

涪陵記善錄序 六六

游 操

上表請車駕臨幸秘書省乞賜敷奏狀 六七

乞幸秘書省表 六八

請依宣和親耕禮制奏 六八

請參酌端拱明道親耕禮奏 六九

乞親耕禮畢許陪祠群臣詣思文殿稱賀奏	六九
乞增添樂工樂器劄子	七〇
建昌軍府衙記	七〇
南豐縣譙樓記	七二

全宋文卷四〇一二

魏 玘

言災變奏	七三
乞祛邪用賢奏	七四
場務官增課利乞依法再任奏	七四
乞以和買紬絹本錢撥充逐户免役錢奏	七五
知饒州乞迴避改任奏	七五
言消弭災沴事奏	七六
劾黃叔敖奏	七七
乞建州臘茶與蠲免奏	七八
論自治之策疏	七八
乞嚴懲違法內侍奏	七九

言博羅授官人事奏	七九
論不宜以輕儇之徒爲岳飛屬郡奏	八〇
論用人之道疏	八〇
論御將疏	八〇
言諸路兵官事奏	八一
劾李杞胡蒙奏	八一
論三省樞密院紀綱弛廢奏	八二
乞免朱勝非宰相奏	八二
劾劉式奏	八三
言堂吏以下不當激賞奏	八三
來年日食乞講求故事奏	八三
論不當講和劄子	八四
條奏議和利害	八五
與知府帖	八七
任點	
客茶所經州縣乞子細檢察奏	八八

錢 恂

乞許展省先臣墓奏 八九

全宋文卷四〇一三

顏 爲

申明將來明堂大禮叙位奏 九〇

天慶觀鐘銘 九一

郭永錫

乞依蔭補條格補授大長公主孫文資奏 九一

柴 斌

金均房州保甲乞名保勝軍奏 九二

乞向洌再任奏 九二

朱 璞

紹興府賑濟乞丐事奏 九三

何守證

靈寶淨明新修九老神印伏魔秘法序 九四

衛 昂

冲相寺趙彥達餞別石記 九五

徐 度

所復州縣乞慎擇吏奏 九六

編類建炎紹興詔旨事奏 九七

乞搜訪勳臣實迹申朝廷奏 九七

却掃編自序 九八

重建經綸閣記 九八

李廷瓘

題吳道子天龍八部圖卷 一〇〇

王 行

山谷卧龍行記跋 一〇一

翁 挺

張元幹輯先祖手澤跋 一〇二

書陶淵明詩 一〇三

膠山寶乳泉記 一〇三

周 淵

父諤入元祐黨籍未霑聖澤奏……………一〇五

鄭 印

杜工部詩序……………一〇六

跋杜子美詩……………一〇六

鄭載仲

賀朱丞相啓……………一〇七

鄭伯肅

跋定武蘭亭帖……………一〇八

全宋文卷四〇一四

鄧 肅 一

進花石詩狀……………一一〇

辭免除左正言劄子……………一一〇

乞賜假十餘日治病劄子……………一一一

乞立賞功司劄子……………一一一

乞立叛臣罪格劄子……………一一三

乞正耿南仲父子典刑劄子……………一一四

陳叛臣姓名劄子	一二六
乞正內臣陳良弼典刑劄子	一一九
再乞正耿南仲父子典刑劄子	一二〇
乞以買拆洗女童官吏重置之法劄子	一二一
乞免京畿秋租劄子	一二二
百官託故去官者乞削仕版劄子	一二三
乞勿用周武仲劄子	一二四
乞采李綱一日之長劄子	一二五

全宋文卷四〇一五

鄧 肅 二

以論李綱待罪劄子	一二七
乞正叛臣呂好問李會之罪劄子	一二七
乞令諸州急運歲計赴京師近地劄子	一二九
乞委宰執限旬日以正官制劄子	一三〇
乞償還所索應天府民供奉物直劄子	一三一
乞責己來直言以應天變劄子	一三二

彈劾京城留守范訥奏		一三三
上龜山先生楊博士書		一三四
上劉延康書		一三五
代人上縣令書		一三七
與胡左司書		一三八
與李狀元工部書		一三九
答黃德美書		一四〇
答張居實書		一四一
上李右丞相啓		一四二
上李右丞相簡		一四二
上李右丞相簡		一四三
上李右丞相簡		一四三
上李右丞相簡		一四四
寄朱喬年簡		一四四
寄朱喬年簡		一四五
答吳時中簡		一四五

答吳時中簡	二	一四六
答陳夢兆簡	一	一四六
答陳夢兆簡	二	一四七
答陳夢兆簡	三	一四七

全宋文卷四〇一六

鄧 肅 三

丹霞禪師行化序	一四八
瑞花堂序	一四九
丹霞賞音文集序	一五〇
太平興國堂頭璨公語錄序	一五一
題了翁墨跡	一五二
書樂天事	一五二
書揚雄事	一五三
書字學	一五三
書法帖	一五四
書法帖	一五四

跋李舍人放鸞文	一五五
跋陳了翁諫議書邵堯夫誠子文	一五五
跋朱喬年所跋王安石字	一五六
題了翁真蹟	一五六
跋蔡君謨書	一五七
跋李丞相贈鄧成材判官詩	一五七
跋羅右文李左史題栖雲真戒大師營治	一五八
跋虞中郎畫	一五八
跋鄧右文天池記	一五九
跋樂氏偕來堂記	一六〇
跋文恭公墓誌	一六〇
跋胡公墓誌	一六一
題稱老開堂疏	一六一
跋張元幹幽巖尊祖錄	一六二

全宋文卷四〇一七

鄧 肅 四

不校 一六三

原直 一六四

詩評 一六五

論書 一六六

沙陽重修縣學記 一六八

具瞻堂記 一七〇

亦驥軒記 一七一

儀鄭堂記 一七二

新建三清殿記 一七四

南劍天寧塑像記 一七五

沙縣福聖院重建塔記 一七七

興化重建院記 一七九

全宋文卷四〇一八

鄧 肅 五

栖雲日新軒記 一八一

丹霞清泚軒記 一八三

沙邑栖雲寺法雨記	·····	一八四
一枝庵記	·····	一八五
題鳳池寺	·····	一八七
題賢沙寺	·····	一八七
題開平院	·····	一八八
題潺湲閣	·····	一八八
誠子	·····	一八八
何長善承事墓誌銘	·····	一八九
弔墨跡文 并序	·····	一九〇
奉安陳諫議祭文	·····	一九二
青詞	·····	一九二
沙縣靈衛鄧公祝文	·····	一九三
靈衛廟賽願祝文	·····	一九四
祈雨疏	·····	一九五
謝雨疏	·····	一九五
天王稱老開堂疏	·····	一九六

高飛新老開堂疏 一九六

代人請長老昇座疏 一九七

全宋文卷四〇一九

蘇 籀 一

牡丹賦 一九九

湯泉賦 二〇〇

二松賦 二〇〇

閩嶺賦 二〇一

雪堂硯賦 并引 二〇三

米元暉研山賦 二〇四

戲作梅花賦 二〇五

靈物賦 二〇六

秋辭 一 二〇七

秋辭 二 二〇八

秋辭 三 二〇八

烏石山辭 二〇八

代廣東漕謝表	……	一一〇
婺州謝增秩表	……	一一〇
福州問候表	……	一一一
代建州上表	……	一一二
賀天申節表	……	一一二
代人謝放罷表	……	一一三
賀天申節表	……	一一四
代謝賜茶藥表	……	一一四
代謝馬表	……	一一五
代謝金帶表	……	一一五

全宋文卷四〇二〇

蘇 籀 二

代起復殿藩謝表	……	一一七
代辭免參政表	……	一一八
代謝許終制表	……	一一九
代慰國哀表	……	一二九

祝聖壽表	一二一〇
徽宗祔廟慰表	一二一一
代駕幸臨安起居表 一	一二一一
代駕幸臨安起居表 二	一二一二
代謝青瑣表	一二一二
代次公謝江東運判表	一二一三
代謝禮部尚書表	一二一四
賀東朝歸表	一二一五
賀元會表	一二一六
代賀親耕藉田表	一二一六
慈寧慶八十賀表	一二一七
擬本州守謝御製損齋刻表	一二一八
面對論和戰劄子	一二一八
務農劄子	一二二〇
時務劄子	一二三一
初論經解劄子	一二三三

全宋文卷四〇二一

蘇 籀 三

論收用武略之士劄子 二三五

論取士專優春秋三傳劄子 二三七

應詔議福建路盜賊 二三八

上門下侍郎書 二四〇

上戶部尚書書 二四三

上時相書 二四五

上李丞相書 二四七

全宋文卷四〇二二

蘇 籀 四

上朱僕射書 二五〇

上趙樞密都督書 二五三

擬上趙相書 二五六

上秦丞相第一書 二五八

上秦丞相第二書 二六一

庚申年擬裁此書 二六四

全宋文卷四〇二三

蘇 籀 五

上湯丞相書	二六八
代謝呂丞相啓	二七〇
賀張樞密啓	二七一
賀謝參政啓	二七二
賀富中丞啓	二七三
賀富知院啓	二七四
謝顏門下相公啓	二七五
謝閩帥啓	二七六
謝帥司舉啓	二七六
迎柳憲啓	二七七
賀富樞密啓	二七八
謝程殿撰啓	二七九
賀翟參政啓	二八〇

迎張大資啓	二八一
示徐漕啓	二八二
謝劉憲啓	二八三

全宋文卷四〇二四

蘇 籀 六

牋任參政	二八四
改秩牋謝資政	二八五
牋胡樞密	二八六
賀趙相公啓	二八八
賀張參政入覲經筵啓	二八九
賀張參政啓	二九〇
賀陳參政啓	二九一
賀趙丞相再入相啓	二九二
賀常中丞啓	二九三
代仲虎兄回蔣揚州啓	二九四
上樓仲輝牋	二九四

賀王中丞啓	二九六
擬答館職謝啓	二九七
謝轉朝奉郎牋	二九七

全宋文卷四〇二五

蘇 籀 七

謝轉朝散郎牋	二九九
牋薛帥	三〇〇
迎吳郎中啓	三〇一
回發解舉人謝啓	三〇二
衢州張舍人啓	三〇二
衢州交代林通判啓	三〇三
迎衢州知府章郎中	三〇三
回江少卿啓	三〇四
牋婺州錢龍圖	三〇五
牋吳尚書	三〇五
牋周尚書	三〇六

迎吳中大啓	三〇七
牋俞帥	三〇八
謝高市舶啓	三〇八
迎賀曹漕啓	三〇九
賀提舉游郎中啓	三〇九
回得解舉人啓	三一〇
牋婺守趙殿撰	三一〇
牋紹興曹帥	三一
牋趙敷文	三一二
牋交代王宗丞	三一二
回翟參議啓	三二三
答曹機宜啓	三二四
牋沈左相	三二四
牋陳知院	三二六
牋湯右相	三二七

全宋文卷四〇二六

蘇 籀 八

牋判府張參政	三一九
牋陳參政	三二〇
賀王樞密啓	三二一
牋賀參政	三二二
牋陳僕射	三二三
牋賀參政	三二四
牋周樞密	三二五
迎婺守周侍郎啓	三二六
牋判部汪侍郎	三二六
牋陳左揆	三二七
牋楊參政	三二八
迎知郡吳侍郎啓	三二九
迎丁侍郎啓	三二九
牋越帥吳侍郎	三三〇
迎喻提舉啓	三三一

牋紹興帥陳左揆	三三一
跋摹連昌宮辭	三三二
跋海棠夢大字	三三二
跋東坡拔豕帖	三三三
跋惠州芳華洲刻石	三三三
題崧嶺圖 錢	三三四
跋任氏東坡詩及所書黃門記	三三四
跋般若心經後	三三四
書三學士長短句新集後	三三五
跋伯時二馬圖	三三六
書輞川圖後	三三七

全宋文卷四〇二七

蘇 籀 九

媮風	三三八
民情	三四〇
進取	三四二

論將	三四五
刑禮	三四七
鑑裁	三四九

全宋文卷四〇二八

蘇 籀 一〇

任將	三五一
知人	三五四
伯夷頌	三五六
常山縣主簿題名記	三五七
故中奉敷文閣王公墓誌銘	三五八
祭寺簿李治表母孺人文	三六一
代祭潘少保相公	三六一
莫亡兄尚書龍學文	三六二
代醺詞	三六三
奉安鎮閩王祝文	三六三
左右侯通用祝文	三六四

謁廟文	三六四
衢州辭諸廟文	三六四
禱雨靈順廣惠王祠	三六五
天申聖節疏	三六五
徽宗皇帝寧德皇后上仙薦疏	三六六
功德疏	三六六
詮老再住智者疏	三六七
天申節疏	三六七
請天寧華老疏	三六八
淨土塔求化僧葺疏	三六八

全宋文卷四〇二九

雷 抗

處士李黻墓誌銘	三七〇
---------	-----

滕 牧

鳳凰巖題記	三七二
-------	-----

鮑 彪

洪皓謚議	三七三
戰國策校注序	三七四
戰國策校注前記二則	三七五
集福教寺鐘銘	三七六
釋希顏	
重建聖壽教寺記	三七六
四明法智大師贊 并序	三七八
四明法智大師諱日疏	三七九
姚 焯	
乞抑兼并奏	三八〇
乞依守臣事例條具民間利病奏	三八〇
乞優立賞典同力掩捕海賊奏	三八一
陶 耕	
城隍廟祈雨記	三八一
姚舜恭	
乞分遣大軍討范汝爲等奏	三八三

薛安靖

乞援例權行銷閣稅租劄子 ····· 三八四

杜時亮

陽光洞記 ····· 三八五

張書言

乞詳酌是否收買蒲亞里所進象牙奏 ····· 三八七

廣南市舶司闕乏本錢奏 ····· 三八八

郭揖

論差役之弊奏 ····· 三八八

全宋文卷四〇三〇

徐兢

向熱帖 ····· 三九〇

傳達帖 ····· 三九一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序 ····· 三九一

題米元暉書韓退之五箴帖 ····· 三九三

題賜本蘭亭帖 ····· 三九三

郝 漸

責令佐管監牧應有明文奏……………三九四

牧地官田撥換民田應優厚奏……………三九五

趙仲蒸

宗室文武官乞差遣事奏……………三九五

趙公竑

製造百官孝服事奏……………三九六

趙士術

乞明堂大禮差攝執事奏……………三九七

趙不搖

請罷上虞湖田復爲湖奏……………三九七

梅 修

紹興石像開光銘……………三九八

張 燾

乞補外奏……………三九九

答詔論政事奏……………三九九

乞募人往伺敵情奏	四〇一
張浚兄滉賜進士出身不當奏	四〇一
黎確不可贈官推恩奏	四〇二
條奏屈己就和利害	四〇二
論不可屈己求和劄子	四〇四
乞停所下施廷臣莫將除命疏	四〇五
乞緩行和議之禮奏	四〇七
論邊防等事疏	四〇八
朝陵回行在劄子	四〇九
永固陵乞不用金玉珠寶奏	四一〇
征戰暫息乞以明政刑爲務奏	四一一
乞赴蜀取道京洛關陝奏	四一一
乞別異二王之禮奏	四一二
再乞致仕疏	四一二
乞新除支賜銀絹依例減半奏	四一三

全宋文卷四〇三一

張九成 一

述志賦 四一五

謫居賦 四一五

狀元策一道 四一六

全宋文卷四〇〇八

釋正覺

正覺（一〇九一——一一五七），俗姓李，隰州（治今山西隰縣）人。十一歲出家，十八歲游歷諸方。得法于鄧州丹霞山德淳禪師。宣和末出主泗州普照禪寺。建炎間歷游舒州太平、江州圓通能仁、真州長蘆禪寺。繼主明州天童寺凡三十年，紹興二十七年卒，年六十七，詔謚宏智禪師。有《天童宏智覺禪師語錄》、《天童覺和尚頌古》等著作傳世。見《天童宏智禪師行實》（《天童正覺禪師廣錄》卷九），周葵《宋故宏智禪師妙光塔銘》（《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二一四），《寶慶四明志》卷九。

天封寺記

四明之城，翠環于山，百川之水，浚導于海。氣秀萃乎地紀，風流成乎天文，魚躍于龍雷，虎變乎豹霧，東南之美，獨擅其名。市郭之南、鄞江之上，有宰堵波，六面七層，高一十八丈。建炎寇燔俱盡，願言再新，未有其人。一日衆推山陽德華上人，歷試其能，是任可委。華歡喜從事，邦人贊其

資用，傭者之費土，陶家之市甃，良冶之範金，大匠之治木，百工之獻伎，翕然而起。自降而隆，從規而矩，嵒峯突兀之形高而出雲，婆娑輪囷之狀盤而據地。光瑠璃之甍瓦覆于上，赤珊瑚之闌干繚于外。梯橫其中，以便登覽。一身雙目，四方千里。十洲三島，海上之春，千巖萬壑，山陰之秋，東西之佳處也。煙霞薨桷，王謝之家，風月軒窗，顧陸之第，梨棗邱園，孫生之高隱，金丹井竈，梅仙之深居，左右之傑人也。天童之伴，懷明月之媚淵，雪竇之儔，躍桃花而燒霓，阿育王選勝之地，彌勒佛放憨之區，南北之良鄰也。趨塞之雁斷于層檐，曝潮之鯨奔于倒影，翔而不高，潛而不深，上下之默警也。蒼蒼黃黃，九霄八荒，俯仰之樂，曠達無際，天容青而張幕，雨脚白而散絲，晴陰朝夕之美也。煙嵐翠膩而花氣溫，熏風條暢而槐陰繁，長河澄澈而璧月上，同雲結密而瑞雪零，暄涼寒暑之候也。郡邑家家，薌鐙整整，遙瞻伏拜，心肅貌恭。餘垢洗于冰雪，新芽長于春陽。水旱消，怪雨寢，癡風調；禾麥登，菽粟稔，妖氣退舍，慶事集境。士庶門戶，男女子孫，英敏賢孝，仁惠謙睦，靜篤守性，清白世家。天贊神護，魔逃癘弭，斯宰堵波高廣殊勝，淨妙建立之益也。經營于某年某月，告畢于某年某月，總費九千百萬錢。茲乞記于璽龍巖下，堅不得辭，謾拾其事而書之，甚愧于不文也。

僧堂記

夫靈山之笑溫，少林之坐寒，東西繩繩，三十三傳。老盧受衣鉢而逃，厥事顯著，開闔歛張，波瀾光焰。肆口而說，肆心而應，道傳器受，源深流長。南嶽青原，代以得人，或默有所宗，幽潛遠遯，掃迹世外，研究生死。松食荷衣，巢積草座，晦而不耀，持養老成。有慕其風，師而親之，鋤植春炊，采汲烹瀹，溪芼原粟，枯槁自甘，來遠集繁，乃建僧堂而統受焉。齋之萃師友同事，剏情剖智，擯學黜思，妙盡心空，宗通眼活，發越于設施，果其能而備也。建炎之末，人病亂離，湘漢江淮，兵火燔掠，尊宿叢林，沒蕪八九，毳衣瓶錫，投棲于東南。四明禪席，素號小廬山。郡東六十里天童道場，山紆盤而氣幽，松偃蹇而皮皴，蒼壁附蘿，烟晞而翠膩，孤虹枕澗，埃濯而清揚。予住山之四年，十方來學，雲趨水赴，屋不能容。比丘行深遽來白事，曰：「栢庭有于露坐簷宿，殆無尋赤。與受單鉢，欲募淨信，增大其堂，得乎？」予領之。已而匠搜于林，斧鳩于石。一年餘，礎布楹列，梁橫桷欂，棼橰翼張，薨瓦鱗覆，前後十四間、二十架、三過廊、兩天井，下無墻堵，縱二百尺，廣十六丈。窗牖床榻，深明嚴潔，萬指食息，超搖容與。謀始於紹興壬子之冬，工畢于甲寅之春，總費緡錢萬五千有奇。冬溫夏涼，晝香夜燈，開鉢而飯，洗足而坐，耕牧其間，警導以寂。秋涵古井，春入化機，淵兮默成，粲兮用光。水盈科而流，石隨呼而響，理契平等，智應日然。動靜威儀，針砭相

益，檢責滲漏，磨瑩癥痕，淬礪光芒，錯礪圭角，高標遠到，追武古人。丐心施力等不負其意，氣劣學弊，希易欲速，以機械爲蹊，放蕩爲徑，耕于空言，餒無所獲，□于強辨，勝無所歸。見聞流習，知解汨心，佛祖之所訶，魔外之得便，其疵癘萌孽，治不可緩也。登崑崙之丘，決河源之水，濯肝膽之污，盪心目之翳。生滅跡亡而沙存，有無轍泯而過量。大夜之夢破，永劫之疑拔，出家之志償，行脚之事辦。相從儔侶，殆庶幾焉。成化《寧波郡志》卷九，成化刊本。又見《天童寺志》卷二。

明州天童覺和尚真贊引

紹興二十七年

真精進而離妄，法供養以無疵，妙莊嚴以從緣，慧方便而不縛。毘盧性空而智身了了，普賢毛孔而法界重重。仰之高，鑽之堅，涅不緇，磨不磷。珊瑚瀛海，夜潮飲其光明；蒼葛叢林，春律洗其寒色。齊物蝶翻乎夢，截流鷗赴于盟。四明玲瓏巖寺，束篋住山幾三十年，衆集食貧，躬出持鉢，仍承化士，循乞以供。寫幻儀，須鄙語，隨處見人，得助談柄。僧編欲刻，家醜莫揚。且夫知之者愚，言之者失，祖證明之親到，佛開演之恐迷。面壁燈聯，心空光發。神游其奧，靈靈自照而體虛；道得其全，綿綿若存而用細。鼻孔車載不起，舌頭鉗拔不伸。祖意窮而通，佛事光而備，劍揮空而縱橫出礙，珠受影而趣舍相隨。雲鳥無章，風鈴自韻。秋蟲之語，木蠹之文，相傳佛選器同，向道宗全說半。比丘師儼請爲之引。紹興二十七年夏安居日，正覺書。《宏智禪師廣錄》卷八，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本。

大用庵銘

紹興十年九月〔二〕

廓然之宗，空而不空。智游方外，妙入環中。環中湛存，用之不痕。總造化柄，見離微根。窮極離微，玄樞活機。河橫澹蕩，斗轉依稀。依稀成用，用與體共。家未中形，功初內動。動而影彰，靜而智藏。光容天地，兆變陰陽。陰陽變兆，用得之要。春在百花，風號萬竅。竅竅中虛，雖有而無。聲不礙器，色不染珠。珠兮走盤，不見其端。壁立千仞，赤肉一團。一團赤肉，應緣其足。像兮臨鑑，神兮居谷。谷神是誰，靈靈自知。說用如鼻，眇用如眉。用之立換，寄世而玩。彈指開門，相招隔岸。隔岸相招，拈却木橋。等閒一喚，適用全超。超用較些，相逢作家。雨雲翻覆，雪刃交加。交加不傷，用純愈光。拍拍是令，人人當行。當行往還，用亡險艱。如石含玉，似地擎山。山畜海藏，規圓矩方。頸頭得用，恰恰相當。相當函蓋，混成三昧。宛轉機圓，縱橫用大。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推倒藩籬，東西南北。南北東西，歸去來兮。混之不得，類之不齊。隨類而游，閑閑自由。天上天下，雲行水流。四明天童山苾芻正覺述。《兩浙金石志》卷八。又見《宏智正覺禪師廣錄》卷九（續藏經第二編第二九套第五冊），乾隆《鄞縣志》卷二三，《金石苑》。（以上李文澤校點）

〔二〕原無著撰年月，據乾隆《鄞縣志》補。

張 闡

張闡（一〇九一——一一六四），字大猷，温州永嘉（今浙江温州）人。宣和六年進士，調嚴州兵曹掾兼治右獄。紹興初爲虔州州學教授，辟於江西、湖南帥幕，歷鄂、台二州教授。除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兼吳、益王府教授。紹興十三年，遷秘書郎、兼國史院檢討官。忤秦檜，主管台州崇道觀，歷泉、衢二州通判。二十五年，提舉兩浙市舶，入爲御史臺檢法官，吏部、祠部員外郎、兼建王府贊讀。孝宗即位，權工部侍郎兼侍講。隆興元年真拜工部尚書、兼侍讀。次年七月卒，年七十四，謚忠簡。有文集若干卷。見周必大《張公神道碑》（《周文忠公集》卷六一），《宋史》卷三八一本傳。

請擇大帥固守關中奏

紹興十年五月

敵歸我關中，此地古號天府，乃祖宗社稷之靈，天下莫大之福。而議者過計，以謂敵棄空城以餌我，他日富貴，敵將復至，不如守蜀之得策。其說疏矣！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願擇大帥爲必守之計。秦中根本既固，則中原之復可冀。《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三五。

轉對論三事奏

紹興十年六月

請廣求人才，任將相，練士卒，則徽宗梓宮可還，母后、淵聖可歸。毋專屈己許和，使權不在我。

臣比自溫歷處、婺，浹旬再值雨雹，麥秀者偃，桑萌者落。宜恐懼修省，以召和氣。

兵火後，縣不滿千戶，設官乃十餘人；州不滿萬戶，而官至百餘人，場務及官兵十員〔二〕。無學校而置教官，無軍士而置將領，駐泊鈐轄之屬及員外署者不在焉。昔漢光武併省四百餘縣，吏員十置其一；唐憲宗用李吉甫言，省冗員八百，吏千四百。漢、唐中興，宜以爲法。《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三六。

又見《續資治通鑑》卷一二三。

〔二〕此句《周文忠公集》卷六一《張公神道碑》引作「場務及兵官卒十員」，《續資治通鑑》作「場務及兵官率十員」。

乞修舶司條制奏

紹興二十九年

比者叨領舶司僅及二載，竊嘗求其利害之灼然者，無若法令之未修何？當福建、廣南各置務於一州，兩浙市舶務乃分建於五所〔一〕。三路市舶相去各數千里，初無一定之法。或本於一司之申請而他司有不及知，或出於一時之建明而異時有不可用，監官之或專或兼，人吏之或多或寡，待夷夏之商或同而或異，立賞刑之制或重而或輕，以至住舶於非發舶之所有禁有不禁，買物於非產物之地有許有不許。若此之類，不可概舉。故官吏無所遵守，商賈莫知適從，姦吏舞文，遠人被害，其爲患深。欲望有司取前後累降指揮及三路節次申請，釐析刪修，著爲一司條制。《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四之二六（第四冊第三三七六頁）。

〔一〕乃：原作「及」，據《群書考索》後集卷一三引改。

劾施興祖攝太官令不肅奏

紹興三十年三月

三月九日出火祀大辰，監察行事，有吏部差右宣教郎、攝太官令施興祖飲酒至醉，褻袒監視宰殺，

喧鬧不肅。《宋會要輯稿》禮一之二四（第一冊第四〇九頁）。

轉對劄子

紹興三十一年五月丁亥

近詔侍從、臺諫條具弭災防盜之策，臣備數曹郎，言之則出位，不言則惓惓之誠不能自己。臣竊謂和議以來，歲有聘幣之役，民不堪命。願陛下毋以外裔困中國，可乎？歸正人時有遣還之命，怨聲聞於道路，願毋使敵人得以甘心，可乎？州縣之吏職卑而地遠，漁奪之禍被於編籍，願嚴賊吏之誅，可乎？蠲租之令，已赦而復征，至以寬大之澤例爲虛文，願申詔令之禁，可乎？是數者誠次第罷行之，足以動天地、召和氣矣。

郡守、監司、州縣官吏，所以體國愛民者有所未知。望嚴小官贓污之法，重行司收受之禁，勅州縣毋存留斷罷人類，詔修造官司毋得展闊，使細民咸得莫居。至如二稅之先期追呼，茶鹽之計口科買，征商愈重而行旅咨嗟，錢貨窘艱而市井蕭索，凡此等類，不可徧舉。

完顏亮積粟發兵，意在南寇，乞守要害、防海道。巴蜀淮襄不可無良將，督視不可無大帥。《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九〇。又見《宋史》卷三八一《張闡傳》。

乞委守臣討論出賣鑑湖廣德湖田利害奏

隆興元年六月

竊見近降指揮，將紹興府鑑湖田、明州廣德湖田盡賣。二湖元灌溉民田浩瀚，後緣民間侵種，遂作圩田。今若一概出賣，竊恐於民間別有所妨。如紹興府鑑湖曾立石碑，應深溝大港並永遠存留，以充灌溉。今欲乞專委紹興府、明州守臣討論利害詣實，方可出賣。《宋會要輯稿》食貨八之六（第五冊第四九三七頁）。又見同書食貨六一之一一六（第六冊第五九三一頁）。

乞遣歸正之民使耕荆襄之田奏

隆興元年十月

制置司已將營田諸屯見耕種人丁放令逐便，仍罷營田，令工部看詳。臣聞自古兩國相持，勝負未決，必有師老財匱之患。善制勝者，欲省饋運之費，莫不以屯、營田爲急。如趙充國屯於金城，羊祜屯於襄陽，任峻屯於許下，諸葛亮屯於渭南，皆能藉以成功。何古人之爲得策，今日行之爲有害耶？抑嘗又復思之，蓋荆襄之地，自靖康以來屢經兵火，地廣人稀，不患無田之可耕，常患耕民之不足。居無事時勸之使耕，積以歲月之久，僅能墾闢一二，況舉事之始，曾未期月，欲使盡無曠土可乎？臣謂今日荆襄之地屯田、營田爲有害者，非田之不可耕也，無耕田之民也。欲耕田而無田夫，任使之人慮其功之

不就，不免課之於游民；游民不足，不免抑勒於百姓。百姓受抑，妄稱情願舍己熟田，耕官生田〔二〕。私田既荒，賦稅猶在，或遠數百里追集以來，或名爲雙丁役其強壯者，占百姓之田以爲官田，奪民種之穀以爲官穀，老稚無養，一方騷然。有司知其不便，申言於朝廷罷之，誠是也。然臣竊謂自去歲舉事以至今日，買耕牛〔三〕，置農器，修長、木二渠，費已十餘萬，其間豈無已墾闢之地乎？豈無廬舍場圃尚可就以卒業乎？一旦舉而棄之，不爲勢力之家所占，則是捐十萬緡於無用之地，而荆襄之田終不可耕也。臣比見兩淮歸正之民源源不絕，動以萬計，官給之食以半歲爲期，今已踰期矣。官既不能給，斯民無所依，老弱踣於飢餓，強者轉而之他，殊失斯民向化之心，兼亦有傷國體。臣愚以爲荆襄之田尚有可承之規模，與其無民耕而棄之，孰若使歸正之民盡遣而使之耕，非惟可免流離困苦之患，庶使中原之民知朝廷有處我不至失所，率皆襁負而至。異日墾闢既廣，田疇既成，然後取其餘者而輸之官，實爲兩便。《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三之一三一（第七冊第六〇五二頁）。又見同書食貨三之一〇（第五冊第四八四〇頁），《大學衍義補》卷三五，《文獻通考》卷七，《宋史》卷一七六《食貨志》上四。

〔二〕「生田」上原有「私」字，據《宋會要輯稿》食貨三之一〇刪。

〔三〕買：原作「置」，據右引改。

太白晝見應詔條闕政劄子

比年災異數見。去春溫、台颶風壞廬舍以萬計，二浙飛蝗蔽野；今歲夏秋雨淫水溢，米直翔踴。太陽薄蝕，星緯復爾，當思應以實，不以文。乃者言路輕易，出令不謹，君子未進，小人未退。給札條弊政而無所更革，臧否監司守令而無所升黜，文具如此，致變固宜。至如近則荆襄、江淮守禦缺然，遠則蜀道連歲出師，凋瘵已甚。陛下方馳騁毬馬，日引狼子野心之人周旋禁禦，垂象安得不再三示警耶？

《名臣言行錄》別集卷下。又見乾隆《溫州府志》卷二八下。（以上祝尚書校點）

郭 雍

郭雍（一〇九一——一一八七），字子和，洛陽（今河南洛陽）人，忠孝子。傳其父學，隱居峽州，號白雲先生。乾道五年旌召不起，賜號冲晦處士。淳熙中更封頤正先生，令部使者遣官就問。淳熙十四年卒，年九十七。雍精於《易》，又通兵家、醫家之學。著有《傳家易說》十一卷（存）、《中庸說》一卷、《冲晦郭氏兵學》七卷、《傷寒補亡論》二十卷（存）。見《宋史》卷二〇二、二〇七及四五九本傳，《宋元學案》卷二十八。

傳家易說自序

紹興二十一年五月

《易》道冥昧于鴻荒之世，包犧氏始畫而明之，歷數千年，概見于聖人行事，而述作無聞焉。文王重之，然後煥然成章，此文王之所以爲文也。迨春秋時，大道不行，獨卜筮行于世，孔子于是作《傳》大明其道，然後天下復知文王之《易》爲大道之書。故自開闢以來，力舉斯道而明之者，三聖人而止耳。觀三聖人之爲心，所以曉天下萬世者亦可謂至矣。自孔子歿，微言復絕，至秦漢間斯道大否。漢興，諸儒僅能訓詁舉大義，或復歸于陰陽家流，大失聖人言《易》之旨。正始中，王輔嗣一切革去，易以高尚之言。然輔嗣祖述虛無，其辭雖美而無用于天下國家，于是《易》爲空言矣，又非三聖人所謂《易》之道也。虛無之學，流弊至今，卒無以正之，茲大道所以不明歟。大抵自漢以來，學者以利祿爲心，明經祇欲取青紫而已，責以聖人之道，固不可得而聞也。宋興百有餘載，有明道伊川二程先生、橫渠張先生出焉，監前世儒者之弊，力除千餘載利祿之學，直以聖人爲師，斯道爲己任，豈非古之所謂豪傑之士也哉！其于孟氏之功，聖智巧力之間而已。先人受業伊川先生二十餘年。雍始生之時，橫渠、明道久已謝世，甫四歲而伊川歿，獨聞先人言先生之道。其所學所行，所以教授，多見于《易》與《春秋》、《中庸》、《論語》、孟氏之書，是以門人率于此盡心焉。且自周公歿，大道不行，五百餘歲而得孔子，孔子歿百有餘歲而得孟子，去聖人世如此未遠，而道之難明亦已甚矣，況于孔子歿後千五百餘年，

而三先生欲力復聖人之道，其難矣哉！夫先知先覺之士，曠世無有，將使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豈非三先生之力也歟！雍不肖無聞，甘與草木同腐久矣，重念先人之學殆將泯絕，先生之道亦因以息，惟懼無以遺子孫。于是潛稽《易》象，以述舊聞，用傳于家，使毋忘先生之業。道雖不足，志則有餘矣。《孟子》所謂「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者，其庶幾歟。紹興辛未歲仲夏望日，河南郭雍謹序。《郭氏傳家易說》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仲景傷寒補亡論自序

淳熙八年三月

《素問》曰：「病爲本，工爲標，標本不得，邪氣不服。」又曰：「標本已得，邪氣乃服。」夫所謂標本者，一體本末之事。今病與工自非一體，何其言標本也。蓋謂某病爲本，則以治某病者爲標，因其本而治其標，則工與病自成一家矣。且如病傷寒者以傷寒爲本，則亦以治傷寒之工爲標，此所謂標本已得邪氣乃服也。如以傷寒爲本，而以能治痺疝之工爲標，則標本不相得，邪氣何緣可服哉？《素問》論此，乃以得不得爲言，聖哲之意可見。況病有輕重，工有高下，重病須高工，亦謂其標本相得也。扁鵲曰：「人之所患患疾多，醫之所患患道少。」道少疾多，此標本之所難相得也。凡病固皆難，惟傷寒爲特甚，蓋人之疾痛或在皮膚、或肌肉、或骨髓、或五藏六府，著則久而不去，未有入經與經氣流通者，惟傷寒之毒能入大經，與經氣相搏，經氣不能勝，反藉經隧恣意攻人，人爲之拱手待斃。昔之所謂流注

血氣，生養人命之經，今化爲寒溫熱毒毒人生命之經矣，是豈他疾之比哉？故自古以爲難治之疾。方其疾作之始，日傳一經，初傳之際，證或難辨，用藥尚疑，當是之時，其工在明；又傳證之始，急於用藥，猶豫則差，其工在斷；一經既過，又將別傳，新故相亂，其工在審。爲之工者，自非六日之傳照然豫判於胸中，亦未易酬對。三陰三陽之變，彼比疾風駿馬，過不暫停，而欲逐其後而攻之，謬矣。況有異氣間襲，變動隨出，或表或裏，超然若神，不可以常拘者，將何應之？故仲景曰：「陰陽虛實之交錯，其候至微；發汗吐下之相反，其禍至速。」信斯言也，自非心精學博，機運無窮，未有不觸途面墻倒行逆施者，此所謂貴於標本相得而後邪氣乃服也。惟其最爲難治，故自張長沙以來特爲注意，辨析毫釐，動輒十數萬言，以訓後世。今醫方論說復無詳於傷寒者。昔云難治之病，今反爲曉然易見之疾，患在常人苟且，不誦其書耳，則書之爲人利，豈不溥哉！是以陶隱居稱仲景之書爲衆方之首，孫真人嘆其特有神功，良有以也。雍之仲兄字子言，嘗通守夷陵、秭歸二郡，幼以多疾喜方，遍訪名醫時尚，既見常器之、康醇道輩，遂悟醫師氏之學。既久，深得於仲景之論，每嘆此學大難窮盡，今則其道將絕，時爲雍言之。雍初得聞仲景之書，未盡領略，漸磨日久，及老後篤好之，嘆已晚矣。昔仲景感往昔之淪喪、傷橫夭之莫救，乃撰《傷寒雜病論》。雍之用心亦復爲此，雖學識疏略，無高人之見，而一言一事上必有所本，中必得於心，而後敢筆之於書。盡去世俗妄論欺惑之術，常如天地父母臨其上，庶幾後世復有揚子雲，始知雍言之不謬也。今所論次，自歧黃以及近代諸書，凡論辨、問答、證治合一千五百餘條，總五萬言，分七十餘門，集成論說二十卷、方藥五卷。雍聞醫家有好事，或三十年而著論，或二十

載而成書，其用心精專，故足以垂世。如雍行年八十，日暮途遠，志在速成，安能久於斯道！是以不踰年而略舉大綱，亦由前人著述已備，繼踵有作，不過書札之力而已，未能免疏略牴牾也。後之君子或憐其衰晚昏謬，疏其失而正之，以成其美，此誠有望焉。嗟乎！予生不辰，上不得見張長沙、孫真人，北面樞衣而請；下不得進於龐、朱二氏之前，獨抱遺書呻吟於深山窮谷之間，啜菽飲水而不厭焉者，樂在其中矣。昔孔子多能鄙事，子夏雖小道必觀，聖賢尚且不廢，況後人乎！幸不以猥吝見黜也。淳熙八年歲在辛丑暮春之月，河南郭雍謹叙。《傷寒補亡論》卷首，武昌醫學館叢書本。又見《宋以前醫籍考》第六六二頁。

艮損二子名序

開封陳括獨秀業進士之暇，頗嗜古學，以先人師事伊川先生，聞其風而悅之，意雍當有聞者，見禮甚厚。無以塞命，乃告以先人嘗爲《易》與《中庸》之學。時獨秀方得子，因小字曰「易」，蓋誓堅其志於《易》也。後數年示雍以二子，字易者能拜復誦書，幼方乳哺，屬雍取名於《易》。不得辭，雍乃名其長曰「艮」，字「伯時」，次曰「損」，字「仲脩」。大抵學者不過二道，艮、損是已。孟子有言曰：「人有鷄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夫有放心者，蓋不知《艮》之所謂止也。知《艮》之止，則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安知所謂放心也哉？借使不能早辨，遂

至於放而失赤子之心，此聖人所以有貴於《損》也。《損》之《象》曰：「君子以懲忿窒欲。」夫自忿欲而言，則心之所以放者忿欲也，赤子之心所以失者亦忿欲也。懲而窒之，則無放與失矣，是損其放而不爲放，損其失而不爲失，故《損》象之中亦具止義。學者不有止於《艮》，必有窒於《損》，則無孟子所謂「有放心而不知求」者矣。此伊川先生聞道於周茂叔先生者《艮》也，先人始聞於伊川先生者亦《艮》也，雍之聞於先人者《艮》也，所以告獨秀者亦《艮》也，故以艮爲先。然六十四卦必先自得其一，然後觸類可通。此來獨秀論《易》於《損》有所得，故知公之《易》當自《損》始，乃以損次之。必至動靜不失其時則艮道盡，損德之脩則損道立。是以艮莫大於時，時而後有用；損莫急於脩，脩而後得益。雍衰病如此，不復見二今子成名^(二)，獨秀以義方勉之，他時不負吾二人今日之言，善也。紹興庚戌歲四月朔^(三)，河南郭雍序。《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七五。

〔一〕其：原作「之」，據《孟子·告子上》改。

〔二〕今子：疑爲「令子」之誤。

〔三〕庚戌：當有誤，紹興無庚戌歲。

書定武舊本蘭亭後

淳熙八年八月

晉右將軍書爲世所寶，於今八百餘年。其間以書法垂世者，無慮數百千輩，莫不敬而神之，未有以

一言竊議者，可謂古今獨步矣。《脩楔詩序》又其所自愛重，付之子孫者，則又可知。獨不甚聞於宋齊間，時尚未出也。唐興，文皇得之，而後盛行於世。論者言自唐以來以及我宋，未有不得乎此而稱名世之書者，蓋萬世法書之所自出也。此《序》真蹟真刻皆亡已久，今所有者，唐世樞榻所傳。承平日惟定武號稱第一，尚幸及見之。歐陽文忠公《集古》有四，未嘗盡得，今雖有之，亦莫能辨。山谷嘗論褚河南所臨反豐肥，因及洛下張景元龍圖所藏，而云劖地所得者。蓋築地則此石當爲杵碎，因築得之，中有杵竅，縱廣僅數寸，大都不過三十餘字，初號「杵蘭」。其字輕瘦勁健，與定武本不可高下，神氣飛動，尤覺天成。識者云：此真褚河南所臨也。自是易名「褚蘭」。猶憶「靜躁」諸字，妙處不能形容，以此知昭陵所藏，蓋可想見。因思天下尤物，昔人所謂百不爲多，一不爲少。雍意不然，不可無一，不可有二，一或可保，二則騰空而去矣。《書詁》有言，《樂毅》、《黃庭》，但得成篇，足爲國寶，況此《序》爲絕筆乎！方知文忠千卷，不無濫錄；鄴侯三萬，奚以多爲。雍衰老之年，得再觀定武舊本於夷陵，迺三歎息而書其後。淳熙辛丑歲中秋日，河南郭雍書。《蘭亭考》卷八。

題胡瓌番馬圖

紹興十五年十一月

舅氏比部所藏胡瓌《番馬》一幅，幅縱橫廣不及尺。首畫解鞍憩馬挂囊篋於樹藉氈執策而坐者一，藉毳毛而坐臂弓調矢者一，馬之卧者二，牛露半身者三。其左衣白裘冒大笠狀若奚奴執策而坐者一，馬

之立卧及戰於地者三，羊之隱顯可見者十五。又其左垂手殼絃欲射飛鴻者一，相與立背手而指鴻者一，空中之鴻四，齕草之馬三，執旗導駝右趨者一，乘駝者一，後有駝首見者二。其末伏於旗下枕囊而寐者一，正背立駝二，馬之卧者二，行而齕草者一，駝鳴噴欲起者一，執策擊駝者一。又其城帳遠騎，首畫跨弓刀嚮城而馳者三，執旗戟步導者四，城門守者立於旗下若有所執遠莫辨者一。次則跨弓刀左馳趨帳者一，乘駝導駝隨騎所嚮者三，所乘之駝與從後者亦三。又其次胡人飲於帳前醉而相鬪者二，醉而嘔者一，執策支頤立而牧者一，牧之馬可見者八。席之側犬二，後有遠帳二，人物羊馬不復見也。末見遠岡之上大小馬三。凡爲人廿五、馬廿六、駝九、牛三、羊十五、犬二、鴈四，城門、旗帳、囊篋、馬鞍、酒器四十餘物。然畫本心法，不在筆墨間，自非通風俗，識方物，習技藝，未有如是之精者。瓌，瓦橋人，其畫遠近有度，射御有法，物土有宜，貴賤有別。衣裘鞍馬皆北狄也。馬之頸細而後大者，胡人謂之改馬。千百成群，不相躡嚙。方不御時，皆垂首俯耳，體力如羸；及馳驟，即精神筋力百倍。今之所作率皆類此。跨馬之力形於腰背間，射鴻之法得於控弦際，皆騎射妙處，疑其非自精習不能作也。川原重複，岡嶺映帶，胡人羊馬有不能盡見之象，計其曠遠可容千萬許。前人第瓌於神品之首，不爲過矣。

紹興乙丑仲冬日，甥河南郭雍謹題。《石渠寶笈》卷一四。

性 說

孟子言性善，荀子言性惡，揚子言性善惡混，至韓子以謂性有上中下三品。三子各得其一，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論性至韓子可謂無以加矣，而後世之論紛紛未已，何哉？蓋捨孟子之外，諸子皆未知性。天下失性多矣，荀、揚以來無明之者，是以後世無復知孔孟之道。且性之本一，而所以言性者有二，有所謂性善，有所謂善惡，此二也。言性善者如《易》言繼道之善、易簡之善，蓋無惡與之爲對，此性之天也。荀、揚不知此，故區區於善惡之辯，則孟氏之所謂性者，已轉而之他矣，又烏可同日而語哉！是必得孔子、子思之意而後孟氏之說可明。荀滯於荀、揚之論，其極不過韓愈氏而止耳。觀荀卿之言曰「其善者僞」，又曰「禮義者生於聖人之僞」。夫以善爲僞，以聖人爲僞，則學道者於善不必爲矣。又以性爲惡，是使人進退無據，姑守性惡而已。說者謂卿爲欲黜嗜慾求善良，觀卿之言，幾何不使人進於惡乎？夫君子小人，誠僞之間而已，既曰聖人，安得有僞哉！是卿非獨不知性，亦未知聖人誠僞之說也。如卿固不必深怪，揚雄著書立言，最爲尊信孟氏，及其言性，猶以孟子之道配荀卿而言之。觀此然後知性之果難言也，可勝歎哉！告子謂人性無分於善不善，正雄善惡混之說，其失孟子之旨遠矣。韓子以三品之性貫三子於中而以孔子爲上下，其言顧不美哉，此特公都子問或人可爲善，可以爲不善，有性善有性不善之說。其於孟氏，終不得其門而入矣，是焉得爲知性者邪？《孟

子》曰「知其性則知天矣」，此孟氏言性善之本意。彼區區於善惡之間者，由孟氏觀之，不幾於陋乎？故愚謂人之學自性始，性之失自荀卿始，卿爲亂世之罪人。揚也韓也，不知尊孟氏而闢之，反駕其說以惑後世，而欲自比孟子，亦云過矣。《文章類選》卷九，明初刻本。（以上黃錦君校點）

全宋文卷四〇〇九

曲 端

曲端（一〇九一——一一三一），字正甫，鎮戎軍（今甘肅固原）人。以父任爲武官，歷邊任。建炎二年，知延安府。王庶節制陝西六路軍馬，召端充節制司都統制，統涇原兵。與庶不協，金人攻延安，坐視不救。三年九月遷康州防禦使、涇原路經略安撫使。朝廷疑其有叛意，張浚保明之，拜爲川陝宣撫處置使司都統制、知渭州。又與張浚、吳玠等有隙，罷兵柄，再責海州團練副使、萬州安置。王庶稱端嘗作詩指斥乘輿，送恭州獄，爲讎人提點夔州路刑獄康隨害死，年四十一，時紹興元年四月。見《宋史》卷三六九本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三。

祭叔父文 建炎二年

嗚呼！斬副將者，涇原統制也；祭叔者，姪曲端也。尚享！《齊東野語》卷一五。又見《宋稗類鈔》卷

吕行中

吕行中，字聖與，東平（今山東東平）人。知黃縣，紹興初爲零陵令。後知江州德安縣。見《誠齋集》卷七八《書呂聖與零陵事序》，《楚紀》卷四九。

澹山巖題名

英游勝跡，與山谷先生相望而兼徽。自有此山以來，不知有这一段奇否？行中得以職從邁，挂名左方，以託不腐，非幸歟！右從□郎、零陵縣令吕行中謹書。道光《永州府志》卷一八下，同治六年刻本。（曾

棗莊校點）

釋静芳

静芳，紹興間懷安軍金堂雲頂山僧人。

開山頭陀靜照禪師記

紹興元年五月

佛祖之道，妙萬物而獨存也。雖與死生得喪同一實際，而出沒卷舒，未嘗墮於生死之機，此其所以亘古今而不昧者矣。山中頭陀靜照禪師，自唐大曆間深入無相法門，慈悲願力，所至爲物，傳記載之詳焉。逮此雲峰道場垂五百年，宋第八帝宣和之初，黃冠□議，朝廷下奪師之靈骨與塔俱遷。白神山前，風月猶在，居靜奮不顧命，瀝血天廷，黽勉八年，生死一節。及靖康嗣帝敷煥大號，日月照臨，復還舊物，於建炎三年六月初九日率諸道俗再歸靈骨，建塔故址。栴生石合，識記冥符，動靜去留，一法所印。頭陀願力，與山俱青。仍創石浮圖并諸亭舍共三十餘間，以嚴奉香火，以傳諸子孫，永光其道，仰報巨蔭。於戲！象數之作，皆物之情也，然道行其中，故熊耳隻履，普化直裰，豈爲有力者負而往哉？若知先師靈骨猶存，則□□白浪中正，是著力處耳。謹記歲月，以昭永懷。時大宋紹興元年五月吉日。

嘉慶《金堂縣志》卷三，嘉慶十六年刻本。（曾棗莊校點）

強行父

強行父（一〇九一——一一五七），字幼安，杭州錢塘（今浙江杭州）人，浚明子。以蔭補太廟齋郎，調

睦州遂安縣尉兼主簿，移長洲尉。歷主管編估局、光祿寺丞兼大晟府雜務官，通判杭州、宣州，湖州司錄。紹興時通判永州、泉州，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知常州。嘗三領崇道祠事，累官至右中散大夫。紹興二十七年卒，年六十七。見曾協《強公行狀》（《雲莊集》卷五）。

唐子西文錄記

紹興八年三月

宣和元年，行父自錢塘罷官如京師，眉山唐先生同寓于城東景德僧舍，與同郡關注子東日從之游，實聞所未聞，退而記其論文之語，得數紙以歸。自己亥九月十三日盡明年正月六日而別。先生北歸還朝，得請宮祠歸瀘南，道卒於鳳翔，年五十一。自己亥距今紹興八年戊午，二十年矣，舊所記，更兵火無復存者。子東書來，屬余追錄，且欲得僕自書，云：「將置之隅坐，如見師友。」衰病廢忘，十不省五六，乃爲書所記，得三十五條。先生嘗次韻行父《冬日旅舍詩》：「殘歲無多日，此身猶旅人。客情安枕少，天色舉盃頻。桂玉黃金盡，風塵白髮新。異鄉梅信遠，誰寄一枝春。」又次《留別》韻云：「白頭重踏軟紅塵，獨立鴛行覺異倫。往事已空誰叙舊，好詩乍見且嘗新。細思寂寂門羅雀，猶勝纍纍豕卧麟。力請宮祠知意否，漸謀歸老錦江濱。」蓋絕筆于是矣，集者逸之，故並記云。三月癸巳，餘杭強行父幼安記。《唐子西文錄》卷首，中華書局歷代詩話本。（祝尚書校點）

任直清

任直清，紹興元年爲河南府孟、汝、唐州鎮撫使，措置營田官。加宣教郎直秘閣，尋爲京西撫諭，添差都督府幹辦公事。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七、四八、六七。

乞令翟興招填所闕官兵奏

紹興元年九月

西京係祖宗發祥之地，陵寢所在。去大河不遠，一水之隔，便是虜營，保護灑掃，全藉人力。緣奉先、奉園等指揮官兵元額約七千餘人，自捍禦鬪敵、事故陣亡外，見僅千人。望令鎮撫使翟興邦融錢糧，招填所闕人數。《宋會要輯稿》禮三七之四〇（第二冊第一三三九頁）。

乞翟興領營田使奏

紹興元年十月

伏見河南殘破，民之歸業者未衆，其所營田全藉軍兵。如創置營田官，恐力微難以號令。欲乞特令翟興帶領營田使，庶易於措置。仍乞將措置到事先次施行，續具已施行畫一申奏。又營田官未審於本鎮

官如何序位。《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三之八六（第七冊第六〇二九頁）。又見同書食貨六三之八七（第七冊第六〇三〇頁）、食貨二之八（第五冊第四八二九頁），《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八。（以上郭齊校點）

何汝賢

何汝賢，高宗時閬中（今四川閬中）人。

禹跡山院記

紹興元年十二月

吾鄉江山名天下，載在《圖經》者，若錦屏、大像，而禹跡居其首焉。茲山在閬之東南隅，望之聳入雲漢數千尺，而衆山嶮崿其下，高且大莫得而伍也。山之巔，浮屠氏居焉，其次，又有浮屠氏居焉。二浮屠之相去僅二里許。建炎兵火間，蜀大帥議以此山爲青野，里人趙氏寵愛其坎巖洞深阻，鑿石結屋，命南部法忍僧自昇主之。爲二殿，有釋迦、文殊、普賢、十六應真等像，廊廡周匝。今僧清愍即其孫也。山巔廣潤平衍，舊有石老氏祠。祠之東北，各有池焉。其水冬夏澄澈，每厲歲亢陽用事，數百里內外，若縣若鎮，士農工賈皆肩摩袂屬，齋潔祈請。涓丐既行，雨澤隨沛矣。紹興乙卯，主山之田者楊元舜愛其峰巒秀聳，水且有異，與其弟元盛又即老氏之祠營佛室以奉香火，用新城興善僧法海主之。海

之徒曰智慙^(一)，幼侍其師層巔幾五六十年，日營月輯，殿宇樓閣迭相宏麗。中置釋迦大殿，環以五百應真。其北廡爲慈氏之宮，翠樓巍然。南廡則菩薩諸聖之堂，突兀間錯。噫，亦勞矣！嘯工運材，動百餘里外，陟層峰^(二)，上絕巘，非數十牛不可輦一木，人力不論也。嘗聞建置之始，以十餘牛負大木，直上數千步，尋至層巔，綆絕而復墜，哮然若重崖之崩，直抵深壑。工徒蹙額斂手曰：「是不可爲矣。」老僧笑嘻曰：「是山之神戲我耶，何爲奮擲而無一毫之傷也？」徐而下取之。雖久費日力，而殊無倦色，卒之不動聲色^(三)，紺宇告成，殆有物陰相之者，亦僧一念之誠而然也。僧屢請於余曰：「自吾師之居茲山，閱歲滋多，願書始末，傳示永久。」余拒不能，僧請不置。余謂之曰：「僧成就此山，以酬先師之志，固誠矣。然此山之名，吾竊有疑焉。夏禹別九州，導九江、濬九川，雖足跡遍天下，而於西南之隅不過蟠塚導漾、岷山導江而止耳。茲山今北距蟠塚約六百餘里，西距岷山又千餘里，然皆梁山之境也。抑乃禹於山行乘橐之際，實登臨於此山也耶？不然，茲山固無異於衆山矣，何以獨得聖人之名於今也！以是推之，則錦屏、大像固不足貴，而此山已於唐虞雍熙之時先爲聖人踐履之所矣。其與夫後世稱賞於一時而詫世俗之耳目者，其久近何如耶！今慙師又即聖人之所蹤跡而踐履者結爲道場而瞻敬之，則其所見又與夫世俗之愛奇嗜異者天淵相絕也。雖然，吾欲因慙師而問此山之神曰：『吾鄉於本朝端拱、咸平間異人輩出，接武朝廷，說者以爲錦屏、大像英靈之秀發，而茲山得名又古於二山，威靈氣燄當不出二山下。而自神禹還轅以迄至今，山之左右前後曾不聞有秀民奇士可以彷彿本朝諸公者，此獨何也？』山神有靈，吾及見之。」紹興改元臘月望日書。嘉靖《保寧府志》卷一四，嘉靖二十二年刻本。又見《蜀

藻幽勝錄》卷三，《宋代蜀文輯存》卷六五。（郭齊校點）

〔一〕「慙」下原衍「智」字，據《蜀藻幽勝錄》刪。

〔二〕陟：原作「涉」，據右引改。

〔三〕卒：原作「邇」，據右引改。

許 忻

許忻，字子禮，許翰弟，拱州襄邑（今河南睢縣）人。宣和三年進士。紹興中知無錫縣。八年，召爲秘書省校書郎，遷吏部員外郎。上疏論和議不便，乞正王倫賣國之罪，忤秦檜意，出爲荆湖南路轉運判官。繼又奉祠屏居臨川。十九年起知邵州，又坐與李光相知降官，卒。見《宋史》卷四三二本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一八、一三〇、一三四、一六〇、一六一，《宋元學案》卷四五。

論和議不便疏

臣兩蒙召見，擢實文館，今茲復降睿旨引對。今見陛下於多故之時，欲采千慮一得之說以廣聰明，是臣圖報萬分之秋也，故敢竭愚而效忠。臣聞金使之來，陛下以祖宗陵寢廢祀，徽宗皇帝、顯肅皇后梓

宮在遠，母后春秋已高，久闕晨昏之奉，淵聖皇帝與天族還歸無期，欲屈己以就和，遣使報聘。茲事體大，固已詔侍從、臺諫各具所見聞矣，不知侍從、臺諫皆以爲可乎？抑亦可否雜進，而陛下未有所擇乎？抑亦金已恭順，不復邀我以難行之禮乎？是數者，臣所不得而聞也。請試別白利害，爲陛下詳陳之。夫金人始入寇也，固嘗云講和矣。靖康之初，約肅王至大河而返，已而挾之北行，訖無音耗。河朔千里，焚掠無遺，老稚係纍而死者億萬計，復破威勝、隆德等州。淵聖皇帝嘗降詔書，謂金人渝盟，必不可守。是歲又復深入，朝廷制置失宜，都城遂陷。敵情狡甚，懼我百萬之衆必以死爭也，止我諸道勤王之師，則又曰講和矣。乃邀淵聖出郊，次邀徽宗繼往，追取宗族，殆無虛日，傾竭府庫，靡有孑遺，公卿大臣類皆拘執，然後僞立張邦昌而去。則是金人所謂講和者，果可信乎？此已然之禍，陛下所親見。今徒以王倫繆悠之說，遂誘致金人責我以必不可行之禮，而陛下遂已屈己從之，臣是以不覺涕泗之橫流也。而彼以「詔諭江南」爲名而來，則是飛尺書而下本朝，豈講和之謂哉？我躬受之，真爲臣妾矣。陛下方寢苦枕塊，其忍下穹廬之拜乎？臣竊料陛下必不忍爲也。萬一奉其詔令，則將變置吾之大臣，分部吾之諸將，邀求無厭，靡有窮極。當此之時，陛下欲從之則無以立國，不從之則復責我以違令，其何以自處乎？況犬羊之群，驚動我陵寢，戕毀我宗廟，劫遷我二帝，據守我祖宗之地，塗炭我祖宗之民，而又徽宗皇帝、顯肅皇后鑾輿不返，遂致萬國痛心，是謂不共戴天之讎。彼意我之必復此讎也，未嘗頃刻而忘圖我，豈一王倫能平哉？方王倫之爲此行也，雖閭巷之人，亦知其取笑外夷，爲國生事。今無故誘狂敵悖慢如此，若猶倚信其說而不寢，誠可慟哭，使賈誼復生，謂國有人乎哉，無人乎

哉？古之外夷，固有不得已而事之以皮幣、事之以珠玉、事之以犬馬者，曷嘗有受其詔，惟外夷之欲是從，如今日事哉！脫或包羞忍恥，受其詔諭，而彼所以許我者不復如約，則徒受莫大之辱，貽萬世之譏。縱使如約，則是我今日所有土地，先拱手而奉外夷矣。祖宗在天之靈，以謂如何？徽宗皇帝、顯肅皇后不共戴天之讎，遂不可復也，豈不痛哉！陛下其審思之，斷非聖心所能安也。自金使入境以來，內外惶惑，儻或陛下終以王倫之說爲不妄，金人之詔爲可從，臣恐不惟墮外夷之姦計，而意外之虞，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此衆所共曉，陛下亦嘗慮及於此乎？國家兩嘗敗外夷於淮甸，雖未能克復中原之地，而大江之南亦足支吾。軍聲粗震，國勢粗定，故金人因王倫之往復，遣使來嘗試朝廷。我若從其所請，正墮計中；不從其欲，且厚携我之金幣而去，亦何適而非彼之利哉！爲今之計，獨有陛下幡然改慮，布告中外，以收人心，謂祖宗陵寢廢祀，徽宗皇帝、顯肅皇后梓宮在遠，母后、淵聖、宗枝族屬未還，故遣使迎請，冀遂南歸。今敵之來，邀朝廷以必不可從之禮，實王倫賣國之罪，當行誅責，以釋天下之疑。然後激厲諸將，謹捍邊陲，無墮敵計，進用忠正，黜遠姦妄，以振紀綱，以修政事，務爲實效，不事虛名，夕慮朝謀，以圖興復，庶乎可矣。今金使雖已就館，謂當別議區處之宜。臣聞萬人所聚，必有公言。今在廷百執事之臣，與中外一心，皆以金人之詔爲不可從，公言如此，陛下獨不察乎？若夫謂粘罕之已死，外夷內亂，契丹林牙復立，故今金主復與我平等語，是皆行詐款我師之計，非臣所敢知也。或者又謂金使在館，今稍恭順。如臣之所聞，又何其悖慢於前，而遽設恭順於後？敵情變詐百出，豈宜惟聽其甘言，遂忘備豫之深計？待其禍亂之已至，又無所及。此誠切於事情。今日之舉，存亡所繫，愚衷

感發，不能自己，望鑑其惓惓之忠，特垂采納，更與三二大臣熟議其便，無貽異時之悔，社稷天下幸甚。《宋史》卷四二二《許忻傳》。

乞定國計嚴爲守備疏

紹興十年正月

臣竊見金人爲本朝患，十六年於茲矣。昨者張通古輩來議和，如陛下以梓宮、母后、淵聖之故俯從其欲，復命王倫等報聘。今王倫既已拘留，且重有邀索，外議籍籍，謂敵情反覆如此，咸以爲憂。望陛下采中外之公言，定國家之大計，深察敵人變詐之狀，亟安天下憂虞之心。繼自今時，嚴爲守備，激將士捐軀效死之氣，雪陛下不共戴天之讎，上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下以解黎元倒垂之命，庶幾中興之效足以垂光於萬世。《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三四。

題范唐柱國誥

紹興十八年正月

皇朝輔相，如文正公、忠宣公，天下皆知尊仰。今觀其上世唐咸通中柱國告，又知其世德之遠也。穀梁子云「德厚者流光」，信矣夫！紹興十八年正月二十五日，左承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許忻謹題。

《鐵網珊瑚》卷三。又見《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七。（以上黃錦君校點）

王 綱

王綱，益都（今山東益都）人，時升父。紹興初爲朝請郎、守大理少卿，以辯明罪囚特授朝奉大夫。見《宋會要輯稿》刑法一之三四、刑法四之七九，《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六、一八七。

乞規定律令月限以三十日爲盡奏

紹興三年十月

律稱日者以百刻，稱年者以三百六十日。竊詳上條既言稱年以三百六十日，即是一月係三十日爲限。諸條及指揮內有以月爲限者，爲如軍人許首身之類，適當在三十日，而遇小盡者，有司往往便以二十九日爲月引用，却作違限。蓋緣未有明文，遂致疑惑。《宋會要輯稿》刑法一之三四（第七冊第六四七八頁）。

（李文澤校點）

查 許 國

查許國，字匪躬，海陵（今江蘇泰州）人。學於陸佃，精於六經，著有《五經小傳》等。以奉議郎贊帥

幕。僑居荆南，開門教授，門人多登科第。卒年七十三。見《萬姓統譜》卷三六，《宋詩紀事》卷三二及項安世《周易玩辭》卷七、《項氏家說》卷六。

遺書

七十三年，聖師之壽。許國何人，敢繼其後？惟是平生，恪遵善誘。故從門人，啓予足手。《萬姓統譜》卷三六，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蓬州說

紹興元年四月

東海之上有蓬萊道山，其形秀發，芝草琅玕。瓊樓朱閣，高高下下，巢無鞅之神仙。西王阿母龍翔鳳騫，霓旌羽蓋，時節往還。上元夫人寶髻三角，餘髮垂腰，偏爲王母之所憐。其他侍衛玉女，芳童綠鬟，黃金結骨，白玉練顏。暢飲流霞，高誦琅篇；雲傲妙曲，韻響寒泉。長生久〔二〕，不知其幾千萬年。惟咸安郡名之曰蓬者，以郡東南之山有蓬萊之象焉。光緒《蓬州志》卷一五，清光緒二十三年刻本。（以上吳洪

澤校點）

〔二〕「久」下疑脫「視」。

祁寬

祁寬，字居之，均州（治今湖北均縣北）人。學於尹焞，南渡後寓廬山，隱居不仕，自稱廬阜老圃。嘗與馮忠恕等記尹焞《語錄》五卷。見《宋史》卷二〇五《藝文志》四，《宋元學案》卷二七。

省心雜言序

紹興三十年八月

夫入德之門，莫大乎知，知斯能至。知而不至者有矣，未有不知而能至者也。是以教雖多術，一言以蔽之，曰知。故有志於天下國家者，亦以致知爲本。寓直敷文閣、領天台祠事河內李公，知而至之者。昔獲見之於夔峽，今三十年，公日以通顯，分符將指，歷官中外，至八易使節。凡可以利民爲國，有知必爲。嘗因將漕帝畿，數被召對，竭忠以告上，省費以紓民，力行所知，不少遜避。故於仕已而無喜愠，俯仰而無愧怍，然以是受知於君，亦以是取異於世。其表著於時者如是。有松楸在巴蜀，將歸，過九江，以《省心雜言》一編相示，皆平昔銘諸座右者。曰：「每患知之弗至，有得于心，輒榜之壁以自警，兒輩錄而藏之，積之久，至如此。雖然，其敢示他人哉，姑欲付子孫以見吾志云耳。」於戲！今而後乃知公之表著於時者之所自也。其多至數十百章，旁見雜出，從容中道，無所不用其極，非明於憂患與故知至而至之者不能。如已試之醫方，已儲之寶聚。盍廣其施，俾人得而知

誠意正心，推之以及於天下國家，是廼竭盡所知，報上化俗之一端，而亦公所當任也。紹興庚辰八月初吉，廬阜老圃祁寬謹序。《省心雜言》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通書後跋

紹興十四年正月

濂溪先生姓周，名惇頤，字茂叔，世爲營道人。少孤，養於舅家。以恩補官試吏郡縣，以至持節外臺，爲政力行其志，所臨必有能聲。卒官朝奉郎、守尚書虞部郎中、分司南京。酷愛廬阜，廼買田築室，退樂濂溪之上，人因以是稱之。名賢賦詠，及墓誌所載，皆專美其清尚而已。先生歿，洛陽二程先生唱學於時，辯異端，闢邪說，自孟子而下，鮮所許可，獨以先生爲知道。又云自聞道於先生而其學益明。明道先生曰：「吾再見周茂叔，吟風弄月而歸，得吾與點也之意。」伊川先生狀明道之行，曰：「幼聞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求諸六經而後得之。」其推尊之如此。於是世方以道學歸之。其後東坡蘇公詩云：「先生本全德，廉退乃一隅。」蓋謂此爾。《通書》即其所著也，始出於程門侯師聖，傳之荆門高元舉、朱子發。寬初得於高，後得於朱，又後得和靖尹先生所藏，亦云得之程氏，今之傳者是也。逮卜居九江，得舊本於其家，比前所見無《太極圖》。或云圖乃手授二程，故程本附之卷末也。校正舛錯三十有六字，疑則闕之。夫老氏著《道德》五千言，世稱微妙。此書字不滿三千，道德性命、禮樂刑政，悉舉其要，而又名之以「通」，其示人至矣，學者宜盡心焉。紹興甲子春正月，

武當祁寬謹題。《周濂溪集》卷七。（以上刁忠民校點）

吳秉信

吳秉信（？——一一五六），字信叟，鄞縣（今浙江寧波）人。登宣和三年進士第，紹興初爲太常博士，歷官屯田員外郎、右司員外郎、起居舍人，出知江州。忤秦檜意，紹興十八年放罷，後以左朝散郎主管台州崇道觀。紹興二十六年，除起居郎、權給事中，又試中書舍人，兼實錄院修撰，遷吏部侍郎。同年，爲臣僚奏劾，降充右文殿修撰知常州。未上任，卒，贈左中奉大夫。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四七、一五一、一七四及《延祐四明志》卷四。

乞接續編修記注奏

紹興二十六年三月

仰惟陛下總攬權綱，日親機政，中外之事，皆出宸斷，合於古而便於今。臣職在記注，竊見本省修注舊本，方至紹興八年六月，新本至十三年四月，其後久闕正官，遂至積年時事闕然不書。欲乞自紹興二十五年五月爲始，先次修纂，庶得聖神謨訓，不致少有散逸，可詔天下萬世。《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三。又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二之一八（第三冊第二三八〇頁）。（刁忠民校點）

全宋文卷四〇一〇

王 普

王普，字伯照，福州閩縣（今福建福州）人。登宣和三年進士第。紹興三年爲太常博士，遷國子監丞、太常丞。十一年爲尚書都官員外郎，言官論其討論典禮懷姦附麗，罷。十九年，添差通判邵州，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三十一年，擢太常少卿。明年假工部侍郎，充伴送大金賀登寶位國信使。普經術湛深，尤精於禮，議論淹貫，爲時人稱許。著有《深衣制度》、《答問難疑》、《官曆刻漏圖》等。見《宋會要輯稿》禮八之一七、禮一〇之一一、禮二六之一四，《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一、七六、九〇、一四一、一四四、一五九、一九八，《淳熙三山志》卷二八，《宋史·禮志》、《藝文志》，《宋史翼》卷二三，《宋元學案補遺》卷八。

郊廟冕服之制奏

紹興四年五月

臣嘗攷諸經傳，具得冕服之制。蓋王之三公八命，鷩冕八旒，衣裳七章，其章各八。孤卿六命，

毳冕六旒，衣裳五章，其章各六。大夫四命，絺冕四旒，衣裳三章，其章各四。上士三命，玄冕三旒；中士再命，玄冕二旒；下士一命，玄冕無旒；衣皆無章。裳、韍視其命數，自三而下。其纁至笄、衡、紘、紃、瑱、纁、帶、佩、芾、舄、中衣，皆有等差。近世冕服制度，沿襲失真，多不如古。夫後方而前圓，後昂而前俛，玄表而朱裏，此冕之制也；今則方圓俛仰，幾於無辨，且以青爲表，而飾以金銀矣。其衣皆玄，其裳皆纁，裳前三而後四幅，此衣裳之制也；今則衣色以青，裳色以緋，且以六幅而不殊矣。山以章也，今則以墮。火以圜也，今則以銳。宗彝，宗廟虎雉之彝也，乃畫虎雉之狀，而不爲虎雉彝。粉米，米而粉之者也，乃分爲二章，而以五色圓花爲藉。佩有衡、璜、琚、瑀、衝牙而已，乃加以雙滴，而重設二衡。綬以貫佩玉而已，乃別爲錦綬，而間以雙環。以至帶無紐約，芾無肩頸，舄無絢纁，中衣無連裳。臣伏讀《國朝會要》郊廟奉祀禮文，祖宗以來，屢嘗講究，第以舊服無有存者。欲乞因茲改作，是正訛繆，一從周制，以合先聖之言。《宋史》卷一五二《輿服志》四。又見《宋會要輯稿》輿服五之一〇（第二冊第一八一四頁），《文獻通考》卷一一三。

明堂大禮御札奏告事奏

紹興四年五月

今歲舉行明堂大禮。普去冬曾被旨兼權太常博士，竊觀紹興元年明堂案牘內，有未合典禮事件。前期降御札奏告天地宗廟社稷，御書祝版並云「伏爲御札降奏告」。普謹按《國朝會要》，天禧中真宗

皇帝以奏章上帝，用御前之寶，理亦非便，故改用昭受乾符之寶。今大禮前期奏告神祇祖宗，而祝文云「御札降」，恐未足以稱主上嚴恭禋祀之意。欲乞詳酌更改。《中興禮書》卷七六。又見《宋會要輯稿》禮一四之八六（第一冊第六三〇頁）。

諸路轉運司貢舉人額奏

紹興四年六月

科舉士元豐法與崇寧法不同者，已詔並依元豐法。《元豐貢舉令》轉運司發解每七十解一人，《崇寧貢舉令》每十人解一人。前舉諸路轉運司所解人額奉行不一，乞下諸路遵依建炎二年二月九日已降指揮。《宋會要輯稿》選舉一六之四（第五冊第四五一三頁）。

饗明堂禮樂事奏

紹興四年九月〔二〕

按《書·舜典》，命夔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蓋古者既作詩，從而歌之，然後以聲律協和而成曲。自歷代至于本朝，雅樂皆先製樂章而後成譜。崇寧以後，乃先製譜，後命詞，於是詞律不相諧協，且與俗樂無異。乞復用古制。又按《周禮》，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天神。黃鍾，堂下之樂；大呂，堂上之樂也。郊祀之禮，皇帝版位在午階下，故還位之樂當奏黃鍾；明堂版位在阼

階上，則還位當歌大呂。今明堂禮不下堂，而襲郊祀還位例，並奏黃鍾之樂，於義未當。《宋史》卷一三〇《樂志》五。又見《宋元通鑑》卷六七，《續通典》卷八五。

〔二〕九月：原無，據《宋元通鑑》補。

大禮明堂酌獻事奏

紹興四年九月

大禮明堂有未合典禮之事，正配每位設太罇三、著罇三、犧罇象罇壺罇山罇各一，又設罍如罇之數。太罇一實供內法酒，一實汎齊，一實醴齊。著罇一實祠祭法酒，一實盎齊。犧罇實緹齊，象罇實沈齊，壺罇實昔酒，山罇實事酒。太罍一實清酒，餘皆實明水。謹按《周禮》：春祠夏禴用兩犧罇、兩象罇，秋嘗冬烝用兩著罇、兩壺罇，四時之間祀用兩太罇、兩山罇。又曰：凡祭祀，供五齊三酒以實八尊。然則六尊之數凡十有二，其當時所用者四，其設而不酌者八。明堂乃季秋大享，則初獻當用兩著罇，一實玄酒，一實醴齊。亞、終獻當用兩壺罇，一實元酒，一實盎齊，皆有罍如罇之實。又設兩太罇、兩山罇、兩犧罇、兩象罇，實五齊三酒而不酌，罍亦如之。今祭祀所用惟九罇，而首設太罇者三，以供內法酒，及汎齊、醴齊實之。又設著罇者二，以祠祭法酒及盎齊實之。又設犧罇、象罇、壺罇、山罇，各以緹齊、沈齊、事酒、昔酒實之。尊之數不足以盡五齊三酒也。又設太罍，以清酒實

之。元酒不與齊酒對設也，則又爲八罍以實之，且在三酒之後焉。蓋不論所設之適與所陳之義，但取遍於罇罍之數而已，實無經據也。宜倣司罇彝秋嘗之制，設兩著罇，一實元酒，一實醴齊，以俟初獻。又設兩壺罇，一實元酒，一實盎齊，以俟亞獻、終獻。其餘八罇以實五齊三酒，設而不酌，悉如《周官》之制。其醴齊請以祠祭法酒代之，其盎齊請以供內法酒代之。增三罇爲十二之數，庶與《周官》相應。《文獻通考》卷七四。

大禮明堂祭器形制奏

紹興四年九月

按祭器，實倣聶崇義《三禮圖》制度，如爵爲爵形，負盞於背，則不可以反玷；簠簋如桶，其上爲龜，則不可以却。蓋此類甚多，蓋出於臆度，而未嘗親見古器也。自劉敞著《先秦古器記》、歐陽脩著《集古錄》、李公麟著《古器圖》、呂大臨著《考古圖》，乃親得三代之器，驗其款識可以爲據。政和新成禮器制度，皆出於此，其用銅者嘗有詔許外州以漆木爲之。至主上受命於應天，郊祀於維揚，皆用新成禮器，初未嘗廢止。緣渡江散失無有存者，昨來明堂所用，乃有司率意略倣崇義《三禮圖》，其制非是，宜並從古器制度爲定。其簠簋罇罍之屬，仍以漆木代銅，庶幾易得成就。《文獻通考》

卷七四。

廟制奏

紹興六年正月〔一〕

宗廟之祭於禮不合，臣請論之。僖祖非始封之君而尊爲太祖，太祖實創業之主而列於昭穆，其失自熙寧始。宣祖當遷而不遷，翼祖既遷而復祔，其失自崇寧始。蓋前日之失，其甚大者有二：始祖之名不正，大禘之禮不行。今日之議，其可疑者有四，奉安之所、祭享之期、七世之數、感生之配是也〔二〕。古者太祖即廟之始祖，是爲廟號，非謚號也。惟我太宗嗣位之初，太祖皇帝廟號已定，雖更累朝，世次猶近，每於祫享必虛東鄉之位，以其非太祖不可居也。至熙寧又尊僖祖爲廟之始祖，百世不遷，而太祖常居穆位，則名實舛矣。儻以熙寧之禮爲是，則僖祖當稱太祖，而太祖當改廟號。此三尺之童知其不可。《大傳》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熙寧尊僖祖爲廟之始祖，而僖祖所出系序不著，故禘禮廢。自元豐以來，宗廟之祭止於三年一祫，則是以天子之尊而俯同於三代之諸侯，瀆亂等威，莫此爲甚。欲乞考古驗今，斷以聖學。自僖祖至於宣祖，親盡之數當遷。自太宗至於哲宗，昭穆之數已備，是宜奉太祖神主居第一室，永爲廟之始祖。每歲五享、三年一祫，則太祖正東鄉之位，太宗、仁宗、神宗南鄉爲昭，真宗、英宗、哲宗北鄉爲穆。五年一禘，則迎宣祖神主，享於太廟，而以太祖配焉。如是則盡合禮經，無復前日之失矣。若四祖神主，臣謂宜倣唐禮，祔於景靈宮天興殿，遇大祫之歲就行享禮。案《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則是四親二

祧止於六世，而太祖之廟不以世數爲限。僖祖廟既當遷，又非郊禘之主，尚仍配帝，於禮無據。宣祖皇帝實生太祖，當爲禘主，萬世不易，則配食感生無可疑者。《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九七。又見《文獻通考》卷一〇二，《宋史》卷一〇七《禮志》一〇，《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二，《續通典》卷五一、五二，《宋史新編》卷二六。

〔一〕《文獻通考》繫此奏于紹興二年，《宋史》繫于紹興五年。

〔二〕《宋史》于此句之上文字頗異，今附錄于後以備考：太常寺丞王普又言：「舛所奏深得禮意，而其言尚有未盡。臣竊以古者廟制異宮，則太祖居中，而群廟列其左右；後世廟制同堂，則太祖居右，而諸室皆列其左。古者祫享，朝踐于堂，則太祖南向，而昭穆位于東西；饋食于室，則太祖東向，而昭穆位于南北。後世祫享一于堂上，而用室中之位，故唯以東向爲太祖之尊焉。若夫群廟迭毀，而太祖不遷，則其禮尚矣。」

乞依舊制郊祀天地奏〔一〕

國朝郊祀天地用犢，而社稷宗廟與大饗明堂用牛羊豕，皆合於古。巡幸以來，禮文章創，天地之祭止用少牢，此權時之宜，非循舊典。近因大臣所請，乃詔有司依舊制用太牢。緣太牢係牛羊豕，唯大饗當用，所有冬祀、夏祭、祈穀、雩祀正配位，止合用犢。欲乞並依舊制。《宋會要輯稿》禮二六之一

〔二〕按原書此奏之前云「八年十二月國子監丞兼權太常博士王普言」云云，承上條乃政和八年。然王普宣和三年始登第，又據《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普以紹興三年爲太常博士，四年爲國子監丞，五年、六年爲太常丞，十年、十一年又爲太常博士，疑此「八年十二月」乃指紹興八年。但仍與《要錄》所載仕履不合，闕疑待考。

乞將勅令所撥充太常寺奏

紹興三十一年七月

今來勅令所已罷，見今空閑，欲乞撥充太常寺，庶得屋宇寬廣，教習樂舞，收盛禮器，大樂典禮書籍。又將來侍祠執事官等習儀，不致闕誤。《中興禮書》卷四三。

三衙應副神厨合用冰雪奏

紹興三十一年八月

在京有冰井務，季冬藏冰，仲春開冰，先饗司寒，凡祭祀共冰如禮令。行在三衙所藏冰雪甚多，唯祭祀未嘗用之，誠爲闕典。況將來明堂大禮，天氣尚溫，前一日晡時宰割牲牢，隔夜制造神食，若無冰鑑，恐不鮮潔。望下三衙，本寺關報應副神厨、合用冰雪，仰稱明德以薦馨香之意。《宋會要輯稿》禮一四之八四（第一冊第六二九頁）。

立定科試解額經義詩賦分率奏

紹興三十一年九月

後生舉子競習詞章，而通經老儒存者無幾。恐自今以往，經義又當日銷，而二《禮》、《春秋》必先廢絕。竊惟國初至治平，雖以詩賦取士，又有明經、學究等諸科，當時唯明經略通大義，其他徒誦其書而不知其說，非今日經義比也。然猶且別立解額，多於詩賦，而不相侵紊。逮熙寧後，應舉者莫不治經，故解額可以混而爲一。今經義、詩賦既分爲兩科，而解額猶未分。夫取易舍難，人之常情，故此盛彼衰，勢所不免。望詔有司追倣舊制，將國學及諸州解額各以三分爲率，其二以取經義，其一以取詩賦。若省試，即乞以累舉過省酌中人數，立爲定額而分之。仍於經義之中優取二《禮》、《春秋》，庶幾兩科可以永久並行，而無偏廢之患矣。《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九〇。

言車駕巡幸祀祭天地合行事件奏

紹興三十一年十月

已降指揮十月二十九日車駕巡幸。今比附昨紹興七年車駕巡幸禮例，合行申稟事件：
一、每遇祀祭天地等，合用祝文係秘書省修撰進書訖，降付祠所，及御封香係入內內侍省請，降付本寺供應。今來車駕巡幸，欲乞將日後祭祀香祝從本寺預行開具關報，逐一面申吏部，差短使管

押，赴行在通進司進請御書訖，都行管押赴行宮，遇祭祀供使。

一、每遇祀祭天地等，依議行禮畢，合行進胙。今來車駕巡幸，欲乞以後遇大祀行禮，依例權免進胙。

一、今來車駕巡幸，宰執從駕，如日後每遇祀祭天地等合差宰執，乞從本寺申行宮尚書省輪差宰執行禮。若執事相妨，乞依例輪差侍從權攝。《中興禮書》卷二二二。

乞巡幸前一日行奉辭燒香之禮及輓祭奏

紹興三十一年十月

今來車駕巡幸，今具合行事件：

一、車駕進發前一日，詣恭文順德仁孝皇帝几筵前行奉辭燒香之禮，如宮中之儀。

一、輓祭並臨安府載在祀典神祠及沿路所過橋梁十里內神祀名山大川，並合致祭，如紹興六年之制。《中興禮書》卷二二二。

太常寺官吏未能隨車駕巡幸奏

紹興三十一年十月

勘會紹興六年車駕巡幸，自臨安府赴平江府；七年，自平江府赴建康府。當時迎奉宗廟前去，本

寺差少卿一員充提領官，博士一員充同提領官，量將帶人吏前去應辦宗廟逐時祭饗。今來車駕巡幸，緣宗廟並恭文順德仁孝皇帝几筵并不奉迎前去〔二〕，兼即日歲終祀祭天地宗廟等，及將來虞祭祔廟，并在行官，臨安府依時舉行。本寺官吏緣有上件應務事務，係在行宮臨安府，難以隨逐前去。《中興禮書》卷二二二。

〔二〕恭文順德仁孝皇帝：原作「恭順文德孝仁皇帝」，據《宋史·欽宗紀》改。

忌辰行香及正旦拜表進賀事奏

紹興三十一年十月

勘會今來車駕巡幸，本寺有合條具奏事件：

- 一、今來車駕進發已後，每遇忌辰，欲乞依禮例，行宮文武百僚依舊于景靈宮行香〔二〕。
- 一、沿路及所至州軍，遇忌辰欲乞依禮例權免行香，所有應遇假日并不作休務。
- 一、今來緣見在恭文順德仁孝皇帝服制之內〔二〕，欲乞沿路并所至州軍并禁止音樂。
- 一、將來冬至正旦拜表稱賀，緣見在恭文順德仁孝皇帝服制之內，已申朝廷，乞行奉慰，所有今來車駕巡幸，沿路若遇冬至正旦，欲乞權免奉慰。其行宮官僚遇冬至正旦及旦望日，于和寧門下望行在拜慰表。所有表文乞令禮部修撰，俟拜表訖，付進奏院入遞投進。《中興禮書》卷二二二。又見

同書卷二〇〇、二〇九，《宋會要輯稿》禮八之一七（第一冊第五二六頁）。

〔二〕宮：原無，徑補。

〔三〕在：原作「任」，據文意改。

乞詔有司舉行祭祀之禮如舊奏

紹興三十一年十二月

茲者鑾輿順動，而百官留務皆在臨安行宮。望詔有司，凡祭祀之禮舉行如舊，各揚其職，無或不恭。
《宋會要輯稿》禮一四之八五（第一冊第六二九頁）。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九五。

孝慈淵聖皇帝升遐禁樂事奏

紹興三十一年

昨徽宗皇帝升遐，內外品官禁樂二十七月，行在并行宮民庶禁樂七月，在外民庶三月。顯仁皇后上僊，自舉哀至祔廟以前，民庶禁樂。今來孝慈淵聖皇帝升遐，已降指揮內外品官禁樂二十七月，民庶禁樂百日。緣未行祔廟之禮，遇朔望日文武百官依前入臨，所有臨安府城內外民庶難以便令開樂。欲乞依典故及已降指揮，內外品官禁樂二十七月，諸州縣民庶禁樂百日外，其臨安府城內外民庶候祔

廟畢開樂。《中興禮書》卷二四八。

乞詔進奏院遍牒指揮品官禁樂奏

紹興三十二年正月

將來五月二十二日恭文順德仁孝皇帝小祥。行宮太常寺申降到指揮，諸路州軍縣鎮等處小祥前後合禁樂七日。普竊詳前項所請止謂民庶，其品官合依昨來已降指揮禁樂二十七月。慮恐疑惑，欲望朝廷指揮下本寺關報行宮進奏院，遍牒施行。《中興禮書》卷二四八。

乞添造祖宗帝后神主匱底奏

紹興三十二年二月

謹按《通典》，神主之制有匱有趺。其匱底蓋俱方，底自下而上，蓋從上而下，與底齊。今太廟祖宗帝后主之匱有蓋無底，雖于柩室牙床各設跌座，然祭饗遷奉之時，帷匱蓋大覆神主，其下徒手承之，又以千雍匱蓋〔一〕，而神主在中不免欹側動搖，有乖嚴肅。茲者恭文順德仁孝皇帝虞主神主之匱欲依《通典》，並造底蓋。仍乞添造祖宗帝后神主匱底，庶得合于禮制，兼亦便于遷奉。《宋會要輯稿》

禮一五之二〇（第一冊第六六〇頁）。又見《文獻通考》卷一二七。

〔二〕千雍：疑當作「手擁」。

請回鑾臨安行報謝之禮奏

紹興三十二年閏二月

伏睹車駕巡幸視師，前期遣官祈告天地、宗廟、社稷、宮觀、諸神、諸陵殯宮，誠心感格，響應昭彰，遂使逆亮誅夷，虜騎遁去，兩淮無警，舊疆復歸。茲者回鑾臨安，當行報謝之禮。《宋會要輯稿》禮一八之三七（第一冊第七五一頁）。又見《中興禮書》卷二三二，《文獻通考》卷八八，《宋史》卷一〇二《禮志》五。

乞戒諭讀冊官不須贊御名奏

紹興三十二年八月

伏睹近例，主上行禮，史官讀冊，內侍贊曰：「高宣御名，勿興。」竊謂「御」字不當稱於所尊之前，兼每冊必贊，幾於煩瀆。今來奉上德壽宮冊寶，欲望前期降旨戒諭讀冊官知稟，至時更不須贊。乞敷奏施行。《中興禮書》卷一八一。又見《宋會要輯稿》禮四九之二九（第二冊第一四九八頁）。

安穆懿節二皇后當各置祔室奏

紹興三十二年十一月

謹按《春秋公羊》說曰，主藏廟室西壁中，以備大災。《左氏》說曰主祔于宗廟，言廟有祔室以藏神主。《漢儀》：藏主于西壁墻垺中，去地六尺一寸。蓋垺即祔室也，非特備災，亦神道尚幽之義。然則古者廟必有主，主必有祔。鄭原繁曰：「先君威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祔。」此諸侯廟主之祔也。衛孔悝使式車及祔于西圃，此大夫廟主之祔也。《開寶通禮》別廟時享：孝明、孝惠皇后享日，宮闈令入室開垺，奉出神主置于座。《政和五禮》時享別廟儀：享日祠祭官贊奉神主，宮闈令于祔室內奉惠恭皇后神主于神幄，啓匱設于座。至送神樂止，祠祭官贊奉神主入祔室，宮闈令納神主于匱，捧入祔室。然則本朝故事，別廟後亦有祔室，自藝祖至於徽宗，未之有改也。昨紹興五年祖宗帝后神主至自温州，始建太廟，纔爲屋五間，後稍增至七間，皆有殿而無室。但置神主并匱於案上，以帳幃之，每遇祭享，則就案啓匱而薦獻於前，其草創如此。十二年祔懿節皇后，乃建別廟，亦如太廟之草創也。十六年新造禮器告成，詔增籩豆簠簋之數，悉依典禮，而太廟殿上迫狹，不能容之。於是始作新廟，凡十三間，除東西夾之外爲十一室，各開戶牖，安祔室於西墻，略倣京師廟制。唯別廟一位祭器不多，遂且仍舊，以至於今。此有司因循之過爾，初無說也。茲者追冊皇后將祔於懿節之次，既修別廟，分爲兩室，當各置祔室，如累朝故事，庶幾二后神靈得安其居。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施行。《中興禮

俞煇當爲繼母服三年喪議

紹興三十一年十月

《易》曰：「常其德，正，婦人吉，從一而終也。」又曰：「不常其德，或承之羞。」《象》曰：「不常其德，無所容也。」蓋婦人有三從之義，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以終其身，此所謂從一而終也，婦人之正也。彼有夫死而再適人或歸宗者，雖不可謂正，容有不得已焉。是以喪服之制，其適人則前夫之家唯子降而不絕，後夫之家有受而厚之者；其歸宗則父母之親皆反其初服焉。禮、律自有明文，不可紊也。至於夫死有子，不安其室，已再適久而後夫又死，乃歸前夫之子，此尤非正，故禮、律不載其事。然則後夫之家初無絕服之文，前夫之家亦無受而厚者。雖於其親子仍爲嫁母，不當奉其祭祀，不當主其家事，徒以母子無絕之義，就養於彼，猶客寄爾。婦人至此，是謂不常其德而無所容者，豈不可羞也哉！禮、律不言，是深不與之也。然於喪服之制，無加損焉，抑所以深愧之歟？今據見行條法，韓氏前夫之子只當爲嫁母服期，前夫之親族皆不當爲服，即俞煇當爲韓氏服繼母三年之服明矣。《中興禮書》卷二九九。

官曆刻漏圖序

官曆漏刻，以岳臺爲定。九服之地，冬夏至晝夜刻數，或與岳臺不同，則二十四氣前後易箭之日亦皆少差。《四庫全書總目》卷一〇七《官曆刻漏圖》提要引。又見《玉海》卷一一。（以上李文澤校點）

全宋文卷四〇一一

雷 觀

雷觀（一〇九一——？），字仲立，洪州豐城（今江西豐城）人。以文學著名，政和末應貢入國學，復移太學，與陳東友善。靖康初上書請復用李綱，亟言李邦彥、張邦昌不可爲相。欽宗賜同進士出身，除太學博士。俄罷去，與外任官觀差遣。紹興中爲左迪功郎、成都府府學教授。五年，高宗聞其名，召對，特改左承奉郎。觀又獻蜀本《資治通鑑》，乃以爲潭州通判。見雍正《江西通志》卷六七，《宋會要輯稿》選舉三四之一，《靖康要錄》卷五，《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五。按雷觀之籍貫，各書所載不一。《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云「觀，成都人」，王明清《揮塵後錄》卷三亦云「觀字公達，蜀士」。《永樂大典》卷七八九四引《臨汀志》則云寧化（今福建寧化）人，《萬姓統譜》卷一六、乾隆《福建通志》卷四八並同。莫衷一是，今姑從《江西通志》。

上欽宗論擇相書

靖康元年二月

二月初五日，太學生雷觀謹昧死百拜，上書於皇帝陛下：臣生三十六年矣，自十五總角爲學校諸生，執經之暇，喜引古以論天下事。當是時，擅權之臣新鉗天下之口，臣父兄師友聞臣小有激昂，則必深戒力止，以謂寧結舌以保身，毋多言以取禍。臣亦自知遠方寒士徒譊譊，實無益，惟不信權臣能絕人言，以蔽人主聰明也。歲在戊戌，例貢辟雍，復移太學，首尾九載，具知一二權臣果能以身塞言路，恣其姦惡。而臺諫官徒備員以進身，閒或有言，非己所不利，則是必爲人之鷹犬，不然摘細故以塞責耳。嗚呼！祖宗綱紀法度，埽地殆盡，使天下之民咸不得其所，飲恨宿怒，無所告訴。至使夷狄猖獗，兵連禍結，成今日之事者，皆言路不通、上下蒙蔽之失也。言路不通，而微臣因以杜口二十年矣。頃爲宰臣者建言置局，講議天下之事，聚十數輩親附之人，觀望阿諛，所論皆毫末之細，議罷一事，奪於權倖，則朝言而暮復舊矣，何嘗有一大利害及於生民哉！善乎，臣之友生高閱之言曰：「天下之利害，當使天下之人議之。」閱因對充講議司策，而爲此言，誠至言也。何者？天下之廣，歲月之深，事之利害不可殫舉，苟非身受其害，豈能盡得其實，今日張官置吏，文書往來，而欲爲天下除害興利，豈不繆哉？是故古先哲王求諫納善，惟恐其不廣也，置敢諫之鼓，植告善之旌，垂殷戒之輶，立司過之士。猶懼其未也，又設官制，以言爲常。由是史有書，瞽爲詩，工箴諫，大夫規誨，士

傳言，庶人謗。尚恐其怠也，每歲孟春，適人以木鐸徇於路而振警之，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其所訪聞，不甚廣歟？夫如是，則王之身、國之政，其有不善歟？天下之利害，其有不達歟？茲所謂當使天下之人議之也。天下之人得以利害之言盡聞於上，則當言之人雖欲緘默取容，不可得也。官已盡其職，則執政之臣雖欲取容爲人，不可得也。言路通而輔相得人，則太平之治，豈難致哉？恭惟皇帝陛下孝友之性、恭儉之德、仁民愛物之心，本於生知而行，以至誠格於上下久矣。臨御之初，臣已知天下利害從此必得聞於上，而下情無有不通者。未幾，求言之詔果下，旨意丁寧。臣伏讀感泣者累日，且語諸友生曰：「前日之言，固以爲恨。今而不言，豈不負愧？咸宜罄所聞見以報吾君焉。」然詔下踰月，上封事不減千數，而未聞曉然有求言之實，臣竊疑之。豈求言之詔徒爲文具邪？抑獻言者皆猥冗，不足取耶？無乃付之有司，而執事者尚徇前弊，沮遏而不行耶？不然，何故惟聞陛下每勤乙夜之覽，而未聞緣某人言某事實爲利，令行之，緣某人言某事實爲害，令罷之？此獻言者不能無疑也。《說命》曰：「非知之難。」傳曰：「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則求言者斯受厥咎。今日求言之詔徒爲文具，或執事者沮遏不行，天下之人復鉗口結舌如前日矣。臣將見夷狄盜賊之禍未易撲滅，天下必至於大亂矣。倘其所言皆屑屑細故，不切時務，則當再下明詔以申諭之，不可謂其言無足取而遂已也。臣恐士大夫尚以前時直言掇禍爲戒，未能披赤心以仰承陛下求言之誠，此臣所以首陳之也。臣素愚直，敢以切至之言上干冕旒，觀陛下果能行與否焉。詔旨之所詢朝廷之闕失、政令之僻違、保邦御俗之方、安邊禦戎之策之數，言者固皆國家之所急也，而當今之務，有急於

此者，止一言而已，陛下知之乎？已知則當不待微臣之言，若猶未也，臣謹爲陛下言之。所謂一言何也，論相是也。蓋人主無他職事，惟在乎論一相，得人則百官皆賢，百官稱職則庶事咸理，否則亂矣。商之衰，中國失道，四夷交侵，高宗卒能伐夷狄，治中國，成湯孫之緒，致中興之基者，其本在於得傳說以王命居冢宰之任，總百官之職，進言乎王，陳爲治之本，亦曰惟治亂在庶官而已。何則？庶官得人則治，庶官失人則亂，天下之治亂係乎庶官之得失。庶官之得失，係乎一相之賢否。任宰相者，天子之職；進退百官者，一相之事。高宗以命說爲急，傳說以庶官爲急，此商之所以中興也。國家崇寧以來，畢張治具，欲飾太平，而天下靡靡日入於衰亂者，皆由相非其人也。相非其人，庶官以類而進，私昵者官之，惡德者爵之，賢能之士乃斥逐不用，惟用姦黨。其治亂不待今日而後見，識者已分於崇寧之初矣。雖欲正刑明辟，嚴誤國之誅，固自無及，言之復何益乎？然不極其爲亂之階，則莫知其撥亂之道。臣爲陛下略摭前朝宰相姦術之大者言之：假「紹聖」二字以行己之詐，假「國是」二字以售己之奸，假「享上」二字以充己之私，進直言者概以狂妄斥之，立正論者概以邪說禁之，善阿諛者乃以純正用之。姦術既行，無所忌憚，故敗壞法度，紊亂綱紀，無所不爲，莫可勝舉。致使黠虜幾危社稷，而陛下受莫大之屈辱者，皆相臣非其人之故也。陛下即位已來，見於施爲者，慨然有求治之心，而論相之職亦未爲稱。此臣所以爲當今之急務也。白時中老繆無用，罷相之日，公議稱快，咸謂陛下必能擇賢而相之，中興之治可立待也。翼日宣麻，但遞遷李邦彥、張邦昌爾。士民大失望，皆言邦彥、邦昌亦前朝輔相之無狀者，未能罷黜猶之可也，其可遂相之乎？以臣觀之，邦彥、邦昌雖

未若前者數輩爲大姦惡，察其操術，亦不過持兩可以固位養恩而已。前日輔相之無狀，姑置勿論，第自陛下即位以來一二大事，邦彥、邦昌會有慷慨一言乎？肯以身殉國，自當一面乎？邦昌奉康王入虜營爲質，不得已也，至無恥也，賢者必不肯當宰相之任而甘心爲此行也。邦彥、邦昌於無事之時，妄有除授，招收親黨，以爲強助。及多事之際，假使命散遣親黨，以送妻孥，其何以率百官爲國藩捍乎？聞播遷之說則樂從，畫效死之計則退縮，其何以安百姓、爲國柱石乎？虜所言者從之，虜所欲者與之，不聞有忠義一言，奮然以折敵人之心，其何以威撫四夷，而使之畏服乎？蠹國害民、啓戎招盜，實爲巨姦，天下之人思食其肉不饜，而邦彥、邦昌初不敢誰何，致因人言，稍稍罷黜，詎能不畏強禦而退不肖乎？當此紛擾，其所進用尚皆親黨，掄選百官或不當職，能以公滅私，進賢者乎？總統百官，安堵百姓，威撫四夷，進賢退不肖，皆相事也。邦彥、邦昌疏謬如此，決不可當今日之危急也。陛下知求言從諫，而未知論相，何先後緩急之失序也？使中外臣寮士庶誠如詔旨，盡言所詢利害，上聞之日，陛下獨能行之，抑須付之輔相能行之耶？獨能行之，非人主無爲之道；付之輔臣，如邦彥、邦昌必無能爲也。陛下知以是爲急乎，亦未嘗以此訪之群臣乎？竊慮有爲陛下言者，必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今日金人逼城，宜以命將遣師爲急，餘事姑緩可也。」此殆誤國之尤者，臣以爲不然。天下安危皆在注意於相，相得其人，則將必成功，相非其人，則將必敗事。蓋將之出入謀畫，必須以相爲腹心，將雖良而相不賢，則謀畫有畫餅之譏，臨敵有掣肘之禍，幾何不誤其事哉！裴度爲相，李愬成淮西之功；楊國忠爲相，哥舒翰有潼關之失。此事之灼然者，其鑑不遠。

也。前朝自蔡京爲相，遂以童貫爲將，興西北邊事二十餘年，西北之良將勁兵所喪失者莫知其幾矣，竭天下之力給二邊之費者莫計其數矣。今日之事爲利耶，爲害耶？此目前之監也。陛下以邦昌身在虜營，未可遽罷，則邦彥何爲久留也？陛下若不急罷邦彥，則雖有賢將，必不成功，祇益取辱爾。臣聞道路之言，謂邦彥與二三黨類堅主割地之說。閩外之事，未能一切付之將帥，割地一事係國家之利害，臣知建言者已熟計備陳矣，臣不復縷縷。臣惟知邦彥罷則廟謀必振，將權必專，割地之說必不行，醜虜之勢必滅亡矣。臣又慮有爲陛下言者必曰：「邦昌、邦彥曩在政府，亦常以燕雲之事不可圖，童貫不可再遣。今果如其說。正當相之。」臣以謂不然。邦彥、邦昌在政府日，果知如此，則當力陳其未可狀，至不見聽，則以死繼之；縱未能以死諍，則宜求去職位亦可。其如邦彥、邦昌卒持祿不諍，致此危急。其心不過畏童貫之禍也，豈有持祿畏禍之人而能爲相乎？臣又慮有爲陛下言者必曰：「用則爲虎，不用則爲鼠，人才顧用之何如耳。邦彥、邦昌在前朝未能信用，姑試之可也。」臣以謂不然。人臣起自布衣，致身政府，其寵祿亦可謂盛矣，其職位亦可以有爲矣。邦彥、邦昌立朝以來，曾建一言、行一事，有當於人心者，今相之可也；而二人所爲，不過憑附權勢，交結宦官，希旨道諛，以速顯仕而已，豈復有他學術乎？今天下之勢甚於倒懸，縱之惟患其不疾，又豈可以相事而復試無能之人也？臣又慮有爲陛下言者必曰：「邦彥、邦昌不矜智能，以任群材，乃得爲相之道。」臣以謂不然。甄天下之才而用之，使之各當其位，各盡其職，以治庶務，爲之相者坐享其成功，如柳宗元梓人之說，此非真有相才者不能如此。邦彥、邦昌以私害公，所引用者多非其人。或因他薦得一賢

士，則又處之非其宜，用之不盡其才，賢者多自引退。若久在相位，必不能爲陛下進天下賢才，真成相業也。臣又慮有爲陛下言者必曰：「宰相之任不可輕付，須於貴臣中選擇，難以驟用。」臣以謂不然。今日之禍，皆由肉食者之過，正當擇人而用之。或有功於社稷者，或士民所望者，雖小官可陞任，雖謫議皆可起而用，不必拘於資格。傳說版築之賤，高宗立之爲相不疑，而中興之業仰成於說，此豈素貴乎？東漢陳龜曰：「三辰不軌，拔士爲相；四夷不恭，拔卒爲將。」今何等時，遞遷貴臣耶？臣又慮有爲陛下言者必曰：「今日金賊直犯京邑，亦天數也，非人力所能止也，不獨輔臣之罪也。」此尤姦之甚者，臣以謂不然。自前朝失謀，與北虜結好，人皆知其必爲中國患。邦彥爲少宰踰年，邦昌在政府又久，何不爲國家長慮却顧，預爲之備，致令猖獗，直造於此？前日邊臣以虜必敗盟爲言，邦彥、邦昌曾莫之省。傳曰「顛而不扶，危而不持，焉用彼相」，其可歸之天命耶？臣又慮有爲陛下言者必曰：「金賊之禍，乃邦彥、邦昌輩阿諛所致，必使之任其責，不可於擾攘閒聽其求去。」此乃妾婦憤懣之說，非爲國之道也，臣以謂不然。知賢而不能用，知不肖而不能去，此最有國家者之大患。邦彥、邦昌既無智慮謀之於其微，必無計策禦之於其後，逐之而專任賢者可也。世有爲人之傭工者，取其直食而敗其事，則主人必去之，豈有謀吾之國既已誤國，復固執而責成耶？二人黨類爲之地者，臣言之極矣，不識陛下曾受此等先入之言乎？若有一端之說嘗誤聖聽，則可以概察其餘，而邦彥、邦昌不可相決矣。二相如此，其餘在政府者尤多不才，不足論也。《周官》曰：「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又曰：「官不必備，惟其人。」苟得其賢者一二在位足矣，闔茸之人雖布滿朝廷，

顧何益於事，而必優容寬假之，不略加沙汰哉！我太宗皇帝嘗謂侍臣曰：「國家若無內患，必有外憂；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止不過於邊事，皆可預防，惟姦邪無狀，若爲內患，深可懼也。帝王用心，常須慎此。」嗚呼，聖訓不其切至歟！今日金賊犯順如此，可謂外憂矣，若用非其人，更爲內患，則陛下如何爲國，臣所以寒心也。願陛下稽考太宗皇帝之聖訓，而蚤加慎焉。然則，當今論相如之何而可？臣愚以謂必智慮忠純，學術正當，德足以服人，才足以應變，通知祖宗以來典故，而於進退百官之間能以公滅私，不畏且怯者，然後可以鉏去姦惡，汲引賢能，革極弊之事，而布惟新之政，以濟生民，以保國家，則中興之業，陛下成之易矣，金寇何足慮乎！自祖宗以來，相臣多以言官論列，直指某人可相，某人不可相，無非天下之公議，此最爲我宋之盛典。比來臺諫一蒙時相拔擢，則多懷私恩，無有直言者矣，此亦不可不察也。今日之相，莫若陛下誠心廣求，虛己任用，不可聽厚誣之言，謂天下無其人也。仁宗皇帝至和中罷陳執中相，而並用文彥博、富弼二相，久有人望，正衙宣麻，朝士相賀。仁宗皇帝密遣小黃門於百官班中探其論議，聞有相賀得人之語，喜謂歐陽修曰：「自古人君用人，或以夢卜，苟不知人，當從人望，夢卜豈足憑耶？」茲事著之寶訓，傳之士大夫，至今爲甚盛之舉，不誠踴歟。陛下求賢，必能用仁宗之操柄，探縉紳之公言，從中外之人望，不待愚臣之喋喋也。臣伏目睹陛下詔書求言，便欲少竭愚衷，以伸二十年區區之志。竊念臣人物至微，若論細事則不如不言之爲愈。前草大利害書未及上，而陛下先已施行，恐成觀望，遽即寢罷。今乃輒言二相非人，深若僭越。然臣嘗謂鄭子產不毀鄉校，猶使議及執政之善否，況天子建大學，以取士論政爲本，

而又有求言之詔，且申誠曰：「毋曲隱以溺於導諛。」苟若畏禍而不陳其愚，臣實恥之。干冒天威，臣無任戰慄待罪之至。《三朝北盟會編》卷三五。又見《國朝諸臣奏議》卷四八，《宋宰輔編年錄》卷一三，《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四一，乾隆《汀州府志》卷四二，《宋代蜀文輯存》卷四〇。（李文澤校點）。

孫 僑

孫僑，湖州（治今浙江湖州）人，自稱龔昱門下士。紹興初知崑山縣。

樂庵語錄跋

紹興元年二月

世俗以了悟生死爲禪僧衲子一希世異事，殊不知吾夫子負手曳杖之歌，曾子易簣反席之際，蓋吾儒之所優爲者。侍御先生理學之妙，見於踐履，及處死生之變，若將歸焉。其超然冥悟，殆禪衲之所不如，非學力所至，獨可強哉！觀其治命，以供佛齋僧爲戒，則先生所得蓋在此而不在彼明矣。僑於先生爲門下士，得邑茲來，雖不及侍杖履，而猶得誦遺書於闕里之藏。再拜三復，輒疏於後，庶幾發揚先生誠明之學，始終踐履之實如此。吾黨觀之，可以默喻云。紹興辛亥仲春中瀚，吳興孫僑謹書。

《樂庵語錄》書末附，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祝尚書校點）

黃尚文

黃尚文，邵武（今福建邵武）人。紹興初官從事郎、權監鎮江府延陵鎮。

張殿撰八字題記跋〔二〕 紹興元年四月

紹興改元，歲次辛亥，四月上休日，昭武黃尚文攝事延陵，謁於嘉賢吳季子之祠。有僧悟覺者出殿撰張公所書八字以示予，曰：「此公所以遺我者也，秘之篋□，今十有六年矣。恐其湮沒，不傳於世，當以刻之於石，子其爲我跋之。」予惟公方蜚英騰茂，爲時名卿，每恨未遂望履幕下，一覘紫芝眉宇。今獲觀公字制，飄逸遒勁，氣概豪邁，因以想聞其風采。況書，心畫也，心正則筆正。公筆法勁正，挺然有不可搖之勢，則胸中所蘊可知矣。刻之琬琰，將與宣聖十字並傳無窮，其可緩乎？從事郎、權監鎮江府延陵鎮邵武黃尚文謹跋。民國《江蘇通志稿·金石》一一。（劉琳校點）

〔二〕按張殿撰，張孝祥。所謂「八字題記」乃「登臨之勝，遙碧遠明」。

侯 慤

侯慤，潭州（治今湖南長沙）人。紹興初官朝奉大夫、提舉江西茶鹽公事，遷左朝請大夫、江西制置使參議。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九、七八。

論曹成馬友情狀乞早作措置奏

紹興元年十一月

成今據衡山上流，控扼要害，毒流三千里，莫之誰何。馬友見與李宏潰卒合爲一軍，雖駐兵在潭，然素畏曹成。昔成在鄂，友自漢陽移軍潭，衡以避之，其忌成可知矣。臣料賊意，若成由衡山順流而下，友必棄潭而東入江西，蓋前有孔彥舟之隙，後逼曹成，西拒劉忠，萬一勢窮力盡，則必歸曹成而攻江西矣。聞友近招人買馬，打造兵器，度其狡獪之心，觀望向背，止在今春。朝廷若不早作措置，則江西諸郡，恐非朝廷有，江西失則二廣危矣。《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九。又見《續資治通鑑》卷一〇。

奏沈敦智事劄子 紹興四年八月

七月一日，敦智向兵士危先道：「知通捉得你去，定是斬了，何如各人且逃避走閃？」至初三日，修達鼓衆傷害知通。《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八。（以上吳洪澤校點）

馮忠恕

馮忠恕，字貫道，汝陽（今河南汝南）人。紹興初爲黔州節度判官，十八年十月，由朝請郎、知巴州遷提點成都府路刑獄。爲學師尹焞，嘗輯其師在涪舊聞，爲《涪陵紀善錄》一卷，又與祁寬等記焞《語錄》五卷。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五八，《宋史》卷二〇五《藝文志》四，《宋元學案》卷二七等。

涪陵記善錄序

先生學聖人之學者也。聖人所言吾當言也，聖人所爲吾當爲也，詞章云乎哉！其要有三：一曰翫味，諷味言辭，研索歸趣，以求聖賢用心之精微。二曰涵養，涵泳自得，蘊蓄不撓，存養氣質，成就

充實，至于剛大，然後爲得也。三曰踐履，不徒誦其空言，要須見之行事，躬行之實，施于日用，形於動靜語嘿，開物成務之際，不離此道。所謂修學，如此而已；所謂讀書，如此而已。《宋名臣言行錄》外集卷九。又見《和靖集》卷七《師說附錄》，《群書會元截江網》卷三一。（刁忠民校點）

游 操

游操，字存誠，號定齋，建陽（今福建建陽）人。登宣和三年進士第。紹興十三年，以左宣議郎除秘書省正字，尋遷監察御史。次年，除秘書少監。又次年，權禮部侍郎。以言者論其阿附呂頤浩，罷。晚奉祠居盱江。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四八、一五一、一五三、一五五及《永樂大典》卷八八四三引《建安志》等。

上表請車駕臨幸秘書省乞賜敷奏狀

紹興十四年七月

伏睹朝廷復建秘書省，並右文殿、秘閣、國史院、實錄院、日曆所，並已了畢，規模宏麗，實稱朝廷右文之意。操等隸職其間，不勝榮幸。竊見《麟臺故事》，宣和四年，徽宗皇帝以新省成，車駕臨幸。操等欲依故事，具表詣闕陳請，伏望特賜敷奏。《中興禮書》卷二二一。

乞幸秘書省表

紹興十四年七月

臣操等言：伏以儒宮肇建，已隆款聖之儀；文館既成，敢緩叩闥之請？輒瀝誠悃，冒瀆聰聞。臣操等誠惶誠懼、頓首頓首。竊以漢帝中興，詔石渠而講道；唐宗致治，即麗正以觀書。於赫盛朝，迴高前古。太宗肇新於棟宇，徽皇親屈於乘輿。丕承詒謀之休，允屬右文之旦。恭惟皇帝陛下，堯文有儉，舜德無加。屬意嚮儒，惟詩書之是玩；厲精稽古，皆韋布之所難。爰咨藏室之居，靡稱舊都之制。肆頒明命，趣百堵以經營；用闡宏規，極一時之輪奐。直出蓬山之上，恍如豐市之移。親御寶跗，光生華榜。翔鸞翥鳳，雖騰萬目之瞻；灑道清塵，未整六飛之馭。伏願乘時順預，涓日鑑臨，發揮億載之珍藏，披覽累朝之睿訓。俾斯文一振，益知吾道之尊；則率土同風，豈獨書生之幸！臣操等揆才庸瑣，際運休明。抱慚懷鉛，久沐君師之造；就雲望日，不勝臣子之情。臣操等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中興禮書》卷二二一。

請依宣和親耕禮制奏

紹興十五年閏十一月

檢會明道二年二月十一日親耕禮畢，皇帝御青城受禧殿，百官稱賀畢，乘輦還宮，復御正陽門肆

赦。今欲依宣和禮制，候指揮。《宋會要輯稿》禮六之一〇（第一冊第四八二頁）。又見《中興禮書》卷一三六。

請參酌端拱明道親耕禮奏

紹興十五年閏十一月

恭睹國家蔚興文治，始見太平，初講耕藉，敦本力農，風動四方，事體非輕。其合行事件，雖已依宣和禮制申請施行外，欲望朝廷更賜指揮，下禮部太常寺討論，參酌端拱、明道故事，庶幾中興禮得以兼備。《宋會要輯稿》禮六之一一（第一冊第四八三頁）。又見《中興禮書》卷一三六。

乞親耕禮畢許陪祠群臣詣思文殿稱賀奏

紹興十六年正月

勘會親享先農并親耕禮畢，緣係大慶典禮，欲候禮畢，許耕藉使率行事陪祠文武官一班，詣思文殿稱賀，更不致詞，不宣答。乞從御史臺、閣門、太常寺修定儀注申請。《宋會要輯稿》禮六之二五（第一冊第四九〇頁）。又見《中興禮書》卷一三八。

乞增添樂工樂器劄子

紹興十六年七月

契勘下項：

一、景靈宮、太廟、圓壇、登門肆赦并分詣別廟、九宮貴神、太社、太稷，共用樂正、樂工四百一人。其太社、太稷，今已建逐壇，每壇各用樂正、樂工三十八人。除依紹興十三年所用人數外，見闕三十八人，并合添景鐘樂正一名、鐃鐘樂工二十二人、特磬樂工二十二人，分詣太社、太稷，樂正二人、樂工三十六人。已上添用六十三人，通紹興十三年所用，計四百六十四人。

一、將來郊祀大禮，合用大樂。昨紹興十三年大禮，將所闕大樂名色緣爲未曾製造，逐急番衮使用。今來製造禮器局添造逐處樂架，所闕下項，乞令軍器所依樣製造：建鼓八、雷鼓二、并事件全。晉鼓一、竿座全。雷鼗二、祝敔四副。《宋會要輯稿補編》第二四六頁。又見《中興禮書》卷一三。

建昌軍府衙記

建昌軍，舊撫州南城縣。在南唐時，始於縣置建武軍。本朝太平興國四年，改爲建昌軍。蓋其地遠界閩粵，衆繁事劇，非一縣所能辦治，建軍爲宜。軍城據山川環揖之勝，而太守治所復占爽塏，規

模壯於江右。紹興甲寅歲，郡更兵火，逮其平定，公私赤立。于時在事者方急拊循，未遑興建，姑寄治於太平寺舍。然近市湫隘，幾無以容吏卒。民持牒請庭者，無所矜式，不生其恭，易於抵禁。前後更數政，嘗欲有爲，顧其力有所未暇，卒因陋就簡。而郡城大姓，往往視效官府，不爲久計，甚者徙居村落及寄食編戶，靡寧幹止，以故邑屋凋殘，未能復舊。至太守汪公，始命即其故址稍建便廳，林公相繼增建郡宅以遷治焉。方慮材計庸，以次營建，會詔除郎，任總領事，朝命蔣公來代其政。視事數月，政平訟理，因及閒暇，顧謂僚屬曰：「今之支郡，古諸侯國，必嚴朝夕聽政脩令之所，使官吏有所遵承，四方知所歸嚮，而郡宇未備，將何以表千里之重而稱上委寄之意乎？」於是度材於山，代庸以卒，取費於經常之餘。未幾而黃堂儀門、麗譙廣廡，鼎然一新，人所屬目，以謂今日復見平時官府之盛，咸樂就城市，築第舍。凡瓦甃之場，率還舊觀。然則汪公之經始，林公之規畫，與公之克成，其效遠矣，宜書以示後焉。昔漢宣帝知民事艱難，垂意共理，多所親擇，間有治效，必下詔稱揚，以至旌用，以黃霸自潁川守擢尹京兆。故當時良吏勸勉，所在得人，協濟中興，誠知治之本焉。然嘗考霸之施設，無甚迂闊，惟務勸民耕桑，殖財節用，至於米鹽煩密，人之所憚勞者，霸獨以精力能推行之，以是民足衣食，興於禮義。今公爲治，慕黃霸躬行之實，雖其餘政及於土木，然功費浩博，更數政之力所不暇及者，獨能始終經營，不愆于素，民樂其成而不知其役，方之精力，當出霸右。他日由課最而被褒陟，殆無愧於彼矣。正德《建昌府志》卷六，天一閣藏明代地方志選刊本。

南豐縣譙樓記

郡有譙樓，縣有敕書樓，奉藏敕書，以謹三尺，置建鼓角，以警晨昏，其來尚矣。南豐縣郭，登籍萬家，縣治處中，諸□□嚮，門建大樓，用相表稱。建炎四載季冬，縣更回祿，□復建置，而門尚因陋，庳屋數間，略施關鍵，殆如折柳以爲藩垣。過者輕視，不生其恭。累政慨然，因於剗劇，力所未暇也。紹興十九年仲冬，天台吳公來宰茲邑，首振紀綱，可因否革，磨以期年，聲績藹著。於是邦人服公之果能辦治也，廼以縣樓爲請。因曰郡興建〔一〕，增闢故址，揆日度材，費取經常，役募游手。粵二十有一載仲春經始，孟夏落成，曾未淹時，遂睹巨麗。塗丹標碧，隱然翬壯，城市谿山，在吾指顧，氣象雄偉，超越舊貫。過其下者，鞠躬屏氣，知有官府之尊。斯足以見高朗經遠之規，非苟務爲壯觀而已也。夫宜化承流，守宰之職，宰之視民，最爲親近。凡下教條，由此途出，惠利之風，自近及遠。而公以善政善教，惓惓無華，使民聽信，戶無宿逋，賦以時入，盜賊帖息，獄訟希少，故能以其餘力，興滯起廢。自建炎曠弛，至公克成，宜記始末，以傳永久。昔召伯之教明於南國，聽訟甘棠之下，思其德弗忍剪伐。矧茲樓之建乃即縣治，不離戶庭之間而紹甘棠之美，是可書也。公名謙，字多益。五月既望日記。同治《南豐縣志》卷三七，同治十年刻本。（以上刁忠民校點）

〔一〕曰：據文意疑當作「白」。

全宋文卷四〇一二

魏 𡵓

魏𡵓（？——一二五一），字邦達，和州歷陽（今安徽和縣）人。宣和二年上舍及第。建炎四年，召爲敕令所刪定官。紹興元年，遷樞密院計議官、考功郎。三年，擢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侍御史。四年，陞秘書少監。乞補外，除直龍圖閣、知泉州，改知饒、建州。六年，詔充秘閣修撰。八年，權吏部侍郎。十一年，充集英殿修撰、知宣州，改敷文閣待制、提舉太平興國宮。自是奉祠十餘年，寓居常山僧舍。二十一年卒于衢州。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九、七六、八三、八五、一〇二、一一九、一三九、一六二。《宋史》卷三七六有傳。

言災變奏 紹興元年

治平間，彗出東方，英宗問輔臣所以消弭之道，韓琦以明賞罰爲對。比年以來，賞之所加，有未參選而官已升朝者，有未經任而輒爲正郎者，罰之所加，有未到任而例被衝替者，有罪犯同而罰有輕

重者。《宋史》卷三七六《魏珩傳》。

乞祛邪用賢奏

紹興元年

《春秋》定、哀間數言火災，說者謂孔子有德而魯不能用，季孫有惡而不能去，故天降之咎。今朝廷之上，有姦慝邪佞之人未逐乎？百執事之間，有朋附奔競之徒未汰乎？搢紳有公忠宿望及抱道懷藝、有猷有守之士未用乎？在位之人畏人軋己，方且蔽賢，未聞推誠盡公，旁招俊乂。宜鑑定、哀之失，甄別邪正，亟加進用。《宋史》卷三七六《魏珩傳》。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三〇五。

場務官增課利乞依法再任奏

紹興二年閏四月

場務監官課利增倍，于法保明再任，而吏部以已差下替人，例不施行。乞依法令再任，庶幾有以激勸。《宋會要輯稿》職官六〇之二八（第四冊第三七四六頁）。

乞以和買紬絹本錢撥充逐戶免役錢奏

紹興三年十月

昨降詔書，以和預買紬絹價錢固已虧損及戶，而又州縣多不支給，委提刑取索已未支數來上，當議典憲。臣聞州縣奉行詔書，旋即支散，而姦胥滑吏乘時乞取，且有詭名盜請者，朝出公帑之門，暮歸群吏之家。百姓以戶籍所繫，初不敢較也。臣謂不若據合支和買本錢撥充逐戶免役錢，使官無侵受之弊，民無請納之勞。《宋會要輯稿》食貨三八之一五（第六冊第五四七四頁）。又見同書食貨六四之三六（第七冊第六一一七頁），《宋會要輯稿補編》第三六六、六五六頁。

知饒州乞迴避改任奏

紹興四年四月

本路提點刑獄虞灃初除起居舍人，缸任侍御史，嘗論奏灃報政，親戚不當任兩省官。依條合迴避。《宋會要輯稿》職官六一之四八（第四冊第三七七八頁）。

言消弭災沴事奏

紹興四年六月

竊惟陛下以霖雨未解，夙夜憂思，凡可以消弭災沴者，無所不用其至。而百姓愁嘆，或傷和氣。臣訪聞諸州縣催督夏稅并和買綢絹，急於星火，至有限五月數足。百姓閒關輸送，乃倍所賦。矧方遭此水患，妻子號泣，散佈田野，忍以追科迫之哉？二月內，戶部申明諸路上供，令七月終以前起發數足。繼因臣僚論列，已奉聖旨展一月。今漕司州縣望風，故促期限，政苛刑酷，遂使元元重罹其毒。臣竊詳戶部元申明之意，本爲大禮賞給，然今府庫中豈無見存綢絹？儻一竊留爲冬衣、大禮之費，俟過二事，方得別支，似無違礙。昨來戶部初不曾分今年冬衣大禮及明年春衣所支各若干，又不曾量度諸道道里遠近，一概限七月終起發盡足。而監司守令，各非其人，吏緣爲姦，寢成大弊。夫農，天下之本也，軍旅資糧，官吏俸入，悉出於此。奈何坐視不恤，就使困苦哉？欲望特委大臣，會計冬衣大禮所用，參酌諸路遠近，量寬其限。事責憲臣，覺察州縣騷擾并受納官吏之弊，案劾以聞。擇其尤者重坐之，敢有隱庇，致臣僚論列，並連坐。庶使斯民仰懷陛下撫存之意，變愁嘆爲謳歌，實弭災之道也。《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七。

劾黃叔敖奏

紹興四年六月

數易鹽鈔，蔡京之亂政也。自叔敖在戶部，財用略不經意，一有不足，又變鈔法。朝令夕改，失信尤甚，遂使富商大賈陰伺國用將乏，則不復入納，惟幸變法，以規厚利。朝廷舉措，反爲所制。而貲本無餘之人，至有待次累年者，怨嗟盈路，所不忍聞。此其罪一也。鬻爵爲官戶，童貫之弊法。叔敖去年倡爲博羅，自承信、迪功郎，低價以售，遽理官戶，蔭及二代。應兼併之家，遂與公卿無異，悉免科徭。而貧民下戶，乃苦差役，破家敗產，在在有之。罪二也。叔敖性與小人合，四司事務，取決於胥魁毛漸，吏緣爲姦，莫敢誰何。凡出歷交綱之屬，非厚賂不行。罪三也。夏稅物帛，非皆給大禮之用也。叔敖今春申明行下諸路，令七月終悉至行在。計江西道里，兩月程方至。若此者，是五月當納足耳。州縣望風，急於星火。民間買絹一匹，至錢八千，多至十千。此在朝廷無毛髮之益，而於百姓有丘山之害。罪四也。榷貨務利源所在，頃者監官張純納賂狼藉，叔敖公然容庇，又縱其姪擇佳物而市之。純既敗露，朝廷委辟士夫有才者，使爲監官，叔敖不之恤也。豈士大夫中悉無幹才以充是選哉？罪五也。廷尉者，朝廷之獄，天下之平也。頃叔敖姻黨張覲以贓汙不法，送寺根治，俄干政府出之。三尺安在哉？罪六也。伏望早賜黜責，以警失職之吏。《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七。

乞建州臘茶與蠲免奏

紹興四年七月

竊見今秋明堂大禮，陛下屢降德音，務從簡儉，又令有司照應紹興元年體例施行。誠知宗祀以交神明，在誠德而不在繁文，所以內惜國家艱難之費，外省州郡輸貢之勞，因民心以享天心也。檢會紹興元年賞給數內，建州臘茶並不曾催發，亦不曾支給，知其無益于實，人亦不復覬覦矣。訪聞戶部今歲拋買大臘茶，自五月開務至今，纔發得一綱，園戶騷動，陪備失業，實爲可憐。況建州自經葉濃、范汝爲之亂，戶口凋殘，瘡痍未復。其民方集而易動，其俗喜兵而難安，州縣當思無以撫存之〔二〕，不宜以細故重使失業也。臣愚欲望降旨，除已發一綱外，其餘臘茶許令依紹興元年賞給特行蠲免，更不起綱。《宋會要輯稿》食貨三二之三十一（第六冊第五三七三頁）。又見《宋會要輯稿補編》第七〇三頁。

〔二〕無以：疑當作「所以」。

論自治之策疏

紹興四年七月

諸軍比日以來，或造言惑衆，張行捉募；或劫掠財物，或殺傷農民。朝廷雖付之有司，而未能究

治。自古善用將者，必宰輔因其事機而御之有術，臺諫因其闕失而言之當理，是以國能御將，將能使兵。今宜訓飭諸將，謹身率下，使士皆心悅誠服，安靖不擾。仍委宰輔以馭將之方，責臺諫以敢言之義，庶幾上下交儆，紀綱克振矣。《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八。

乞嚴懲違法內侍奏

紹興四年七月

內侍出入宮禁，而狼戾發於盃酒，乃至如此。其於防微杜漸，豈得不過爲之慮？建炎三年，嘗禁內侍不得關通主兵官及據朝政，如違，以軍法處之。乞申嚴其制，以謹履霜之戒。《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八。又見《宋史》卷三七六《魏矼傳》。

言博羅授官人事奏

紹興四年七月

應博羅授官校尉，欲與免本身丁役，許用蔭。承節郎、承信郎、迪功郎欲理爲官戶，有田五頃者與免差科一次。若五頃以上，令用家人充役。至如轉易回授行使及理選限并免試注官等，並依元得指揮待之，亦不爲不優矣。如此庶幾徭役均平，貧民不致重害。《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五之八〇（第七冊第六一九六頁）。又見同書食貨一四之二二（第六冊第五〇四九頁）、食貨六六之七五（第七冊第六二四五頁）。

論不宜以輕儇之徒爲岳飛屬郡奏

紹興四年八月

飛新立功，朝廷當成就其美，不宜使輕儇之徒爲其屬郡。昔郭子儀以奏請不行，爲人主所厚。願以臣章示諸將，因事幾以善其後。《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九。

論用人之道疏

紹興四年八月

遴擇群才，隨宜器使，考之僉論，揆之已試，毋分朋類，毋徇愛憎。上自廟堂，次及將帥侍從，下至百司庶府，外至郡守監司，各因其才而任之，則天下之務，粲然舉矣。抑臣聞之，陸贄有言，覈才取吏，有三術焉：一曰拔擢以旌其異能，二曰罷黜以糾其失職，三曰序進以謹其官守。欲望陛下因任之外，更取是三術而力行之，則用人之道，罔不周盡。《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九。

論御將疏

紹興四年八月

國家養兵多矣，其屯行在者，實三之一。諸將閒有不鈐束其下，一兩月來，造言惑衆者有之，擒

人強刺者有之。或以取質爲名，劫其財物；或因采樵之役，殺傷人民。訟牒紛紛，朝廷雖送臨安府、大理寺根治，而主名不獲，非府寺所能辦也。臣竊考自古善用兵將者，必也宰執因其事幾而御之有道，臺諫乘其闕失而言之當理。是以國能御將，將能使兵。綱紀既張，人主可垂拱而治矣。《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九。

言諸路兵官事奏

紹興四年八月

今諸路兵官，悉屬樞密院除授，膏粱皂隸之徒，往往以請求得之；而累歷行陣，顯立功勞者，乃以孤寒寡援，多至陸沈。故所在盜賊竊發，則驚懾四顧，無可措手。乞罷湖州兵馬鈐轄范寧等三人。湖秀州管界巡檢崔慎由沈毅勇敢，久在邊陲，頃爲江陰兵官，遇金人游兵至戛港，慎由身先士卒，掩殺迎敵，闔境賴以安全。嚴州兵馬監押王宏出自行伍，騎射過人，屢獲群盜。近討繆羅，功效尤著。乞量材錄用。《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九。

劾李杞胡蒙奏

紹興四年八月

杞本庸人，蒙宣諭浙西，黃叔敖假大臣意風之，論薦得官，旋販私醞。郡邑觀望，不敢復治。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九。

論三省樞密院紀綱弛廢奏

紹興四年九月

國家法度森嚴，講若畫一。凡成命之出，必先錄黃。其過兩省，則給舍得以封駁。其下所屬，則臺諫得以論列。已而傳邸報，雖遐方僻邑，莫不家至戶曉，此萬世良法也。臣竊聞近時三省樞密院間有不用錄黃而直降指揮者，亦有雖畫黃而不下六部者，紀綱弛廢，莫此爲甚。欲望特詔三省樞密院常切遵守舊典，以示至公。遇兩院御史諸省院檢察日，除實係機密邊事外，悉令取索點檢。如有違戾，即具彈奏。自古人臣弄權罔上，固自有術，防微杜漸，得不慎哉？惟陛下留神省察。《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〇。又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一七之二〇（第三冊第二七四四頁），《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三，《宋史》卷三七六《魏伋傳》，《南宋書》卷二三。

乞免朱勝非宰相奏

紹興四年九月

陛下宵衣旰食，將大有爲，而所任一相，未聞有所施設。惟知今日勘當，明日看詳；今日進呈一二細事，明日啓擬一二故人。政務山積於上，賢能陸沈於下。方且月一求去，徒爲紛擾。宜亟從所

請，以慰公議。《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〇。

劾劉式奏

紹興四年九月

式素無清白之稱，且朝廷爵命，乃爲大臣私家之用，乞行追奪。《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〇。

言堂吏以下不當激賞奏

紹興四年十月

自臨安至平江四日耳，乘舟順流，有何勞苦？雖曰激賞庫支，其實戶部係省錢也。《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一。

來年日食乞講求故事奏

紹興四年十二月

太史言來年正月朔旦日當食，乞下有司講求故事。《宋會要輯稿》瑞異二之五（第三冊第二〇八四頁）。

論不當講和劄子

紹興六年十月

臣伏睹魏良臣、王繪歸自淮甸，亦有虜酋文字，事意曲折，不得與聞。傳記有曰：「前車覆轍，後車之戒。」又曰：「商監不遠，在夏后之世。」靖康初，虜騎既退，大臣偷安，無復注意軍事。故時有「不理會防秋，却理會《春秋》」等謠。北虜再入河朔，便遣王倫議和，優游不決。繼邀索五輅，又復聚議經時，迄以輿輅未渡河而游騎已次濬州。故虜常語人曰：「所以索輅求車者，且令南朝爭議一兩月耳。」今者陛下奮發英斷，親御戎車，諸將競趨江上，鬪志日銳。而陛下復大開言路，包容狂直，凡非軍旅之事，一切停罷。宸算素定，施設措置犁然當於人心。臣仰料天意亦須助順，攘戎狄而復侵疆，實係此舉。願自睿斷，立罷「講和」二字。況朝廷前此三遣和使，而大金既有報聘，禮意周旋，信言可考，頃復專使尋好，未有罅隙。茲乃僞劉父子巧造兵端，謀窺郊甸，初無和意，使人未見，國相報書來自近甸。此而可信，覆轍未遠。今大兵坐扼天險，而令援師艤舟上流，精銳無慮十萬。彼僞劉挾虜爲重，其軍本吾赤子，人心向背，久當自携。持重以待之，輕兵以擾之，吾計得矣。昔曹操降劉琮，得其水軍人船，合八十萬，徑下江陵。吳之議者咸曰：「曹公，豺虎也，然託名漢相，挾天子以征四方。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水陸俱下，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不如迎之。」獨周瑜曰：「不然。操託名

漢相，其實漢賊也。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爲操後患。其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擒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遂引兵與劉備并力以逆操，敗之赤壁。今劉豫挾虜以叛，視操孰順？近日虜衆深入澤國，視操孰強？而岳飛在江西，吳玠在秦隴，形勢又孰得？更欲聽其詭計，摧喪士氣，坐以受其弊，非臣所喻也。昔辛垣衍說趙帝秦，魯仲連折之，有曰「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秦軍聞之，爲却五十里。臣久誦斯語，不勝憤懣。惟陛下爲宗社生靈之重，仰順天意，俯從人欲，飭勵諸將，力圖攻守，庶有再造之期。臣區區識慮，蓋止於此。陛下與二三大臣熟計而裁決之。《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七〇。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三，《續資治通鑑》卷一一四。

條奏議和利害

紹興八年十一月

臣準樞密院劄子，聖旨以大金遣使至境，意欲屈己就和，令侍從臺諫詳思所宜，條奏來上。臣捧讀再四，不覺涕泗之橫臆也。仰惟陛下悼梓宮之未還，念母后之在遠，傷陵寢宮闕之久稽汎埽，思兄弟宗族之未得會聚，痛南北兵民之未得休息，意欲屈己就和，誠有不得已者。然臣聞天下大戒二：事親惟孝，事君惟忠。所宜奉以周旋，不可失墜者也。陛下爲親而屈，孝誠至矣；群臣事陛下，其得不

盡忠乎？臣素不熟虜情，不知使人所需者何禮？陛下所以屈己者何事？聞諸道路之言，謂金人頃立僞齊，使之屈膝，令受北面之禮，靡所不至，歲時之貢，靡所不取。今需於我，謂必盡然，以事料之，其間必有不可從者。如屈膝受令，則大不可從者也。賊豫本匹夫爾，既爲金人所立，恩莫大焉，北面拜舞，禮亦宜之。陛下承一祖七宗基業，海內愛戴，一紀於茲，天命有歸，何藉於金國乎？傳聞奉使之歸，謂金人悉從我所欲，不復有所需。其誠然耶，必無難行之禮以重困我，陛下何用過爲卑辱以取輕侮乎？如或故爲不可從之事，先有所要，則其詭詐之情故可見矣。儻或輕易從之，屈膝受令，他時反爲所制，號令廢置，將出其手，一有不從，便生兵隙。予奪在彼，非計之得也。雖使還我空地，如之何而可保？雖欲寢兵，如之何而可寢？雖欲息民，如之何而可息？楚人衷甲，吐蕃劫盟，前史載之詳矣，庸得不慮乎？且《禮》經復讎之義，臣未暇論也，姑以人主之孝論之。孔子稱明王之孝治天下，則曰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以一人有慶，兆民賴之，爲天子之孝。方今宗廟社稷惟陛下是依，天下生靈惟陛下是賴。陛下既欲爲親少屈，更欲審思宗社安危之機與夫天下治亂之所繫，考之古誼，酌之群情，擇其經久可行者行之，其不可從者，以國人之意拒之，庶幾軍民之心不至懷憤，且無噬臍之悔也。宗社安而國家可保，此非天子之孝乎？紹興三年，虜使遽至，朝廷數遣官報聘。明年，使人方且交馳，而胡虜侵淮甸矣。天啓陛下之心，六師鱗次江上，力爲戰守之具。其冬，魏良臣等以使事回，虜人約再遣使，大爲誹謗之語。陛下悟其姦計，使不復遣，虜遂引去。臣是時以居言路，屢陳自治之策，前後數千言，不過內修政事，外攘夷狄。章疏具在，可考而知。今陛下因虜

使之來，博詢在庭，愚初不知和議曲折，顧將何辭以對？抑聞孟子云：「左右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所謂國人者，不過萬民與三軍耳。縉紳與萬民一體，大將與三軍一體。今陛下詢於縉紳，民情大可見矣。惟三軍之心未知所向。和戎，國之大事，豈可不訪之兵將乎？欲望聖慈速召大將，各帶所部近上統制官數人同來，以屈己事目廣加訪問，以塞他日意外之憂。彼或以爲不可，亦能鼓作其氣，益堅守禦之備也。帝堯稽於衆，舍己從人，以成帝業。苻堅不從舉國之言，終致淝水之敗。利害較然明甚。臣固知陛下孝思之切，力能就和，而臣所言如此，誠以陛下之深知，不敢有隱，以爲己私也。孟子曰：「君如彼何哉？強爲善而已。」惟陛下留神幸察。《三朝北盟會編》卷一八五。又見《中興兩朝聖政》卷二四，《宋史》卷三七六《魏矰傳》，《歷代名臣奏議》卷三四八，《南宋書》卷二三。

與知府帖

矰惶恐再拜知府侍郎徽學台座：拜違未一月，馳仰已窮。即日恭惟下車布政，台候萬福。矰以面奉聖訓，略至劉侯軍前，取道治境，拘文，故不敢拜謁。又事頗亟，不欲少駐。告借一知路人問徑道，或云須由四安、廣德而往，或云自長興有水路尤便。聞劉在太平，或在建康，惟欲取疾耳。矰所乘舫子稍大，遂至崇德，易一小舟而來。然復太小，欠伸不能。使府或有可至四安或長興者小舫子，

欲易以往，無之即已，不敢必也。咫尺，不獲少承誨益，愧悚之劇。舟次，姑布執事，不宣。玘惶恐再拜知府侍郎徽學台座。《寶真齋法書贊》卷二五。（以上郭齊校點）

任 點

任點，紹興元年爲樞貨務都茶場提轄官。見《宋會要輯稿》食貨三二之二四。

客茶所經州縣乞子細檢察奏

紹興元年四月

勘會客販茶經過去處，依法長引經州，短引經縣驗察，別無私販，許放行，不得過一日。訪聞州縣並不子細檢察，致客販之人夾帶私茶，走失課入。蓋緣未有約束斷罪推賞之文。欲乞今後客茶經過州縣檢察，如有透漏夾帶私茶去處，其當職官並計數依捕盜官透漏法科罪。如能檢察出私茶，即依命官親獲私茶格推賞。《宋會要輯稿》食貨三二之二四（第六冊第五三六九頁）。又見《宋會要輯稿補編》第七〇一頁。（郭齊校點）

錢 恂

錢恂（？——一二四六），杭州錢塘（今浙江杭州）人，景臻子。紹興五年爲光山軍承宣使，加帶御器械，遷樞密副都承旨。九年，爲德慶軍節度使、提點皇城司。遷太尉、提舉皇城司。十五年，加開府儀同三司。十六年正月卒。見《宋史》卷二四八《公主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八、一一二、一三二、一四九、一五四、一五五。

乞許展省先臣墓奏

紹興九年三月

先臣墳墓在鎮江府丹徒縣，去城不遠，欲望許候使回日，就便前去展省。《宋會要輯稿》禮三九之一（第二冊第一三六一頁）。（王曉波校點）

全宋文卷四〇一三

顏 爲

顏爲，吳縣（今江蘇蘇州）人。政和中舉進士，建炎中爲樞密幹辦官。紹興初知嚴州，條上便民事。三年坐失察罷職。五年二月坐前守嚴州犯自盜贓除名勒停。見《宋會要輯稿》儀制一〇之一九、方域一九之二三，《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四、六五、八六，乾隆《江南通志》卷一一九。

申明將來明堂大禮叙位奏

紹興元年七月

先係樞密院幹辦官，蒙改作計議官，叙位在太常博士之下。其雜壓令文太常博士叙官在通直郎之上，即係陞朝職事官。遇將來明堂大禮封叙，合行申明。《宋會要輯稿》儀制一〇之一九（第二冊第二〇一三頁）。

天慶觀鐘銘

是鐘改作，權比千鈞。扶世立教，用警晨昏。庶衆省念，由此聲聞。根塵以脫，入衆妙門。《嚴州金石錄》卷上。（以上黃錦君校點）

郭永錫

郭永錫，高宗時爲中侍大夫、宣州觀察使，幹辦秦魯國大長公主宅。見《宋會要輯稿》帝系八之二〇。

乞依蔭補條格補授大長公主孫文資奏

紹興元年五月

大長公主孫錢端英、端堦、端蟻并曾孫錢符，並各長立，乞依蔭補條格比附，並於文臣內安排。兼契勘大長公主孫已有合補授條格外，有曾孫欲乞比附孫男降等補授。大長公主女之子應天府進士王博，乞依蔭補條格，比附於文臣內安排。《宋會要輯稿》帝系八之二〇（第一冊第一七二頁）。（黃錦君校點）

柴 斌

柴斌，初爲統制官，紹興元年，爲閤門宣贊舍人、利州路第三將，知興州。五年，任武功大夫、榮州刺史、知洋州，都督府提舉親兵。尋以忠州團練使知金州，兼金、均、房三州安撫使。六年，詔兼營田使。十年，移知辰州，再移唐州。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三、五〇、八六、九一、九八、一三七。

金均房州保甲乞名保勝軍奏

紹興六年三月

契勘金、均、房州保甲緣其名翫習歲久，前鎮撫司稱呼作保勝。今來保勝稱呼又復日久，兼敵境待爲民夫，恐不足以威遠。權行措置，將三州逐縣保勝結成陣隊，分爲五軍。乞名爲保勝軍，以壯軍勢。《宋會要輯稿》兵二之四二（第七冊第六七九二頁）。

乞向洌再任奏

紹興六年七月

金州係緊要邊面，軍民事務全藉通判協力管幹。今通判向洌持己端廉，爲政練達。到任以來，措

置營田，贍養軍兵，刑獄無冤，錢糧不闕。見委本官專一措置營田，實倚倚仗，乞令再任。《宋會要輯稿》職官六〇之二九（第四冊第三七四七頁）。（以上郭齊校點）

朱 璞

朱璞，處州麗水（今浙江麗水）人。大觀三年登進士第，紹興元年通判紹興府。見《宋會要輯稿》食貨六八之一三八，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四。

紹興府賑濟乞丐事奏

紹興元年十二月

紹興府街市乞丐稍多，被旨令依去年例日下賑濟。今乞委都監抄割五廂界應管無依倚、流移病患之人，發入養濟院。仍差本府醫官二員看治，童行二名煎煮湯藥，照管粥食。將病患人拘籍，累及一千人已上，至來年三月一日死不及二分，給度牒一道；及五百人已上死不及二分，支錢五十貫；二百人已上死不及二分，支錢二十貫。並令童行分給。所有醫官醫治過病患人痊愈分數，比類支給。若滿一千人死不及一分，特與推恩。如有死亡之人，欲依去年例，委會稽山陰縣尉各於城外踏逐空閑官地埋葬。仍委逐官點檢，無令暴露。其養濟院及外處方到，未曾入院病患死亡之人，去年召到僧宗華收

歛，雇人擡擗出城掩瘞。令縣尉監視，置歷拘籍，每及百人，次第保明申朝廷，給降度牒。《宋會要輯稿》食貨六〇之八（第六冊第五八六八頁）。又見同書食貨六八之一三八（第七冊第六三二二頁）。（郭齊校點）

何守證

何守證，高宗時人，江西玉隆萬壽宮道士。

靈寶淨明新修九老神印伏魔秘法序

紹興元年九月〔二〕

三洞真經，列聖所寶，秘於上宮，約以科禁。自非天地一開，其文不出。有遇之者，皆金名玉字，夙著仙譜之人也。粵惟上清伏魔印章受鍊形神秘法，乃九老帝君龍漢劫初親得元尊之旨，下教學仙之士，實爲靈寶之樞要。歷古以來，成功證爲列真者未易詳述。昔高明大使許君受法於道君諶姆大仙，吏隱東晉，攝邪誅怪，標江呪水，以拯生民之災病。積功累德，而後舉全家於霄漢者。逮諸弟子繼踵仙去，雖嗣法者代不乏人，然文字傳習之久，例多謬誤，無以取證。炎宋中興，歲在作噩，六真降神於渝水，出示靈寶淨明秘法，化民以忠孝廉慎之教，乃命洞神仙卿爲訓導學者師。越二年秋八月，高明大使親歛臨于游帷故地，即今之江西玉隆萬壽宮也。於是肇建仙壇，名曰翼真，以延善知識。凡經

典疑難，悉聽扣問。時新學九老法弟子因以其書請益焉。果蒙真慈發明道要，說《氣鏡》、《神印》二篇，證諸闕誤。繼委門人悉以符呪訣法釐正之。書成以呈，真鑑賜可。又命何守證序，具重修之意，以久其傳。守證自愧肉質地行，聞見隘塞，有何補於宗教？然誤蒙真師收錄，充靈壇下弟子，今已三年矣，謹直序其事於篇首。顧唯龍沙已合，五陵之內，應地仙者八百人，而師出於豫章，此言載於方冊。今黃童白叟皆熟誦之，信不誣也。凡游於真師之門，得此法者，宜精進焉。時紹興辛亥歲重陽日謹序。《靈寶淨明新修九老神印伏魔秘法》卷首，正統道藏本。（郭齊校點）

〔二〕題下原署：「翼真壇副演教師何守證撰。」

衛 昂

衛昂，紹興初在世。

冲相寺趙彥達餞別石記

紹興元年六月

紹興改元辛亥歲六月十日，趙彥達以衛邦直如閬中，其弟師房挈家赴黔安，携具會別於此。昇閔

侍側。衛昂書。光緒《廣安州新志》卷三九，民國十六年重印本。（郭齊校點）

徐 度

徐度，字仲立，一字敦立，應天府穀熟（今河南商丘東南）人，處仁子。特賜進士出身，紹興元年爲右承奉郎。五年，除太府寺丞，改秘書省正字。八年，除校書郎，遷都官員外郎，吏部員外郎。十年，知台州，後移滁州。二十八年，爲江南東路提刑，進直秘閣，爲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守尚書左司郎中。三十二年，除戶部侍郎，改吏部，爲編類聖政所詳定官。尋除右文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隆興初知泉州。著有《國紀》六十五卷、《却掃編》三卷（存）。見《却掃編跋》（《却掃編》卷末），《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一之八、選舉三四之一一，《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六、一一八、一一九、一三一、一三四、一七九、一八四、一八五、一八七、一九六、一九八、二〇〇。

所復州縣乞慎擇吏奏

紹興九年八月

所復州縣遺民，久罹暴虐。如州之僚屬，縣之令佐，其所職業，最爲近民，尤當慎擇。其應格法人，更令長貳銓擇。《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三一。

編類建炎紹興詔旨事奏

紹興三十二年六月

近措置哀集建炎、紹興詔旨，令專一置局。竊見祖宗以來，遇修一朝勅令格式，差朝臣提領編敕，事已則罷。乞權行復置。今來係專一哀集太上皇帝一朝聖政，其所名取自朝廷指揮。一、刪定官以三員爲額，於行在職事官內差除。本身請給外，添支御厨第三等喫食一分。人吏以十一人爲額，通引官二人承發取會文字。一、今踏逐懷遠驛空閑，可時暫置司。一、舊敕令所印記今乞依舊關借，其應干合行事件，乞並依昨敕令所前後已得指揮施行。《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之四五（第三冊第二四九頁）。

乞搜訪勳臣實迹申朝廷奏

紹興三十二年十月

本所奉旨，接續修纂功勳忠義臣僚事跡。合要昨來慶曆、建中靖國編載未盡勳臣，及元祐、靖康、建炎以來建立功勳卓然顯著忠臣義士職位、姓名及所立功勳事蹟，逐一參考編纂。欲望許從本所移文諸路，專委監司遍下所部州軍搜訪。如有前項勳臣及忠義之家，許令子孫或近親供具職位、姓名、所立功勳實跡、見存干照，經所屬陳乞，本州保明錄白，繳申朝廷，下所參照施行。《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一之七一（第四冊第三二〇二頁）。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〇〇，《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二

三。

却掃編自序

予閒居吳興卞山之陽，曰呂家步，地僻且陋，旁無士子之廬，杜門終日，莫與晤言。間思平日聞見可紀者，輒書之，未幾盈編。不忍棄去，則離爲三卷。時方杜門却掃，因題曰《却掃編》。雖不足繼前人之述作，補史氏之闕遺，聊以備遺忘，示兒童焉。睢陽徐度。《却掃編》卷末，學津討原本。又見《鄭堂讀書記》卷五六。

重建經綸閣記

紹興二十五年二月

或謂君子之仕爲郡邑，既去而能使人思之不忘，在古或有，後世則難，而邑其尤也，何哉？古之爲邑，位均子男，南面聽事，生殺予奪，悉繇以出，而無有齟齬於其間，故得以行其志。後世爲邑，品秩卑而法令繁。品秩卑則選任輕，法令繁則牽制衆。以秩卑之吏而迫於繁令之拘，其治效之難成固宜。是或一理也，而未之思。夫君子惟無仕則已，仕則未嘗擇官焉。居是官也，則必事其事，就其力之所可爲而爲之。上可以裨於公，下可以及於民，安有難易之時云乎？惟怠者將以遂其偷，則常以不

得爲自解；誕者將以肆其夸，則常有所不屑也。胡不以聖人之事觀之乎？昔孔子初仕，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雕僞，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諸侯則焉。孔子固覆生人之器也，顧屈爲一邑而諄諄於教化如此，惟其無有不屑之心故歟？且迹夫聖人之所爲，其稽之當今之法令，皆明示勸獎而誘使爲之者也。故相國荆文王公慶曆中嘗以廷尉評事來爲鄆令，于時年甚小，氣甚銳而學甚富，其志意之所存遠矣。蕞爾一邑，固區區者，宜若無足以爲。而公初無不屑之心，日夜惟以爲民興利除害爲事。距今蓋一百九年矣，而其所興造之蹟尚班班可考，遺民子孫，常相與傳誦其事，指其蹟而懷思之。是非真知學夫聖人之爲，安能及此？宜邑人思之愈久而愈不忘也。初，公既沒，當元祐中，爲令者嘗因一人之思，即治所公昔燕休之地，作爲重屋，肖公之象而祠之，名曰經綸閣。中遭兵火，久廢弗復。紹興二十有四年，公之弟、校理府君諱安國之曾孫、右通直郎燁來莅茲邑。自以獲踵其先世故治爲榮，規規焉推前人之心以施於治，不敢少自怠弛。居無幾何，邑人安焉。相與言曰：「文公之德，邑人所不敢忘也。而公之諸孫復來治我，就使無意於民，猶當謹以事之，況其賢稱其家哉？惟是經綸之閣久廢未復，其何以示吾子孫而慰吾賢大夫之思？矧朝廷清明，郡政安靜，治新斯閣，今也其時。」乃鳩工聚材，而請于太守、貳卿王公。公方以儒術爲治，亦樂夫有助於教化也而許焉。閱七十日而告訖功，凡材甃磚坯葦竹之費，土木工人之直，一出於民之願輸，而官無所預焉。既而燁以書來告度曰：「閣之復也，非我實使之，民惟吾家相國之不忘，是不可以不有紀述也。子於我有連，其爲我書其事。」度辭謝不敢當，書再三返而請益勤，曰：「吾石具

已久，待子之文以刻。」乃爲叙邑人所以不忘者，且誌歲月焉。燁字子華，謹飭好學，能守其家法者也。紹興二十五年二月旦日。《延祐四明志》卷一九。又見乾道《四明圖經》卷九，天順《寧波郡志》卷一〇，嘉靖《寧波府志》卷一九，《四明文獻考》第一〇二、二四四頁，乾隆《鄞縣志》卷七。（以上郭齊校點）

李廷瓘

李廷瓘，邯鄲（今河北邯鄲）人，紹興間在世。

題吳道子天龍八部圖卷

紹興十五年九月

先君有博古之名，丙戌秋游相藍，于資聖閣後畫肆獲吳生胡部，纔一幅爾。水墨成之，細如絲、硬如鐵者，與此政相類，蓋不如此不足擅場也。紹興乙丑九月廿有二日，邯鄲李廷瓘。《清河書畫舫》卷四上。（向以鮮校點）

王 行

王行，建炎中爲從政郎、奉節縣令。又據《宋會要輯稿》選舉一九之二四，政和八年瀘州公試上舍生，考試官資州龍水縣尉王行坐試題有差漏放罷；《宋史》卷二〇二，王行著有《孝經同異》三卷。是否同一人，俟考。

山谷卧龍行記跋

建炎五年正月

涪翁以文學名世，書學徐浩而婉美。翁死三十年矣，今人見其翰墨及從之游者，莫不欣然景慕之。都運徽猷久從翁游，而文學翰墨皆造其妙。步趨之相若，模範之相承，譽望之相繼，輝映炳耀，卓乎其能肖也。後之人苟未知涪翁之賢，請觀于公可知矣；苟有未知公之賢，請觀于涪翁可知矣。建炎五年正月日，門生從政郎、夔州奉節縣令、主管勸農公事王行謹跋。《蜀中名勝記》卷二一。又見《全蜀藝文志》卷六四，同治《涪州志》卷一四。（李文澤校點）

翁挺

翁挺，字士特，自號五峰居士，建州崇安（今福建武夷山）人，彥約子。博學善屬文，政和中以季父彥國恩補官，調郴州宜章尉，權類編御筆所、禮制局檢討官。建炎初詔赴闕，所陳皆朝廷急務，授少府監丞。二年勒停除名，編管鄰州，遂不復出仕。有詩文集二十卷，李綱稱其文雄深雅健，淵源浩博。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七〇之七，《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一八，嘉靖《建寧府志》卷一八，《宋詩紀事》卷四〇，《宋元學案補遺》卷一。

張元幹輯先祖手澤跋

宣和六年八月

昔馬少游願爲郡掾吏，意在墳墓，笑伏波有大志。人志固不同也，至伏波在壺頭，乃始念其語，少游幾近本哉！仲宗諸父皆顯用于時，武部以久次求本郡，將行復留，士大夫一出而難返如此。賴仲宗及爲小官時，周旋荒遠，補所闕遺，了堂先生推言幹蠱之義，善矣。舉斯而言，吾家季父得奉使鄉部十年，歲時輒至山林，豈非私室之幸邪？宣和甲辰中秋，五峰翁挺謹題。《蘆川歸來集》卷一〇。

書陶淵明詩

陶淵明詩如向上祖師，所受用處無復餘事，有欲學之，非飽於參尋莫能到也。思道平生刻意於詩，晚所造詣乃如此。當有明眼人，以予言爲信。五峰翁挺士特書。《永樂大典》卷九〇一。

膠山竇乳泉記

建炎二年十一月

膠山在無錫縣東，去惠山四十里，由芙蓉塘西南拔起，平陸聯綿，迤邐高下十數，而後峙爲大陸。有泉出其下，曰爲竇乳泉，蓋昔人以其色與味命之。自梁天監時地爲佛廬，踞山北向，而泉出寺背。至唐咸通中，浮圖士諫改作今寺，依東峰，與惠山相望，則泉居左廡之南。水潦旱暵無所增損，隆冬祁寒不凝不涸，故其山雖不高，泉雖不深，而草木之澤、烟雲之氣，淑清秀潤，瀕洞發越，皆茲泉之所爲也。然而疏鑿之初，因陋就簡，決渠引溜，不究其源。閱歲既久，瓴甃弗治，滴乳滲漏，淪入土壤。建炎二年，余罷尚書郎，自建康歸閩，適聞本郡有寇，留滯浙河。因來避暑茲山，日酌泉以飲，病其湫隘，謂住山益公能撤而新之，當以金錢十萬助其費。益公雅有才智，且感余之意，以語其徒元淨、慶殊、父冲，三人者咸願出力。於是坎其山，入丈餘，得泉眼於嵌竇間，屏故壤，理缺甃，

而泉益清駛。乃琢金石於包山，爲之池，廣袤四尺，深三尺，以蓄泉，上結宇庇之，榜曰「蒙齋」。池之北瀉爲伏流五丈有奇，以出于庭。跨伏流，爲屋四楹，屬之廡，有扉啓閉之，榜曰「寶乳之門」。庭中始作大井再尋，疏其櫺檻，使衆汲，蓋數百千人之用常沛然而無窮。事既成，益公謂余曰：「寺有泉歷數百載，較其色味，與惠泉相去不能以寸，而名稱蔑然，公乃今發揮之，當遂遠聞。信物之顯晦，亦有待乎？」余笑曰：「水之品題盛於唐，而惠泉居天下第二，人至于今莫敢易其說，非以經陸子所目故耶？自承平來，茗飲逾侈，惠山適當道傍，聲利怵迫之徒往來臨之，又以餅罍甕盎挈餉千里，諸公貴人之家至以沃盥焉。泉之德至此益貶矣。今膠山所出，岡阜接而脉理通，固宜爲之流亞，獨恨余邁往之迹、介潔之名，非陸子不能與之爲重。然山去郭一舍，蹊逖阻而涇流陋，邑居者欲遊，或累歲不能至，況過客哉！比之君子，惠泉若進爲於時，故雖清而欲浼；寶乳類夫遠世俗而自藏者，將愈僻而無悶。以彼易此，泉必難之，而公顯晦有待，特以爲言，亦期之淺矣。」益公亦笑曰：「有是哉！請著之泉上，使遊二山之間者有感於斯焉。」遂書以授之。歲戊申冬十有一月癸丑。《無錫縣志》

卷四中，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見弘治《無錫縣志》卷三二，《名山勝概記》卷一二，康熙《無錫縣志》卷三八，

《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七二二，《常郡八邑藝文志》卷二。（以上李文澤校點）

周 淵

周淵，吉水（今江西吉水）人，中大夫周諤之子。紹興元年官從事郎。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七之六五。

父諤入元祐黨籍未霑聖澤奏

紹興元年八月

父諤元豐中上言，乞修京城。神祖籍寄姓名，欲加擢用。而蔡京以父諤爲范純仁之甥，王覲之婿，陳瓘妻兄，遂同入元祐黨籍，未霑聖澤。《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七之六五（第五冊第四一六五頁）。（沈治宏校點）

鄭 卬

鄭卬，紹興間福州長樂（今福建長樂）人。

杜工部詩序

紹興元年五月

讀少陵詩，如馳驚晉楚之郊，以言其高，則鄧林千巖，梗楠杞梓，扶疏摩雲；以言其深，則溟波萬頃，蛟龍鼉鼉，徜徉排空。拭眚極目，方且心駭神悸，莫知所以。若其甄別名狀，實難爲功。韓退之推其光焰萬丈長，殆謂是矣。國家追復祖宗成憲，學者以聲律相飭，少陵矩範，尤爲時尚。於其淹貫群書，比類賦象，渾涵天成，奇文險句，厭人目力，讀者未始不以搜尋訓切爲病。印近因與二三友質問，爰就隱奧處著爲音義。至於人物地理、古今傳志，咸極討論，施之新學，不亦可乎！時紹興改元歲次辛亥長至後五日，長樂鄭印序。《分門集注杜工部詩》。

跋杜子美詩

余讀李元賓補遺傳及韓退之題杜工部墳詩，皆自《摭遺》所載，疑非二公所作。然大曆、元和，時之相去，猶未爲遠，不當與本集抵牾若是，大抵後之好事者託而爲之也。嘗考子美以大曆五年四月，臧玠殺崔瓘，由是避地入衡州，至耒陽，遊嶽祠。以大水，涉旬不得食。耒陽聶令具舟迎之，水漲，遂泊方田驛，子美以詩謝之。繼而沿湘流，將適漢陽，暮秋歸秦，有詩別湖南幕府親友。豈以夏

而溺死未陽，復有此作？蓋其卒在潭岳間秋冬之際。元微之誌銘，亦略見本末。作史者惑於《摭遺》之說，遂有牛炙白酒一宿卒之語，信史之誤，余不可以不辨。長樂鄭印跋。《分門集注杜工部詩》。（以上王曉波校點）

鄭載仲

鄭載仲，生平不詳。所撰《賀朱丞相啓》所叙乃紹興二年九月朱勝非再拜右僕射事，則知鄭爲南宋初人。又啓云「某逖守郡符」，則時爲某州知州。

賀朱丞相啓

聿膺大策，進拜元台，慶本朝之得人，想中興之有日。傳聞四海，驩喜一新。恭惟某官覺在民先，行爲世表，罄忠嘉而許國，懋勳業以格天。大纛高牙，暫寄九江之屏翰；繡裳赤舄，遄司大化之鈞衡。出入係皇圖之重輕，猷爲實蒼生之惟命。幹旋大柄，熙然春天下之秋；恢復中原，廓爾泰邦家之否。行其素蘊，副此具瞻。某逖守郡符，阻趨台鼎，永言欣頌，實倍等倫。《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王曉波校點）

鄭伯肅

鄭伯肅，字恭老，蘇州吳縣（今江蘇蘇州）人，絳子。宣和三年進士，紹興五年知常州，歷吉州、湖州，均有惠政。見《吳中人物志》卷五，《宋詩紀事補遺》卷三六。

跋定武蘭亭帖

米南宮謂《蘭亭叙》爲行書第一，黃太史謂《蘭亭叙》摹寫或失之肥瘦，要當以心會其妙處。二公之論，古今無以加也。世所貴者定武本，此定武本之最善者。鄭伯肅恭老。《蘭亭考》卷七。（王曉波校點）

全宋文卷四〇一四

鄧 肅 一

鄧肅（一〇九一——一一三二），字志宏，號枿欄，南劍州沙縣（今福建沙縣）人。少聰敏，遊鄉校，屢魁多士。時李綱謫沙縣，爲忘年交。宣和中舉進士落第，乃補太學生。時東南貢花石綱，民甚苦之，肅作《花石詩》十一章以諷，被逐出學，送歸本貫，由是名震一時。欽宗即位，以承務郎召對，授鴻臚寺主簿。金兵攻開封，被命押釋道經版入敵營，留五十日乃脫身。不食僞楚粟，奔赴南京，除左正言。請分三等定受僞楚官者之罪，攻叛臣不遺餘力，執政恨之切齒。會李綱罷，抗章挽留，執政怒，遂送吏部，罷歸家居。紹興二年，盜發順昌，奉親避地福州，病卒，年四十二。著有《枿欄先生文集》。見鄧柞《枿欄先生墓表》（萬曆本《枿欄集》附錄），《宋史》卷三七五有傳。

《枿欄先生文集》（簡稱《枿欄集》）二十五卷（或謂三十卷），宋有乾道本、淳祐重刻本，皆已不存。今傳以明正德十四年羅珊刻本二十五卷爲最古。萬曆時鄧崇純又將其改編爲十二卷。本書所收，即以正德本爲底本，底本漫漶處，則以弘光重修萬曆本填補，不出校。原本有文十四卷，今輯得佚文二篇，釐爲五卷。

進花石詩狀

太學生臣鄧肅。右，臣竊見東南所進花木怪石無甚異者，又不能無費。臣今有策，欲取天下奇絕之觀畢置皇帝陛下圃中，比之今日所貢者固萬萬勝之，較之今日之費則無萬分之一。臣已撰成文字一軸，伏望宣索。《栟櫚集》卷一。

辭免除左正言劄子

建炎元年五月

建炎元年五月二十日，準當月初八日劄子，奉聖旨除臣左正言。聞命震驚，罔知所措。竊以國家多難，無如今日。北虜方熾，二聖未迴，奸佞在朝，盜賊滿野。若獻可替否之臣挾私心，有誤聖聽，則天下之患，有不可盡言者。顧臣何人，敢與茲選？臣雖不食僞祿，有死無二，然比之犬馬，僅可無愧而已；求其所以過於犬馬者，臣實無有。若置之言路，恐非所宜。伏望聖慈追還成命，以安愚分。臣除已迺邇前去聽候指揮外，謹錄奏聞。謹奏。《栟櫚集》卷一二。

乞賜假十餘日治病劄子

建炎元年七月

臣自供職以後，伏暑傷冷，且汗且下，日加一日，狀至危急。終未能一望冕旒，以吐胸中之所欲奏者。然臣貪冒聖時，有死無二，終不忍巧爲身謀，矯情求去。但慮臺諫之職，天子耳目之官也，不可一日無人，豈容不才之人，藉此以養病乎？臣今幸得國子監待問堂，粗可安身。臣欲望聖慈賜臣假十餘日，就此將治。此身萬一未先朝露，當粉身碎骨，求所以爲君父之報，端不敢在衆人之後也。臣不勝瞻天望聖哀祈之至。取進止。《栟櫚集》卷一一。

乞立賞功司劄子

臣嘗備員鴻臚主簿，因虜人須道釋板籍，以職出拘於敵中凡五十日，虜人之情，已備知之。自粘罕以下，至於步卒，分朝廷所賜之絹，人得五十有五疋。計朝廷所出之數，以千萬爲率，則盡虜人之數，不過十六萬有餘而已。況有陣亡者，有疾病者，有以事還虜者，有隨軍以供戰具者，其得絹亦與粘罕等。以諸色人所占之數，當與戰卒中分，則虜人正兵固不過八萬耳。因得朝廷所與綾錦等，虜人謂之表段，當時分俵，其數雖同，其物不等。金人得錦，勃海得綾，契丹得絹織之類，而九州所得者

雜色而已。一日，忿然欲起相攻，攻則虜兵之心亦不齊矣。忽一日，有虜人遇臣，泣下，臣問之，對曰：「某兄弟三人，荷戈而來，伯亡於真定，季亡於京城。今聞元帥之兵大集，而南方兵馬動連數州，某豈復得見鄉曲耶？」臣初不信其語，及見虜中士夫道釋各有餉飯之人，其惶恐之語，皆如臣所聞，則虜兵亦何嘗不怯也？夫虜兵之數既不甚多，又加之以其心離，其氣怯，倘合天下之力以攻之，若無足畏者。然虜兵未嘗少挫，而中國之勢陵遲至此，其故何也？蓋虜無他長，惟信賞必罰，不假文字，故人各用命，不以死爲畏耳。朝廷則不然，有同時立功而功又相等者，或以轉數官，或尚爲布衣，輕重上下，正在吏人之手。賞既不明，人誰自勸？此正朝廷之大病也。臣愚欲望聖慈專立賞功一司，用重祿法，使凡立功者人人自陳。若功狀已明，輒踰旬日而不得告者，有所立之功同而賞有輕重者，有立功之時等而賞有後先者，並重置之法，常赦不原。又專委臺諫官二員提點其事，若臺諫不知覺察，亦置之法。如是，則寸功無不錄矣。夫寸功畢錄，人孰不樂赴功名之會乎？若天下人人有樂赴功名之心，而使之攻八萬已驕之虜，則社稷生靈又何患哉？惟陛下留神。取進止。《栟櫚集》卷一二。

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八八，《大學衍義補》卷一四〇，《宋史》卷三七五《鄧肅傳》，《南宋書》卷二一，《南宋文錄錄》卷四。

乞立叛臣罪格劄子

臣聞有同腹心之臣，然後可與同患難；有可與同患難之臣，雖患難之來，無足慮也。孝慈淵聖皇帝恭儉之德，可追湯禹，一旦奇禍起於不測，正爲無同腹心之臣耳。聖駕既出，無一人以蒙塵爲念者。邀上皇則宮臣奉之，邀太子則詹事奉之，皇后、諸王惟其所欲。是舉朝之臣，爭用私心，捐上皇本支，以保其私家耳。嗚呼痛哉！古未聞也！及僞楚一立，則爭拜其庭，略無難色。有願爲事務官者，以講僞帝之禮；有願爲奉使者，以結天下之心；有閑爲宮觀而下爲庶官者，皆彈冠而起，爭爲禁從。甚者至有居宰執，持樞柄，傳呼道路，洋洋得志。其下下無能者，又竭奸諛之心，有名犯邦昌，即請於朝以改之。舉國委然知有僞楚而已，倘言聖朝，往往竊笑。嗚呼！淵聖皇帝其無腹心之臣如此，烏能保天下哉？不在圍城之中者，不能盡知，往往爲奸人游說，似是而非，以惑其聽。凡在城內者，又各食僞祿，以污其身，故無肯爲陛下盡言者。遂致陛下雖念二聖之未迴，而惡叛臣之賣國，稍正典刑，以立朝綱，終未足以慰天下之望，而快二聖之怒也。淵聖臨行，以批諭徐秉哲，託市少物以爲路費，遂簽御諱，如與平交，其意豈在物耶？正爲行計已迫，欲速相救援耳。豈意舉朝叛臣，他腸有在，坐視君父，如棄路人。陛下若不正其罪，無乃辜二聖乎？臣竊惟去年治王黼、蔡京等罪，不肯果決，費臺諫一年之力，遂致邊事有失防閑。臣愚欲乞先立罪格，然後按籍定刑，使凡有司者皆不得

以容私焉，則一按而定，可以絕後患矣。諸侍從官而僞爲執政者，諸庶官及宮觀而起爲侍從者，與撰《勸進文》、獻《赦書》者，事務官與因張邦昌改名者，是皆已不復知有宋德矣，臣請定爲叛臣之上。諸執政、侍從、臺諫曾稱臣於僞楚，及拜於庭下者，及願爲奉使與庶官升擢差遣者，是皆臣服僞楚矣，臣請定爲叛臣之次。叛臣之上，乞置於嶺外；叛臣之次，乞遠小處編管，仍乞帶叛臣名目。若夫卿監以下庶官也，朝廷初不以國士待之，亦安得以國士責之？若未嘗升擢及如前所論二等之罪，惟戴僞楚，供職不廢，以苟祿食而已，臣乞赦之，然亦乞籍定姓名，從此不復用爲臺諫、侍從矣，蓋其惡無立也。若用此法，則一網而盡，不惟上可以報二聖之德，亦所以破天下奸雄之膽也。使舉朝之臣略無奸雄，則人人可與同腹心矣。「予有臣三千而一心」，此武王之所以勝紂也，況以天下之大而平一隅乎？惟陛下察之。取進止。《栢欄集》卷一二。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八三。

乞正耿南仲父子典刑劄子

臣竊聞人臣之事君，有毫髮之私，必有欺君之罪；人君之治天下，有毫髮之私，必失天下之心。恭惟陛下聰明睿智，卓絕今古，固非臣愚所能窺測；然謂之無毫髮之私，則非臣愚所能知也。臣竊見陛下臨御以來，首取前日奸臣請和誤國者如李邦彥、白時中、吳敏等投之遠方，以禦魑魅，天下壯士聞之鼓舞，以爲中興必矣。然自靖康以來，有專主和者耿南仲與其子延禧是也。閨門之內，同惡相

濟，沮渡河萬全之戰，遏勤王已到之兵，今日割三鎮，明日截兩河〔二〕，自謂和議可必無患，凡戰守之具，若無事於切切然者。孝慈淵聖皇帝亦以東宮耆舊之故，信如蓍龜，敷奏之語，蓋未嘗不從也。又虜人借和用兵，勢不可遏，南仲誤國狀已敗露，淵聖亦不得以私之，遂遣南仲出使，使之自當。南仲偶脫萬死，以其子延禧之故，遂得從陛下左右。竊聞陛下欲進大兵以援京城，又爲南仲父子所諫，以爲和議已成，不可輒壞。是則南仲父子主和誤國，豈不過於李邦彥等乎？此陛下親見而熟講之矣，又不待臣愚再三之瀆也。然南仲尚爲兩府，以宮觀居閑；延禧尚爲兩制，以名邦自奉。雖南仲自擇，不過如此。陛下何正邦彥等罪如彼其審，何容南仲等惡如此其恕？豈非以南仲父子於艱難之際從陛下日久耶？且天子，父也；群臣，子也。舉天下之臣皆陛下之子，豈復更有親疏之間乎？淵聖不忍輒棄南仲，故有今日之悔；陛下之與南仲，又何有焉？若復容之，臣恐天下得以私心議陛下也。且南仲腐儒，延禧孤陋，進退出處，本不足論，臣今切切不已，正爲陛下惜耳。伏望明正典刑，與李邦彥、白時中、吳敏等，以示天下之公。取進止。《栟櫚集》卷一一。又見《宋史》卷三七五《鄧肅傳》，《右編》卷一七。

〔二〕兩：原作「黃」，據《宋史》改。

陳叛臣姓名劄子

建炎元年七月

臣今月初六日，以本職上殿論前日叛臣爭事僞楚，大小輕重，亦自不等，欲乞先立罪格，一定於此，然後按僞楚之籍，取叛臣姓名就格斷之，庶幾君臣之間，皆不得以容私，一網而盡，不廢朝廷之力逐。臣不敢瑣瑣具當時叛臣姓名敷奏，惟先立二格而已。伏蒙陛下謂臣在圍城之中，固知姓名，令臣具奏。臣謹取臣所撰二格，以按叛臣之罪，爲陛下盡陳之。臣所論叛臣之惡者，其惡有五：一曰諸侍從而爲僞執政者，王時雍、徐秉哲、吳玠、莫儔、呂好問、李回是也。時雍等今已賜罪，獨好問平日端謹，不墜家聲，一旦與王時雍處事僞楚朝，臣爲好問痛惜之。然當時士人或謂好問有反正之志，所以維持王室者不無力焉。臣考於名教，觀其蹤跡，有大不然者。始爲奉冊使，俄爲門下侍郎，雖三尺之童，已皆知其叛矣。今陛下擢於僞命之中，置之二府，是以叛臣而爲股肱之任也。其二曰諸庶官及宮觀而起爲侍從者，如司農卿胡偁、太府卿朱宗之爲侍郎，大理卿周懿文之爲大尹，盧襄、李擢、范宗尹等皆起於宮觀以爲禁從，是也。胡偁、周懿文等今在桎梏，固不足論，請論其餘者。且金人破城自南壁始，李擢、盧襄實提舉其事，日聚群小浩歌城上，虜已室壕，恬然不顧。破吾京城，實二人也。及僞楚一立，則由責籍宮觀之中，復居近侍之職，其不臣之迹已彰彰矣。范宗尹昔嘗於宣和廷對，揣王黼之志，數蔡京之罪，其於梁師成、童貫等略無一語及之，奸雄可知矣。靖康之初，遂竊虛

名，以居臺諫。當官則以奴僕事耿南仲，以求禁從；城破則以妾婦事范瓊，以資口腹。及僞楚一立，則起於宮觀，以爲諫議，殆不知所諫者孝耶？忠耶？叛逆之事耶？邦昌據寶位，犯宮嬪，罪已顯著，今其腹心之臣尚可用乎？其三曰撰《勸進文》與獻《赦書》是也。且《赦書》之惡，不減《勸進》，其詞云「有堯舜之揖讓，無湯武之干戈」，不惟不忠之語可駭天下，至於廟諱，便不復顧，雖犬馬有所不爲。朝廷取撰《勸進》之文者投之嶺外，而以撰《赦書》者止令分司，是不知亦何私於顏博文哉？其四曰事務官者。金人已有立僞楚之語，朝士集議，恐不能如禮，遂至結十友作事務官，講論冊命之儀，搜求供奉之物，悉心竭力，無所不至，使邦昌安然得陽揖遜，北面而拜者三，南面而拜者二，揮涕就位，以事美觀，皆事務官之力也。且陛下登九五之位，天下欣躍，如獲再生，朝廷不聞有先時而爲事務官者。及僞楚之立，而十友紛然，如水就下，此其情尤可惡也。然當時詭秘姓名，人不盡知，今乞詢元提舉官呂好問，則十人之迹無所逃矣。其五曰因張邦昌改名是也。何昌言先奏於僞楚之廷，乞改爲「善言」。其弟昌辰遂請於部，改爲「知辰」，惡犯「昌」字也。且當時顏博文之爲《赦文》，更不顧廟諱，而昌言、昌辰切切然惟恐犯張邦昌之諱如此，是時群臣不知果有宋德耶？果無宋德耶？論至於此，臣但泣血而已。已上數等，臣乞定爲叛臣之上，置之嶺外。所謂叛臣之次，其惡有二：其一曰諸執政、侍從、臺諫稱臣於僞楚，及拜於庭下者是也。所謂執政者，如馮獬是也，從駕而出，脫身而還，尚忍行平日從駕之路，入平日朝謁之庭，伏拜他人，便爲君父。此不知果何等用心也？所謂侍從者，其餘已行遣矣，獨有李會尚爲中書舍人。陋儒無知，平昔碌碌，此固不足論也。然

在淵聖朝既爲從官，在僞楚朝又爲從官，今復因循不失舊物，是事陛下如事僞楚，事僞楚如事淵聖，略無彼此之間矣。陛下雖尚容之，未正典刑，不知李會何施面目，尚敢持橐以行於天日之下乎？李會平日嘗與范宗尹對語曰：「邦昌實無罪，而陛下責之爲非。」切切然爲其僞主游說如此，信乎桀之犬可使吠堯也。所謂臺諫官者，洪芻、黎確等及舉臺之臣是也。當時臺中有爲金人根括，而被杖者四人，以病得免，其餘無不在僞楚之庭矣。且臺諫者，天子耳目之官也，虜騎迫城，尚持講和之論，聖駕將出，曾無一言之戒。天作奇禍，則倉黃失措，遂居他人之庭，復處臺諫之職，所謂節義廉恥，果安在哉？今日尚有不變舊職者，不知其所立如此，又何以論他人之過耶？其二曰以庶官而升擢差遣是也。然此不可勝數，自僞楚以後謂之權官，而被僞命劄子者皆是也。臺省、寺監、學校、勅局，無所不有，乞專委留守司按籍取之，則無有遺者。其三曰願爲奉使是也。黎確之使趙野，李健、陳戩之使翁彥國，擁黃旗，持僞告，左右僕從，皆受僞恩。馬上洋洋，自號奉使，力說勤王之師，以爲邦昌久居之計。故邦昌曉諭曰：「候勤王師退，然後開門。」蓋恃有一二奉使耳。借使一二奉使能巧爲辭說，以惑今日之聽，臣當問之曰：「邦昌何爲者，豈有朝士乃甘心爲之奴僕乎？旗色用黃，賞人用告，皆若所携矣，此又何自而得之哉？」已上數等，臣乞立爲叛臣之次，於遠小處編管。若夫庶官在位，供職不廢，但竊祿食，臣乞赦其罪而錄其名，蓋焉能爲有，焉能爲無，既不足責，亦不可用，但置之而已。臣竊觀近世士大夫所論，以謂僞楚之事，爲金人迫脅，無足罪者。臣以謂蘇軾誠喜李白，謂白從永王璘也，當由迫脅，終以李白爲豪傑之士。殊不知迫脅而從，不過畏死耳，豈有豪傑之士畏死而亡

義乎？況臺諫以上，朝廷以國士待之；待之以國士，而報之以衆人，此果何等人哉？雖才如李白，亦當賜罪，況皆凡下奴才，無足取者！伏望聖慈特賜剛斷，無惑群聽，腹心之患既除，則邊鄙之虞可以消矣。惟陛下聰察。取進止。《栟櫚集》卷一二。又見《三朝北盟會編》卷二一，《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宋史》卷三七五《鄧肅傳》，《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八三，嘉靖《延平州志》卷一六，同治《沙縣志》卷一七，《續資治通鑑》卷九九。

乞正內臣陳良弼典刑劄子

臣近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送臣僚所論二章付門下後省，其一章論臺諫之職不可觀望，其二章論宦官之盛不可不戒。臣竊鼓舞，以爲中興之盛，正在此也。恭惟陛下臨御以來，所用黃門，比之上皇僅百之一，比之淵聖僅十之一，是陛下於此司，蓋未嘗不戒也。然小人無知，尚有敢循舊轍者。陛下既責臣以言，臣敢默默乎？臣於初十日侍班殿下，有肩輿而至橫門者，群臣吐舌，莫敢誰何。嘗試遣人詢之，曰內臣陳良弼也。臣竊謂百官下馬外門，徒步而入，雖雨作泥深，滅足沒跗，未嘗敢以爲勞，蓋君臣之分不敢廢也。良弼何人，敢爾驕傲？雖宣和以前，宦官最盛，不聞童貫、梁師成等敢用肩輿輒入橫門者。今良弼之寵，方之童貫等，無萬分之一，便敢輕視朝廷，失禮如此，傳之天下，有損聖德，臣竊痛之。或曰：良弼病矣，不能徒步。臣以爲不然。豈有不能徒步於橫門之外，而能徒步

於橫門之內者乎？又曰：汴河久涸，運漕不至，良弼一出，則黃流瀾漫，一時之功，不可闕也。臣又以爲不然。若恃微功，便忘分義，則趙普之流當乘肩輿以登太祖之庭矣。或者又曰：恐得聖旨，然後敢爾。臣又對之曰：此決無是禮也。朝廷之儀定於太祖，陛下孝德，上追虞舜，豈忍以一黃門之故，輕變祖宗之法乎？臣愚伏望聖慈明正典刑，以示懲戒，不惟消患於未然，亦所以弭天下之謗也。惟陛下留神。取進止。《栟櫚集》卷一二。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九三，同治《沙縣志》卷一七。

再乞正耿南仲父子典刑劄子

臣於今月初六日，上殿論耿南仲與其子延禧主和之過，與李邦彥、白時中、吳敏等，乞陛下明正典刑。陛下以謂耿南仲真誤國者，今越八日，未蒙行遣，臣竊惑之，謹再爲陛下敷奏，曾不知其爲再三之瀆也。臣嘗面奉孝慈淵聖皇帝面諭，曰：「耿南仲嘗薦汝矣。」臣明日亦以門生之禮謁南仲於府第。今此待罪諫省，亦何忍獨論南仲父子之過耶？然君父之德，天下之公也；恩門之德，一己之私也，臣亦安得以一己之私，而忘天下之公乎？重念四五月間，畏日流金，雖庸夫販婦，亦以行色爲難，而使兩朝君父登小車，涉險途，作止飲食悉付他人之手，親王貴族且數百人，一旦蕩然，皆在沙漠數千里之外。使道路聞之，皆爲泣血，此何自而然哉？主和誤國，墮虜計中，正在耿南仲父子耳。且臣之君父爲南仲所誤如此，義不戴天，豈容默然？陛下若念南仲父子嘗在艱難之中，久從行在，未

忍賜罪，則臣之言爲失矣。臣待罪諫省，敷奏有失，臣之罪也，夫何面目尚稱諫臣？雖微臣進退不足以爲朝廷重輕，然小臣之節，則不可以不立也。臣視此命輕於螻蟻，臣守此節重於丘山，惟陛下察之。取進止。《栢欄集》卷一二。

乞以買拆洗女童官吏重置之法劄子

十四日拜賜緋，勅二十一日上殿。臣嘗觀德宗之在奉天，有唐社稷不斷如綫，一旦稍定，遂訪裏頭宮人，陸贄切諫，猶不能止。此唐室所以衰也。恭惟陛下臨御以來，惟知修德，前日宮嬪來赴行在，猶有却之者，方諸德宗，固已相萬。其不邇聲色，蓋出於天性，自成湯以後，一人而已，宋德亦安得而不興乎？然陛下出命，嘗本乎恭儉之德；而奉命以出者，或變而爲奢侈之事。竊恐傳之四海，人或不知，反以德宗議陛下，而不知陛下實成湯也。臣職在諫省，敢不盡言！前日御藥院奉聖旨下開封府買拆洗女童，不計數。且拆洗云者，豈必姝麗耶？竊知聖意將服澣濯之衣矣，不計數云者，豈必多求耶？竊知聖意以謂有人則置，無人則已，初不以定數爲限也。此盛德之事，卓絕今古，豈易擬議哉！然奉行之臣，不體睿意，日差人吏，遍走京城，凡見女童，舉封其臂，間有脫者，其行賂已不貲矣。搜求之甚，過於攘奪；愁怨之聲，比屋相聞。嗚呼！尹開封府者，與領御藥院者，亦何累吾聖天子如是甚哉？今日外有方熾之虜，伺吾之間，以肆寇攘；內有僞楚之黨，幸吾之失，以快私忿。陛下

安可以纖毫疑似之迹，墮賊計中乎？臣愚欲乞速下三省，取開封府、御藥院官吏重置之法，仍降明詔以榜東京，且言陛下所以買拆洗之意，不爲姝麗，有不計數之語，不爲多求，凡女童之封臂者悉縱之。則陛下恭儉之德，上追成湯，豈獨左右臣僚得以獨聞乎？當使京師之人無不知者。仍乞亦榜行在，以弭自京師來者紛紛之謗。且京師天下之本也，京師之人安，則天下之人舉安；天下之人舉安，則社稷、宗廟豈有不安者乎？惟陛下早圖之。《栟櫚集》卷一二。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九五。

乞免京畿秋租劄子

臣竊謂天下之大，取諸一身足矣。邊鄙有寇，若病在四肢；民心有失，若病在元氣。凡四肢之有疾，未有不自元氣之乏者。今欲治邊鄙，豈可輕失民心乎？又況京畿近地，所賴民力爲切，此尤不可失者也。去年虜寇猖獗，再干我師，京畿近地，悉爲戰場，十口之家，九遭屠戮，間有脫者，亦僅留餘息耳。陛下已登九五之位，逃民欣然，如獲再生，然後老弱相扶，稍有歸者。然昔日所居，蕩爲煨燼，田野之間，骸骨相枕，豈有餘力復爲耕耨之事乎？今也京畿漕司尚循舊例，日促秋租，以爲歲計。甚矣，謀臣之誤國也！昔者周公之相成王，必陳王業，其詩云：「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蓋以謂于耜、舉趾，儻失其時，則歲無秋矣。且周正建子，于耜、舉趾之時，在今爲正、二月之間也。今日虜騎四月方遁，不知正、二月間，京畿之民何在哉？于耜、舉趾既失其時，今取其租，曾不

少恕，民將如何？天不能雨，鬼不能輸，臣知百姓將復遁矣。若使京畿之民其心已失，譬之元氣已不復陽，四肢有病，其能愈乎？此正醫國者所當慮也。惟陛下審察之。《栟櫚集》卷一一。

百官託故去官者乞削仕版劄子

臣伏觀近日聖詔，戒勅百官，使各恭乃職。臣竊欣幸，以爲中興之道，正在此也。然官吏之未去者，固有戀主之心，雖非聖詔，彼已不遁。官吏之既去者，已不知有君矣，雖有聖詔，獨奈何哉？臣請爲陛下盡陳之。僞楚僭號，百官安之，曾無一人敢違僞楚者。陛下已登九五之位，而官吏懼罪，各爲去計，此其情尤可罪也。留守謁告既不經朝廷，閤門放見又不拜君父，一旦得舟而濟，往往自相慶賀，問其故，則有以省墳爲辭者，有以省親爲念者，有以生事爲憂者。爲百官之計則善矣，爲朝廷之計則如之何？且時適艱難，虜人未滅，陛下方事巡幸，未能歸謁宗廟，而百官先欲省墳；上皇北狩，今尚未還，陛下雖念定省之勤，且不能致，而百官先欲省親；汴都九重，如天造地設，鑾輿行幸，猶未暇顧，而百官先以生事爲憂。嗚呼，事君如此，果何等人也！比之犬馬，猶有慙德。然朝廷常以冗官爲慮矣，又常以兵食爲憂矣。若按在職官吏托故而去者盡削仕版，而取其所食之祿，以給禁衛，蓋兩得也。若夫五月初一日已前先假指揮徑走江湖間者，其情罪又過於衆人數等，欲乞追赴行在，付之有司，大正典刑，以聳天下。竊聞太平興國間寶州錄事參軍孟巒避官不之任，詣闕自陳，太宗皇帝怒

甚，杖鬻二十，流之海島。此當時官吏所以無敢擇官者。今日士夫擇官求便，比比皆是也，祖宗已有定法，陛下可不適追乎？取進止。《栟櫚集》卷一二。

乞勿用周武仲劄子

臣聞三省近奉聖旨，催已召人星夜前來，內有周武仲者，臣竊惑之，不知陛下以武仲爲忠乎？以武仲爲才乎？宣和之末，金寇已在雲中，朝廷應副，不勝其弊，又有免夫錢之類，天下騷動。既罷譚稹，復帥童貫，王黼、梁師成等猶敢泰然肆爲欺罔，奪供軍之物以資應奉。武仲時爲御史中丞，觀望王黼，不敢輒出一語。上皇深察其奸，以謂當時之弊，有布衣敢言，而臺諫無一言者，遂舉臺逐之。不一月間，既罷王黼。然則武仲之不忠，固可知矣。初結金人之禍，雖始於趙良嗣，然盧溝之會，兩軍莫測，鉦鼓一作，南北盡奔。王黼再遣趙良嗣與周武仲從而議定，遂以營平付金人取之。營平既爲金人所據，則下瞰全燕矣。全燕既破，虜遂長驅，此前日之禍所以酷也。然則武仲之不才，又可知也。朝廷痛此，固嘗一正典刑矣。主其謀者王黼，前年殺之；爲之使者趙良嗣，去年殺之。若周武仲者，則力奉王黼之命，共持良嗣之節，其罪無以異於二人者，縱使勿殺，亦云厚矣，其可復使之禁闔，以誤國事乎？《易》於《師卦》嘗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今陛下正用《師》而開國之時也，小人其可用耶？惟陛下察之。取進止。《栟櫚集》卷一二。

乞采李綱一日之長劄子

建炎元年八月〔二〕

臣嘗觀宣和司諫高伯振，觀望王黼，不敢誰何。每出傳呼諫官，道路之人皆得慢罵之。靖康諫議洪芻，阿附耿南仲，不恤國難。一日過朱雀門，群小擁其馬以數之曰：「國步如此，爾所諫者何事？」彼二人者，方其巧爲身謀，以竊禁從，往往自以爲得計，殊不知欺君之罪重於欺天，故伯振死於白刃，而洪芻流於海島，皆天有以罰之也。臣誤蒙三朝之知，實緣論事。宣和之末，嘗進乞罷花石詩，群臣欲置於死地，上皇赦之，仍欲召對。靖康之初，賜對便殿，力詆權臣，當時指以爲狂，而淵聖容之，尚置於寺監。今年不食楚粟，飢餓殆不能行，萬死一生，奔赴行在，陛下即擢於言路。初望天顏，遽論宰執，必待其去，臣言乃已。當時士夫謂臣必踵張所、吳給之轍矣，而陛下賜臣以五品之服，且褒以聖語，謂臣論事正當，甚可取。顧臣何人，上蒙聖眷如此，雖瀝臣之血而膾臣之肝，不足以謝天地之德也。然臣之職則諫臣也，若陛下曰然，而臣亦曰然，若陛下曰否，而臣亦曰否，是奉天子者也，非諫天子者也。雖聖德眷遇，未即賜罪，然臣獨不愧於心乎？獨不愧於天地神明乎？今雖可免，異日將如何哉？不爲高伯振，即爲洪芻矣。此臣愚所以日夕惶恐而未知死所也。竊惟人主之職，在論一相。陛下初登九五之位，召李綱於貶所，而任以鈞衡，其待之非不專，而禮之非不厚。然李綱學雖正而術疏，謀雖深而機淺，固不足以上副眷注之誠矣。惟陛下嘗顧臣曰：「李綱真以身徇國者。」

今日罷之，而責詞甚嚴，此臣所以竊有疑也。既非臺章，又非諫職，不知遣詞者亦何所據而言之？臣若觀望，豈復敢言？臣愛君，其敢默默乎？且兩河百姓雖願效死，而五月之間略無統領，民心茫然，將無所適從矣。及李綱措置，不一月間，民兵稍集。今綱既去，兩河之民將如何哉？僞楚之臣罪當萬死，前日紛紛皆在朝廷。李綱先乞逐逆臣張邦昌，然後叛黨稍能正罪。今綱既去，則叛臣將如何哉？叛臣在朝廷，政事乖矣；兩河無兵，則夷狄驕矣。李綱於此，亦不可謂無一日之長也。昔者宣王所以爲中興之主者，內修政事，外攘夷狄而已。陛下聖德，過於周宣，所以修政事而攘夷狄者，豈可後哉？李綱一日之長，亦惟陛下采之。《栟櫚集》卷一二。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宋史》卷三七五《鄧肅傳》，《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四三，同治《沙縣志》卷一七，《續資治通鑑》卷九九。

〔二〕年月據《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補。

全宋文卷四〇一五

鄧 肅 二

以論李綱待罪劄子

臣竊謂臺諫之職，天子耳目之官也；人主之職，在論一相而已。李綱誤國，朝廷於今月十一日罷之，臣備員言路，曾無一語執奏者，其蹤迹有類觀望。況臣於今月二十一日上殿奏事，復論李綱有可取者二，伏蒙聖訓謂臣所奏一虛一實，則臣之不職，益又明矣。雖蒙陛下念臣狂直，未忍即賜臣罪，然恐後來臺諫觀望成風，臣見居私家待罪，不敢供職。伏望陛下明正典刑。取進止。《栟櫚集》卷一二。

乞正叛臣呂好問李會之罪劄子

臣竊觀前日臣僚上言，有論僞楚之臣，止論王時雍、徐秉哲等，未嘗輒論呂好問。且王時雍等僞

執政也，呂好問亦僞執政也，論時雍而捨好問，豈非以好問今爲右丞乎？右丞之職，天子命之也，雖賢與否不得以盡知，然僞楚之朝，始爲冊立使，俄爲門下侍郎，此好問之迹亦昭昭矣，論事之臣亦安得漏網，以罔天子之聽乎？謹按好問本非奸雄，但怯懦耳。從王時雍遊，致有叛臣之迹，皆怯懦所致也。今雖居宰執，亦不能爲朝廷患，然國家艱難，急於求賢，豈容有怯懦無立之士廁迹於二府乎？好問在朝，則僞楚奸臣必不盡責，蓋有以蔽之也。臣又聞中書舍人李會，至今嘗語人曰：「張邦昌有伊、周之志，非逆謀者。」其推戴僞楚之心猶昔也。謹按李會嘗拜僞楚之庭，甘爲禁從，今日復廁朝班，有愧同列，遂爲巧語，以蔽邦昌。嗚呼！衣天子之衣，而坐天子之殿，降勅令以朝百官，擁殿班以稱陛下，邦昌反狀，雖三尺之童亦知之矣，其臣李會不知何辭，尚敢爲之遊說乎？且以邦昌爲是，則陛下責之爲非，是邦昌而非陛下，信乎桀之犬可使吠堯也。臣所論叛臣，乞陛下定罪，章疏再上，未蒙陛下正典刑。臣竊考叛臣在朝，今居二府者呂好問也，今作從官者李會也，臣愚欲乞先正此二人之罪，以去其大者，然後乞檢會臣所校者叛臣八種、定罪二格，一網而盡，俾無遺漏，庶幾可以少釋二聖之怒，以慰天下之望也。惟陛下斷而行之，毋惑群聽。取進止。《栟櫚集》卷一二。又見《歷代名

乞令諸州急運歲計赴京師近地劄子

臣竊觀發運司歲計五百餘萬，每歲入貢，艫尾相銜，略無虛日，崇墉比櫛，不容升合之欠，朝廷費出且無餘者，今年不知何以處之？去冬自遭圍閉，運漕不通；今夏又以隄岸失防，汴流久絕，校之每歲所入，蓋未有百分之一也。竊聞之，已入汴口者有百六十萬，此數之外未有繼者。朝廷欣然便以爲有餘，殊不知京師所集，止於八月，九月已後，俟去年冬，計每月之費在京師者以二十萬爲率，在行在者以十萬爲率，又有糴場二十四所，并勤王軍兵、齕門防巡人兵口食等，兼非泛取索數日，會入汴口之數，僅支五月食耳，五月之外，將如之何？倘虜人絕迹，不復南渡，則運漕相繼未有已也；若犬狼猖獗，再干我師，不知軍民罄罄將焉就食？此事最急，不可以倉卒備也。舟船有限，日數甚迫，雖發運百人，亦無如之何矣。臣愚欲乞諸州選才幹官員代發運司，各運逐州歲計往赴京師近地，期以十月以前足五十餘萬之數。凡舟船人兵，與其餘所費之物，各責辦知、通，乃以公使錢代支。國家艱難之時，雖三二年間公使闕乏，未爲要務。協數十州之力，人各自勸，又立賞罰，從而驅之，則糧道又何患哉！昔蕭何給餽餉不絕糧道，漢高祖自以爲不如；蓋當時糧道若或不繼，雖有韓信，亦將何所施乎？惟陛下毋忽。取進止。《栢欄集》卷一二。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六一。

乞委宰執限旬日以正官制劄子

臣於今月初八日以本職上殿，因奏論次，遂言夷狄之巧在文書簡，簡故速；中國之患在文書煩，煩故遲。今日事勢，豈可遲也。面奉聖訓，曰：「正此討論，欲併二省，盡依祖宗法。」臣竊欣幸，以爲太平興國之治，可以指日而望矣。恭惟太祖、太宗之時法嚴而令速，事簡而官清，未嘗旁搜曲引，以稽賞罰。故能以十萬精兵，分布四海，取嶺、蜀，平江南，來吳越，下河東，紛紛萬國，莫不稱臣，混一六合，如指諸掌。此一時富庶，所以遠追成、康，而豐功偉績，又有以過之也。自時厥後，日趨太平，群臣無可論者，今日獻一策，明日獻一言，簡髮數米，惟恐不備，此文書所以日益煩，而政事所以日益緩也。厥今天下如何哉？兵戈未息，邊鄙未寧，朝廷措置，當如救焚、如拯溺，豈可揖遜進退，尚循無事之時乎？臣以謂英烈果斷，非太祖、太宗之道，不可學也。比嘗有討論祖宗官制之命矣，今越兩月，不聞所正者何事。豈以爲用兵之際，未暇及之乎？殊不知用兵之道，正以此爲急務耳。蓋法祖宗以考官制，略虛文以稽實效者，用兵之本也；不務其本，而欲齊其末，臣所未聞。臣愚欲乞專委宰執辟禮官數人，限以旬日，期於必正。庶幾法嚴事簡，如出一人，賞罰之權不致濡滯，將使天下嘆曰：太祖皇帝今復起矣！蠢爾小虜，何足道哉！昔高宗爲有商中興之主，爲之舟楫鹽梅者傳說一人而已，其言則不過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蓋中興之道，未有不以古先爲念者，惟陛

下斷之。取進止。《栢欄集》卷一二。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六九、一八八。

乞償還所索應天府民供奉物直劄子

臣嘗謂巡狩之禮非偶然者，春則省耕以補不足，秋則省斂以助不給，憂勤之心，亶亶不已，惟恐天下之疾苦不得以上達，而九重仁政不得以下布耳。崔驛南巡之頌，嘗云：「班雲行之博惠，散雨施於庶黎。」正爲此也。陛下即位之初，首巡睢陽，雲行雨施之傳，當自此邦始，使天下引領而望之曰：「俟我后，後來其蘇。」如是則鑾輿所幸，孰非金城乎？倘以軍興之際，一日二日萬幾，若未暇恤焉，則百姓將蹙額而相告矣，傳之天下，速於置郵。萬一他有巡幸，當有深可慮者。臣竊聞夏四月陛下臨御之初，應天府下諸邑索供奉物，至今有不還其直者，臣實駭之。兵火之後，居民離散，一得真主，如獲再生。州郡不能省此，復取膏脂，而略不加恤，誠忍人哉！陛下不及知，民間不得訴，安於殘忍者，又以爲不足言，此宋都之民所以至今未蒙實惠也。且宋都，陛下即位之地也，民心憂樂，天下將取則焉。臣愚欲乞陛下峻責當時供奉官吏不還其直者，且令朝廷償之，大榜諸邑，俾仰體聖意，庶幾四方相慶曰：天子聖德如此，其巡幸所至，又恤民如此！民心一定，陛下何往而不可哉？昔者太王避狄，事之以皮幣犬馬，以至於棄土地，真若不復振者，卒能肇基王迹，歷年八百，其故何也？蓋當時去於岐山之下，民之從之者如歸市。民所不能去，則天亦不能違矣，此邦之所以興也。

《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惟陛下察之。取進止。《栢欄集》卷一二。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〇七。

乞責己來直言以應天變劄子

伏觀十三日赤氣夜起，橫貫斗柄，士夫驚嘆，莫知所自，況職在言路者，又當如何？竊考自古天變，人主所以謝之者，不過避正殿、減常膳而已。陛下自登寶位，未嘗輒居正殿，而飲食菲薄，幾同臣下，其所以事天者，蓋亦無所不至矣。而天變若未息焉，其故何也？蓋嘗考康定元年春正月京師大風，晝冥經刻，是夜東南有黑氣，橫亘數丈。赤，兵氣也；黑，殺氣也。用兵之時，豈免兵氣，乃於殺氣，則爲變尤大矣。然仁宗之時，則朝廷無事，人物繁庶，其致治之道過於成康，是果天變不足慮乎？蓋仁宗皇帝應天以實，而不以文，此天變所以不能爲災也。陛下切切願治之心，固無愧於祖宗矣。然風俗頹壞，爲日滋久，雖欲正之，不能遽革。故今日綱紀未肅，賞罰未信，叛臣未去，奸賊未滅，比之仁廟，猶有愧焉。此臣愚所以痛心疾首而不能自己也。臣愚欲望陛下下責己之詔，來切直之言。號令必行，毋使壅遏，所以肅紀綱；功過並錄，以稽邪正，所以信賞罰。按僞籍以考張楚之臣，不使輒居侍從、臺諫，則叛臣遠矣。驗刑賞以責貪污之吏，不使分布內外要職，則奸賊滅矣。如是，則陛下應天之實，亦無愧於仁廟，雖有殺氣，亦不害四十餘年平治，況止於兵氣而已耶！蓋天心不遠

人心，是已有德於人，則無愧於天，不必於人心之外更求天也。五季之末，康澄嘗有言曰：「爲國家者有不足懼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陰陽不調不足懼，三辰失行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涸不足懼，蝨賊傷稼不足懼。賢人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循深可畏，廉恥道喪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蔑聞深可畏。」蓋天變不常所以戒，人君倘能自慎，何足懼耶？人事不修，所以兆禍亂，苟不知戒，斯不亦可畏哉！陛下於其所可畏者而加慎焉，則所謂不足懼者，又何能爲陛下累乎？惟陛下察之。取進止。《栟櫚集》卷一二。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三〇六，《南宋文範》卷一五。

彈劾京城留守范訥奏

建炎元年六月

訥去年出師兩河，望風先遁，遂奔南京，擁衆自護。今在東京揭榜，有曰「今日汴京，已爲邊面」。且兩河之地，陛下未嘗棄之，民效死者幾於百萬，日有捷報，而訥乃自呼「邊面」，且率百姓而去。訥家有房緡，盡鬻之以市兼金，而爲去計，遂使居民皇皇，不能安席。況訥嘗謂過客曰：「留守之說有四：戰、守、降、走而已。今戰則無卒，守則無糧，不降則走矣。」此語大播，群臣皆知，不止於風傳而已。漢得人傑，乃守關中，豈奔軍之將可與比乎？《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又見《宋史》卷三七五《鄧肅傳》，《南宋書》卷二一。

上龜山先生楊博士書

鄉姪鄧某謹裁書上提宮博士先生閣下：嗟乎！世人學者急於爵祿之奉，綴緝腐語以追時好，凡不可以取青紫者，無復給視。窮年兀兀，老死章句，識者悲之。至於卓犖瓌奇之士，未始數數於此者，則必箕踞高吟，遊心景物，收拾天地精英，以實錦囊，直鄙時輩爲嘈嘈蠅蚋，若不可與之言者。殆不知畫餅象龍，均於無用，又烏可以五十步笑百步哉？幸而有知讀聖人之書，而求其所以言者，不得於經則必求於世儒之說。即世儒之說而求之，其親見異聞，往往出人意表，恍惚變化，不可捕捉。凡所言者皆人之所不可言，凡所行者皆人之所不可行，悉心竭力，莫知所歸，則又將去而之佛、老矣。嗚呼，道之不明，真學者之不幸也！某於衆人不幸之中，若天與之幸者，得遊於令婿知默之門。雖駑鈍之質不能窺測其涯涘，然竊嘗聞之，知默之言得於先生。先生之學非有瓌偉俶詭之論，喬詰卓鷲之節，以聳世俗之觀聽；獨於行止疾徐而知堯舜之道，於不爲已甚而得孔子之心。其所言者，人皆可言也；其所行者，人皆可行也。某之心於是知所嚮，某之力於是知可以勉矣。蓋亦嘗因其可言者，以思其所未能言；因其所可行者，以思其所未能行。時見先生卓然不可企及，嚮風之行，願識之志，往往參前倚衡，如或見之。今先生去而家於毗陵，徘徊鄉郡，某適在此，幸可以瞻拜履舄，此某所以輒布區區之誠，仰干將命，初不知其才之可進與否也。昔儀封人將見孔子，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

嘗不得見也。」古之人其樂見君子也如此。然儀封人之賢否，雖不可知，而其姓字且不見於《論語》，則亦必其無大過人者。某雖不肖，不足以望君子之塵，至其樂見君子之心，於儀封人若無甚愧，不識先生肯與之一見否？干冒威嚴，惶懼之至。《栢欄集》卷一四。又見《南宋文錄錄》卷六，乾隆《延平府志》卷四〇，同治《沙縣志》卷一七。

上劉延康書

某月某日，南劍州上舍貢士鄧某謹齋戒沐浴，裁書東拜，寓獻判府經略大學相府先生鈞席：某嘗讀顏真卿、杲卿及張巡、許遠四公列傳，見其爲唐社稷奮身不顧，守節死義，名高日月，未嘗不拊髀而嘆曰：嘻！天地英傑之氣，勃鬱未吐，不知幾千百年乃鍾若人，以爲萬世標準，是其可多得哉！故天下之人有脅肩諂笑能容悅者，亦不敢借此數公，以諛今之君子。雖好大喜功，不計能否，欲追配古人者，聞此數公，亦必悚然起，惕然懼，歉然而不敢當也。嗚呼，是果不敢當乎，抑有待而後傳乎？天地英傑之氣，亦安知其不再吐耶？今年睦、歙寇嘯山谷，奮臂疾呼，而群小附之，攻城圍邑，江浙騷然，官吏狼顧，喪魂沮魄，棄城而遁者不可勝數。會稽大府，又賊所必爭之地，奔命來寇，動以千計，中外聞之，莫不爲之股慄也。而判府大學報國赤心，可動天地，驅兵力戰，卒保城池，使賊衆累然卵破草折，是可謂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者也。其視大唐四公，又不知孰爲優劣哉！雖然，

平原日窘，真卿棄之；常山力竭，杲卿死之；睢陽之救不至，張巡、許遠亦連頸就戮。夫真卿之去，雖出於不得已，要非功成而名遂者。三公死節，雖人所難，然身可死也，其於民社之寄，無乃誤所委乎？故以功烈論之，則四公猶有所愧，獨於先生一無疵焉。蓋節義等於四公，而勳又遠也。嗚呼，至矣！其不可企及哉！此非特某之私言也，乃天下之公論；亦非特天下之公論也，顧雖如先生謙沖退託，亦不能自謂其不然也。以今之人慕彼四公且勤若此，至不知天下之人企望先生之盛德，復何如哉？某雖無似，其生得與先生同時，且家於閩中，而喜於從學，又獲與令弟爲蠶鹽之友。家於閩中，是鄰先生之居也；喜於從學，是習先生之業也；復與令弟爲友，是其姓字可以達於左右者也。其天幸如此，顧雖家有老母，不能遠去掃門執鞭，以快平生之願，而揮毫染翰，寫此精誠，亦安得獨後於衆人乎？雖然，亦僭矣。以一介賤士而干萬世之功臣，貴賤賢否不啻霄壤，其率爾之罪，固亦不勝誅，亦何恃而敢爲哉？蓋先生既立已然之功，必建未然之策；雖奇謀妙算已定胸中，而芻蕘之言或有可采者，此某所以願有獻也。某無他能，解頗通古今。曩聞盜賊之興，私竊念某既治其已甚，又欲阻其方來，故仰求縉紳先生之論，俯采匹夫匹婦之言，考諸古而不違，質諸今而可用，研精極慮，得十策焉，欲進九重，恨無因也。效死有志，窮鱗可惜，謹寫之別卷，以干台視。伏幸先生留頃刻之暇，聊賜一觀，或無甚謬、有可用者，惟先生委曲而審處之，非某敢自擇也。昔者有爲浙東觀察使者張籍，相距於五千里外，輒以書寓達，而不以僭易爲嫌。得非學者所爲，大小君子當有以恕之乎？又況籍盲於目，既爲廢人矣，且不能遣語，而託韓愈代之，又其區區所以自叙者，亦不過錢財以濟於藥耳，是

皆所無足取也。某雖晚進，不足比數於人，然論才與志，則非籍比。倘使今日得出甄陶之下，而不與草木同腐，則竭力自效，亦必不至爲閣下辱也。區區毫楮，豈能既此心哉？干冒鈞重，不勝惶恐慄戰之至。《栟櫚集》卷一四。

代人上縣令書

時年十五

某聞士人趨走王公大人之門，有爲名者，有爲利者，有不爲名利者。爲名之士，朝夕汲汲，兀坐冥搜，一篇之出，惟恐人之不己知也。爲利之士，訴窮叙德，緘封求謁，號寒啼飢，若不能朝暮者。有不爲名利者，其患難之人乎。某也無狀，蓋將患難之事，仰首一鳴，以期左右之見念矣。某裳如垂罄，地無置錫。家父執役於公，以給伏臘；而某不免寄食於村落，與十數學生相聚，少資束脯，以申反哺之恩。驅馳近歲，昨日方還，雙親欣然，遂寬倚門之望。殺鷄爲黍，各相勞苦。父輕醉，且遽然而起曰：「公有事焉，不可緩也。」遽到公庭，雁鶩以進，反以酒故，遂陷囹圄，嗚呼痛哉！一歲之勤，將成一日之歡；又豈知一日之歡，反作一家之禍乎？幸望先生察其終始之情，原其平生之迹，若果酣酒無賴、舞文犯法者，先生罪之，某復何言哉，但痛心疾首而已矣。若歲暮冬寒，父子忽然相睹，閤門之內把酒相勞，則其情可恕。某今日伏拜庭下，幸先生垂骨肉之恩，故雖殞滅，亦不足爲先生報也。憂懼之深，言不成章，俟罪而已。《栟櫚集》卷一四。

與胡左司書

某頓首再拜丞公左司老兄：某平日議論，動與時左。脫身風波，荆棘滿路，流落海邦，不敢齒一時縉紳之列。比者邂逅人傑，從遊許時，每聞勁論，浩然欲塞天宇，下視異類，誓不比肩，然後知吾道猶行於士大夫之賢者，使抑鬱無聊之氣，亦可以少慰其萬一也。自左右持節西歸，峻遷宰屬，念欲上狀，以致區區。且以謂左右問學淵源，蓋有所自，而議論英發，出人數等，勤勞最久，尚居庶官之右，此又何足以爲左右慶乎！雖然，社稷安危之所託，四海生靈休戚之所繫，一時賢不肖之所以進退，實在乎廟堂諸公耳。今與廟堂諸公反復議論，能可否乎其間者，二三都司而已。然則左右新除，顧不亦重乎！若吏抱成案，則占位惟謹，謾不省何事，此固無可言者。若以平日愛主憂民之心，施於仕宦可行之地，而從容乎二三知己之前，此亦何惜而不盡言乎？倘使吾言行於廟堂之上，而澤及乎九州之遠，則吾道固日行矣，又何必身到廟堂，然後爲道行哉？然廟堂之論，其來舊矣。熙、豐間，如司馬溫公與王荊公之所爭者，曰是與非；崇寧間，陳了翁與蔡長沙之所爭者，曰治與亂；靖康間，李丞相與耿門下之所爭者，又不特是非治亂安危而已，其存亡所繫乎！夫以二百年社稷存亡之機，止在今日議論間，聞之令人食不下咽，則廟堂所以贊人主者，與夫左右之所以助廟堂者，亦豈可嘗試爲之，以苟歲月耶？此事非公不可責，非某不敢以責公，亦幸秘之，毋示他人也。經曰：「有言不信，

尚口乃窮。」此道固窮於時矣，豈窮於吾人哉？惟丞公察之。溽暑，伏惟台候動止萬福，更乞加愛，以膺三接。謹具啓，不宣。《耕欄集》卷一四。又見《南宋文範》卷三二，乾隆《延平府志》卷四〇，同治《沙縣志》卷一七。

與李狀元工部書

某頓首再拜順之工部狀元老兄：自羅源人去，匆匆具狀，併以惡語呈浼，想無不達者。即日溽暑，伏惟台候動止萬福。某客此餘年，巢南之念，無食頃置，但以鄉里殘破之後，斗米千錢，鷄豚蔬笋一切無有，疫癘大作，死亡相枕，遂不能即去，且復須止耳。但不知仰俯三百，指意將安歸乎？水到渠成之語，東坡其欺我哉！雖然，窮中之味，非吾輩不能堪，非處之久不能知其味之永也。頃在都城，陷身虜帳，幸而脫歸，又落風波之地。烈士梟首，時無不免，賴聖主赦於必死，遂獲南歸。方安畎畝，爲終焉計，又爲寇盜所迫，來客海隅。今雖困卧流離，豈不愈於前日九死之地乎？以此亦能自安，幸老兄毋重爲小人念也。老兄湖南之行，竟可免否？蘭省亦豈能久留老兄耶？官無大小，要行其志，志不可行，則袖手旁觀。一時士君子進退出處之節，彌綸獻替之道，與夫談笑議論之餘，其善者固可師，而不然者亦可戒。此杖藜觀物化、亦以觀我生之義也，豈不愈於紙上之學乎？順之學富識高，追配古人，固無事此，然舍此亦無以寓吾志也。蓋所謂「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耳。丞公數相過

否？輒以數字浼之，議論狂直，殊愧犯分。然吾徒所以相好，政在阿堵之中，知我罪我，俱在《春秋》乎！貫道早晚如閩中，想遂相從。子安失意，將不安此。德和將罷新任，文明亦以替去。迴首前日鳳池之遊，豈非夢耶？然人生孰非夢，聚散無常，即生滅法於此，思之則生滅俱滅，又何足計乎？欲言無窮，恨不能多幅。何日握手一笑，以寫此心？臨紙東瞻，精爽俱遺，更冀惠序加愛，以壽君親。《栟櫚集》卷一四。

答黃德美書

某頓首。某斥逐屏居，精爽夢夢。忽接來教，詞義灼然，固已驚畏。徐閱二章，浩然有御風騎氣之興，不覺掩卷而起曰：天其或者遣此英才，以慰我亡聊乎！士人中固有高才者，但筆力無來處，流爲馬異、李赤，而恬不知怪。刻舟膠柱，泰然自以爲得意，此有志於文墨者所以爲其太息也。德美句法抑按，已逼蘇、黃，此天下士也，豈易得哉！然子路終身之所誦者，孔子以爲何足以臧，蓋待子路非衆人之比耳。德美浮沈里巷間，能不作富貴之念乎？能不恤世眼之青白乎？能不畏禍患死生之逼人乎？某聞志在一邦者當恤一邦之毀譽，志在天下者勿恤也；志在天下者當顧天下之重輕，志在萬世者不顧也。德美來書，尚介於一邦，此非僕所知也。孟軻之文雄於戰國，韓愈之文妙於李唐，惟能不介其小者，故能若是其大也。蘇、黃之文，幾於比肩，及其絕塵，黃且瞠若，豈筆力之罪耶？然東坡謫

居海外，若不復振者，而剛大之氣尚充塞乎天地之間；山谷稍不得意，則作小偈以贊王介甫，間於東坡微有譏焉。則生死富貴已懾其氣爾，所以爲山谷者果安在哉？吾黨均學蘇、黃者也，中有涇渭，不敢獨享，因書以告君子，無以示外，使不知我者而怒生癭也。某近有數篇，但謫籍不敢寄遠。有新作無吝見示。未會，切告爲器業自壽。不宣。《栟櫚集》卷一四。

答張居實書

某頓首再拜。久別，辱書，開緘如見君子，寵喻詳備，非愛人以德者不能也。某何人，當宣和之末，見九州需索，東南一空，而花石之奉鼎沸無已，學校諸生仰瞻白雲，俱相顧泣下。且自度曰：聖天子未嘗殺一諫臣，士大夫吞聲端坐，願固位耳。偶得數章，槌鼓以進，雖爲齏粉，不顧也。聖意包荒，未賜誅殛。今得邸報，乃有召命，是將責我以前日未死之軀，以爲今日報也。白日尚在，赤心敢渝？區區牛、李，豈所學哉！異時有違此語，公當出之，則僕有何面目更行天日之下耶？反覆來書，蓋知己者，以報公所以不得不盡也。春且老，傳道佳勝，未見，幸爲吾道自壽。不宣。《栟櫚集》卷一四。

上李右丞相啓

伏審光被殊恩，擢參大政，士民交慶，社稷增輝。恭惟右丞相公先生道貫天人，氣彌寰宇。盡忠於社稷，遑恤其妻孥。初擢柏臺，嘗斥脫靴之力士；繼親香案，遂同折檻之朱雲。扁舟既落於窮山，尺紙不干於要路。惟居窮固，略無希進之心；故位崇高，不爲患失之慮。敢陳大計，默契宸衷。洗空天上之旄頭，擁出雲端之北極。措九州於磐石，脫萬姓於虎牙。撥亂殊勳，既出子房之帷幄；守成有道，更資傳說之鹽梅。穀腹絲身，要觀實效；泥金檢玉，何取虛文。某頃以青衿，久從絳帳。兀居閩嶺，但足一泓之牛蹄；坐想沙堤，上搏萬里之羊角。雖乏攀鱗之業，幸爲擊壤之民。其欣愉者，實倍倫等。《栟櫚集》卷二一。

上李右丞相簡 一

某頓首拜覆。比部邸報，竊聞入參大政，欣躍之餘，連夕不寐。蓋非謂大廈已成，預爲燕雀計；實幸斯道有傳，而海內均福也。國勢委靡，無如今日，然紀律已定，夫何患哉！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太平可以指日矣。天下幸甚！《栟櫚集》卷二一。

上李右丞相簡 二

再啓：太平日久，不聞鉦鼓之音，一旦羽檄星馳，天下騷動。窮鱗不能致死，但揮涕耳。伏聞先生定大計，建大議，毅然以身當之，笑談之頃，脫萬姓於累卵之危，顧豈近世學者敢望其後塵哉！所幸者樸蕘散才，得先天下之願識者，款陪杖履於山水之間，吟詩飲酒，作終年計，其爲幸甚，可勝言哉！《栟櫚集》卷二一。

上李右丞相簡 三

頃在閩中，不知世事如許，每得聲咳及之，但見蹙額，若不自勝者。及來京師，於所聞，歸拜北堂，無復西意。敢意今日得觀人傑，起佐聖君，復祖宗故事，與天下息肩，遂爾安然爲太平民，知幸知幸！《栟櫚集》卷二一。

上李右丞相簡 四

嘗觀崇寧以來，火元祐之文，以塗天下之目，凡官於其時者，皆斥而不用，未嘗不失笑也。天下公器，自有輿論，故人之賢不肖，亦何與於年號耶？甚矣，小人之惡君子也！不知大體，但極其私心耳。然君子之惡小人，亦猶是也，倘極其情，則亦無所不至矣。於此照之，不落一邊，政賴中庸之道。昔竊觀先生有包荒之德，不爲卓絕苟異之行，蓋於行止疾徐之間，而得堯舜之道，不爲已甚，而見仲尼之心者也。今也甄陶天下，亦何事於芻蕘之言耶？然事師之道，猶事君也，苟有所聞，敢自隱乎？僭易僭易！《栟櫚集》卷二一。

寄朱喬年簡 一

某頓首再拜。數千里之遠，才抵舍便見君子，遂作許款，慰懌之懷，殆非毫楮所能計也。平津送別，還復黯然。比辰起居如何？臨政當有神相。某前此狂妄，幸脫虎口，今當疏泉種竹，作安焉計。但遠去吾喬年，而令德諸友又復他適，兀坐深井，日覺茅塞耳。倘不我棄，幸時惠書，併近日新作，切懇切懇！餘惟爲吾道百千自壽，不宣。《栟櫚集》卷二一。

寄朱喬年簡 二

某頓首再拜：《天王大風》一首，聊叙別後眷眷之私。二兄略不見和，豈簡驪耶？但吾黨中人，洞見肺腑，不敢以此奉疑耳。便風幸首見及也。徽城楮煤、泉南二香及韓、黃墨刻，皆勝物也，非吾子不能有，非老弟不可分，幸早專人，以慰此鵠立，至望至望！俞人傑秀才，蓋名家之子也，頃在泮宮，嘗與同舍，云于左右曾有一日之雅，今在治下。他無所求，惟覓一安下處，想不難應副也。千聒不盡，堂上太夫人、尊嫂宜人萬福！令子安樂否？老兄貴恙今想平復，要當耐煩，去之有漸可也。藥物有效者，點記一二時服之，其他雜方，幸一切置之爲妙。炙瘡作否？俎豆之間戒之良易，衽席之上，非斬釘截鐵者不能慎也。然所望吾喬年，與喬年所以自期者，當自知之，其可以頃刻之適，壞此無窮之計乎？越祝代庖雖爲可厭，要臂已有三折，則能明醫，故不可不盡也。許簿伯仲，余思晦、黃彥武諸兄，近方作書，故不及縷布也。某再拜。《枿櫚集》卷二一。

答吳時中簡 一

某頓首再拜時中秘校吾友坐下：作別益久，馳仰殆不勝言，專人損教，感服友誼，仍審即日尊候

萬福！某託庇粗遣，未有承晤之幸。敢乞百千自壽，前膺殊選。謹上狀，不宣。《栟櫚集》卷二一。

答吳時中簡 二

某頓首再拜啓：罪逐孤蹤，日復一日，便當叩角作歸農計。但時勢未寧，恐不可以安枕耳。時中養閑里閤，事業但益進也。一丘一壑，自有高韻，世間榮辱，不足介念。此間朋友雖不乏人，議論才學類有可取，但進取之志，時悻悻然見於顏面間，出處殊途，終不能滿意。時中有暇能惠然肯顧否？木牛石馬，當有以爲公獻也。謝丈閒居爲衆人作佛事，使鼠竊狗偷無敢窺其境者，乃知此公志在愛人，非自爲也。世間小人，雖閨門之內尚與兄弟分彼此，孰能克己如謝丈乎？想左右亦有以助之，此皆朋舊間美事，良爲助喜也。欲言無窮，但不能多幅耳。某頓首再拜。《栟櫚集》卷二一。

答陳夢兆簡 一

某頓首再拜，上啓知縣朝奉丈坐前：夏熱，伏惟宰宇多暇，神明贊祉，尊候動止萬福。某託庇西來，已造建安，行遂參見，但切欣愉。謹先奉狀起居，不宣。《栟櫚集》卷二一。

答陳夢兆簡 二

某頓首再拜。前日承書疊幅，尤荷意勤。來卒徑之沙陽，更不具狀上謝，想蒙照亮。某誤蒙召對，實出獎提，幸見君父，以攄所欲論者。非恃教誨，何以副九重之望哉！即干提耳，得毋金玉其音也。某再拜。《栟櫚集》卷二一。

答陳夢兆簡 三

某再拜。搬家之喻，極荷見教。前日被受聖旨，令日下就道，再有火急起離指揮，前後凡十有二次催促。自顧何人，敢遲延？既對之後，即歸迎侍，使老人不冒畏暑以登途，蓋兩便也。如何如何？

《栟櫚集》卷二一。

全宋文卷四〇一六

鄧 肅 三

丹霞禪師行化序

曾子固嘗言：世人視損一錢可以易死，寧死無所損。余始惜其言之過，既而久處里閭，乃信其言之不妄也。今本禪師一瓶一鉢，來自丹霞，以開田因緣化於沙邑，未踰月而所獲幾百萬，是何其速耶，豈吾鄉居民固不若子固之所言耶？不然，則師亦何自得此於人哉？怪而問焉，有對者曰：「嘻！師，異人也，其言人之禍福死生，輒以期至，故智者多其能，愚者冀其福，敢爲不善者又將隱其過。此所以摩肩接踵，各據所藏，無敢爲師嗇。以是集事，又安得而不速乎！」余仰天而笑曰：夫有是哉！夫所謂丹霞者，豈晉佛圖澄耶？豈唐僧一行耶？明數以先人之禍福，雖草而蓍、蟲而龜，類能及焉，吾又何爲而心醉哉！雖然，亦有可占者，乃往見之。興居之餘，遂即其所言禍福死生已著於人者，聊復訊之。師方且悠然而辭，若不以是而自多也。夫既不以是自多，則必有超乎世者。余乃易色

變容，不敢以世俗之所問者叩焉。徐而聽其款語，味其所詠之詩，超然不復塵中見解，禪不能枯，律不能縛，雖如我等亦不能測其涯涘，殆不知其果何人也。其與人之頌若所爲文，初不經意，一瞬百紙，颯如風雨，豈以錐畫沙乎？豈以印印泥乎？抑八窗玲瓏，而人之善惡莫得以逃之乎？不然，則其姑示之以天壤，使人得以相之，故丹霞道場能就於今日耶？吾皆不得而知之也。因其就行，姑爲之序。《栟櫚集》卷一五。

瑞花堂序

建炎三年七月

政和間，有瑞花生於葉隆吉超然家，狀如牡丹，紅瑩不謝，而未嘗有根。衆雖異之，竟不知其爲何物也。超然一旦抱其所能，貢入成均，且十餘年。靖康間，以智謀中科得官，未試；建炎二年，再擢進士第，易紫衣藍，歸拜其親，里閭榮之。友人鄧肅志宏爲榜其所居曰瑞花堂，且語之曰：物亦有不根而生者乎？草木無有也。造化之英不能自鬱，其達而在上則有輪囷之雲，扶疏之桂，行於天而現於月，若無俟乎根者；其降而在人也，則所謂「將相公侯，寧有種乎」是也。今超然以寒儒家連取文武二科，猶掇之也，異時將相蓋唾手可取，較之卿雲桂月，初不試根，若無甚異者。然則瑞花之生，豈偶然哉！雖然，聞者須明月乃燭之，早者求蘇雲乃澤之，彼蒼蒼者豈徒爲是無種之物以駭人哉，蓋以種種而生者，政有賴於此耳。超然其勉之！吾輩所爲將相云者，亦豈徒爲觀美而已乎。今天下須明

求蘇者，蓋不可一二計，超然其勉之！建炎三年七夕，鄧肅序。《栟櫚集》卷一五。又見同治《沙縣志》卷一九。

丹霞賞音文集序

宣和七年七月

邵武軍泰寧僧明蹟走人四百里，以書抵予曰：「吾師得士大夫詩文，亡慮三百篇，雄文傑句，日傳千紙，師不得以私之也，僕將鏤於板，命之曰《丹霞賞音集》。夫子厚於吾師者，請爲我序之。」余告之曰：若師農家子，忽有所遇，遂傳心印，坐斷白雲，法可參，又能出其糟粕，作詩誦三昧，如畫沙印泥，不事雕鏤。雖貫休、齊己等輩旬鍛月鍊，有不得其彷彿者，又何待士夫爲之賞音乎？而況三百篇之中，有爲社稷臣者，有爲文章伯者，有爲道山之秀者，有爲柏臺之英者，有宣埋輪之威者，有布愷悌之政者，有布衣韋帶而尚友古人者。鈎章棘句，光芒相薄，皆不在人下，而又何待潦倒不堪者從而序之乎？雖然，世間遊戲法門，類相假合。若以序爲不必爲，則諸公之文雖不必作可也；若以諸公之文爲不必作，則丹霞之迹雖不顯可也。是將頽墮委靡，蕩然不可收拾，而與兔角龜毛，同歸於無用之域矣，豈中道哉？蓋聞七佛之出世，達摩之西來，與三藏四萬八千卷之流布於六合内外者，譬猶煙雲出岫，本無定體，而風行水上，偶爾成文。故其建立之迹，闡揚之音，雖轟若雷聲，而亦未嘗不淵默也。然則丹霞示現之迹，士夫從而賞之，明蹟從而刊之，僕又從而序之，是亦循斯須矣，又孰有

不可者哉？丹霞法名宗本，棄妻而庵居。得度五年，風號露泣之地化爲金碧。太守請於朝以名其院，所謂「丹霞」是也。世間人或得其誦者，即以吉凶壽夭決之，猶蓍龜也。此特其善者機耳，丹霞豈作意哉？明蹟作字吟詩，亦超然不凡，而見解的的不落一邊，蓋其師之嫡嗣云。宣和七年中元，瑞芝軒書。《栟櫚集》卷一五。

太平興國堂頭璨公語錄序

佛菩薩語流布人間，凡五千四十八卷，而一祖西來，直指心源，不立文字。若佛若祖，孰少孰多；曰教曰禪，若此殊軌。殊不知佛菩薩語雖累億萬，亦未嘗輒立文字；而達摩直指心源，雖默無一語，而五千四十八卷已在其中矣。太平堂頭璨公，頃從蔣山，何嘗得免；昔住太平，本自亡錐。據師子座，作師子吼，未嘗爲人世說毫釐法。四方學者皆腦門點地，拾其殘膏而襲藏之。旦扣栟櫚居士鄧某志宏之門，請以序冠焉。居士曰：嘻！此特其土苴耳，豈其真哉！雖然，土苴之外，何者爲真？一視而空，頭頭皆是，有語亦可，無語亦可，雷聲淵默，本自同時。孰爲五千四十八卷，而孰爲不立文字者乎？在佛爲弟子，在祖爲嫡孫，蓋道一也。門人弟子若因此以有悟，則譬咳動息，皆西來意，而況所揚之般若乎？若守此以求師，則拈花微笑，已是剩法，而況所論之葛藤乎？悟之者天地一指，守之者毫釐千里，反以問師，了無語焉。余姑爲門人者序之耳。師名了璨，得法於蔣山懃，其祖蓋出於

楊岐之下，作字吟詩，皆得遊戲三昧，而未嘗作意也。大丞相李公嘗訪師於栖雲，悅之，許爲具眼人，遂結看經社，世人因以多師。嗚呼，師豈止具眼看經而已耶？當有辨之者。《栟櫚集》卷一五。

題了翁墨跡

建炎四年十二月

顏魯公忠義之氣充塞宇宙，故散落毫楮間者，皆銅筋鐵骨，使人望之凜然，不寒而慄。顧其規規從事墨池筆冢，而至於斯乎？觀了翁作字，便知其與魯公同科。蓋其胸中所蘊有默契者，亦非可以間架求也。夢得寶此，豈偶然哉？建炎四年十二月初十日，鄧某書於杉口。《栟櫚集》卷一九。又見《陳忠肅言行錄》卷七。

書樂天事

王涯讒樂天，出爲江州司馬。及甘露之禍，朝士殆無遺者，而樂天方在洛中遊香山寺。然則涯果能陷樂天否乎？小人無知，欲以人勝天，類皆如此，但可憐耳。《栟櫚集》卷一九。

書揚雄事

屈原、伍子胥、晁錯，皆死國之士，不當更訾之。蓋事君以忠爲主，才智不足論也。揚雄一切譏之，謂非智者之事，是知揚雄胸中所蘊，欲作《美新》之書久矣，豈迫於不得已而後爲乎？迨葬以符命捕劉棻、甄豐等，雄自投閣，班固便謂棻嘗從雄學，故雄不得不懼。殊不知《美新》、符命，一體也。莽既怒符命，則亦《美新》何有乎？雄身爲叛臣，無所容於天地之間，故忿然捐軀，期速死耳。此揚雄之徒所謂智也。《枿櫚集》卷一九。又見《南宋文範》卷六〇。

書字學

莊周以短後之衣爲趙王說劍，孟軻與齊王語，乃論好色、好貨。二公之論雖主於正，然其始也別之以所好，及其終也，乃極之以所不可爲，無乃類於蘇秦、張儀之掉舌乎？曰：戰國以縱橫之說爲勝，其來久矣。卒然以大中至正之道陳於前，彼且驚駭而不能安，吾說亦何自而入乎？借蘇秦、張儀之辯以論周公、孔子之道，此君子之術也。熙、豐以來，專用王安石字學，士夫師之，不敢誰何。蓋寧以孔聖爲誤耳，端不敢以鄭、服爲非也。蘇東坡猶切齒，時於文字中以兒戲玩之。今觀其論八佾，

則考《說文》曰：從人、從育。了齋先生極論新法不便，且著《尊堯集》，鄙視安石不啻奴隸等。及作書於曹子宣，乃論「悔」字從心、從每。觀二公之論，又若未能忘字學者。或者疑之，予曰：莊周、孟軻之意也。或者曰然。《栟櫚集》卷一九。

書法帖 一

羲之書妙絕今古，橫斜顛倒，各有奇態，如雲煙變化，自出天然，非人力可至也。蘇東坡謂魯公書奄有晉、宋以來風流，吾恐魯公政得羲之緒餘耳，且力學而至者，非其天也。自生民以來，一羲之而已。《栟櫚集》卷一九。

書法帖 二

李太白以虞、褚爲書奴，余初過之。後因臨虞書者數日，繩繩然如在樊檻中，忽見王筆俊逸如此，便覺紙上有騎氣馭風之興，然後知太白之言端不妄也。《栟櫚集》卷一九。

跋李舍人放鰲文

夏四月己卯，侍舍人李公遊於隱圃，公以放鰲之事語某。聞而異之，乃請曰：「幸先生書焉，以爲衆生福田。」公不可，曰：「夢寐之事，未暇也。」明日造門，復請曰：「南海之民恃魚爲命，殘鰲而食者歲以萬計，未聞有以夢告者。今獨於先生而祈焉，不書之，何以聳見聞而助教化？」公乃惻焉，爲之揮毫，叙其殘殺之害爲甚酷，考其口腹之適爲甚微，使見之者皆若親感其夢，而視血氣之類皆爲鰲也。則凡有惻隱之心者，其誰忍殺之？愛物之仁，固不可量數，又豈止一鰲而已耶？昔人嘗謂螺蚌蜆蛤之類，賦性不全，殺之無害。蘇子有言：此乃懦陋頑固衆生不能自訴報怨者，若殺之，正是欺善怕惡。夫鰲之爲物，介重遲，潛逃深渺，豈亦賦性不足者之類乎？今且能感夢如此，則又烏知其不能自訴耶？是亦可畏哉！此某所以請公之書而願爲刊之，且道其所念，以告觀者。受五日，門人鄧某。《栟櫚集》卷一九。

跋陳了翁諫議書邵堯夫誠子文

此邵堯夫先生之文，了齋先生陳公書之，無甚高不可企及之事，皆中庸之道也。但智者忽之若不

足爲，愚者棄之而不能學，此邵、陳二公所以不能默默，且有望於賢子孫也。昔韓愈氏示符古風，用玉帶金魚之說以激之，愛子之情則至矣，而導子之志則陋也，方以邵、陳過庭之訓，無乃相萬乎？惟識者察之。《栟櫚集》卷一九。又見《陳忠肅言行錄》卷七。

跋朱喬年所跋王安石字

建炎三年閏八月

自荆舒祖桑弘羊以竭山海之利，故世無飽食之農；師秦商鞅以推不可行之法，故祖宗無可留之典；尊揚雄以贊《美新》之書，故學者甘爲異姓之臣。予讀其書不能終篇，況學其字乎？朱喬年學道於西洛，學文於元祐，而能喜荆舒之文與其書如此，殆所謂惡而知其善者歟。建炎三年閏月庚辰，栟櫚老農。《栟櫚集》卷一九。又見《南宋文錄錄》卷二〇。

題了翁真蹟

龔公陟升叟以忠義敦遣於郡，携其妻舅了翁真蹟以過余，曰：「幸子跋之。」開卷凜然，銅筋鐵骨，洗空千古側媚之態，蓋魯公之後一人而已。升叟勉之！學其書者豈在點畫之間乎？無充宇宙之氣者，必不能斥蔡京於崇寧間；不能斥蔡京者，決不能作是書也。升叟勉之！《栟櫚集》卷二〇。又見

跋蔡君謨書 建炎三年

觀蔡襄之書，如讀歐陽修之文，端嚴而不刻，溫厚而不犯，太平之氣鬱然見於毫楮間。當時朝廷之盛，蓋可想而知也。自崇寧以來，以文章字畫爲天下主盟者，較之仁廟之時，賢否如何？人才盛衰，信乎其可卜治亂也。事至今日，但可慟哭耳。建炎三年己酉。《栟櫚集》卷二〇。

跋李丞相贈鄧成材判官詩 紹興元年四月

建炎三年冬十一月，金寇破洪，傳檄下建昌，當時無敢誰何者。判官鄧柞獨不可，曰：「寧死耳，忍負吾君父乎！」拂袖而去，誓不降辱。南奔閩山，斥還僕御，脫身萬死，而臣子之節立矣。大丞相李公聞而壯之，因鄧有詩，遂次其韻，既贊其所已至，又勉其所當爲。鏘金戛玉，鏗然廊廟之音。蓋道德之妙形於言詠，非止以句法高天下耳。鄧子之學，其光矣乎！宣和間，鄧子嘗以諸生從公遊於沙陽，得其議論之餘，遂能所立如此。今公相期益厚，又非前日比，他時設施當如何哉！因讀公詩，謹題其後，蓋非特勉子耳，亦自警云。時紹興元年四月晦。《栟櫚集》卷二〇。

跋羅右文李左史題栖雲真戒大師營治

沙縣佛宮殆以百計，獨無輪藏以聳觀者，栖雲禪院真戒大師可臣首造之。金碧相照，恍若天宮，蓋閩中所未有也。又以謂傳公之建藏，三藏之傳經，皆唱吾道者，因架閣以報之。又立堂於殿下，以招具眼人同觀藏教。白石清泉之間，明窗淨几，如在世外。右文羅公見曰：「此老當爲吾邦之傑然者。」歎賞久之，乃紀以詩。而左史李公亦曰：「豈特此邦耶？雖求之天下，指不多屈。」遂次其韻，亦以贈焉。且二公平日爲吾道主盟，近年以來，義不辱於金、張、賈、馬之門，寧居冷宦，聊以卒歲耳，決非假人以言者。孟子曰：「觀遠臣以其所主，觀近臣以其所爲主。」不知真戒者，但觀其所主，則其人可知矣。《栟櫚集》卷二〇。

跋虞中郎畫

韓退之作《畫記》，於句法中自有丹青，至今開卷熟讀，如見畫焉。蓋文字奇偉，至此又一變也。竹溪先生虞仲子今記有晉司空鹵簿，於丹青外更考一代制度，至於論君父錫予之盛，以報人臣勲業之隆，上下泰然，不相疑貳。吾知仲子筆力，不惟畫師作耳。茂先德望，晉室第一流，嘗鷦鷯自喻，若

無志於九萬里者。顧豈眷此車馬赫奕，胥徒煩盛，區區使愚夫愚婦驚詫咨嗟於瞬息間，遂忘其身，至不得終於牖下，且禍及其三族乎？蓋以身許國者，不顧其私，死生存亡一切任之耳。倘不如是，則海島既至，台星中折，茂先已翻然爲竹林遊矣，寧至如是耶？仲子職在道山，而以洞霄自隱，其視世間榮辱得喪爲何等物，一見茂先鹵簿，乃愛之篤、考之詳、贊之美如此，蓋所羨於茂先者，在此而不在彼也，惟有識者辨之！《栟櫚集》卷二〇。

跋鄧右文天池記

天池有二，其一在天上，乘風而至九萬里；其一在廬阜，飛錫而西，凡十有七舍。余每恨其遠，若不可數數者。今又得一焉，即沙縣所謂洞天巖者是也。巖在梅岑百尺之上，居者以闕水爲患。吾兄右文葬其母氏於巖隈，欲作大佛事，忽一念間，得一泉，甘冷可給數百人，故等慈顯老以天池目之，余族叔德稱又考古援今，爲作記文。吾出吾廬西望，縱步可至，一日雖五七返，不見衰憊。是太虛間有三天池，吾乃占其一，時供勝賞，豈不謂閑居之幸乎！或曰正恐大小高卑，不可同日而語。余曰：噫，曹溪一滴，與四海同體，大小高卑何足論乎？乘風而行天上者羽人也，飛錫而走廬阜者釋子也。羽人、釋子安知其不欽吾右文之孝，慕顯老之禪，而喜德稱之文章，一日偕來乎？姑俟之！《栟櫚集》卷二〇。

跋樂氏偕來堂記

韓愈氏倔强豪邁，疑若空視世間軒冕，若無足介意者。至玉帶、金魚或叩其門，則形於詩筆，以誇示兒輩，蓋貴貴尊賢，其義一也。君子其可忽諸！唐輔、粹夫爲樂氏二難，卜居深杳，蓋將追友逸民，若不數數於趨走者。前達君子舉叩其門，或作一再款，樂氏喜之，作堂以名「偕來」，所以志之也。然則好賢樂善之心，端不愧退之矣。鄉人之彥者作詩以贈焉，是可以賦也。余罪逐遠歸，聞樂氏之風，恨未能至。舍弟晝携其詩軸，乞余跋語，於是乎書。《栟櫚集》卷二〇。

跋文恭公墓誌

紹興二年正月

安定文恭公執政日，力修盟好，重興兵革，當時貪功生事者往往未必以爲然。至宣和間，邊隙一開，海內鼎沸，二聖播遷，遠在沙漠，而天下橫屍當以億兆計。然後知前輩愛主憂民之心，爲天下後世之慮；非世間薄夫淺子所能窺測也。九原已矣，不可復作，而天下之患有不可勝言者。伏讀誌文，謹慟哭以書之。紹興二年春正月庚申。《栟櫚集》卷二〇。

跋胡公墓誌

蔡京當國二十餘年，天下世人舉遊其門，間有不爲京所污者，非才術智識不足以悅京，則其所疏遠，不能與京接也。夫初以不才爲京所棄，今乃洋洋謂非京黨，不亦欺天乎？了翁誌胡公墓有曰：「帥在政府者，蓋斥京也。公爲京所知如此，卒不爲京用，豈非人傑哉？」諸子於政和間敢犯時怒，力求翁文以誌先德，亦下視京輩如草芥耳。今也節義文章皆卓然出人數等，蓋淵源淳蓄，有自來也。嗚呼盛哉！《栟櫚集》卷二〇。又見《陳忠肅言行錄》卷七。

題稱老開堂疏

靖康元年四月

稱老挂錫延平廣教，禪悅之餘，閉戶讀書，時出好語。使君太博莊公聞而喜之，令居天王，爲製疏文，有「神珠法雨」之語，可謂知稱者。稱今領衆肅然，日傳此道，清譽四播，如走風雷，亦可謂不負使君所知矣。德公之賜，欲刊其疏，且求某跋之。余以謂欲報其德者，不必刊其文，然非託於文則無以志吾之知遇也，於是乎書。靖康改元四月己未，栟櫚某書。《栟櫚集》卷二〇。

跋張元幹幽巖尊祖錄

紹興二年正月

掃祖母之松楸，寶大父之手澤，省母黨，謁鄉先生，通有無于伯仲，而葬其亡者，此士人所當爲，況仲宗之賢乎？蓋仲宗宦游四方，時適歸焉。不以能爲之爲難，而以得爲之爲幸，此記事之文所以作也。若以仲宗爲非劉氏所出之孫，乃能切切如此，便加贊美，一何待仲宗之薄耶？一種天地，豈有先後之間乎？仲宗上冢時，諸父各列于朝，不能即歸，仲宗乃幹父之蠱爾。了翁之言，可謂句中具眼。夫了翁，百世師也，下視時輩，如黃茅白葦耳！幹蠱之語，豈輕以予人？仲宗于是爲賢。紹興二年人日，栟櫚鄧肅志宏。《蘆川歸來集》卷一〇。

全宋文卷四〇一七

鄧 肅 四

不校

孟軻不與橫逆之人校曲直，而與齊宣王論達尊；韓愈不與高閑、文暢校夷夏，而與憲宗論佛骨；韓信不與淮陰少年校勝負，而與項羽爭雄；藺相如不與廉頗校上下，而與秦王爭割地：蓋不屑屑於其小者，所以養成其大也。揚雄不肯屈節於董賢，而甘爲王莽之臣；柳宗元不肯下氣於皇甫湜，而甘爲王叔文之黨；李忠臣赴君父之急，能斥日者之言，終不能拒朱泚之命，卒以叛誅；李陵能以匹馬力戰極邊，終不能輒出一語，上抗虜廷，卒負其君，爲左衽之鬼：蓋遇細故則竊虛名，臨大節則顧死生，此小人之事也，大人何取焉！古之所謂大人者，體均天地而氣通陰陽。天地覆載之中，不却蛇虺；陰陽寒暑之變，不恤怨咨。但推一元之氣，運量斡旋於太空不可窮極之間，乾闢坤藏，春生秋殺，又何必物物與之校可否乎？若乃小人，則一切反是。余嘗譬之以狗，飽食糞穢，盤旋戶外，伺有至者，不

問淑慝，瞋目碎牙，聲氣俱厲，將搏而噬之，然後爲快於心。顧其性皆真若有守，而不負其主者。倘有客焉，委骨於地，彼則搖尾而進，欣然就之，視曩昔切齒之人便爲恩地，亦豈暇顧其主乎？此大人小人之辨，不可以不察也。《晉語》有之：「人才相去，不啻九牛毛。」蓋嘆其相絕如此。顏子於此犯而不校，蓋不足與校也。小子其志之。《栟櫚集》卷一三。又見《南宋文錄錄》卷二〇，《宋元學案補遺》卷三九。

原直

世人嘗謂窮達自天，余以謂窮達自人，非天也。何則？伯夷餓，柳下惠黜，孟軻不用於戰國之末，韓愈不得安其身於朝廷之上，比干剖心，子胥抉眼，真卿、杲卿碎其身於賊手：是爲直必窮矣。子貢得駟馬，蘇秦得六印，宇文士及得安其職，張禹得全其身，崔日用得學士，宋之問得館職，楊再思得宰相：是則爲佞者必達矣。夫爲直者必窮，爲佞者必達，自古及今，莫不皆然，夫豈天哉？雖然，人生世上不過數十寒暑，盛衰得失，如蟻穴一夢耳，於此枉道喪節，以干妻孥之奉，一時沛然，自謂得志，殊不知萬世之下使人聞其名而唾之，僅與禽獸比。若正直之士，雖當時身不絲，腹不粟，斥竄流離，真若可憐者，然所謂浩然之氣，歷千百年猶與日月爭光。以此校彼，孰久孰近？故君子寧餓、寧黜、寧不用於世、寧不得安其身於朝廷之上，至於剖心抉眼，碎於賊手，亦寧任之，惟直不可

變耳。余生蹤迹幾遍天下，求其不以窮達生死少變其直者，雖間有之，要不可以多得也。建炎初，余謫歸沙邑，有主簿虞君茂實諱某者相遇，視其貌溫而謹，聽其言慎而信。退竊自幸曰：「是必學者，非止爲科舉之士耳。」予以得罪至重，流落益久，君又安於小官，不能遽去，忽忽相從且三年矣，視君所爲，猶一日也。與人無親疏貴賤，一切以誠心待之。聞人有善，欣然若己有得。及論朋友之過，雖面顏發赤，勿顧也。其事官長，亦不能少變辭色，作寸進計。顧雖齋庖索然殆不能煙，青衫百結如霜後葉，其自處如得志。嗚呼！君真坐直而窮者，君真不以窮而變其直者。此余所以願與交遊之末，不敢以罪逐孤蹤自爲君棄也。孔子論三友，以友直爲最；佛氏論四友，以華友、秤友爲可鄙。蓋華因時爲盛衰，秤視物爲低昂，此豈可與正直之友同日而語哉？君今別余而東矣，恐無規余失者，余于是黯然作惡。惜君之行也，作《原直》。《栟櫚集》卷一三。又見《南宋文錄錄》卷一七，《宋元學案補遺》卷三九。

詩評

或人問詩於鄧子，鄧子曰：「詩有四忌：學白居易者忌平易，學李長吉者忌奇僻，學李太白者忌怪誕，若學作舉子詩者，尤忌說功名。平易之過如抄錄帳目，了無精采；奇僻之過如作隱語，專以罔人；怪誕之過有類乞丐道人作飛仙無根論，語功名之過，如諂諛卦影詩，不說青紫，則必論旌麾，此

尤可羞也。若能不作此數格，然後可以論詩。東坡曰：「要知西掖承平事，記取劉郎種竹初。」此雖平易，自有精采。又曰：「陽蟲隕羿喪厥喙，羽淵之化帝祝尾。」此雖奇僻，自非隱語。又曰：「歲寒冰冷天地閉，爲我起蟄鞭魚龍。」此雖怪誕，要非乞丐道人所能近似也。至論功名則曰：「正與群帝驂龍翔，獨留杞梓扶明堂。」是豈復有卦影氣味乎？此四者不可以筆墨求之，要運於筆墨之外者，自有所謂浩然之氣，充塞乎天地之間，學者不可不知也。《栟櫚集》卷二五。

論書

持筆如馭將，柔順從指者皆非良材，而猙獰縱逸者亦不可制。要當興伏抑按，每從人欲，而紙上戛戛，自有生意，然後爲妙筆也。近世人多作無骨字，盱眙側媚，有乞憐之態，故其所用者皆無心冗毫也。此筆才入手，則諸葛所製當爲生硬矣。不能用諸葛筆而欲作字，如項羽棄范增而欲取中原也，其可乎？

墨以黑爲體，以光爲神。神采輕浮，不能深黑，譬如紈綺子弟。濃字大畫，黑而無光，亦一田舍翁耳。眉山老仙謂陳瞻墨，潘生不逮。瞻何爲者，敢冀潘耶？此論未公，吾不憑也。

研不必甚佳者。比嘗見士人相矜曰：此端也，其色瑩；彼歛也，其文緻。不知文與色亦何與於墨乎？皆好奇之過也。大抵石在山者燥、在水者脆，脆者不能以制墨，而燥者又不行筆，二者胥失也。去是二病，雖鳳咮足矣，亦何必近捨皇甫湜哉！

張長史脫帽露頂，抵掌於八仙之中。今物化數百年矣，每觀其字，則恍然逸韻，猶在目前。顏魯公作字端嚴可畏，張之屋壁，奸人膽落，與長史無毫髮相類，而史氏謂魯公獨傳其法，何也？蓋字法三昧，當以神悟之。既悟矣，如嗣宗老宿，或以棒，或以喝，或作老婆態，種種不等，要之皆西來意也。

本朝評書，以君謨爲第一，信嘉祐之間可以魁也。蘇、黃繼出，文妙天下，而書又能張其軍，於君謨若無甚愧者。然君謨如杜甫詩，無一字無來處，縱橫上下，皆藏古意，學之力也。蘇、黃資質過人，筆力天出，其太白詩乎！深得其趣者，自當見其優劣矣。

米芾，楚狂者也。作字清遠，有晉、宋氣，所恨者但能行書耳。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三者不可闕一也。若用《春秋》之法責備賢者，則米芾在所惜也。

丹霞蹟師學余書未半年，亦有可觀者。今來求益，吾術窮矣，姑使之擇筆墨之精者以利其器，然後品藻古今能字者，以俾其自取耳。蹟勉之，風韻不凡，他日所學當有不止於書者，吾將併得而告也。政和戊戌春，栢欄鄧肅朝陽堂書。《栢欄集》卷二五。

沙陽重修縣學記

余嘗怪道、釋之居，雄麗相勝，而州縣之學類不足以方之。顧其無自而然哉？蓋人心役役，不有所食，則必有所懼，未嘗有斯須寧者。道家者流曰：我能薦人於天，可以幾福於式外，故貪者慕之。釋氏者流曰：我能福人於九泉之下，雖造業深重者，鬼亦不得以誅之，故凡有罪者懼焉。貪者利其如此，而懼者以惟恐其不我利也，此道、釋之宮所以輪奐奇勝，殆遍天下，非學宮比。崇寧以來，蔡京爲冢宰，群天下學者納之黌舍，校其文藝，等爲三品，飲食之給，因而有差。旌別人才，止付於魚肉銖兩間，學者不以爲羞，且逐逐然貪之曰：吾利在是，不可一日捨是而他也。縣有帥長，郡有教授，未必知有所謂學校之本者，但務爲美觀耳。帥使者又從而督之，以學宮成壞爲州縣殿最，斥叱所及，官吏膽落，故士夫懼焉。此崇寧間學舍之盛，所以妙絕今古，可以無愧於道、釋之宮也。嗚呼！學校之興雖自崇寧，而學校之廢政由崇寧。何以言之？蓋設教之意專以祿養爲重輕，則學校之士豈復顧義哉？知有利心而已。一旦赫然復祖宗法，以科舉取士，學者則曰朝廷不以學校觀我矣，吾何貪焉？州

縣則曰部使者不以學校督我矣，吾何懼焉？是故昔日青衿接迹絃歌之地，今則敗椽老屋，號風泣露，使人過之淒淒然如墟墓間，若不可以復振者。是真可傷哉！南劍有邑曰沙縣，溪山之勝，文物之盛，蓋甲於一郡，其在閩中，亦號爲卓卓然者。舍法既罷，學校亦廢，仰雨傍風，儒生掃迹。宣和七年，建安郭侯得邑於此，惻然作念曰：此邦亦復如是耶？舍法可罷，學校不可罷，置而弗顧，非爲政之本也。於是邦人之彥者，率侯之語，各竭力以營之，朝夕勉勉，若切其身。曾未踰時，講者有堂，居者有舍，奉先聖者有殿，齋宮祭具，無不備器，棟宇凌空，朱碧相照，又有非崇寧間所能及者。於是學者偕來，啾啾閭閻，有洙泗之風。嗚呼盛哉，古無有也！殆不知大夫與邦人之彥者懼使者之督而肯爲之乎？抑貪夫所謂三舍之選而爲之耶？內無所貪，外無所懼，上下相率，必於有成，果何謂哉？一言以蔽之曰：誠心而已矣！然則郭侯之志與邦人之彥者，豈不既賢矣乎！余於建炎之初論事謫自左掖，因以冷居里閭，蓋將束書負琴，日造庠序，以爲廢事之愆。侯乃以記文見屬，余曰：「唯。此僕所願附姓名者，敢不書！」雖然，學宮之弊今已新之，寒暑相易，風雨摧剝，異時能保其不弊耶？侯文章事業，霽聞於時，牛刀割鷄，豈久留此？弊而復新，其在邦人之誠心乎！且誠之爲道大矣，天地可動也，金石可革也，惟出於至誠，則有確乎其不可易者，顧其勤於今日，而怠於後日者乎！異時郭公持節以過舊部，若見學宮不減今日，然後知至誠之道可亘千古，非貪與懼者之比也。故余併書之，以告來者。侯字舜卿，汝賢其名也。學興於慶曆二年春二月有二日，而新於宣和七年冬十月二日。建炎二年三月吉時立（二）。《栢欄集》卷一六。又見《永樂大典》卷二一九八三，同治《沙縣志》卷六。

〔二〕「侯字」至「吉時立」數句，原無，據同治《沙縣志》補。

具瞻堂記

建炎三年二月

大丞相李公宣和初以左史論時事之失，謫監沙邑筦庫，期年而罷。宣和末，以奉常還朝，與決大計，遂參左轄。虜騎迫城，公以身蔽之。虜退，遷元樞，未幾而出。虜騎再至，則汴都不守矣。今上即位之初，走使召公，再遷爲左僕射，紀律稍正，群盜向息，而公又逐。不數月間，翠華有維揚之幸，故天下識與不識，皆謂公之出入，係朝廷重輕，非近世名臣所可比也。東坡曰：「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吾今於公復見之矣。新安呂子之望，以智謀中科，得官九品，筮仕之初，襲公筦庫之職。一日，居其堂而四顧曰：「此非大丞相李公之所憩乎？平日仰公如太山北斗，今以職事繼公後塵，其瞻仰之誠，參前倚衡，如見公於上，雖食息警歎之頃，不敢輒忘。請新其堂，而榜之曰具瞻，所以致僕拳拳之誠，且與後來有知者共之。」堂成，予即造焉，雖喜呂子趨向不凡，且爲呂子危之。李公直氣充塞天壤，不能一日安其身於朝廷之上。當時願留之者殆以萬計，幾坑於奸佞之手。有抗章以挽之者，皆斥竄流離，去朝廷數千里者；至於梟首通衢，以竦天下。呂子何恃，而敢如此？予竊爲呂子危之，因以告之曰：「前日死諫之士，今此去國之臣，皆子從遊之舊。當時議論，子無不與者，朝廷大臣蓋已切齒，但未有以發之耳。故去年省試，子雖優擢，有司觀望，吹毛求疵，竟不復廷對。」

今不省愆易慮，默默安職，復爾作爲，是自貽咎耳，後悔其將追乎？」呂子曰：「諾。坐此獲罪，芬芳多矣，謹俟之。」建炎三年二月二十一日記。

某不善作真字，記成而不能書，畏禍患者又不肯書。建安張博見而喜曰：「李公之德卓卓如許，豈獨呂子願遊其門哉。僕請書之，禍福之來，吾弗計也！」噫，世間惟不計禍福者，方可與論出處。某今又何幸而得與二子同遊乎！後五日，某題。《枿欄集》卷一六。又見嘉靖《延平府志》卷一九，同治《沙縣志》卷一九，《南宋文錄錄》卷一〇。

亦驥軒記

余謫自左掖，遠歸里閭，志中出郭四十餘里迓余於高砂郵亭，再拜而起曰：「兄以言事召，復以言事出，職也。脫身虜營，驅馳萬里，遂得以拜親闈，幸也。謹以賀！」復再拜。予喜其言，似有所見者，豈三二年間學問自進耶？吁，可喜也！志中相別，聞嗜酒喜遊，浮沈里巷中，似未能自克者；至於好賢樂善之心，則不啻若飢渴。然予固嘗遠期之。今日聞見，果非故吾，是不負余所期也。推是心以往，則亦何所不至哉！志中乃歸治其室，環列今古，閉戶靜坐，雖居陋巷而享簞瓢，泰如也。予過之，而字其軒曰亦驥軒，且語之曰：「『晞驥之馬，亦驥之乘；晞顏之人，亦顏之徒』，此揚雄氏之言也。回之道非常常然者，雄以驥比之，豈稱其德而不稱其力歟。且夫氣逸神駿，蔑視燕、越，長鳴

就道，箭激電飛，此驥之力也。至於俛首羈韁，以安服御，載上之勤，夷險不變，此非以其德歟？回在洙泗之間，以言語則不如宰我、子貢，以政事則不如冉有、子路，以文學則不如子游、子夏，其所以卓然冠於三子之徒而居四科之首者，蓋在此而不在彼也。志中有志於若人乎，即此晞之，是知本矣。雖然，晞驥可能也，而亦驥不可能也。晞驥云者，特有志焉而已；至於亦驥，則已行其所至，與之齊驅並駕，殆有不可得而優劣者。余所以命軒之名者大矣，予所以期志中者高且遠矣，志中其勉之！異日無愧於此軒之名，斯無愧於乃兄；若無愧於乃兄，則步驟齊驅，殆未可以今日量也。會有伯樂，爲子一顧，豈久困鹽車者哉？志中其勉之！」志中名晝，於予爲弟云。《栢欄集》卷一六。

儀鄭堂記

延陵吳方慶踵栢欄鄧肅之門以告曰：「余先君刑曹與夫子先庭爲短檠之舊，少年同薦於鄉，晚得官九品，復同等。余於夫子頃在庠序爲莫逆之交，今以姻屬，弈棋賦詩，無頃刻相捨。予之貧又與夫子等，夫子其知我也深且舊矣。余先君子頃視死生之變，不入其舍，嘗穴土爲墳，曰吾死即埋此。今既不幸捐館舍，室家所有，粗給襄事，作堂墓側，以致歲時之思。卷曲散才，僅除風雨；丹雘之飾，皆屏棄弗用，從治命也。或過曰：嘻，陋矣哉！或曰：嘻，其亦儉於其親哉！夫子視我果貧乎？果儉於其親乎？先君子果安於此耶，其亦弗安耶？」肅對曰：「余雖未獲拜刑曹君於堂下，然嘗聞吾先君

子云：『《語》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今人不務爲孔子之所爲，而送終之禮且欲過之，殊不知孔子之道卒不可過也。以奢易儉，以易易戚，是終與孔子背馳矣。學孔子之道而與之背馳，豈知學者？小子其志之！』今以先君子之言以卜其友之志，當無二道也。然則刑曹君其安於此也審矣。君之戚，君之儉，當無愧於前輩矣。夫不儉於戚而儉於營奉之末，又其力無以爲奢焉，以克成先君子之志，其過於流俗也亦遠矣。昔杜預過邢山，見有冢焉，問耕父，云鄭大夫祭仲，或云子產之墓也，遂率從者祭而觀之。其隧道不至其前，示無所藏；所用之石不取美者，而取諸洧水，示不勞工巧，而石不可用於世也。預將相土而爲容棺之室，儀制取法於鄭大夫，欲以儉自全耳。杜預之賢，民至於今稱之弗釋也；刑曹君之志，其杜預乎！君當成之可也。」吳子於是懼然而起，曰：「余嘗名其堂曰儀鄭堂，其言偶與吳子合」，豈吳子之貧然後知余之貧乎？抑家世學問初無殊論乎？夫子其爲我記其語可也。」余曰：「唯唯。」雖然，晉室未振，吳氏方強，當時群臣縮首以顧妻孥，無一人爲其主鬬之。惟預與張華等潛知主意，赫然振師，干戈南揮，卵破草折，坐令勲業與日月爭輝。余嘗謂預其營葬雖以鄭爲則，其左右晉室則以周、召爲則也。先刑曹嘗則其下葬矣，其所以則周、召者，實付後人。吳子才學卓卓，爲一時望，律身持志堅於金石，又掇科名，以居仕版，時適今日，真有爲也，當有大於晉室者，夫子其勉之！異日當爲子大書勲業，立爲二碑，以修邢山洧水故事，蓋不特作是記而已矣。夫子其勉之！」《栢欄集》卷一六。又見嘉慶《南平縣志》卷二四。

〔二〕吳子：疑當作「夫子」。下句同。

新建三清殿記

閩水曲折，行亂石間，鼎烹雪噴，相應而起。獨沙邑有溪廣千餘尺，紆餘舒緩，湛如青銅，其遠至於二十餘里，不聞湍激聲。南有七峰，草木蒼然，四時不改；北列萬井，樓閣翬飛，不可以數計。昔令尹自縣治而南，方舟爲梁，徑抵七峰之最西者，闢山爲堂，瞰危爲閣，下俯風雨，旁列星辰，似非塵寰中。蓋沙邑據閩中之勝，而是堂與閣又據沙邑之勝，此登賞之士所以冠蓋相望，而遊宦於此者尤切切焉，若以不得款於是者爲大可恨也。今令尹郭侯見而嘆曰：「嘻！此勝景也，是真可喜者。雖然，有家焉必有仰事俯育之計，有職焉必有民社之憂。今爲家者棄其家以嬉，爲職者捨其職以嬉，舉邑之人若狂焉，無乃以勝景爲累乎？」於是呼道士張唐的居之，鑿山作殿，中設三清像，巍巍堂堂，與閣相稱。昔日妖歌曼舞之地，今化爲斂笏垂紳之宮；昔日窮奢極欲之境，今化爲悔罪懺非之地；昔者邑官晏此以虐天子之民，今也邑官叩此以請天子之壽。是非善惡，豈不相萬乎？郭侯此舉，其可謂卓然矣。且叩予門，請以文記之。予筮仕之初，嘗待罪鴻臚寺，道、釋二教，兼所轄者，其記之爲宜。且嘗因賤職之簡，得以考其教之所自來矣。其源出黃帝，其道再盛於老聃，其末流詭異，有真可駭者。其爲家三十有七，其爲書九百九十有三篇。凡有天下者，必崇其道，論其尤者有三帝焉：秦曰

始皇，漢曰武帝，唐曰明皇。是三帝者才智絕人，蔑視一世，窮六合之大不足以厭其欲，於是浩然有御風騎氣之志，煉丹飛符，雜以左道，自謂其法可配天地，殊不知飛騰之術卒不能濟，反禍其國，真可痛哉！此學孔子者所以不欲言老聃氏也。雖然，漢高祖之取天下，則以張良爲最；其治天下也，則以曹參爲最。良之道蓋慕赤松子，而參之居則避正室以舍蓋公，是則道家之術，又若無負於天下者。蓋漢高祖所以取參與良者，在道之本不過於清淨恭儉無爲，與民息肩而已矣。而始皇、武帝、明皇之所尚者，區區竭力以事其末，故誕妄不經者得以行其志。其治亂賢否所以相絕，不可同日而語也。今郭侯崇奉之志既在其本，此吾所以記之不敢輒辭。夫末流滋蔓，變怪百出，可以惑人主而禍天下者，皆非黃帝、老聃氏之道也，予固嘗斥之矣，奚獨孟子能闢楊、朱哉！當有辨之者。《栟櫚集》卷一七。

南劍天寧塑像記

昔者釋迦嘗爲其母說法於忉利天宮，久而不返，爲之君父者不得以見之，目連行空，往返者三，刻其像以歸，以慰當時拳拳者。故後世之士，欲見佛菩薩而不可得，則必效焉，此塑像所以興也。東漢之後，教入中原，有妙傳此道而傑出於其徒者，如丹霞、德山，皆號第一流。然丹霞禦寒則燒木佛，德山說法則徹塑像，其於目連之論，若相反焉。余每疑之，而考其所自矣。蓋由迦葉至師子二十三世而離，離而爲達摩；由達摩至忍五世而益離，離而爲能爲秀。能、秀之辨，姑置未論；禪、教之

判，其來已久。自達摩既離之後，不立文字，則無復以教相爲主者。此丹霞、德山所以不得不與目連殊也。雖然，達摩之道其果離於佛耶？其亦未嘗離耶？色空未融，則物無非妄；一視而空，則物無妄者。既謂之妄，則無物可存；既曰無妄，則何所存而不可乎！是故累土於地，屹高尋丈，假以金碧丹牘之飾，望之儼然，固不離一聚塊耳。然方爲聚塊，夫人皆得以賤之；一旦建立於上，雖頑夫悍卒，亦必肅然如臨父母，是可以妄斥之耶？其功蹟之妙，雖幻於作者之手；而瞻仰之誠，則生於見者之心。原其手之所以運用，推其心之所以孚感，天機忽然，不容擬議，教外不傳之妙，已行乎其中矣。然則丹霞、德山之道，亦豈殊於目連者乎？此主禪悅者，其於佛氏塑像所以未能釋然不以介意也。南劍天寧者，大禪寺也。政和間廢爲道宮，奧殿佛像，民不忍毀，竭一城之力遷於東山，建大道場。靖康之初，錫還舊額，士庶紛來，無瞻拜之地，群議鬩然，欲昔所遷者。或曰，東山道場自不可廢。有石旣者，糜金錢二百萬鼎作塑像，雄偉莊嚴，過於曩昔，而東山勝地因得不毀。既事，且携住持僧淨暹書請記於予曰：「昔李遷修藥師院，歐陽公爲之記，故遷得不忘。旣，其遷之流歟，願夫子記之。」予曰：「嘻！地瘠人貧，無如七閩者。居民脫損一錢不益於用，怏怏然若切肌膚者累日。今石所損，動以萬計，其於妻孥口腹之奉了無與焉。問其所以，則曰『天寧道場，祝君父萬萬壽，不可以一日廢』。其區區之誠，有足嘉者，豈止爲李遷之徒哉？故余爲書之，且記其所以然者。異時禪悅之士來造天寧，一瞻塑像，釋然而悟，不必掃滅教相，止了達摩之心，將歸德於遷耶？將歸德於旣耶？其亦將有取於文乎。東坡嘗有言曰：『譬如油蠟作燈燭，不有之始〔一〕，終不明。當作如是觀可也。』《楞櫚

「二」不有之始：按蘇軾《石恪畫維摩頌》此語原作「不有火點」。

沙縣福聖院重建塔記

靖康元年春

塔寺之建，自鬻賓國始。舉國之大，不過二所，佛氏且從而贊之，以爲希有事。然則佛塔豈可多得耶！唐武后欲創祠於白馬坡，張廷珪力諫曰：「窮山之木以爲塔，不足高也。」后乃止。然則佛塔豈易建耶？然近年以來，井邑盛處必有浮屠，計天下之大，當以萬數。難易多寡，何相絕如此！豈今日佛教之盛，非昔者比乎？抑天下富庶，而土木之功易於創造乎？余嘗疑其說，以質諸長老，曰：「凡建造者，爲殿以供佛，爲堂以供僧，爲橋爲路以通往來，是各有所爲，而非偶然者。獨浮屠之建，動切星漢，其功甚勞，其費不貲，而於僧徒未見其有益焉。」然則古今所以難之而不欲多建者，豈非爲是耶？」長老曰：「不然。此莊嚴之道也，今人未必非而古人未必是也。今夫假木石之功，而飾以丹青之麗，光芒璀璨，卓然出井邑之上，凡有目者皆見而仰之曰：佛菩薩舍其下。凡十人睹之，而一人能作正念，則千而百、萬而千，展轉不窮，當有不可以數計者。是則莊嚴之勝以五采說法，而觀瞻之士得以目聽之，其助教化固不小矣。而謂之無益，可乎？此阿育王之建塔所以至八萬四千，而佛氏

而不以爲多也。」南劍之沙縣有寺曰福聖，古道場也，三朝宸翰，實鎮其中。古塔中立，蓋累數百年，舞風沐雨，望之黔閭，不足以聳人。住持僧端一毅然撤去，曰：「吾將協衆力以新之！」銖積寸累，殆十餘歲，斲削之功僅十五。三易主僧，事益因循，塔忽倒影在密室中，雖雨暘弗變也。衆復駭之，益加重焉。大丞相李公爲之濃墨大字以題其額，又錄宣和褒封之制，而繼之以泗濱驚世之迹，刊於塔右，將以誨成。適公還朝，而主僧之志老矣。建安郭侯來宰是邑，乃喟然而嘆曰：「君父遺蹟既臣子所不敢易，而塔廟之設乃遺蹟之所託者也，於此不竭力焉，恐非人臣之道也。諺曰：作浮屠者必合其尖。將以合之，捨我而誰哉？」於是率邑人之彥者告以故，且令主僧了機從而奔走之。故富者出財，能者竭力，亶亶相勸，殆有不能以自己者。閱明年而塔成，實靖康改元之春也。其級五，其廣四十有八尺，而高三十丈。雲煙縹緲之間，金碧相照。夜燈數枝，煥如星斗。嗚呼盛哉！豈特使百里之內遷善於觀瞻之際，而悔過於杳冥之間乎！三后之志且不廢於海濱，而雲漢之章人天共仰，蓋將與日俱新矣。夫仰而事君，俯而化民，今一舉而兩得之，其可謂賢令尹哉！余適罪逐還鄉，與觀勝事，侯乃以記文見屬。余曰：嘻！昔韓愈氏必欲火佛氏之書而廬其居，然後爲快於心。至僧澄觀能造浮屠於淮泗之上，欄柱雄麗，高三百尺，愈遂作詩以美之，且謂當時公才吏用無如師者，遂令澄觀之名同愈不朽。得非寶塔之建，於有爲佛事爲甚難，顧雖倔强如韓子者，亦不得以却之乎？今莊嚴是塔而主其寺者，僧惠深也。具正大法眼，爲達摩嫡嗣，非若澄觀所能髣髴；余嘗從之論西來意，又非若退之以談佛爲諱者，固願以筆墨贊之。而況邑大夫切切外護之志在君與民，又於予爲詩酒之舊，見而屬之勤至

於再三者乎？此皆余所樂書者，敢以不才辭？《栟櫚集》卷一七。

興化重建院記

余嘗謂人之才術智識常生於不得已，而死於因循者，則亦偷安而已矣。此天下之通患，而祝髮壞衣者尤甚也。何以言之？風雨寒暑不可以切身，鹿豕不可以雜處，飲食不具，居處不可以得衆，倘未嘗有寺而欲闡揚祖道者，其於創立，豈可以已乎？若夫既有寺宇粗可以居，而歲月相仍，摧風爍日，主之者雖惻然作念欲一新之，徬徨四顧，曰：陋者可補也，頽者可支也，汙漫者可飾也，因陋就簡，吾亦可以安也，又何必盡毀舊廬，化出蓮宮，然後爲快於心哉？因循偷安，是亦人之常情耳。南劍沙縣有寺曰興化，屹立山間，雖云簡古，然建於中和之初，梵宮所當有者無或不備。光化間，嘗勅翰林以題其額。政和末，又易律爲禪，以其在閩中亦卓然號爲古道場。三百年間，未聞有惡其弊者。政和丙申，法湛主此，亦可以已矣，師乃愀然不能以自安，曰：「屋老如許，門宇蕭然，亦何以爲佛地哉？扶傾立仆，苟新耳目，瑣瑣然一二治之，非吾志也。」於是即寺之左，得地爽塏，斬茅焚翳，乃遷故址。顧雖齋庖索然，殆不能煙，亦未嘗過計，縮身節口益堅。今力得匠者數十人，乃躬自執爨，如事其師，雖風雨迷天，弗顧也。誠心旁達，鄉井翕然。由是富者出財，壯者竭力，百日之間，輦土運材，有至於三千指者。故閱十年而寺成，巍然中立，危棟翬飛，欲凌霄漢，堂堂塑像，亦妙絕

一世。爲堂於上者二，內而晏寢，外而演法。爲堂於下者三，以供羅漢，以齋水陸，以飯緇素。香積有厨，聲鐘有樓，翼之以廊，而重之以門。左右前後，繩繩翼翼。計寺內外既無毫髮不具，其雄麗莊嚴又非前寺所能彷彿，而尺椽片瓦俱出師力，未嘗取用舊者。嗚呼，難矣哉！是可以因循而不因循者也。其勉勉自克，志力俱到，當於前輩求之，故余因其求記，乃詳爲書焉，且以爲怠惰委靡者之戒云。師初建法堂，石其基者再，凡再圯。師憂甚，忽省往時夢建是寺，有龐眉皓髮者告之曰：「寺基更深二尺許，乃真道場。」嘗試闢之，恍如夢中，又得石柱六以建殿宇。有足痕者尺餘，在石柱之陰，見者皆云「此佛迹也，非雕鏤所能至」。此寺之興，所以神速如此。嗚呼！夢中之境，變滅須臾；石中之迹，千古不變。其將以夢爲虛，而以石爲實乎？通乎晝夜，本無二理，石固非實，而夢亦非虛也！夢中占夢，師固未暇，然既賴此以興寺，要了此以爲寺之所以興，故余併爲師論之。《枳櫚集》卷一七。

〔二〕十年：按前句云「百日之間」，後文曰建寺「神速」，則「十年」疑當作「十旬」。

全宋文卷四〇一八

鄧 肅 五

栖雲日新軒記

靖康元年三月

自西晉以下，祝髮壞衣之禁弛於中國，故四海內外，江山勝處，皆釋子居之。凡居寺以領衆者，孰不欲峻治其宇，以闡揚此道哉！凡臨事之初，必躊躇四顧，曰：吾所有者如何，求於人者如何，事成若否，其利害勞逸又如何也？故其決然欲爲之志，已奪於衰憊不果之氣矣，事豈復有濟耶？幸而有氣宇不凡、斷然若將有爲者，又其經營措置，顛倒錯亂，或急其所宜緩，而後其所當先，顧雖疲精竭力，亦徒自紛紛耳。此敗椽老屋所以頽圯日甚，可以深嗟而屢嘆也。故余嘗論天下事曰：有欲爲之志者，未必有敢爲之氣；有敢爲之氣者，未必有能爲之才。三者備矣，雖天下可宰也，況一寺之小乎！或闕一焉，雖八口之家亦有不充者，況一寺之衆乎？沙縣栖雲，古禪刹也，堂宇卑陋，僅庇風雨，蓋不知幾百年。真戒大師可臣以百丈法居之，才三年，余往造焉，見其翬飛棟宇，屹立寺東，所謂庫院

者新矣。明年過之，則見其金碧相照，恍若蓮宮，所謂如來寶殿者新矣。越三年又過之，見其函軸星布，機緘雷動，莊嚴之勝，如天造地設，所謂寶藏新矣。余固信若人之奇者也，且度其力必窮矣，非息肩數十年，恐不敢議若事矣。近年過之，則又見其立殿於藏之右，以奉傳經者；架堂於殿之下，以居閱經者；闢宇於殿之上，以娛遊息者。又創雲會堂於藏之左，渠渠夏屋，可居數百衆。草芥泉石之間，丹雘煥然，又一新也。計寺內外當不復可以措手矣，而良材山積，瓦甃鱗比，又若有爲者。因詰之，對曰：「法堂齋厨今雖亡恙，然數年新創已傑立雲霄間，此不得以獨卑也。」意必盡新之而後已。余驚問其故，曰：「若歲所入幾何？」曰：「聊爾。」「求於人者幾何？」曰：「未嘗遣化士。」「然則斤斧之聲積今十年不絕，而土木之工鼎來未艾，使遊賞之客每見而益新，是何自而然哉？」曰：「縮身節口，銖積寸進，亦隨緣耳。」余蓋知真戒之志之氣之才，果有絕人者。乃與之坐於小軒之上，作終日款。師以軒榜爲請，予故字之曰「日新」，蓋記所見也。有客難之曰：「此寺之興十八年矣，真戒之力可以唾手而就，期以一二年間，無可新者，後日過之，無乃辜吾子命名之意乎？」余曰：「嘻！此特真戒之餘事耳。渠得法於雪峰，見聞的的，出人數等，故步陳迹，一切掃去。蓋嘗與之語，亦無時而不新也，豈止創立之功哉？」客無以對，余於是併書之。靖康改元清明記。《栢欄集》卷一八。

丹霞清泚軒記

宣和三年八月

邵武丹霞僧明蹟作軒於其院之西，中植菖蒲數種，鬱然几案間，不遠數百里，來乞名於枿櫚鄧某。某名曰清泚軒，蓋取東坡贊語所謂「清且泚」是也，因爲之言曰：洛陽之花，隋堤之柳，簞簞之竹，徂徠之松，奇質老幹，非不可喜，要之必資糞壤，乃克有生，是以未能脫然仙去，不離塵土間物耳。獨菖蒲之生不事此，粲粲怪石，涓涓清泉，泉石相映，凜生寒風，於此蒼然得意，四時一色。顧其與凡草木同列哉？其節如夷、齊之高，其韻如嵇、阮之勝，其清絕如子猷之泛雪，其脫灑如列子之御風，其謝寵辱如扁舟之范蠡，其安淡泊如釣臺之子陵。嗚呼，至哉！非胸中有是德者，烏能嗜此物哉？東坡先生首唱此風，且爲贊叙以問安否。彼能輕死生，傲爵祿，高視四海，若無介意者，獨於此切切，何也？蓋公所嗜之意不在菖蒲，直寄焉耳。蹟能爲東坡之意乎，明窗淨几，坐見古人；如其不然，則所嗜一草芥而已。蹟作字吟詩，有吾黨風格，其種菖蒲而喜之，意決有在也。雖然，願師進之。法眼有云：「儵然纖芥在，此岸永淹留。」師其無留焉可也。宣和辛丑中秋，瑞芝軒書。《枿櫚集》卷一八。

沙邑栖雲寺法雨記

沙邑有寶坊曰栖雲，欲創寶藏，修撰羅公爲之唱，衆翕然從之。閱五年而藏成，公又捐錢百萬，易經五千四十八卷，期以春三月丙辰率衆爲傳經會，就私居出之，以實於藏中。至斯道俗震動，來者千計，而天忽大雨，勢不可行，乃遲一日。越旦，衆又集，而宿雨沛然，反如倒井。衆乃異之曰：「嘻，有是哉？昔戴封積薪而雨降，魯陽揮戈而日返，雨暘之變，端在古人指顧中耳。今修撰公留心此舉，非一日積，而每出輒雨，天若不協然，何也？」有能辨者曰：「子不見今日傳經之人乎？六根所接，無在非塵，天其意者，一雨以洗之。」僕對曰：「雨之所澤，特欲沐其體耳，烏能洗其心哉？」辨者又曰：「梵書所寓，必有神物護焉。今此經留於公久矣，若不忍釋知音而去也。」僕又對曰：「公已坐傳心印，視此經如糟粕，彼神物者亦烏得以去留爲念哉？」求是而不得焉，乃質於僕，僕曰：「夫何事於饒饒耶？九年之水，堯不得以勝之；孟津之雨，武王不得以止之。雨暘在天，人如彼何哉？然適逢其會，誠不能不饒饒也。若關此經所得之由乎，遠在西域，去中夏者萬餘里，非若兔興烏逝，忽然而至於前也。昔三藏法師登危躡險，幽入鬼方，捫腹不粒者往往繼日。如此驅馳，經數十寒暑，僅能得之以覲中國。彼其勤勞爲何如哉？始得以謂之傳經。今也鳴鉦伐鼓，幡幢蔽空，緩步齊驅，僅三五里耳。若四天春霽，風和日暖，無苦雨以齟齬其行，顧雖賞心拾翠之徒，亦得以盜傳經名

矣，是不亦濫哉？惟霖雨作矣，則泥淖深尺，掘衣以趨者往往滅足沒跗，故無恭欽之心者將自怠，無勇猛精進之心者將自息。其有確然不改、志在必傳者，必能自度曰：『三藏若彼之勞且不迴，顧我獨何者，而變於風雨之偶然也？』是則因雨而去者，但以傳經爲名；雖雨必傳者，是皆至誠而不息者矣。天使傳之者必至誠焉，則此會所得不既多乎？嗚呼，不有疾風，孰知勁草；不有歲寒，孰知松柏；不有霖雨，則傳經之人誠與不誠，吾亦不得而知之也。而今而後，乃知是雨之作，所以爲修撰惠者深且巧矣。故人以爲淫雨，而我以爲法雨也。」於是衆議寂然，無敢容其喙者。且勉某記之，某幸而知之矣，敢以不才辭！謹記。《耕欄集》卷一八。

一枝庵記

余少年喜水，鑿井穴地，泛溪釣月，終日潺湲之樂，蓋將安焉。曰：「水止是矣。」或者曰：「是未嘗見江、河、淮、濟也。」比年奔走道路，偶皆見之，汪洋萬頃，茫無涯涘。若風作其上，則澎湃汗漫，浪高銀屋，然後知余前日之喜，止牛蹄泓者耳。或者又曰：「此亦未足以言水也，是特四瀆之分耳。若大海，則會而納之六合，內外通爲一流，豈啻萬川而已哉！」余曰：「嘻，有是哉！余將遊焉。」客曰：「是烏能遍耶？天地之大，各五億五萬五千五百里，而四海爲之脉。今欲登窮髮，遊聶耳，以極無窮之觀，非肉飛八極不可也。」余乃茫然自失，仰而嘆曰：「天下之景無窮，而玩景之

情亦無盡也。任情逐景，不知歸宿，其將爲波流乎！嘗觀涓涓之微，升於天，行於地，運乎千古，曾無損益，於此了之，則當體而足。滿空之水，固無異於一滴耳，亦何必滄海乎？脫或不然，而必欲賞之，又有大於此者，則將如之何哉？嗚呼，豈特觀水爲然耶？天下之事，類皆如此。夏屋廣殿，金碧相照，鳴鐘伐鼓，食指數萬，此釋氏之居也。領其寺者，指顧之間，方袍雲集，作止寢食，無不可意。其視安居老人，蒙頭冷坐，飲水采薇，無曰相萬乎？雖然，不能安居而必欲領寺，若以寺爲未足，則如之何？世間輕煖肥甘，迷樓瓊屋，不知幾萬等，吾又安能足其志耶？嗚呼！芬芬鼎烹，要在滿腹；沈沈府居，要在駐足。一庵之大，固有餘地矣，又何事他求哉？莊周曰：「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善乎，莊周之能了此意也！且不了一滴之旨，雖傾四海之流不足以供其賞，不悟一枝之要，雖擴六合之大不足以厭其求。此世士所以終身汨汨，蕩蕩忘返，可以深嗟而嘆息也。妙智大師美公，少年學醫，法造三昧；稍壯則事潛庵，求西來意。精進敏惠，便爲一時名僧。若肯降志以悅當路，則巨刹名寺，當盡付之。師乃恬然曾不介意，是故求醫之人布施山積，師盡捐之，以作佛事。嘗托迹太平寺，適遭回祿，尺椽不具。二十年間，棟宇輪奐，冠於一邑，師之力蓋居其半。事母最孝，無愧古人。忽失所恃，則欲謝醫術，曰：「吾不復事此。」既畢襄奉，則作庵墓側，爲終焉計。其視同參子麗服雄居，沛然得意，但知如涕唾耳，豈非了此一滴，遂能安此一枝乎？故余字其庵曰一枝庵。客有問曰：「居庵之士當以億計，豈皆了此乎？」余曰：「不然。世人有才學智術不足以動人者，退居茅舍，蓋其分也。幸而有學問，語言粗可應對，又平居交遊無顯人膺仕，雖欲捨庵，又將焉適？此特繫

焉而止耳，豈皆悟此理耶？其性識超然出人倫等，士夫喜師不可勝計，於此安之，不有覬覦，是真了此者也。」雖然，列子行天，非風不可，古人譏之，蓋非無待而然者。今師必賴一枝，猶未脫焉。百尺竿頭，當進一步，師肯承當否？更俟他日與師分付。師名仁美，南劍州沙縣人也。庵在縣之南，起於宣和之季，落成於靖康之初云。《栟櫚集》卷一八。

題鳳池寺

紹興二年三月

漕使陳汝作邀西清黃堯翁、議郎張泰定、延平外史鄧志宏同遊鳳池寺。禪房花木，幽香襲人，泉石琮琤，共鳴環珮。方兵戈初定之際，享此勝景，以侑一樽，豈易得哉！紹興二年三月丙午。《栟櫚集》卷一九。

題賢沙寺

紹興二年三月

莆田陳汝作邀三山黃堯翁、毗陵張泰定、延平鄧志宏晚集賢沙寺。宿雨初霽，景物一新，遂獲縱觀飛山之勝。豈衡山之雲，特爲退之一開乎？僉曰：當誌之。紹興二年三月丙午。《栟櫚集》卷一九。

題開平院

宣和五年八月

枏櫚鄧某志宏遊此，勝景超然，固非塵俗鄙，而住持材成之。新詩健筆，氣欲凌雲。清談終日，了不及世事也。白蓮結社，當在異日，率俗而行，惘然作惡。宣和癸卯八月五日誌之。《枏櫚集》卷一九。

題潺湲閣

七峰鄧駕道、陳若蒙、鄧志宏，伏自塵寰中縱步得此茂林危閣。泉石相激，凜然寒風，箕踞露頂，論出世法。積後二日而歸。天上廣寒宮未可知，人間決無此景也。《枏櫚集》卷一九。

誠子

「二日之計在寅，一年之計在春，一身之計在少」，此陳了齋之言也。「木之就規矩，在梓匠輪輿；人之能爲人，由腹有詩書」，此韓昌黎之言也。「大丈夫不時時以古今澆沃胸中，覽鏡則面目可

憎，對人則語言無味」，此黃山谷之言也。余長子普偶請余書，余曰：「師節義於陳，學古文於韓，而習句法於黃。當於妙年，先味此三語。勉之！」《栢欄集》卷一三。又見乾隆《延平府志》卷四一，同治《沙縣志》卷一七。

何長善承事墓誌銘

君諱抗，字彥高。晉永嘉中有八姓入閩者，何其一也，君實其裔，故世爲邵武桃溪人。曾父諱福，大父諱景，皇考諱紹謨，皆隱德不仕。自大父以下，皆博通經史，尤深《左氏春秋》，然止用以行己耳，未嘗爲進取計。君繼其業，家益貧，遂習進士舉。自元豐歷紹聖，經義詞賦，蓋嘗再變，君各臻其妙。摳衣膝行，願爲門弟子者，蓋不特爲閩中士人耳，自江以西，往往皆來。凡辱君獎提者，類登危科，作臚仕，曳青紫。拜絳帷以謝恩德者，歲不乏人。故君雖栖遲蹭蹬，未有所遇，然聲譽益砰轟，衆皆意君旦夕爲雲霄人矣。會崇寧間行舍法，月考歲計，銖積寸累，必歷數寒暑，然後得以射策王庭。君曰：「嘻，吾二親垂白，家無擔石，豈可輟吾溫清不可闕之恩，以易區區無用之虛名乎！」故安居陋巷，以教四方學者，鶉衣蔬茹，泰然自處，力事二親，孝行靄聞。晚年尤喜佛書，於生死之變，蓋了了然。宣和七年冬得疾，踰月未嘗伏枕，但揮肉食耳。十一月三日晨興，正冠西首，奄然而逝，得歲六十有七。娶馮氏。男二人，曰元、曰方，皆應進士舉。方嘗遊邊，得承信郎，今陷

燕，以不能歸。孫三人，曰鐔、曰鑄、曰鐸。元才學卓然，於某爲友舊。以君門下士通直郎謝尋狀君之行，不遠數百里過余曰：「先君子老死場屋，不有碣銘，將泯沒矣。願夫子誌之。」余曰：嘻，君終身不遇，豈才之罪乎？君少年未聞道，嘗侍母疾，至於刲股。此在君爲不足書，然孝誠所迫，非以聲音笑貌爲也。嘗同仲兄遊學江西，兄不幸，即負其骨以歸。時方炎蒸，瘡瘡日甚，死於道路者往往相枕。或戒君以徐行，君曰：「吁！死生不足顧也，吾知負吾兄以慰倚門之望耳。」考其所履如此，其可謂之孝子矣。古人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若使君得志在朝廷上，決不顧妻孥服食之私，賣國以自媒，其所立當有絕人者。君今不忍捨其親以居學校，遂使天下失此忠臣，蓋崇寧創法者沮之耳。此余所以傷一時政事之失，而不傷君之不偶也。請銘之，銘曰：

胸中萬卷，筆下雲煙。百不一死，歸此九泉。子孫繩繩，既藝且賢。其後必大，吾卜之天。

《栟櫚集》卷二四。

弔墨跡文 并序

曾侯藏東坡墨跡十軸，端友取其二歸而玩焉，殆忘寢食。時有同學之友見而駭之曰：「異時之文，何可尚哉？」伺端友之出也，於是焚之。今十餘年矣，端友此恨尚填胸臆，栟櫚鄧肅志宏作文以弔焉。其詞曰：

孟明之舟，田單之牛。楚王之象，晉帝之裘。施之於用，無或不周。一旦火之，若不當惜，蓋事有大於此者，而又何足留哉？先生之書，顧豈此儔。一遇按劍，回祿是投。聞者奮起，欲追無由。此氣憤然，徒吞九州。嗟嗟先生，凜凜高風。道學卓然，一世獨雄。文中之虎，人中之龍。我筆無舌，安能形容。獨喜其書，天下之極。虞員歐方，顏筋柳骨。體雖紆餘，精英不沒。其或得之，如藏白璧。道既不行，四海馳驅。讎者疾之，毅欲掃除。書何預焉，亦復焚如。蓋怒之所移，有及於水中之蟹；而惡之已盛，遂延厨下之胥也。嗚呼，惜哉！古人或屈于庭下，以干訟牒；或忍於斲棺，以求遺法。或見石鼓而長歌，欲以隸諸生之業。先生之書，不減若人。世間俗子，乃爾毀滅。豈書孟嘗之券，馮歡持之以奔走；豈書竺乾之文，退之爲之去取。必精妙之至，貫古無有，直與六經，相爲先後。李斯見之，又將以愚黔首矣。吾聞樂巴嚙齊，郭憲嚙蜀。劉崑降雨于江陵，天使赦財于糜竺。是皆奪之于煨燼之中，而傳之於已骨之肉。先生之書，獨不合焉。吾知天使之未賢，而三子亦碌碌焉者耳。嗚呼書乎，今何之乎？紅焰烈烈，其可追乎？將歸於日月，助其光明乎？豈吐爲長虹，以攄其不平乎？將激爲飛電，以神其威靈乎？豈散爲星斗，以顯於天之文乎？其煙氣蓬勃，上徹青冥，亦將化爲卿雲，以瑞天庭耶？亦將感而爲膏雨，以澤生民耶？亦念彼鄭衛之聲，紛焉雜出，將化爲管中之灰，以正其音律耶？抑亦視彼狂瀾混混之中，若滅若沒，又從而哀之，乃積爲女媧之石，以拯其陷溺者歟？雖然，是皆不足爲先生道也。先生之譽雖走風雷，先生之心實若死灰。心且灰矣，書何有哉？寶之聊耳，焚之奚哀！《枳櫚集》卷一三。又見《南宋文錄錄》卷二一。

奉安陳諫議祭文

建炎三年二月

維建炎三年歲次戊申，二月乙卯朔，二十日甲戌，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故諫議大夫了齋先生陳公之靈曰：靖康之難，胎於崇寧。相彼元惡，治亂已分。人皆見於已著，公獨察乎未形。正色立朝，上撓逆鱗。雖菽粟之奉不給於朝昏，而正直之氣蓋充塞乎乾坤。若上皇能用公於三黜之後，則必無宣和之末；若淵聖能作公於九泉之下，則必無沙漠之征。嗚呼，已矣乎！公道興衰，係國休戚。故公之死生存亡，不係乎公而係乎造物。昔公南遷，義不枉尺。斯民企踵，猶冀萬一。一旦夢奠於兩楹之間，四海爲之失色。善類無歸，吾道將絕。小人無畏，爭臣新室。此有志之士所以爲天下慟，而不獨爲邦人惜也！聖人念公，恩錫日隆。平生事業，已勒鼎鐘。鄉曲儒生，慕公高風。參前倚衡，若接音容。貌公之像，血食學宮。先聖之道，與公無窮。尚享！《栢欄集》卷二二。又見《永樂大典》卷三二四四，《陳忠肅言行錄》卷八。

青 詞〔二〕

惟金賊息兵沙漠，將大寇攘。我方再造區夏，弗克念。帝乃拜臣左正言。臣用夙夜慄慄危懼，

曰：有宋宗社，幾百有八十載，今日存亡，勿繫於百職事，繫於冢宰暨二三議論之臣。臣罔有舟楫，克濟巨川，謹拜手稽首告于皇天后土，請自戒者三：其一曰罔以國事，用報我私德；其二曰罔以國事，用報我私怨；其三曰罔以國事，用資我富貴。服食既盟之後，二三其德，以惑我后之聽，臣當孥戮。臣既單厥心，而罔有嘉謀嘉猷，可告於后，惟天祐之。嗚呼！惟天聰明，惟天念我太祖、太宗之德，勿忝堯舜文武。惟天嗟我九州赤子，切切願治，若歲大旱徯霖雨。惟天察彼醜虜，暴虐華夏，熾于虎狼禽獸。天用牖臣，俾事罔大小，臣咸知入告于后，后克從，德政惟新，天下悅服。蠻夷寇賊弗干我邊陲，萬民奠居，邦其休哉！庶幾臣小子亦克遄歸，省厥母于北堂。若臣小子弗克有濟，惟天斥之，俾投荒服。速登俊良，救民于水火。毋俾小臣，以蠹我家邦。《栢欄集》卷一三。又見乾隆《延平府志》卷四一。

〔二〕《延平府志》題作「受左正言自誓文」。

沙縣靈衛鄧公祝文

靖康元年正月

維公昔因唐季，嘗挫賊鋒。脫萬姓於虎牙，措一同於化國。頃興浙寇，共懷巢幕之危；陰賚我邦，獨享覆盂之固。使華協奏，天寵載臨。尸祝之來紛如蟻聚，廟祠之建粲若鸞飛。更須左右其民，

以克終始之德。英風冠世，洗空天上之旄頭；義氣橫空，擁出雲端之北極。四夷電滅，六合春迴。豈惟一邑之雄，要作萬邦之極。仰希聰聽，俯察輿情。

宣和八年春一月庚寅，聞金人不恭，敢拒大邦，羽檄星馳，郡邑驚擾。竊得兵符而讀之，往往泣下。靖康改元癸卯，夜夢有老人東向而坐，呼所統之兵，紛來無窮，皆屏息受命，無敢誰何者。老人語之曰：「若等善護此，勿撓之。」群卒皆曰：「某屬於公，敢他爲哉！」覺而異之，曰：「是何神乎，而獨祐我也？」忽鄭中踵門而請曰：「靈衛被旨創廟，冠絕吾邦，出師者爭禱焉。但未有祝文，幸夫子製之。」然後知靈衛公果祐吾邑者。丙午，謹撰此，錄未果，而捷音到矣。天兵所指，摧朽拉枯，因其請降，舍之使去。嗚呼，快哉！叩角擊壤，將復爲太平民矣，遂併書之，以彰靈衛之迹云。《栟櫚集》卷二二。又見道光《福建通志》卷二一，同治《沙縣志》卷七。

靈衛廟賽願祝文

楷矢南飛，漫天如雪。左蔽江南，右暗吳越。嗟嗟七閩，江浙之間。凜如累卵，上壓太山。我邑在閩，浪名富庶。兵火鼎來，僉曰可慮。爰率儒士，列拜廟庭。冀公之庇，以竊康寧。天書夜報，賊兵稍北。奠枕舊居，實公之德。公德如山，我不敢忘。既陳牲幣，又奠椒漿。君恩如天，公其可忽。既福此邦，當佐上國。黃屋蒙塵，今猶海鄉。公其相之，萬國來王。《栟櫚集》卷二二。又見同治《沙縣

祈雨疏

畏日炎炎，固將爍石。斯民切切，誓欲焚巫。不有一滴之禪，孰均四方之惠。恭惟定應大師法轉乾坤，道周夷夏。夙從衆願，每慰群生；今此哀祈，更希慈念。笑驅雷電，去挽天上之銀河；澤遍根莖，坐失人間之火甕。當使斬鵝之忍，化爲鼓腹之遊。實望慈航，速濟苦海，某等瞻天望聖哀祈之至！《栟櫚集》卷二三。

謝雨疏

佛法如天，肯責根莖之報；人心似子，難忘父母之恩。肆啓淨筵，式陳愚懇。竊以時丁流火之候，月無離畢之躔。涓涓已絕於牛蹄，種種皆賴於魴尾。仰賴佛駕，俯降塵寰。一念回天，驅酷暑於過時之盛；連宵倒井，起群生於既困之餘。坐令瘁瘁之秋容，忽變熙熙之春色。然本緣湯旱，少憩人間；已作商霖，當歸巖竇。仰瞻回馭，同傾不替之誠；更冀餘波，以卒無邊之惠。某等不勝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栟櫚集》卷二三。

天王稱老開堂疏

當年主席，曾煩獨脚之夔；今日傳衣，可無三角之虎！政賴作家之手段，來繼本色之鉗鎚。再起祥光，喚回勝景。稱公禪老夙親文墨，每觀鼻孔之撩天；壯了宗乘，已覺脚根之點地。挂眼金屑，業已掃之；貼肉汗衫，予今剥矣。用勒三條之箴，來覆一把之茅。法窟頻伸，萬籟俱息；禪林蹴踏，六合皆驚。妙傳六祖之心，永祝一人之壽。請昇猊座，須振雷音。《栴檀集》卷二三。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八。

高飛新老開堂疏

藕絲孔內既可追軍，牛蹄泓中何妨說法。況此三家村裏，亦是百尺竿頭。倘若當人，自堪選佛。今起南宗之規矩，政資本色之鉗鎚。惟新公禪老出自梵嚴之叢林，來佐天王之法席。但知跛跛挈挈，何曾暖暖姝姝。忽有悟於吹毛，遂難藏於磴米。今茲拈出，分明對箭當胸；但看今行，不是呼鷄作鳳。喚回癡種子，接取明眼人。坐令蟻穴蜂房，俱爲佛地；何用龍宮王食，徒美人觀。好振雷音，仰祝堯算。《栴檀集》卷二三。

代人請長老昇座疏〔二〕

幻體反空，已失倚門之望；潮音振地，寧須建鼓之求。蓋禪悅之門，不殊今古；故遊戲之際，可度人天。惟亡男甌寧令尹紹業箕裘，律身冰雪。雖苦學志於附鳳，而用世終於割鷄。陶令徑歸，雅有林泉之趣；子文無愠，何妨萋菲之讒。氣方凜於長虹，身忽先於朝露。欲追九泉之福，可無一滴之禪。而等茲有大比丘，土面灰頭，初不落於兔角；拈花豎拂，亦何與於龜毛。盡吸西江，均爲法雨。生吞栗棘，高視叢林。願假妙音，喚回英魄。已脫南閻之苦，便躋兜率之遊。《栴檀集》卷二三。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二。（以上祝尚書校點）

〔二〕代人：《播芳大全》作「薦男」。

全宋文卷四〇一九

蘇 籀 一

蘇籀（一〇九一——？），字仲滋，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遲長子，爲适後。年十四，侍祖轍於穎昌，首尾九載，未嘗去側，耳濡目染，克紹箕裘，學業爲蘇氏孫輩之白眉。南渡後，居婺州。宣和中嘗以祖恩官陝州儀曹掾，高宗時官至太府監丞、將作監丞。孝宗時卒，年七十餘。籀紹興間持和戰二柄不可偏執議，故前後議論自相矛盾，不免迎合干進之心。其詩文雄快疏暢，有《雙溪集》十五卷傳世，又輯蘇轍語錄爲《樂城遺言》一卷。見《敬鄉錄》卷七，《宋史翼》卷四，《宋元學案補遺》卷九九，《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七。

本書以咸豐元年刊粵雅堂叢書本《雙溪集》爲底本，校以國家圖書館所藏明鈔本、舊鈔本（疑爲清鈔本）、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簡稱庫本），此外，還參校了民國成都昌福公司鉛印本。原集有文十卷，仍釐爲十卷。

牡丹賦

河洛之神，權輿此奇。何夜半之有力，刻朝新之瓊枝。麟角鳳觜之續，不足以爲固；投觚削鐻之割，不足以爲機。砂點鐵以成金，青出藍而過之。何造物之鉤距，蓋三昧之密施〔一〕。候琯裁動，枯枿先知。巉然擢珊瑚之巨，鬱然飲沆瀣之滋。無揠苗以助長，忌蚤華而中衰。藁幹漸老，開花及時。揮瓊尺以裁綃，縷金鈿而鏤衣。粧未了而半就，情欲吐而猶疑。發精神于雨露，借光氣于虹霓。鳳闕羽而初下，鶴斂翅而未飛。如誤入于金谷，似邇沿于薌溪。候晨光而潔鮮，怯午景而低徊。初含喜以濃笑，忽微怒而自持。繚以畫闌，障以羅幃。暗淡月采，空濛煙霏。有美一人，艷無等夷。縹緲金菊之裳，娟嬋蛾綠之眉。若夫紫殿龍樓，金臺彤池。封黃蠟以入貢〔二〕，乘汗血而絕馳。天顏一解，四海光輝。念其向日，遠過蜀葵。太平佳瑞，許配靈芝。至于箕、穎之間，林下水湄。曄乎滿目，野夫所窺。我方鐵石其肝膽，枯槁其形儀。豈造物之見試，示綽約之妍姿。爲汝一笑而引滿，心亦無成而無虧。《雙溪集》卷六。

〔一〕施：原缺，據庫本補。

〔二〕封黃：原缺，據明鈔本、庫本補。

湯泉賦

陝西南坤，泉滂山澗。崖谷焦烈，滾沸奔猛。湯池烝霧，騰瀉浩汗。客曰：「異哉！水在萬物，其性必寒。胡然鬱攸，無事燒燔。草木燦爛，鳧鴨煨燅。匪爲澄泓，而後可探。詰其從來，莫克考原。」余蓋知之，《易》有太極，是生兩儀。風金火輪，世界執持。火光生于巨海，波濤涌于汀岸。熔石成水，敲石成焰。三伏炎曦，溫暾河漢。百井隆冬，其氣自暖。吾儕習俗，淪溺情見。煮鼎負薪，而後晨爨。欲窮理而盡性，至中和以推原。徇耳目之尋常，昧造化之機關。是猶火鼠不信冰蠶也。石中之火，火中斯泉。坎離相濟，爲湯固然。此山岳之仁氣，愍寒士之枯朽。假溫慈而惠和，以洗浣其塵垢。使於斯而產金玉，終何益于野叟。惟荒山與亂石，無華堂與瓊甃。免汙亡國，華清貴妃。嫵婉之求，無取于斯。予槁項黃馘，短髮葳蕤。青鞋直趨，老櫛自隨。頭輕目明，彈冠振衣。詠而風乎，配魯之沂。《雙溪集》卷六。

二松賦

商邑巖巖，群山環中。膏液外湊，英靈內鍾。其人黃綺，其植曰松。翹翹我室，契闊朋從。二友

忘言，冉冉秋冬。古之遺直，本鉅末豐。尺寸非可較量，繩墨非可究窮。凜凜乎其可嚴憚也，如見大賓，如承大祭，形魄竦動，圭璋叩頤。矯矯乎其能勵操也，如首陽之二賢，齊魯之兩翁。石忘其堅，山失其穹。確乎其不可拔也，如辭位之泰伯；邈乎其不可攀也，如憂世之元龍。炎曦鬱攸，金鐵銷鎔。冰合九河，雪屯萬峰。毛髮磔磔，不改聲容。如蘭子完璧，怒髮冠衝；睢陽蔽江，張髯乘墉。天籟嗥鳴，非鼓非鐘。生三伏之栗冽，時一警于昏聾。若洞庭之樂，鈞天之奏，均節跌蕩，他樂莫同。斲而支太室之壞，輯而營靈臺之宮。如良弼之用舍，係此邦之替隆。雖然，待雨露而茂遂，積歲月而強雄。世俗尚得而企仰，蛇鼠謬託於蔽蒙。孰知其筋幹鱗甲，非特據地而摩空。猶龍變化，乘雲高蹤。排陰助陽，追日迴風。超乎六合之表，出乎造化之工。遺琥珀與茯苓，貽俞跗與倉公。嗟夫！世人欲速，種柳與楓。菌生朽壤，蔓延楚叢。惟二友之不凡，愛正命于厥躬。相與吟歎而作，殆其莫逆于胸。《雙溪集》卷六。又見《敬鄉錄》卷七，《金華文徵》卷一，《南宋文範》卷一。

閩嶺賦

習被卉而用夷兮，極東南之海山。歎造化之瑰詭兮，想禹績之間關。降丘坦其郭郭兮，曰無諸之市闐。步窈窕經崎嶇兮，獲清穹而考槃。陟越王之宮址兮，與昇鼓之孱顏。惟此山之體，既合別而貫屬兮，又競爽而叢攢。蔽虧日月兮，橫挂斗參。臂趾根蘖兮，插萬仞之海瀾。上下左右兮，夷傾峻

彎。如削如染兮，奔峭多端。惟此山之氣，溜耶燔耶兮〔二〕，迫之難看。乍彤乍黑兮，紛鬱蒙覆。颶
 氛梅霖有闔闢兮，霍然霧除，圓顧而嶮岈。惟此山之德，陰谷冥冥，崇朝多雨兮，陽坡芾芾，綠縟而
 難刪。孕產金玉兮，棲集龍鸞。屏鳩却蜩兮，庶類以安。惟此山之險，天作百隘，虎落吳楚兮，盜攘
 罔干。地脉絡而無蹙兮，海不能以益寬。惟此山之人，秦漢蠻夷兮，近世衣冠。未暇念夫廬阜兮，每
 帽欹而足酸。惟此山之望，鴈臺嶠瀧，邪界連延兮，潮汐噴射，撞水裔之堅頑。鯨鯢瀕洞兮，渤澥瀾
 漫。掉心駭目兮，闊視縱觀。惟此山之游，倍于吳蜀，競丹刻兮，招提刹竿。輪奐千所兮，敷譯經
 教，架壑而冠巖。洪崖洞穴兮，天設神剎。噫！達人之既逝兮，有往牒之未刊。俛仰談笑兮，木杪雲
 間。搜奇踐勝兮，領略莫殫。其石狼怪兮，嵐薰而蘚斑。蹲象舞馬兮，麋麇踞蟠。其泉清冽兮，嵌竇
 瀉湍。泄乳停膏兮，淙琤佩環。萬斛沸滾兮，灌浴體胖。其果珍異兮，荔蕉黃柑。地不愛寶兮，填谷
 映巒。其木攙錯兮，松桂榕栟。千尺離奇兮，龍起熊攀。榮耀隆冬兮，時令犯干。蓊茸晝靄兮，翡翠
 纓縵。射干薜荔兮，美箭檀欒。被覆緣連兮，蕢荈萑蘭。叱吸唱嗥兮，天籟自譴。吟歎啼喁兮，嚶嚶
 噴煩。形色聲味，山靈千變以娛人兮，逃虛而却其神姦。嵐光著于眉睫兮，清賞痼于脾肝。嗟此邦人
 兮，縮衣晏飧。南畝萍布兮，田毛實慳。蔗林芋區兮，蕭散江灘。水流通川，故居之而不疾兮，交鑠
 第鬱，故隆暑而微寒。屈、宋未嘗錄兮，班、馬非所般。隘狹欹側兮，吁嗟永歎。濟時利物兮，雲擾
 大艱。救焚拯溺兮，君子不閑。引領浚都兮，恨無羽翰。石髓暫遇兮，金丹一鑽。白日青天兮，孰曰
 到難。

〔二〕溜：庫本作「溜」。

雪堂硯賦 并引

伯祖父東坡先生琢紫金石爲硯，圭首箕制，置雪堂中。形範卓豁，鴻筆鉅墨，寬然運而有餘。先生以遺先人，此研與詩書並藏于家，子孫不忘。遭亂後不知所在。僕憂患餘生，悼失故步。北苑鳳咮山溪石，先生所謂勝龍尾者，因命工采斲，復爲斯製，庶幾乎不失舊物也。嗟乎！所以記錄遺書軼事，傳君子百世之澤，點黼殆非復世俗器矣。乃作賦曰：

東坡先生入道窮微，曠聽婁視。不貪之寶，不鑿之智。輔物理之自然，廓無心于數外。發爲藝學，舉世莫二。契聖哲之奇韻，示名教之樂地。窮于黃岡，斲石爲研。底滯聲牙，發明不厭。皂白經緯，箴規忘倦。窮《易》之剛柔貞悔，盡《詩》之興觀群怨。原法語以折衷，續《盤》《誥》之斷爛。評論銘誌，幼婦黃絹。波擎點畫，出入萬變。北扉東閣，言成謨典。感麟凡例之筆，醫國膏肓之砭。鄰敵爲之折衝，姦邪以之喪膽。觀剎谿山之刻，槃孟枕几之篆。揭日月于簡牘，耀龍蛇于琬琰。搢紳微公則聾瞽，吾道非公則黯闇。諷誦伏膺，思見斯人。斯人九原，其器尚堅。不居廟廊，非硯耻焉。枕中之訣，父子之傳。裹以緹衣，藉以青氈。其器羽化〔二〕，其制殆泯。雷槌取璞，月斧礪刃。三郭二趾，淋漓纖穎。色如青鐵，質如鑱鼎。思公灑翰，毛髮竦凜。篤古舊觀，茵席之鎮。坡陀瀰漫，地

闊海浸。提耳畫一，危失先訓。志一氣隨，旨達詞順。遺報忘弓，斷絃折軫。窺乎窵奧〔二〕，願竊繩準〔三〕。齷齪腕脫，忽忽道聽。至若葺宇廡下，施牀榻上。王蒙徐偃，坐卧摹倣。驚之鑽之，誰爲遠過？人更相笑，儂淺叢脞。拊硯三嘆，韜翰亦可。剛健流麗，融會尾瑣。問思修省，老去疑惰。《雙溪集》卷六。

〔二〕器：原作「氣」，據明鈔本、庫本改。

〔三〕窵：原作「突」，據文意改。

〔三〕繩：原作「毬」，據明鈔本、庫本改。

米元暉研山賦

噫歟瑋哉！巒阜鍾巧，截辟玲瓏。三茆九華之前後，二室五老之西東。天作地寶，神力鬼工。矩矱然而剗掇，斤斧斲於朦朧〔一〕。叟漱融結，出乎龍宮。積潤秋濤之骨，霑霽春岑之尤。特見怪而何謂？乃壺中之仙丘。泮渌泓坻，黝黯雲浮。文字之祥，點黼之勛。豁櫝啓幕，耳目清新。捫叩而胸次塊磊，賞激而肝膽輪囷。雖一簣蕞爾，么麼老拳。瑰姿殊態，庶物莫先。橘中肆游於園綺，耳門不替於兜玄。邯鄲黃梁之身世，此殆小有之洞天。寶晉父子，負能使氣。紫淵蒼壁，麝煤栗尾。挾此翠麓，用器之瑞。辟塵珍玩，凌雲高致。素靄撲襟，蒼霧噓机。軌範相承，措言屬意。亭皋隴首之章，

補亡正始之義。《鵝經》、《楔帖》、《洛神》、《樂毅》、《破羌》、《梨橘》、《來禽》、《青李》。神明還觀，俚俗一洗。雄拔健峭，凝情倣效。壓鄴侯之三萬，得二王之秘奧。慎守玉軸，備禦他盜。西清珥筆，承明應詔。天子面試而加賚，巍乎致主之有道。著聞寰中，煒煌銜耀。後生標楷而趨造，前輩同明以相照。一聚英靈，非其人而蓄峙，則崖譏澗愧，衆峰詆誚。今造物出奇，副一門冥討；明窗細氈，對管簡之嗜好。雲騰泉涌，好詞似之，號稱墨妙。時望公左右天造，允王國所珍，享南山壽考。有開必先，此焉識兆。《雙溪集》卷六。

〔二〕斤：明鈔本、庫本作「月」。

戲作梅花賦

夫何瑰逸之韓萼兮，邈疏盪而的皪。皇命姑射典司兮，先春邁倫而無匹。百卉僵凍幾摧兮，妙切嗟而雕刻。握宇宙之英淑兮，嗾林薄之蕭瑟。高柯喬幹，叢蘂槎枿兮，偃亞竦蟠而奇劓。上苑南歎夫冷颼兮，露槃北漬乎靈液。素蛾舒而迴映兮，青女降而邀勒。戴雪斲冰兮，攢綠蕤而盛飾。煙際愁魂九遷兮，雲表霏氛而六出。妍影照彼漪漣兮，韶光耀乎暎日。鬱黃昏而倚竹兮，挽青春而瘦劇〔二〕。苓藿莫逞其芬兮，桃杏休詫其質。概倩粲媚，時而勃苾兮，豈若龍沉雅秀，清真而溫蔚。發玉氣之晴

虹兮，動賞音之嘖嘖。何促節于畫筒兮，綴俚辭于瑣筆。或、曄漫溺于凡譜兮，孔、墨見嘉于正色。騷人之欣會兮，炳松炬以燕秩。徙倚俛仰以盤旋兮，歎纖穠而妙密。揀長條以撼嗅兮，忌落英之狼籍。眼界信靡兮，鼻觀悅適。索漠祛夫吟諷兮，薰襲慰其禪寂。解語西娃之妖玩兮，善顰冶容之邇昵。風流藪澤可遐兮，溫柔鄉里宜擲。夜遥遥而冬敷兮，雨絲絲而夏實。商巖啓沃，調飪和衆口兮；曹瞞善喻，燥吻濡乎萬卒。或者東風帖壽陽之眉心兮，國艷膏櫛；彥士慕陸凱之流芳兮，迢迢置駟。面花獻笑兮，邂逅莫逆。終不若補《風》、《雅》之申勤兮，思無邪于驪驕。《雙溪集》卷六。

〔二〕瘦：原作「叟」，據庫本改。

靈物賦

衆萬之夥，最靈黎首。雕夫人知，析其天守。念茲釋茲，聞覲言鯁。詰厥攸從，孰司可否？持爾維綱，孰俾官授？稽前靈之昭晰，豈四目而兩口。獨罔覺以冥行，無先知而拜扣。書簾粲囊，慨其萎朽。統極致中，刪撮伺候。千里毫末，洞矚察究。萬仞藏珍，精進泊湊。斯物窈惚，鬼神懵瞶。氣質凝密，自悉自受。色色味味而潛夫朕兆，生生形形而不事斷剖。愍六鑿以相攘，或肆馳而浪走。夸盱衡而形謀，室本實之常有。日用之以愈愒，月違焉而奚救？歲周甲而省非，力湔淘而勉懋。破封執，

釋瑕垢。深湛體研，劈析矯揉。滅絕邪絲，掀豁疑阜。斷想忘情，廓乎邂逅。箴鋒海納，無表裏而洞同覆載；周流汎應，非洪纖而并包宇宙。慎內閉外，自返而透。必靜必清，頤真在宥。攝六籍之高奇，卓無倫而絕偶。眇視軒冕顯嚴之謂，不殆此之常久。於是匪樂餌歌嘯而歡，捨導引屈伸而壽。余喻而耽焉，字曰「靈物」，銘諸坐右。《雙溪集》卷六。

秋辭一

澹天高兮景徹，警鶴鳴兮霜曉。何旻天之疾威，絕千里之寸草？蛩嗥藁而哽咽〔一〕，鳥投葉而驚噪〔二〕。息人心之浮競，韜狂志而縮爪。聳南阜之高棱，睨快鶻之騫矯〔三〕。予不去於楸上〔四〕，思胡爲乎天杪？惟古人之奇懷，超獨覺而遠到。乘千里之遺風，獲萬仞之藏寶。吞日珠兮月露，瑩心精之雪澡。《雙溪集》卷一五。又見《敬鄉錄》卷七。

〔一〕哽：原作「更」，據《敬鄉錄》改。

〔二〕投：原作「救」，據右引改。

〔三〕騫：原作「驀」，據右引改。

〔四〕予：原作「手」，據右引改。

秋 辭 二

息恢台之燠燠兮，金俯凝而火流。天風淒以遒緊兮，悲五勝之王囚。下何草之不黃兮，上何葉之或留？維九華之采采，慰吾人之好修。揉穀螺兮豆漆，幸污邪之滿篝。居老氏之藏室，揖丘明之素侯。鞭叱羊而視後，神爲馬而天游。愧鈞天兮帝所，俯崑閬如浮漚。畸於人而自然，捨吾道兮焉求？
《雙溪集》卷一五。又見《敬鄉錄》卷七。

秋 辭 三

始吾登兮終南，既而陟兮崧丘。縱風行而雲卧，凜石瘦而潦收。日昇上兮跳丸，山滌靄兮脫裘。豁二儀之大全，得三秀兮巖陬。獨策馬而歸來，芑茝葦兮三秋。情廓落其何慕？求骯髒而與謀。心八極而氣完，得逍遙之至游。
《雙溪集》卷一五。又見《敬鄉錄》卷七。

烏石山辭

翟子示感春之賦，酬之云耳。

吁嗟卷然，又何硤兀巉峩兮？元氣肇判，宇宙同出兮。蘊櫝靈異，噫欠雷澤兮。煙霏霞靄，倏忽

增易兮。松桂蘭芷，瑟彼葱鬱兮。鳥獸呼噪，萬籟叱吸兮。九仙差肩，在左相直兮。兩嶠二別，疑若相敵兮。山腰木末，門宇彷彿兮。背丘面郭，負鼇之脊兮。崖垠樹趾，嘻呀而蹠兮。巢居不慄，未嘗愁寂兮。正北臨窗，聞見廓闢兮。平皋芄芄，中起萬室兮。惟南犖确，穹無磴級兮。殫睹稼穡，瞻於海域兮。浪莽東西，奇峭拱揖兮。白雲步武，清風肘腋兮。所謂伊人，可哉真逸兮。焦桐無絃，羽衣鹿幘兮。三十六奇，嬉笑莫逆兮。喬松心期，羨門操術兮。猿下取飲，折松掃石兮。挂斲薜蘿，采杞芝朮兮。索隱龜枚，象形鳥迹兮。失郊、島病，哂班、左癖兮。神器未泰，宵衣旰食兮。胡不揣摩，誰先箸策兮？兀爾忘機，群駟狎謫兮〔二〕。一旦飄然，鋒車汗赤兮。乃翁入覲，道隆前席兮。迂意鹽鐵，吏隱常秩兮。雁蕩、天台，二美無匹兮。朝夕問津，金堂玉室兮。咄茲守株，捫崖揮策兮。珠遷別浦，玉剖蒼壁兮。棄灰漚紵，山水改色兮。山中畸人，記予游集兮。鸞鶴悽怨，琴裏太息兮。長離千仞，駕言空碧兮。扶搖萬億，雲飛水擊兮。憑據顥蒼，希夷爲一兮。夜呼孔賓，世紛何惜兮。《雙溪集》卷一五。

〔二〕駟：原作「駟」，據庫本改。

代廣東漕謝表

乘輶江右，深愧空餐。改轅嶠南，再蒙寵寄。諮諏原隰，焜耀嶺瀧。均王澤于敷天，冒海隅之出日。澄清任責，欣慨交并。中謝。伏念臣少學洙泗之濱，繆習六藝；老昧然、桑之妙，豈悟《九章》。黽勉金穀之間，汨沒簿書之際。循良尚冀於前躅，空疏誤玷於顯曹。倚伏相乘，顛沛失據。弔影舐犢之戚，消冰晞驥之心。不欲抗顏於形勢之途，乃其私願；荐令悉力於均調之任，休有榮光。仰天造之曲成，顧人微而靡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至仁化育，神智裁成。耀德振兵，柔遠能邇。講修舊貫，初解瑟更張之時；允迪中興，有思馬斯臧之富。察臣懇悃，素守不移；憐臣踐揚，老當益壯。收東隅而已晚，付南紀則過優。思終始以酬恩，今綏柔于遐裔。殫竭計慮，理財正辭。撫循民夷，裕人約己。敦崇禮義，抑絕暴貪。愛惜禹陰，盡瘁公家之利；傾就堯日，無慙畿甸之官。臣無任。《雙溪集》卷七。

婺州謝增秩表

調發佐軍，幸無闕失；褒賞增秩，叨被寵榮。揣己何功，汗顏無措。中謝。伏念負乘致寇，伐鼓追逃。凡率土之王民，誅無禮於君首。奮龍韜之洪毅，致鼠竊之被擒。州縣運粟而濟師，戎行操袂而

獻虜。辱在共理，例陟華階。愧無奇策與異能，亦錄微勞與片善。示大公之渥澤，用勸獎于多方。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功德日新，智勇天錫，正位凝命，賞慶刑威。禁暴而生靈允懷，念功而吏士用命。豈特一方之咸乂，殆將綿宇以削平。臣敢不激昂犬馬之心，展盡驅馳之力。誓效頂踵，用副焦勞。臣無任。《雙溪集》卷七。

福州問候表

建炎三年

臣某言：建炎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有入內侍省東頭供奉官徐珣等，附海船至本州。伏聞大駕以十五日發自明州，及二十九日被温州牒，備准劄子，聖旨車駕權幸温州者。遵海而巡，蓋不獲已；避狄之患，厥惟艱哉！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應係官屬吏民等，不勝敵愾之心，各奮同仇之誓。王室之憂未弭，臣子之義不遑。竊惟本路八州近寇，諸隘築堡立柵，募民爲兵。天成限隔之牢，地利金湯之固。長樂重鎮，行宮切鄰，悉力經營，祇備巡幸。臣聞通大道者不失四國，克畏天者必保萬邦。恭惟皇帝陛下多得天人之信助，少寬宵旰之憂勤。念生靈之厭干戈，如飢渴之思飲食。熟講萬全之策，莫如五餌之優。更祈任賢使能，據險守要，致使兇渠效順，亂庶自消。專務智謀，徐圖興復。臣無任。《雙溪集》卷七。

代建州上表

建炎四年

臣某言：准進奏院關報，大駕以二月十七日權駐温州者。千艘攸濟，勤營衛於海隅；三捷奏功，朝衣冠于帝所。南牧之師悉遁，東巡之策最良。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以民之歸仁，猶水之就下；天之助順，如響之應聲。我師鷺鳥之匿形，虜騎長蛇之荐食。雖強弱之勢異，而曲直之理明。講論綏靖之圖，已見收復之績。臣新叨守土，久忝殊恩。願奔行宮，省視官具；招輯戰士，啓先戎行。內馳螻蟻之誠，豈勝雲日之望。伏惟皇帝陛下寅畏天戒，懷柔物情。引咎責躬，訓詞惻怛。絕甘撫字，宵旰焦勞。豈圖一切之近功，方興萬世之長利。忍忿避狄，鬥智從戎。懷鴟鴞以好音，不惜皮幣；消浸沴爲和氣，益省征輸。庶幾多算之有成，以致群兇之向化，二聖遄返，四境解嚴。憬彼鬼方，亦三年而能克；修我國政，無一日之苟安。經緯乾坤，盡納富壽。臣無任。《雙溪集》卷七。

賀天申節表

至貴之符，於昭出震；中興之兆，丕佑乘乾。恩霑動植飛潛，可謂至德；曆象星辰日月，期於無疆。於萬斯年，積億善頌。中賀。伏惟皇帝陛下天所睠顧，民無能名。生而神靈，會于皇極。方且訪

諮黃髮，賜靈壽而乞言；感致白環，摘蟠桃而屢獻。軼華勛之壽考，過成康之措刑。臣拘係守符，阻慶班列。嚴恭寅畏，信乎享國之長；清靜存誠，茲乃攝生之固。何止上千秋之鑑，益誕敷五福之疇。臣無任。《雙溪集》卷七。

代人謝放罷表

忝承朝命，祇解郡章。敷宥從輕，省躬兢惕。中謝。伏念臣草芥微賤，天地生成，願盡忠誠，無忝器使。郡當孔道，實爲逋盜之奔趨；釁起鄰邦，責在守臣之捍禦。不能固護於封壤，何以撫循于吏民？敢避嚴科，幸蒙罷免。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茂日新之盛德，恢天覆之兼容。厚生惟和，慎微接下。照臨幽枉，兼納賢愚。藏疾并容，矜愚不逮。臣仰荷仁政，俯念悔尤。靖言初終，亦非偶爾。向者兇黨方熾，州兵至微，驅烏合而待其衝，收瓦解以抑其勢。屢獻俘馘，遂失枝梧。徙老弱于它山，濟府庫于別浦，賊無所得，民亦保全。論其衆寡之間，難遏奔衝之勢。彈章荐擊，吏議不輕。席藁何言，負芒不暇。誓當洗滌于塵垢，庶幾脫露于錐囊。稍贖眚愆，更圖績效。臣無任。《雙溪集》卷七。

賀天申節表

聰明睿智，膺曆數以在躬；錫羨休嘉，標震誕之彌月。祥開是日，慶浹綿區。草木欣榮，華夷交慶。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德惟善政，道本生知。綏靖黎黔，躋風俗於富壽；寅畏天命，知稼穡之艱難。蓋舉二典以同符，豈但四人之迪哲。臣備員從橐，阻望階蓂。歌《天保》以酬恩，無疆惟福；同嵩呼而請祝，於萬斯年。均祐函生，永建皇極。臣無任。《雙溪集》卷七。

代謝賜茶藥表

奉命登車，顧遵周道；使華按節，傳諭堯言。不遠威顏，竦慄矜眷。中謝。伏念臣瑣才無取，賦命數奇。矧經憂疊之餘，驟領蕃宣之寄。體上醫之活國，念靈草之濟民，安危所關，錙銖責效。惟時故事，亦玷常科。罔間孤蹤，有茲好賜。珍奩品劑，焜耀室家；異數殊恩，歆艷朝野。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使臣以禮，御世須才。有攘消疵癘之方，以聚蓄收采爲富。臣敢不推原斯意，勉盡其心。撫調發之瘡痍，雪鰥孤之困憊。芟蕘寇亂，如決贅疣；崇獎忠嘉，若護元氣。思之熟矣，幸而得之。臣無任。《雙溪集》卷七。

代謝馬表

思俞入覲，敢俟駕而後趨；寵數殊常，冒脫驂之蕃錫。輟從內廐，竦動私廷。鳳臆蘭筋，鏤錫金厄。榮逾三賜，禮異群僚。揣稱自量，非據尤愧。中謝。伏念臣誤塵人乏，晞驥周行。許國驅馳，逢辰亨奮。眷任增重，志願彌堅。將收其汗馬之勞，幸假以絕塵之乘。拂拭羈策，憤激胸膺。伏遇皇帝陛下天施無私，綜覈名實。聖謨廣納，優待俊良。朽索常懷，長轡遠馭。神算非駑拙所逮，微績當策勵而成。臣敢不强勉圖功，夙夜匪懈。老而知道，恐不繆于冥行；範以從禽，誓不爲于詭遇。臣無任。《雙溪集》卷七。

代謝金帶表

一介孤愚，詎貪筐實之腆；重鑠焜耀，優寵身章之華。恩出非常，眷隆加等。中謝。伏念臣早從韋布，中預搢紳。齷齪何功，安閑累歲？暫墊角巾于草野，豈圖端笏於鴛行。垂厲有餘，朽質無措。公西束立于賓客之右，綽有嘉言；安平橫驚于溜澠之間，懋建奇績。自惟小己，景慕前修，安得勞能，稱茲藩飾。伏遇皇帝陛下知人能哲，陳錫載周。固結士心，不吝名器。示斷金之義，皆歸範熔；

誦錫朋之章，可謂樂育。漢庭盛賚，敢云稽古之功；孔里自言，誓竭爲邦之力。臣無任。《雙溪集》卷七。

全宋文卷四〇二〇

蘇 籀 二

代起復殿藩謝表

小志懷私，懇畢祥琴之制；大恩荐被，稽違詔綽之行。終俾藩宣，弗忘器使。支離強起，俯僂冒膺。無任覲顏，莫迴渙汗。中謝。伏念臣忠惟許國，義切愛君。不量丘壑之姿，自奮功名之會。及物祈于無負，憂人未能有爲。冕旒念于前勳，弓冶期於先訓。晝訪每蒙于嚮納，秋毫盡出于生成。不因先容，叨承遴選。歷職清貫，超領宥樞。道固無窮，才實有限。一簣爲山之始，三人證虎而成。負乘致譏，內訟沒齒。銷骨興謗，無辯自明。始終睿慈，委曲矜照。茲者至公獨斷，洪造惟新。秘近華資，班聯耆俊。要衝鉅屏，經制邊維。楊拔矣而尋培，車償焉而復起。伏遇皇帝陛下天臨日鑑，地載海涵。軫其簪履之遺，束其幃幄之舊，拂拭塵滓，收錄桑榆。臣方且攬轡之官，戴星圖治，撫循疲瘵，調理戰耕。念進思竭盡之心，未輸梗概；副宵旰憂勤之績，不憚捐糜。或允文陛之趨，不爲便道。

之計。誓驅馳之頂踵，用推廣於詔條。輓輒時宜，韋絃家法。臣無任。《雙溪集》卷七。

代辭免參政表

倚注之隆，參貳宰事。幾微所賴，考慎民瞻。顧非其才，豈勝厥任。再殫危款，仰冀矜從。中謝。伏念臣卑棲何意于高翔？短伎夙殫于已試。委遠庶務，幽憂累年；整理衣冠，寢成疏野。賜承清問，獲近天光。擢任褒揚，湔洗傳致。三接優寵，九殞未酬。雖宸衷東訓之特殊，而柄任知難而當止。緣智力不可頓進，而識局惟堪小知。覬偶合于毫分，恥循默而尸素。方今內外修攘之際，聖哲馳驚之秋。副寤寐之焦勞，必建明之幾警。惟密勿任道之佐，能毗益欲治之君。譬如周王命樊、尹以軍國，內藉張仲之孝友，故無妨功害能之姦；唐皇任房、杜以佐佑，而又咨鄭公以獻納，故有盡忠竭誠之益。廁其盛選，豈容常倫。上累休明，殆由鄙陋。姑祈冗散，豈敢過分而叨踰，聊欲自安，固當引避於隆顯。伏惟皇帝陛下執利世磨鈍之器，念因任責成之功。使鳶魚自適于飛潛，而棖楹各隨其鉅細。宜寢渙命，允協師言。免貽覆餗之愆，不溢挈壺之量。遂其懇請，乃劇知憐。惟器所堪，竭誠圖報。臣無任。《雙溪集》卷七。

代謝許終制表

渙命奪情，頗緣金革之務；篤親違詔，固終苴經之期。悚懼難任，繼蒙俞允；不愆素守，實自眷憐。中謝。竊以公爾忘私，喪不貳事。慢令聽刑于司敗，慈顏欲報之終天。隕越不遑，進退維谷。臣世執矩範，家紹弓裘。德涼祚衰，創鉅釁積。餘生視息，粗知禮經；俎豆典墳，平昔聞見。既乏服戎角力之勇，又匪振兵捍敵之能。屏迹衡茅，方劬勞罔極之慕；忽分符竹，亦黽勉何辭而行。區區曾、閔之懷，蕩蕩唐、虞之化。恭惟孝治，無取從權。以《蓼莪》之思，忝《行葦》之施。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深仁篤義，知遠察微，成就孤愚，保全出處。謂臣懇服名教，必移此於忠嘉；愍臣濫在搢紳，忍遽虧其志操。善厚風俗，冠絕古今。臣土木形骸，抱致君之深意；蓬蒿心目，誓許國於茲晨。庶幾微塵，稍增喬嶽。臣無任。《雙溪集》卷七。

代慰國哀表

紹興七年九月〔二〕

臣某言：伏睹今月二十五日聖旨，太上道君皇帝厭世升遐，寧德皇后上仙者。訃自龍荒，哀恫中國。奉諱之始，號慕攸同。中慰。恭惟太上道君皇帝二紀憂勞，萬方亭育。遜位貶號，謙抑逾涯，未

返常嶽之巡，遽陟鼎湖之駕。寧德皇后表正坤位，贊祐宸居，從翠華而遠游，渡沙漠而不返。群黎百姓，攀咽無窮。皇帝陛下孝切羹牆，痛深屺岵。伏惟降抑哀慟，俯全禮經。臣無任瞻望隕越之至。
《雙溪集》卷七。

〔二〕年月原無，案《宋史》卷二二《徽宗紀》四及同書卷二四三《后妃傳》下，是年九月，江南「始知上皇及后崩」，據補。

祝聖壽表

興王景貺，福生有基。享國昌期，道乃能久。里社鳴而紀節，嵩嶽呼而發祥。浹綿宇之歡心，同一詞而善頌。中賀。恭惟皇帝陛下施由庚乎庶物，以無逸爲元龜。三靈協祐以儲休，九有來同于富壽。方將舞干羽而渾文軌，頒正朔而服要荒。寢明寢昌，襲無疆之曆；時萬時億，降有永之年。臣阻扈和鑾，依戀行闕。華封獻頌，爝火太陽。小草何知，傾心委照。臣無任。《雙溪集》卷七。

徽宗祔廟慰表

紹興十二年十二月〔一〕

賓仙蹕於雲天，廓然遐陟；從祖禰於廟室，永言孝思。凡屬臣民，共增摧咽。中慰。竊以飾終之容典惟備，追遠之想望何勝。叙宗祧昭穆之彝倫，爲禰祠烝嘗而作主。所以達睿誠欲報之德，係邦國哀恫之心。伏惟皇帝陛下愛欽盡于篤親，苾芬昭于孝祀。致終天罔極之慕，安皇靈如在之神。存手澤以感音容，每齋戒而思居處。風木不靜，霜庭惻然。願抑至情，以幸天下。臣無任。《雙溪集》卷七。

〔一〕年月原無，案《宋史》卷二二《徽宗紀》四，徽宗祔太廟于是年十二月丁卯，據補。

代駕幸臨安起居表 一

六龍順豫，旋軫勞歸；五玉駿奔，奉贄敢後。廓吾天步，匪惟建業之江山；徯我后來，延望武林之士庶。上宮闈之管鑰，返羽衛于穹廬。遐邇謳吟，人靈胥悅。中賀。恭惟皇帝陛下仁提三尺，道運六韜。御世冰淵，弗遑寧處。救民沸鼎，猶抑孝誠。旰昃焦勞，嚴恭寅畏。鬱鬱何心於居此，孜孜向善以強爲。念邦家禍亂之秋，恢祖宗丕顯之業。勤而不息，樂以忘疲。殆獲華夷之歸，必期河雒之

復。臣屬嬰郡治，阻覲旄頭之塵；平定浚郊，即建干旛之旆。臣無任。《雙溪集》卷七。

代駕幸臨安起居表 二

戎輅西轅，六師節制；鸞旂返旆，萬寓駿奔。副吾王游豫之謠，諧我后來蘇之願，豈但却敵，凡以裕人。中賀。恭惟皇帝陛下稽虞周之有爲，恢祖宗之丕業。班師旅而苗格，修德教而崇降。從善易于轉圜，應物明如觀火。決戎機于千里，拊幅員于一堂。使耄稚以懷安，顧江山之表裏。鳴蹕浙右，州縣無供億之勞；尺書浚都，胡虜必馴擾而服。臣周南跼迹〔二〕，咫尺堯雲；闕下馳神，祇聆禹會。臣無任。《雙溪集》卷七。

〔二〕此句「臣」字與上句「服」字原倒，據庫本乙。

代謝青瑣表

西掖代言，已塵寵授；東省夕拜，荐陟榮途。辭爵靡遑，審躬無措。愧甚鵜梁之刺，未知簪橐之榮。中謝。竊以掌百事之稽遲，司萬機之出納。審覆論駁之地，興衰得失之原。使還詔批敕，動獲所

宜；則發號出令，罔有弗當。臣每侍法坐，親奉德音。慎選疇咨，殆求顯效。叨據要任，深恐妨賢。伏念臣志力尪孱，資地淺薄。偶時乘之初載，同品彙以偕升。閱十祀于清郎〔二〕，玷階華顯；蒙三遷于法從，誓欲憂勤。方中興覈實之辰，斯群士願才之日。而臣藝文骫骳，豈射父之作訓詞；經訓疏蕪，慚倚相之讀《墳》《典》。拔摩鄙樸，奮勵論思。永惟復古之隆，精審適時之略。非敢後也，而才有限；豈曰能之，而願學焉。欽副使令，俯虞顛覆。屢上退閑之請，深慚覆燾之私。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齊禹湯之勃興，體堯舜之極致。德智長而治道得，俊乂多而邦國寧。誠能輯群策之良圖，必將致九有之咸乂。與進儒學，不遺一介之凡；激勵猷爲，益俾百工之起。臣雖愚懵，粗識廉隅。敢不靖共于朝，虔恪底績。乃心贊國，竭節忘身。餘生何力之纖微，畢命倘酬于萬一。臣無任。《雙溪集》卷七。

〔二〕清郎：明鈔本、庫本作「郎潛」。

代次公謝江東運判表

祇奉絲綸，載馳駟馭。巡行封略，覽視吏民。中謝。伏以江左興王之上游，淮壖聚兵之嚴警。逮間暇日，乃勵精秋。筦榷市關，弛張貿化。舟楫厥庾，糾擿蠹欺。惟籌度罔失纖微，而意見務知遠大。乃振軍以固本，兼實邊而制戎。周爰諮謀，華彼原隰。豈期器使，誤及孤平。激昂衰蹤，負載山

嶽。安有異術，裨益涓塵。竊希一得于百爲〔一〕，或求千里于十駕〔二〕。虛荷委寄，實深震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勃然中興，奮乎有作。施博天地，仁察鳶魚。臨下易而有親，燭遠幽而必照。付外臺之耳目，邇行宮之要樞。以臣肅奉憲章，粗穆朝聽，施勞州縣，惻怛黎元，責效方來，普勸仕者。臣敢不每懷靡及，食蘗飲冰。當官而行，疚心焦慮。六條漢詔，務叶公言；五術唐臣，專斬厚俗。殫鴛蹇之微願，副驅策之殊恩。苟緩曠瘝，寧辭頂踵。臣無仕。《雙溪集》卷七。

〔一〕竊：原無，據明鈔本、庫本補。

〔二〕或：原無，據右引補。

代謝禮部尚書表

王政所關，天臺治本。邦禮專掌，春官望穹。貳卿方愧于官箴，六長所資於民譽。冒塵予進，闕略曠瘝。啓處莫遑，辭避罔獲。中謝。竊以至孝睿明之主，議禮爲宜；興復迎奉之期，顯親篤志。由仁義而起，盡欽愛而行。近正長樂之隆名，祇嚴徽冊；發自清衷之誠悃，欽卮攸司。鐘鼓玉帛之設施，承稟諮諏之程度。綿力何有，綸言所嘉。謂蚊能戴于邱山，顧燭或裨于日月。忝竊論思之地，荐加寵擢之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旰昃勞謙，釋四海之鬱結；勵精覈實，致百度之咸熙。天縱聖神，生

知儒學。方且投戈而息馬，不忘論道以橫經。被訪對於延英，屢奏篇于黼座。遭逢何啻於千載，鴻私殆歷於九遷。矧草木之朽蕪，當天地之渥澤。非德智學藝，不足以膺東注；非公正節行，不足以玷疇咨。睠錄前修，褒美先緒。施及不肖，誤被超陞。位高深懼於疾顛，才小胡能于爲役？念喉舌之任，期吐茹之得中；居臺閣之間，循規矩而斯在。敢不靖共無懈，勉殫夙夜之勞；知無不爲，以答生成之造。激昂衰陋，曷憚捐糜。臣無任。《雙溪集》卷七。

賀東朝歸表

紹興十二年〔二〕

格天德至，本自宸衷而刑多方；篤親誠純，不忘跬步而還萬里。奉寶輿之言返，舉連環而不渝。溢綿宇之歡心，巍高世之馴行。慈襟一喜，品彙咸蘇。中賀。伏惟皇帝陛下本曾、閔方寸之衷，體勳、華要廣之道。勵勤精力，吁祈請之艱難；菲薄旰宵，慕溫清于遐邇。方且顯鴻名而正統紀，曷嘗忘侍膳而捨寢門。未宣暢于鬱堙，久湛詳于宥密。致極兢兢而業業，允諧洩洩與融融。蓋人事之無虧，俾天心之保定。順承顏志，萬國悅而養東朝；溥博施恩，三表修而懷北顧。較勞考事，冠古超今。如漢薄之代來，厥功絕易；若鄭姜之穎出，其事罔倫。翕如睹大練之光，來歸著彤管之煒。臣等幸叨盛際，祇若徽音。坤載延鴻，殆年長於西母；皇枝繁衍，益天受於太任。臣無任。《雙溪集》卷七。

〔二〕紹興十二年：原無，案《宋史》卷三〇《高宗紀》七：是年二月，「金主許歸梓宮及皇太后」，八月至臨安，此與文意合，據補。

賀元會表

伏以垂象施教，大一統于王正；凝冕當陽，舉盛儀于元朔。稽詳周典，采摭漢儒。夷夏來同，天人昭格。中賀。伏惟皇帝陛下體元正大，建極中興。曩者每多外禦之虞，是以未遑正寧之位。裁成補救，肇自睿圖；和洽光輝，允謂儒效。嚮明而治，謹始授時。設九賓之臚傳，受四海之圖籍。萬彙待發生之慶，十行布寬大之言。物備禮隆，發聲明于度數；化孚澤浹，正班爵而紀綱。臣夙濫實行，坐縻外補。想簪紳之表著，望雲日以神馳。承明宣政之庭，固嘗俯伏；衢室合宮之事，殆無復過。嘉與蒼黔，同茲鼓舞。臣無任。《雙溪集》卷七。

代賀親耕藉田表

省耕千畝之甸，親御三推之儀，斷揉斯勤，齊袂與祭。惻怛宸旨，溥率域中。榮觀日新，聖風雲靡。中賀。竊以衣食王業之要，思文后稷之稱。皇極建而五福敷，烝人粒而萬邦乂。曩昔艱難之際，

擾徙安業之農。故敦奉爲寰宇先，蓋未祈而造物相。會通典禮，底豫神祇。伏惟皇帝陛下，存信去兵，納民軌物，躬行舜禹之急務，力致宗廟之潔豐。興起彌文，篤纂前列。誕降嘉種，至治馨香。如坻如京，以孝以享。近弼碩彥，調燮富民之封；列郡循良，申嚴力穡之課。戶戶樂生而勸善，人人舉趾而授時。天瑞地符，家給國阜。臣究宣德意，眇漢儀之六條；遵稟化原，邁唐賢之八計。萬耦于耜，九土載芟，偕生遜畔之心，咸革惰游之末。臣無任。《雙溪集》卷七。

慈寧慶八十賀表

紹興二十九正月〔二〕

母儀慈懿，帝孝遵承。慕孳孳之色難，躬顯顯之愛立。協氣流乎闔壺，要道光于華夷。稽前古之姜、任，繼今朝之高、向。王化輔毗之燮理，椒屋蘭閨；坤元博載以無疆，龍輿寶璽。於皇萬斯之紀，肇登八十之齡。三靈之溥命咸宜，九有之歡心一致。甲子環匝，幅員雍熙。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體古訓于韋編，運嘉猷于掌握。德之所覃者大，文之所加者深。宏休難罄於揄揚，盡美兼全于仁孝。臣螢蟻至眇，願增綴《南陔》雅章；紳笏合并，慶無量西竺遐壽。堯時舜旦，獸舞樵謳。臣無任。

《雙溪集》卷七。

〔二〕年月原無，案《宋史》卷三二《高宗紀》八：是年正月丙辰朔，「以皇太后年八十，詣慈寧殿行慶壽禮」。

據補。

擬本州守謝御製損齋刻表

羲經奧蹟，致用研幾；聖學高明，發揮睿藻。訓流金石，化育簪紳。叨被恩頒，虔遵模範。中謝。竊以味典常于大《易》，喻道真于玄門。云乎「損德之修」，亦曰「儉我之寶」。事人天蓋莫若嗇，去奢泰復返其根。陋哉往古之夸毗，灼然持守之規戒。恭惟皇帝陛下效天法地，盡性存誠。崇簡易而守成，端穆清而凝命。金甌全而邦基固，玉衡正而泰階平。既道協于皇王，垂衣致理；則民敦于樸素，指掌何勞。臣謬推歸美之源，以補輯帷之闕。倣謦欬，每字字以求思；韞櫝珍藏，但拳拳而弗置。臣無任。《雙溪集》卷七。

面對論和戰劄子

臣聞禹抑洪水，拔萬世之患；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聖王巍乎建事策勳，蓋天關隆平之路，治人事天，命世膺期，不得不然也。逮夫中古豪傑之主，唐文皇之討頡利，漢高帝之賂冒頓，措置愜當，罔非偉績，亦各斟酌時宜，廟算多得。然嚴尤謂之無策，未爲通論，乃是不知時勢而已。竊惟陛

下日旻焦勞，江、淮、梁、益累年小康，而中原尚梗強虜，堅敵侵掠，憑陵日來。事勢誠有間矣，而未集也。嗚呼！洪水尚可治，鬼方、頡利、冒頓之倫，有爲者豈難制哉？陛下睿明，今之禹、高宗也，成功何疑？夫和愈於戰，天下雖平，忘戰則危。聖德英猷，何特漢唐可比？其當戰也，揆江山夷險之勢，持重示弱，養威待釁，然後趨三捷之利，保萬全而奮；暫勞永逸，貴謀賤戰，以節制輯睦之衆，據險乘便，決機取勝。近日川陝、順昌、柘皋殄殲醜類，如舉鴻毛。夫或驅捕羶穢，或致幣穹廬，陛下卜之於天命，參之以人事。天誘戎酋之衷，知難而退，翕然更始，厭處中原，思歸巢穴。陛下此際熟復長慮，合天下之耳目而察之，豈無最遠之見聞？歷古今之成敗而推之，豈無最長之方略？時攻而攻，時賂而賂，文皇之雪耻非難，高帝之大度何怯？不廢兩塗，隨事而慎用之。戰而非窮武拏禍，豺狼之群駭而遠遁；賂而非偷安目前，氍毹之性藹然馴服。深念夫興王要略，豈不曰修政令、肅紀綱、理財用、洽恩信、精士卒、練將帥、飭守禦七者。益加宸心，日新厥猷，勵精勤勉，虜必望風奪氣，凶悖之心不生，一意慕華。朝廷聲實，有以待之，若不獲已，以戰則克，豈黷於兵？彼既馴矣，以賂則服，奚狃于和。《大雅》稱太王待混夷曰：「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混夷駢矣，維其喙矣。」言虜困劇而卒服也。臣竊謂深仁孝悌之感格（一），英靈神武之變化，長樂必歸，侵地即復。道勝德立，息兵措刑，何求而不得？何向而不濟耶？臣賤遠愚陋，不識時機，今日鉅論大議，實非敢與。區區事君之義，冒死越職而言之，欽惟睿明裁擇。取進止。《雙溪集》卷九。

〔二〕格：原無，據庫本補。

務農劄子

臣聞王政之先，務農爲本。觀周公《豳風》所陳，后稷以來，田畯耜耨，斧斨蠶桑，重糝滌場，玄黃績褐〔二〕，想見先王愛利厚生之叙，慨然稼穡艱難、小人之咨者，《思文》之粒烝民，底于道矣。古之治財者非一孔，籠貨算緡，運米斂積，甚勤且裕。而周公所陳，淵源深矣。珠玉泉貨，寒不可衣，飢不可食，有補飢寒而至重者，粟帛也，二者不充，則它財無益。蓋禾不天降，非民力不生；縑不地湧，非民工不成。今陛下帑藏出于租稅，每歲祿廩軍資以百萬計〔三〕。五年之蓄，九年之備，殆其可念。自昔承平，諸路之賦常不能自給，素所仰者，東南數十郡。今淮南往往爲斥堠之郊，罕復種植，賦入惟恃二浙而已。吳地海陵之倉，天下莫及，稅稻再熟，貢綿八蠶。方今縑綺之美不下齊魯，又增以鰲螯籠榷之盛，夫復何加？白丁紅女，終身絲穀；伍符尺籍，盡力邊疆。行陣者無暇播穡，南畝者甘心饋餉，二者互相養衛，田夫必億兆於甲士，犁牛必百倍于戰馬，而後濟矣。嗚呼！孰與溫飽天下而富強邦國，非農也哉？四民之最苦辛，三務之最勞劇，苟寬裕其生生之業，則士商工及末務者亦不匱矣。臣竊惟先聖有敦本興王之要道，田里之安，恃賢守令。亦不必其躬行阡陌以爲勸課，惟科斂正辭，惻怛務實，使民養生送死無憾。人心悅則陰陽和，陰陽和而天下平，于是風雨時若，耕織咸

遂，殆其庶矣。太公言寬民之目曰：「利之而勿害，成之而勿敗，生之而勿殺，與之而勿奪，樂之而勿苦，喜之而勿怒。」夫如是，地無遺利，家有羨餘，縣官豈在加賦侵牟而後足用？閭閻困乏，則邦本不固矣。姑令有司量入爲出，出納之間，不失欽慎，歲計時辦，裁抑浮冗，累歲均省，必致京坻之豐，山嶽之儲。帶甲百萬，陳錫周洽，筐實盈溢，民有蓄藏。穀縑雖鉅萬，不以爲家貲數，雖公私咸有九年之積可也。禮義益敦，風化益厚矣。陛下待遇守令，賞罰以其勤惰於民，才否必由民之謗譽，誰敢不盡力哉？嘗聞漢人推衍鹽鐵條目之說至數十萬言，亦是裨益邦家之術。臣謂習讀詩書，敦本而末茂矣，儒家仁富，與霸道固異也。臣不勝區區，越職昧死以聞，伏惟聖明裁擇。取進止。《雙溪集》卷九。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一一，《南宋文範》卷一五。

〔一〕玄黃：庫本、《歷代名臣奏議》作「黃纁」。

〔二〕軍實：疑當作「軍實」。

時務劄子

恭惟慮休戚之大，究時用之宜，情有所不堪，功有所難成。不曰如之何，殆將無以爲。今夫崇聖道，稽經旨，固已立治本矣。意者文昭而武未允，志廣而謀未竭，天下之公患也。考之往牒，惟借漢

可以爲諭。高祖起布衣，器度遠大，非若諸生規規誦詩書也。又蕭、張佐之，濟其不逮，履至危，拔至艱，莫不曲當。故先得秦鹿，如約當王。項羽號百萬衆，盛怒將攻之，當時衆寡相絕，詬忿亦人所不堪，子房導之，謝咎自解。鄼侯諫以湯武詘伸，乃爲頑冒椎鈍，忘小惠而得大勇，羽莫能測也。及其築壇以拜淮陰，乃定東嚮之計，併率五侯之銳以討羽。懷王，君也，羽又弑之。然漢義師嘗不得志，屢居項氏掌握之中，每以智算折而不屈。王陵領兵逐太公，而楚拒絕之，漢復失軍於睢水，羽遂止太公、呂后。高祖自此裁一遇楚，小捷京索，即堅壘深塹，不復出矣。成皋、脩武之間，惟務逃楚，以親在其軍故然耶？君父之讎，但分遣淮陰等數將焚儲奪地，高祖未嘗躬與羽角，意有在也，所以貴智而鄙力。隨何片言而下九江，曲逆萬鎰以間亞父，厥後四方歸漢，人心翕若。羽雖剽悍，失援寡助，韓、彭力攻之，遂有鴻溝之割，侯生緩頰，而太公等果歸矣。時謂高祖天授，非人謀，殆不然焉。《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隱忍之謂也。方西伯居美里七年，閔天以寶貨奇物獻紂而後得釋。故《詩》稱周之克商、成王業曰：「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殫厥心，肆其靖之。」文王之答天命，未嘗求之，未嘗舍之，能忍宥也，能謀密也。及其和洽而光明，盡其心矣。三代聖王所以肇基王迹，必養銳畏天，以漸制敵人，故集大勳焉。漢垓下成擒，太公亟歸，君父之讎遂雪。漢之籌畫當矣，暗合於《詩》《書》也。嗚呼！朝廷行大道，隆名教，漢祖所不及，至于隱忍而知天命，卑遜而終不屈，比方三王與漢祖，皆一致耳。然今日所欲，未悉諧允如先王者，誠文教有餘，師律未甚競也。使授鉞非韓、彭，則虜無所忌；銜命非陳、酈、侯、隨，則請求何獲？要當精擢將臣，慎行人之

選，不愛金幣以結五利。廟堂計慮彌綸，坐以待旦，蕭、張功名垂成矣。若夫留意東求天下廉耻必勝之將，則黠虜破膽。今世知兵者，豈無遺才乎？昨者戎心稍馴，貪我賜予，不恃戰爭。戰之賂之，相時而動，不可偏徇。此漢高取太公之策，閔天出文王之術也，執事者宜熟思之。《雙溪集》卷九。

初論經解劄子

臣聞聖經賢傳，唐虞三代所遺；闕里之業，王者樂道尊儒。內自九重，化流寰海。金華露門，咨訪紬繹；辟雍東觀，群能感奮。俾天下品類回心向正，政孚教洽，三代之盛，漢唐之隆，及吾祖宗聖功休烈，六籍之效著矣！鴻惟陛下生而知之，孳孳舜善，聽朝之隙，橫經疇咨，宵旰睿覽，研幾簡編。建立太學，首善之始，崇道辯惑，渥恩養士。臣等遭際作興，帶經負笈，陶沐亭育，紳笏周行，峨弁就列，跂望睟穆之儀，而又昧死輪對軒陛。當得言之秋，非有涓塵稱塞右文，以謂不足以爲士矣。竊聞永平之歲，期門、羽林肄習名教；貞觀之盛，屯營飛騎受書博士。臣固駑下，亦知竦慕，狂斐僂說，不揆其愚。昔者仲尼刪定《繫》《彖》，筆削問周史、聞齊《韶》，而《詩》、《書》、《易》、《禮》、《樂》、《春秋》各得其所。惟舉要發端，不詳其言。非不能詳也，以爲詳之則隘，故略之，使仁智者自求而得。逮夫李斯滅學之後，出于屋壁，既非全經。兩漢顓門之流，白首講貫，受授相傳，深不負仲尼之旨。虎觀、石渠，摳衣重席，論難紛紜，開益後人多矣。唐文皇時，初詔顏師古考究章

程，孔穎達撰定義疏，遂爲天下定論。此兩漢、魏、晉以來千古儒術也。夫六經微言妙用，非可易解而遽曉，始學必由傳疏。近歲兵火，典籍殘缺。比日諸州刊印稍備。今之諸生所以窮經，捨正義、傳注則懵然矣。此非一代之所私，一家之偏說，一夫之獨智，輯合淘汰，千載宇宙之公是非也。但漢初儒者，各饒饒師習《詩》、《書》、《春秋》，古文初不甚行。《公》、《穀》方熾，《左氏》廢錮，故三代遺典乖戾不合。唐人因舊承疑，去取粗當，未暇大有發明。易數樂律，至今不得其傳。臣願陛下特詔名儒學官，既蓄聚唐之義疏，復錄近世儒臣以學顯者所著講解，申敕州縣，委自守貳，網羅募輯，刊刻抄錄，儲之太學。臣嘗思念本朝祖宗以來，名世豪傑之士，體道彌切，經藝疏解愈明。知先儒有未悟者，條目甚夥。本朝之學光矣，非累聖神化不能然也。意者商較評品，假以歲年，加秩給費，纂而成編。古人有「集傳」、「集解」之號，補唐之《正義》闕遺。凡說皆通則並存之，疑者闕之，不妄鑿焉。庶幾孔氏之舊，祖宗右文，實賴陛下爲之統紀，甚盛舉也。其於設科取士，考信萬方，究析道真，扶翊名教，使天下後世滌耳剡目，伏膺不忒，實文治之偉蹟也。臣不勝犬馬昧死越職上言。取進止。《雙溪集》卷九。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七五。

全宋文卷四〇二一

蘇 籀 三

論收用武略之士劄子

臣恭惟陛下仁聖慈武，駕馭積賢之符，天人顯相，故能服強敵，安土宇，四方乂甯，右文興化。士生斯辰，操觚挾翰者罔不競勸，咸以無文爲耻。步趨先後，圓冠方履，溢于中外。丕平極治，禮樂具備，寢隆盛矣。臣愚竊見近世干戈之際，武力常恨不振，今雖平康，豈遽弛焉？恭惟本朝藝祖之武，太宗之文，列聖重其光。所課試區別，盡天下之才，致太平，防患難，文武二柄，未嘗偏用。天生五材，缺一不可。《書》曰：「帝德廣運，乃武乃文。」今之識擢武士，不若用文士之易。天下之事，莫難於用兵。中國文明冠帶之俗，士閑習于辭藝，不足者武也。盜賊蠻獠之倣，何日無之？今三府有桡瑣之吏，外臺有饋運之臣，皆所以振兵也。英奇鷲果，倜儻厭難之才，或不肯由場屋，誠別有以籠罩之，亦多途矣。古人有言曰：「物有不求，未有無物之歲；士有不用，未有無士之時。」萬一

江海飄淪，往而弗返，異域之人，尚或招來之以爲我用，況在吾邦者哉？凡修政當修之於可修之時，今國家閑暇，理宜致意，一旦倉猝乃求，恐非豫備之策也。昔漢高帝總攬天下英傑，而歎曰：「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此蓋帝王之度，不得不然。登壇受鉞，非太平事。旌擢觀省，儲蓄優遇，亦欲補夫戎閫獸符乘障被羽之任也。今之宿將，例各休老，後輩威名著者幾人？勇智可用之輩偶至，失于甄錄；或沉埋軍中；嫉于驕將；或汨于賤遠，無以自達；或觸犯文法，武人常理。寬以容之，索之而出，養之而成，其可已耶？夫斯民參于太平之樂，游娛飲博，心志恬嬉，軍中投石超距之氣索矣，可無猛烈之士倡率之哉！膏粱華屋之性習，至若衝霜雪，冒炎埃，飢渴驅馳，趨死不悔，惟山澤辛苦之士有以爲焉。萬夫之望，殆此者也。今之軍伍既無出戰捕虜可賞，科舉粗收策略弓馬之名，此外莫若明詔邇綴公卿與戎帥、統督、監司〔二〕，歲薦所知武勇傑出之人，朝廷置籍甄品，時加召擢。絕出倫類如祖宗時郭進、李漢超，削平之後曹瑋、李允則、种世衡之流，奇略高才，不易得矣，古人未能遠過也。《書》曰「載采采」，歷言其事狀也。《詩》曰「南有嘉魚，烝然罩罩」，言勤取之必獲也。庶幾復得如此之流，守邊臨敵，永不乏人。臣無任私憂過計、拳拳越職上言。取進止。《雙溪集》卷九。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三九。

〔二〕邇綴：庫本作「在朝」。

論取士專優春秋三傳劄子

臣昧死。恭惟本朝以詩賦、經義造士，庶幾《虞書》「鵬言」之舉，於斯得人，祖宗朝甚盛。邇日海內諸生窮計聖籍〔二〕，該洽道藝。義疏名家，群士慕嚮，罔不遵周孔之軌躅，纂闕里之旨趣。《易》、《詩》、《書》及二《禮》，先王謨猷，貫穿詳備，課有厥程，惟《春秋》一經，前此廢絕不用。陛下稽古睿明，注意經傳，致令學者討做脩習，今既舉行。二百四十二年文字，五家浩博，以其久遭擯棄，其說孤寂，罕爲人所講授。僅有治者，終恐蕪翳，有識之士咨嗟歎息！此書筆削乃文王之文，褒貶則周公之法，禮義大宗，伯王通典。考周之所以王，有邦家者守經事而欲知其宜，更變禮而欲知其權。是非勸戒，係天下表儀繩準。別嫌疑、定猶豫，至斷妙用，世所希聞。傳業者優柔浸漬，積久轉解，實不易領會也，古之君子窮此學，白首不輟。惟經之體要，固天下國家本務。丘明受經仲尼，厥爲附《傳》，非私意也。前代稱左氏古學所載，紬繹三代禮樂，上紀犧、炎、唐、虞、禹、湯、周、孔遺軼，齊晉伯主，尊獎王室，捨此何據焉？又公、穀二儒傳經子夏，二《傳》乃孔徒遺旨典則，非後世所及。西漢賈誼、賈嘉相與纂繼此道。光武中興，立《左氏》博士。唐文皇早歲受麟經之誼，晉代杜預宗趣淵源，大賢所業。夫治《春秋》之學，如賈及杜，皆名世偉人。臣願陛下明詔中外有司，場屋詩賦策論，命題措意，或用《春秋》三《傳》。禮闈取人，特優此孔經。分數不妨以聲律定去留，

束求精悉傑俊知類通達者，置在博學師儒之列。如誼、預才謨，飛聲邁烈，未必乏其人也。俾瑣瑣懵學雖欲夸世，亦不斥而自屏矣。臣愚烏足以究其閎奧，極其高堅？不勝懇懇披寫之誠，所有越職，不敢逃罪。取進止〔二〕。《雙溪集》卷九。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七五。

〔一〕計：疑當作「討」。

〔二〕取：原脫，據庫本補。

應詔議福建路盜賊

籀伏睹正月二十五日詔書節文，本路帥守監司，各令具所以安輯綏撫、消弭盜賊，便民利物之事者。籀竊伏詳味聖意，憂愍元元，省刑薄斂，視之如傷，待遇僻遠，一如輦轂。此堯舜之德度，中興之基址。臣下並體此意，群寇竦聞德音，寧有不懷？消盜安民，無以易此也。籀竊惟致盜之由與治盜之術，又有愚誠。在朝廷莫若選賢能守令，任擊斷使者；在州郡當寬其文法，重其事權。方今盜賊，如本路近日三十餘夥，大者一萬，小者數千百人，姦民恃亂，以爲富貴之資，非但失業乏食者也。驅擁灌騰，椎埋焚劫，所在之處，官私一空，人不聊生。鼠輩恣睢，謂莫己敵。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子太叔有言：「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濟之以寬。」太叔以其說治鄭之猛

盜，若吹鴻毛耳。方今天下多事，而郡邑惟務姑息祇畏。朽索蒲鞭，寬待強狡之屬；文吏自愛，不任桴革之事。爪牙鈐束之職，無不曠弛。致使州兵縣卒，飽嬉游惰，驕而難使，軍政無紀，師律不行。一夫被甲行二百里，而耗庫錢不下一二十千，故重于遣兵。布衣氓隸，園視而窺國家之隙，誘誑南畝，一旦成市。蓋賊自寡少而歛聚，官司覺舉不可少緩。萌蘖易與，滋蔓難圖，故平居無寇，亦當謹鄰保之法，嚴警察之備。盜若糾集，豈容不知！及勢孤力劣、爪牙缺短之際，不煩大兵，亦可擒制。此事今已無及，賊黨已熾。郡邑兵少，回遑之不暇，專務餌之以錢帛，縻之以官爵，一切不問，以安反側。或能以方略使之摧敗，或能以反間使相殘併，盜必少弭。捨此不務，與之官惟恐不高，給之錢惟恐不厚，含垢忍詬，莫敢擒捕。僥倖既開，小人嗜利倣效者衆。今日此鄉賊發，明日某村又告急矣。譬如養癰長疽，厭棄鍼艾，坐視胸背之潰者也。至有已受招安恩命，亦不肯投戈散群，小失其意，則奮臂倍約，破壞縣鎮，掠千百室，太阿在手，無不可者。東漢李傕、唐朱克融，以不赦而成大亂，故以招安爲務。然賊方蟠據，招之往往不聽，非能使之摧敗，詎肯歸我乎？漢時所以置繡衣直指，用干戈斧鉞，豈不仁哉？不得已也。開其自新之門不得不寬，禦其不悛之心不得不猛。無辜之民，脅從叛援，若夫訓導柔輯，施其乏困，扶其疲弱，復其常產，此所以待良民之不幸者也。若夫招之而不歸，懷之而不伏，此頑民不可恕者也。節制將士，裁節冗費，振起驕惰，賞重罰明，借俸侯王，以充其費。緩急之際，州郡兵將相與戮力，亦不煩朝廷顧憂。慮勝而戰，用惟其人。殲厥渠魁，分其徒黨，願爲軍者撥隸諸營，其勇力易以使，遇它盜發，則以既降擊未伏，皆良策也。至于守邦之

人，陟廉黜濫，選如龔遂者，以收安靜之功。若夫豺狼塞路，以力戰邀我，選如王尊、虞詡文武之才，並假之以便宜，勿拘之以常法。如此，朝廷必無盜賊之顧憂，安民利物，誠在此耳。籀不勝區區，冒昧陳聞。《雙溪集》卷九。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三一九。

上門下侍郎書

籀夙志于學，圭華之下，蓋嘗妄意計議今古天下之事，恥爲空言，必致實效。以前輩爲之宗盟，如山如嶽。然當世富貴功名之士，所欲見者無幾。竊伏閣下之義，不敢近捨而遠希，因具道其區區焉。《語》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古者有大事，闔國人而問，謀及庶人。今日誠是庶人得言之秋也。故人有輕于一葉，而言有重于泰山。蓋天下不治，治之在本，福基禍胎，非偶然者。亡羊而補牢，勝于坐視也；見兔而顧犬，猶爲得策也。歷數前後亂吾邦家者，大概皆馭舌之相也。譬如蛇蠍蝗蝻遺類餘種，必爲巨害。仲尼作《春秋》，吳越未嘗稱人，荆舒咸在斥罰。今奈何不循覆車之戒，用閩蜚爲相乎？前此維揚禍變，一薛居州齊言，不勝楚人之咻；一屈原獨醒，未解衆人之醉。忠言至計，蔽于悍夫之當軸，剛狠怙權之所致。閣下正坐憂人之憂耳，事之不如尊意者十常八九，可想見也。甚矣，世俗之難悟也！伏念藝祖、太宗聰明神武，知人安民，法制規模，防慮宏遠。士大夫孰不由之？不幸馭舌之徒崇飾穿鑿，唱其姦言，鄙堯陋禹，變蔑舊章，掃地無餘。四五十年來，人人風靡

其說，淪于骨髓。綱紀頽圯，中原大亂。中才之流，甘心入于商鞅、李斯之術，天下滔滔，不知何者爲正論。所幸慶曆、嘉祐之遺，世臣故家，尚有佩服義方之訓，不流俗尚者。稱堯言而希顏徒，其間固必有豪傑之士矣。今日後生慕善者，期待閣下亦云甚重，謂可以修祖宗之法制，推前哲之範模。群情顒顒，以爲當然。古人謂舉伊尹、皋陶，而不仁者遠，謂仁者以類進也。如使伊、皋不引其類連茹而進，則不仁者何憚而遠乎？今天下之猾賊，幸天下之有變而欲有所爲。天下之賢士，倚朝廷之尊而欲輸寫其肺腑。夫猾賊誅之，自有其釁；賢士攷之，以旌其來。此公議也。兵戈之際，圖書醬瓿，儒冠遭辱。古之定禍亂，豈特武人爪牙之功乎，文士實爲之腹心也。士有待價而沽玉、抱璞而長號者。且夫一髮之不理，一指之不伸，尚且無聊。視國家塗炭，則瞠然不能效尺寸，理必不然也。忽而棄之，則過矣。方今鄰敵內侮，如未解倒懸之勢；兵衛寡弱，有外強中乾之敝；府庫殫竭，有旦暮不給之慮；盜賊江右，伺候乏羈縻綏禦之策。此四患也，大者金人之害，尤爲難圖。譬之洪水，隄防既立，水行無事而後可也；隄防不固，無所措手足矣。吾以天險爲隄防，不亦可乎？塘灤不足道也。其次兵衛寡弱，當遣信臣招輯散亡，來者厚加存恤，則行且漸盛矣。其次府庫殫竭，當效衛文公秉心塞淵，則萬艘繼來，國益富矣。其次盜賊江右，御得其道，寇讎化爲親戚，置而不問，將爲大患，在所慮也。古來夷狄之患，未嘗及江以南。累年秦、齊、晉、魏被其殘虐，中原計掠殆盡，惟大江則不敢睥睨，其力不能也。彼貪財好色，非有長久之計，肘腋之變，當在旦夕。朝廷據有荆、吳、越、蜀之饒，尚足以出力養銳，以俟其敝。然恃江立國，雖有天險之邊防，荆襄、江漢上流，未見其能固守

也。守禦之備，莫急于此。使江漢之間，公卿刺史、下逮卑隸芻蕘，人人具其術略，決擇而參用之，其利害必盡得也。然後擇高才絕識者統其事，朝廷用人何事不濟？且如拜尹逢於倉猝，收劇孟於擾攘，不以爲難。至於爵祿，曾無少吝，足以使才能者奮也。似是而非者，尚能聾瞽耳目，猶在察焉。夫觀人以所言，不如以其所學，考其所學，則處心積慮咸可見也。然後試之以事，則無所逃矣。夫以人事君，大臣之先務也。閣下亞聖之裔孫，深得鳧繹先生之文采風流。箕裘典墳，組織道義，其仁如晉趙武，其博如鄭國僑。翊戴社稷，有良、平之彌縫；成就人物，房、杜之明果。偉然柱石，誠可謂山東出相矣。絳帳東閣之士，共由此道，不乏其人。吾道未至大光，小人尚敢肆行，則十哲三千之徒未滿也。宇宙之間，高才日少，士風不競，可爲太息！汲汲孜孜，其可已乎？籀嘗學於先大父樂城公，聞其許予所著《古史》，願從尊先舍人咨考，有陋巷接尺椽之意，其相知可謂深矣。不肖頃者游梁，拜伏館宇，辱枉題門之寵，今日非敢若衆人畏貴慕勢而唐突也，譬諸草木，在公之臭味矣。顧惟潦倒疏冗，有琴張、曾皙之狂，無叔牙、管仲之友。間關失職，遂哭窮途。灰心木形，槁項黃馘，豈可分毫貶屈；泚紕洒削，緯蕭織蒲，豈不足以自食。籀之所學，恐不止於此，所求亦恐非爲餽啜而已。不揆其猖狂之辭，略及今日之故。若蒙收錄顧遇，使無補于邦家，斥之未晚也。俯伏賓次，罔知所裁。閣下幸察焉。不宣。《雙溪集》卷八。

上戶部尚書書

籀聞建邦猶之作室，其成也非一木之所支，及其毀也非一繩之所繫。昔者海內太平，規模遠而基局固，群材各勝其任，實實枚枚，貫百世而無敝，飄風暴雨不足慮也。雖有匠慶，亦當袖手。不幸蠹蝕蟻漏，棟梁不具，而榱桷欹側，或不察焉，則摧墮圯裂，至于不可支梧。於是命工考室，以還舊觀。此雖劬疾辛苦，而亦功名之秋也。嗚呼！非良工師，何足以預於此？天下之材，樂育附輯而來，出其端良雄傑，而繩其撓腐拳曲，規矩斧削，可以無憾。斲喪衰頹之後，妙手尤不易逢，珍材亦不易致也。使拙工率意爲之，必將截榆以擎承露之槃，折柳以樊狂夫之圃，豈不殆哉！今茲天下塗炭，夷狄交侵，以安社稷生靈爲心，持衡尺以正百工，此考室之師也。閣下負超然絕異之姿，挾出于形器之學。叵赫蚤聞，年如公瑾破烏林之歲；碩大尊顯，功業先乎祖生而著鞭。于時天下甯謐，伏獵狀杜之徒，忌嫉高賢，故淹翔符魚節鉞之任，而卷懷埏陶烹幹之才，滯留畿輔，漁釣江湖者凡十餘祀。顧當途皆血指汗顏者，亦預知其誤國也。一旦有警，事勢如絲，呼吸生變，戰守之計未決，鄰敵之情難料。四海六合之大，化強狡而安反側，喻日新之德意，求其識略宏達，尺紙片言可以排難解紛，萬舉萬全而無遺籌失策者，在庭其誰乎？中外始有才難之歎矣。《詩》曰：「絺兮綌兮，淒其以風。」言庸人不可用也。天下咸共推曰：閣下今之陸贄也。公卿之間，最爲先進；委任之久，最爲更

練；藝文之苑，最爲美博；裁處之際，最爲智辯。天子虚心，恨相見晚。眷獎之渥，旦夕大用。考室之師，閣下是已。積穗以基之，裕民而庇之，方且鞏固輪奐，安若太山，可以爲天下賀也。所用尋尺之材，必經顧盼焉。班斤待郢質，而良工須利器，天下其誰不願才乎？噫！致君行道，蹈堯、舜、周、孔之堂室門庭，文字溢于竹帛，勲業昭于旂常。絳帳受經之生，皆鶚立朝右；堂下捉刀之士，有長萬夫者矣。天下之髦俊，經於閣下之耳目，既厭飫矣。文章道術，據其復明之根，而縱其爇天之焰，即之望之者駭愕眩晃，自失而走者有之矣。今夫瑣瑣之流，欲徹聲聞于帳下者，亦僭越矣。恭惟孔氏之道，曾子、子思之傳，而孟軻治氣養心以擴之；莊周、屈原，各以其所見而鳴；漢揚、馬振其光，而唐燕、許颺其芬，退之立言復古，掃諸子之陳迹。宋興，楊、劉肇基，歐陽公始唱天下，削時文之敝，其文奄有孔孟之餘烈，兼衆作之芳薌。近世學者多不能誦習歐陽子而流入于異端，往往皆喪邦之說。天下所以流血，蒼生所以困斃者，鮮不由異端之所致也。閣下之學，今日歐陽子之徒也。正人待之而爲善，匪人待之而自新。籀竊伏下風，從諸父昆弟嘗游門下，究觀盛美之緒餘糟粕，不爲不久，區區見聞，亦晞驥之乘也。近者避地江左，貧無置錫之地，平生之志，窮而益堅，老而益壯。其磨研編削粗勤，其取舍是非甚明。不揆其身之疏冗，輒進伏于閣下之賓次。自謂推孔孟之派，講韓歐之風者，世人之治此道者益衰少，故與我者亦希焉。大君子日進此道，爲之不厭，嘗試請益焉，庶幾不拒也，吾道斯文乃所歸嚮矣。昔羊舌肸棄樂王鮒而望祁奚之舉，太史慈以北海知己而爲之解圍，關雲長得孔明超軼之褒而增重于世，牛僧孺被退之題門之寵而名動京師。古之人心契氣合，如魚之游，

如鳥之翔，甚可樂也。顧惟潦倒之才，口耳之隘，譬之游俠、滑稽、力士、日者，大君子未遽棄也。若夫選掄而加藻飾焉，共奏成厦之功，免于泥塗之辱。使滌慮潛心，以發揚盛德大業，當仁徇義，亦可以奮勵出奇也。惟閣下所以進退之。不宣。《雙溪集》卷八。

〔二〕檄梟：原缺，據庫本補。

上時相書

籀不佞，謬忝讀書，聞道家傳。古今治亂之學，理世及物之術，先儒之未悟，前聖之用意，盡發其樞，凜然略備。櫝載而繕藏之，以爲士而無益于人，謂之苟生。見三代以來成敗得失，猶爲之悲戚，爲之欣懌。身經天下之擾攘，邦家之屯厄，當食不飽，坐以待旦，至于慟哭流涕也。蓬廬華戶，貧守一席之間，無所役其心。狂狷不揆，思推所知以爲世用，凌厲憤悱，知難而不知退。皋陶、后稷，在千世之上，每願爲之執鞭；共工、寒浞，見傳記之間，至于作而按劍。恭惟主上時乘六龍，撥亂反正，天下安危，注意閣下。閣下籌畫精穩，左右彌縫，斷大疑，決大計，視遠聽微，疚心竭力。所以消惡運，遏亂源、因禍爲福、轉敗爲功者，何止六間三奇乎！邇者兵民就其條理，盜賊去其七八，邊防增固，夷虜益馴，舉直措枉，裁成中興之業，天下咸知帝力之所自，弼亮之得人焉。籀以憂

時之深，故樂賢之切。聞風覽德，寬然自壯，毅然自立，擊唾壺，撫絕編，仰天浩歎，稍溫其所學。譬如日侍仲尼、老聃之賢，而旁揖賈誼、陸贄也。思之而能信，固宜仕矣。今天下瘡痍未復，詬恥未雪，抱冰嘗膽，不容少懈。峨冠結綬，連茹而來，非徒然者。百慮豈獨一得，尺短豈特寸長乎？或曰：「陽光盛于四海，敲石者何施？霖雨澤于九土，抱甕者徒勞。而況飾鑽懸令之說造次直前，猶擊瓦缶于洞庭之野，何足道哉！」籀應之曰：岱嶽滄溟，所以極高大者，不拒涓塵也；騏驥鴻鵠，所以致千里者，四足六翮也。相公罄天下之思而用之無餘謀，竭天下之材而使之無餘事，長育天下之英才，譬諸草木，區以別矣。椅桐梓漆，長而諧律度，薦郊丘；杞柳松柏，養而備雕斲，作器宇。薑桂因地而播其辛，蘭芷在畹而颺其芬。烏喙、猪苓盡其用，蹲鴟、茯神不相瀆。蘋蘩由斯而進羞，葑菲由斯而可采。夫草木異稟，農圃不能易也，例能使之竭其才耳。如此處天下之英才，亦無不奮勵而榮耀矣，蓋得其道也。忠智翹傑之士，康濟之所賴也；仁義學術之人，皇極之所建也。鄙如投蓋馮河，憎如吐茵食馬，賤如鷄鳴狗盜，陋如蘧蒢戚施，未嘗廢一焉，此長國家之度。大丈夫立太平之基，爲邦家之光，天命享，人事盡，威懷四夷，日闢百里，安於太山，壽於喬松，聲華藹當世，餘慶及子孫。得其人而任之，無強於此也。今者國之龜鑑，道之淵藪，吾君之所尊禮，萬國之所宗向，無逾于閣下者。學術之根源，事務之輓輒，官師之所準的，姦偷之所革心，無外于閣下者。嗟夫！一夫巧射，則百夫決拾；一相忠嘉，則百寮景附。天下之士，聲氣相求，道德相悅。閣下雖遠權勢，避私嫌，以斥退請謁，天下之士方且隨閣下而不置也，咸望乎品題，而並祈於引達。何特此哉，凡有不獲

焉，不勝其求也，其可却諸？士君子實不易得也，羅之如獲鳳麟，蓄之如寶珠玉，屏之如倒持太阿，失之如喪一敵國。故視其士之得失，爲其邦之興衰。近者天下不寧，士之無賴如季布者，北走幽都矣；放逸有如管寧者，東走遼東矣。其懷土而重遷者，或隕身寇讎；其遭難而失職者，或餓死坑谷。其得趨伏于相公之戶庭者，固匪平時之比也，相公其念之乎？籀所謂家傳古今治亂之學，理世及物之術，可否獻替，有成效矣。掃迹朝市，采薇山阿，有所未能，生生之具可謂窘矣。居無屋而食無田，士之失職亦已甚矣！愁憂傷人，筆墨扞隔，魚喁蟲吟，嗥呼凍餒，空自愍笑耳。相公命以位，竭其才力伏役國事者，不知幾何人矣，其獨遺一夫乎？昔籀之先大夫樂城公，以布衣奉書魏國韓公，大蒙許予，故達于天下。魏公，守文之賢相也。籀之荒蕪潦倒，曾何足以希先世之萬一？當今創業之難，過于魏公之時遠甚，是閣下比魏公有餘，然慎微接下，又當急于平世也。籀雖疏冗，豈得默默而已耶？姓名茫昧，唐突帳下，辭情迫拙，不知所裁，願賜優容，愍其胸臆。閣下其察焉。《雙溪集》卷八。

上李丞相書

恭聞大人之道，其高者登天，其深者潛泉。告之于人主，施之于四方，端偉叵赫，不名一器。其在衮司，如斗如嶽，指迷當世，鎮服四夷，可否予奪，公議灼然，其外可見也。其胸中之嗜好，尚德愛義，斷可知矣。故無古今，無榮賤，取茲兩者而已。仰惟崇堂鉅屏，簪履奔嚮，投刺如櫛。一介之

賤，束帶以干門隸，求徹聲聞于左右，草野唐突，誠可笑也。至于貪慕德義，則豈必疏于衆賓哉！夫絳、灌鼎貴，或不工文，霍、衛顯重，鮮能喜士，則儒道何施歟？今日以斯道覺群黎，豈非在閣下耶？其爲人也，挾至足體要之學，操梗切根本之論。愛君納諫，革容悅之風；理亂振兵，破蓄縮之敝。氣充區宇，名滿四方。橫翔捷出，間兩社而總八柄。又方當盛壯之年，附之以韓、魏而初不矜，劫之以賁、育而未嘗惕，眩之以儒墨之辯而不失其所是，投之以磨鑿之野而不撓其所存。伊、傅、周、召、狐、管、樂、蕭，彼何人哉！光于鼎常，耀于竹帛，拔天下之大艱，拯天下之大患，以爲己任，隨機應變，有餘裕矣。閣下方且澹然淵哉，燕居無作，其實負素望，饗厚秩。比牒同時者已羣，當軸處中者晚進。故夫格天之事業，物議所不置也。夫韋編蠹簡，談經紬史，此亦盛美奇事。治一卷書與治天下，閑劇之不同也。又如釋道二家，苦空妙義之宗，服食修煉之伎，此於養生則厚矣。治一身與治天下，緩急之不同也。雖然，閣下高翔遠步，以軒冕爲繫維，以世味爲浮雲，視衮繡二府與黃冠白屋無異也。朝廷之倚任，有識之責望，在彼而不在此也。竊以謂有所聞見，不當緘默。大計深慮，以安社稷爲悅。示體國情義之親，不亦宗工之任乎？或曰：「道之難行也，則如之何？」夫事固有小大，小者何足以云。至于係安危成敗，衆所未察，我之獨見，言出而後計從，亦何可緘默耶？且夫當朝豈無似韋處厚者，則在外有如裴中立，勢不容久淹也。至於任賢使能，中興之本，又閣下之任也。今欲得常才之士，以無曠職；欲得奇才之士，以共理世。夷易其所入之途，使來者虛徐而自得，封植而淬勵之，賞拔甄品，豈獲已乎？邇來喪亂之極，必將升平。閣下與凡門下之賢俊，實任其事，

必將卓然大副天子之意，炳然審天工之付委。言盡用，道盡行，朝廷得策，生靈晏粲，百官稱職，殫戎正華，勳績籌略，非我輩之所能測知也。只如本路群賊，閣下原其禍端由殺子之報，辭切理明，刻於路隅，兇黨化之，油然而忠孝之心生矣。愍時憂世之所蘊，可窺其一斑也。一介踵聞者，未可以語人才。大鈞之播，其肯自棄乎？伏念昔日承平，書獄訟法律者三千。獫狁之故，調軍實、論攻戰者又累任，皆蹭蹬而無功，過則鮮矣。櫝藏舊書經傳，略備陋目。得一忘十，時求夢奠老人之旨，行誦而坐思之，不忍棄大而嗜瑣。四十之仕，齒髮將老；九品之秩，炊舂無餘。仰企光塵衰鈍之蹤，庶未擯斥。昔者郭駝鄙人，而理民者取之；梓人卑冗，而相天下者取之。輒冒獻其猖狂之說，有合於大人之道者，亦養木作室之類也。至於諛而慕勢，則不爲也。所祈向者德義，不可誣矣。才下論卑，幸垂照焉。如賜一字之惠以獎其進，執經秉筆，將繼此而有請。敢悉布之，可否惟命。不宣。《雙溪集》卷八。

全宋文卷四〇二二

蘇 籀 四

上朱僕射書

竊聞道之難行，自古所歎，於時危而尤難焉。惟大君子則易然。社稷以爲悅，華夷以爲意，拯患拔艱，使禮樂征伐自天子出，雖百世而不失，此所以爲大君子也。以小丈夫之氣臨之，慮未及周，處之弗審，炫名而遺實，舉一而忘三，左振而右靡，前顧而後傾，失足而入河海，呼吸而陷寇讎。雖有經世之心，尊王之念，其身已不自保，而何以保其國、愛其君哉？徒爲天下後世之嗤咤耳。學道者莫不欲施之於世，惟其彌縫提挈，無遺籌失策，故曰難也。昔仲山甫以不畏不侮而相宣王，致周室之中興；季文子扶持魯邦，誅戮巨猾，其君用寧；陳孺子居擾攘傾側之中，漢室俾乂。三人者皆可謂大君子矣。籀嘗伏觀建炎復辟之詔，而竊珍慕閣下真千載人也！彼仲山甫、季文子、陳孺子而當茲時，其機略亦不過如此耳。方二兇人之肆逆也，婦人小兒頓足切齒，欲死之而不獲。雖有賁、育之勇，倉猝

之際，無益於算。閣下端委，神氣不變，廟堂之淺深，使彼莫得而窺。大直若屈，偉度絕人，陰離其黨，徐破其計。天地順叙，忠義炳著，稱爲社稷元功之臣，繫閣下得之學道稽古以御今之術也。首出群公之表，祇膺太平之責。內寧矣，外患尚多也，求爲首末無閒言，初終皆盛美。嗟夫！是不徒然者也。衣冠所以推予者，以閣下器識才諳，久有以服於人故也。今僭僞孔熾，強敵憑陵，急切之務，大者兵食攻守。瓜步防佛狸之警，淝水慮苻秦之虞。開口待餉者，不下十五萬人；可以控扼者，無慮數十餘處。陸抗之疏，王濬之計，可謂龜鑑。士馬儲械，簡閱必當。兼用柔輯表餌之略，其費不貲。斟酌時宜，料敵論將，調帥乘之和，大小智愚，適可以相制。將帥有志國家之急者，慨然以盡敵爲意，而患在不能料敵，是以無功。如閣下專務料敵，善之善者也。審察而預圖之，故平居無廢事，緩急有成算，庶幾祖宗之宇內可復也。此數者立而吾道大光，首末初終之論可無憾矣。數者不立，雖欲奠枕，不可得也。大政所關，群情翹首，萬物咸賴。天下有能有爲之士，駕馭鼓作，入吾術中，所譽必試，用人之柄不可失也；兼納庶言，無壅下情，以冀奇謀異畫之來，議論之權不可曠也；嚮賢尊德，講藝修辭，文章之宗不可避也。閣下力行之，無負天下之大而已。使斯人奮發激昂，勇于由義，樂而赴功，革其偷安苟且之俗，皆風化之致爲也。用兵如方叔、召虎，機辯如魯仲連，言語如行人子羽者，未必不獲也，多君子以助治理矣。恭惟主上勵精興復，典學天縱，方且整齊乾坤，步驟湯武，委任之重，豈有它哉！閣下憤懣宵旰，翊贊經綸，導導謨猷，每進仁義之隆。君臣之際，簡易健順，超軼世俗數千萬仞。此天下之士所以樂爲用也。夫婦之愚有不獲焉，草萊之士有失職焉，則亦司其憂，

任其咎。道固如是，不以爲勞也。仲尼有云：「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籀之不肖，爲天下安用？自幼竊好《春秋左氏》之學，以爲周孔之常道也。蓋《春秋》，天子之權也，始隱，終獲麟〔一〕，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所以獎王室，理華戎。文武之王澤未遠，諸侯大夫尚可告以義理，記其成敗忠邪，引王法以繩之，加賞罰於千載之外，天人之際，靡不該貫焉。施於後世，王者不可一日而無也。夫然，故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微《春秋》，則周室不爲周室，中國不爲中國矣。此書向遭詆斥廢錮，故學者尚寡。今以此尊中國，攘僭僞，閣下殊有力於此事矣。區區佔畢小生，見前古之聞人，尚知慕之。嘗伏光範之門，在坯陶之末矣，困于窮空，竟未有以獻其愚。不能揜其無似之迹，點汙記室之清塵，希覬賈逵、杜預之鑒，或者得一言以自壯。雖其適道杪忽，豈無纖毫補于朝廷？竊妄論大君子行道之美，因得達其所聞，不覺喋喋。不知者以爲爲利也，其知者以爲爲道也。閣下滌除四海，相王室禮樂征伐之出，天下復平。籀亦願不負夙昔爲道之志焉。伏惟貸其狂率之誅，幸甚幸甚。不宣。《雙

溪集》卷八。

〔一〕終：原無，據文意補。

上趙樞密都督書

愚竊聞朝廷大臣係時理亂，惟文武兼資，則可以有爲。今日國步艱難，譬如解體髀者，不可嬰以芒刃斧斤，礪而已矣；支傾壞者，不暇顧夫藻梲棟梁，壯而已矣。蓋惟文可以附衆，惟武可以威敵。入相則百度正，出師則四夷服。古之人解兜鍪而冠貂蟬，自廊廟而履行陣，投壺而講策畫，緩帶而觀經傳，乘勝決機，氣勢盈溢，丹青所畫，竹帛所紀，皆文武之大才也。時危而用不武之人，有禪僧放鷹之喻。治遠者必自近始，欲治夷狄，先輯中國，外內皆重任也。偉人在朝，知無不爲，豈憚勤劇。搢紳屬望^{（一）}，猛悍屈伏，咸願其當軸處中。然使其坐論王霸，燕安鳩毒，桑梓之邦，陷於塗炭，豈得不慨于懷乎？夫以隱情惜己爲持重，厭事苟安爲待時，則何貴乎智勇，何尚于功名乎？惟其英傑之度，專意興復，忘家徇國，所以殊絕于凡庸也。往者綱維不振，士風迴邪，談虛無、注篆刻以爲儒術，厚包苴、棄韜鈴而取將帥。今其遺臭未遠，餘孽或存，戎鉞之寄，實難其人。夷狄憑陵，中原羶穢，良以此也。冕弁端委之倫，非其能超軼世俗，改途易嚮，則何以步驟周宣中興之佐乎？主上勵精，閣下激昂，吳越非勁兵健馬之所出，關隴有脅從思漢之人心，多士盈庭，皆未易當此重任也。以閣下精治道，見兵勢，以帝王之法則裁治中司，以桓文之節制撫循二鎮，有惻怛綏靖之實，無僥倖行險之失，凜乎經世御軍之略，信有文武之威風矣。故絲綸布出陝、蜀、荆、沔，先聲萬里之外。士卒

鳧藻，黔首壤歌，必相慶以爲得人。識者謂吳之強弱在蜀之安危，蜀之安危在隴之向背。夫騎兵出于隴右，而財賦從蜀來。蜀爲隴之根本，隴爲蜀之股肱，秦爲天下樞機。故得隴而秦蜀大寧矣，不得隴則秦蜀無能爲矣〔二〕。秦隴皆得，而梁宋在吾指掌之間，并地可絕河而收也。論攻戰者，千條萬緒，進退得失，可豫言者此也。朝廷據有江淮，設險守要。僭僞在齊梁，而秦隴、兩河皆爲虜守。西南之人，不能出大散之關；督府所治，正當我之咽喉。建瓴席卷，世豈乏人也哉！前日張公嘗爲此舉矣，恃卓然之忠義，不料敵勢之方熾，不察吾帥乘之未和，以新輯剉傷之餘，未暇少加練養，而與百勝無前之虜決死原野，此志士所爲太息也！愚頃者嘗以書見張公，論兵不可必用，公易而不察也。閣下之此行，比之張公，時易勢殊矣。鄧禹歸而馮異擅赤眉之捷，裴度行而李愬得李祐之降，閣下之功名，高于張公十倍可也。昔韓信佐高祖，乘章邯之結怨于民，故還定三秦，勢如破竹。蜀人攻魏，以孔明之賢而不能得其志，值司馬仲達之強也。成敗可以鑑矣。料敵制勝者，雖有婁、曠之聰明，終必憑於間探之精。虜暴骨以逞禍中國十餘年矣，重兵散歸國內，再調發而無辭；子女玉帛，饜足充牣，再來而吾無可有。彼所謂謀臣猛將，爲陝右膏肓者，已天誅之。故攻蜀則不能入而退，據襄則狼狽遁走。是我師亦稍強于曩時也。虜之兵將既非前日之盛，此似有可乘之隙，敵似可料矣。然吾間探未精，殆見其皮毛之事，安知其無它謀臣，不能更遣重兵乎？故秦隴之事，在精其間探也。古之用兵，惟間探爲急務，且如一舉而取僞齊，定京雒，唾手可辦。信如成功之後，而與我爲敵者尚在北境，用兵亦未弭也。譬如搏虻去虱，何損於牛？昔孫權嘗謂曹孟德曰：「足下不死，孤不得安。」今吾朝廷，若非

虜酋之死滅，亦不可謂安矣。兵法曰：「知彼知己，百戰百勝；不知己不知彼，百戰百敗。」見幾而作，攻守予奪之畫，則閣下主其諾也。愚聞之師曰：「進取不如自守。」知自守之至，乃進取而無後患〔三〕。故羊祜、杜預之賢，巧於平吳而拙於謀晉，自守之術蔑焉。謝安、桓溫銳意并吞，所獲不如所喪，所以無害者，知自守也。願閣下威德加于雍、雒，畔將潰卒必相率以歸服王化。而自守萬全之計，常使內重。敵不能窺，國家永寧，兵革不頻，至尊安枕而無憂，所以成方、召之業者，亦偉然矣。嗟夫！中原要地，終必克復。閣下犄之，閣下角之；江南諸將，併力踣之。以蜀之饒，蓄謀養威，裕民勸農，下賢容衆，先收陝右五路之師，與六軍期會于韓魏之郊，將符尊專，號令齊肅，戮力一心，以酬特達之知，千載之一時也。今六纛數日啓行，用人之際，下走以潦倒貧困百僚之下，僂匍匐於邯鄲，受擲掄於燕薊，其迂鈍可笑，亦甚矣！輒不自掩其缺短之見，卜媼妍於帳下。伏惟揖怒蛙、赦吐茵，鈞播之廣，宜無遐遺，吹噓之榮，豈拒枯朽。非所敢冒也，庶幾不碌碌而負門下云。冒昧唐突，伏俟誅譴。不宣。《雙溪集》卷八。又見《永樂大典》卷八四一四。

〔一〕屬望：明鈔本、庫本作「欣屬」。

〔二〕爲：原無，據右引補。

〔三〕進：原無，據右引補。

擬上趙相書

恭惟理世之要，澄源拯敝，纖悉舉措，罔非大公至正而已。伏聞朝論，吏員猥衆，缺次極少，率一官而五人共之，一人任職四人待次。仕者無窮，而常員有限，填咽充塞，不可區處，有至十年而後之任者。本祈獎拔之多，而賢路迫隘至于如此。近制，中都官待次者並罷斥。詳味美意，戒於汎濫，務在精切，此舉非不善也。前歲修廢，除用諸丞，所添不過三十人。今者概行朝兵府僚屬，以次皆黜之，不下七八十人，其閒不容稍留矣。嗟夫！以人物爲懷，以宗社爲悅，毅然確然，自任休戚而後及此，灼見閣下之心焉。《傳》曰：「治本在得人，得人在審舉，審舉在核實。」古之用人，取之至寬，用之至狹。取之寬，故賢者不隔；用之狹，故不肖者無所容。夫披沙以求金，其始未棄沙也；舂糠以取米，其始兼取糠也；終藉淘汰、簸揚之功耳。自今公舉慎選，官曹之清必矣，士之黜者，誰不曰然。或者以謂捨之則藏，今既捨矣，則宜遠舉遐引，奉祠宮，從農圃而已矣。其長者以爲安義命，堅特操，讀書立言，貴於行也；修身正家，以治國也。自進之路尚廣，長逝山林則過矣。閣下統理中外，獎擢延引，覆載之內，跂行喙息，皆有賴於庇庥，而士大夫不蒙垂蔭，理有不當然者。夫一意于退，自薄自棄者也；自奮自勵者，豈鉅其無取乎「二」？彼七八十人中，其志意才略尚有人也。今夫天下之勢，方且倒懸，神州陸沉，未能雪復，夷狄憑陵，腥穢寰宇，此正用才求賢之急也。夫負能挾

策，自以絕出常流，則愍世憂時，亦誰能默坐而已耶？亦不容逝去也。嗟夫！才之難也，吾君吾相豈終棄人也哉！所黜七八十人者，豈將使失其職乎？夫古之逐客，有復爲尊官、成大功名者矣，三黜五去，復被禮遇者矣。至于鄙夷厭賤，遏絕忽略，則識者不敢以此期閣下。意者鑑裁稱量，丹青造化已素定矣。唐崔祐甫除吏八百，時無遺才；裴垍薦士三十餘人，朝野翕然。二子尚能然，是豈足以概論高明乎？士之無能、無求、無思、無慾，可以投閑散、群冗士者，莫如籀也。罷斥數中，不在有無多少之間，恃閣下之在上，猶復一鳴焉。亦嘗承風旨，辱軫念，自惟身賤迹疏，而有再三之瀆，惶悚無措。嗟夫！自待固不忍薄，待閣下亦敢不厚乎？今天下所謂魁壘豪傑，功業隆重，閣下當軸，實無忝焉，與天下之士共建皇極，固優爲也。自惟非劉禹錫之才譽而求牛僧孺之知，乏杜牧之謀猷而覬李德裕之用，亦已難矣。倘尚寬其愚，訓其拙，未忘掇拾之意，實以有道貧賤爲恥。若夫流落無歸，至于累年，私事也，非敢輒言；經術道義，學於前哲，公論也，其或小用〔二〕。結髮讀書，白首不輟，亦嘗側聞長者之風，而竊窺夢奠老人之意矣。庶幾用其道，并其人試之以伎，效之以官，飛一檄，馳一傳，裨補塵露，書生之事也，敢不勉焉？「吉甫作頌，穆如清風」，平生所慕。恭惟今春虜犯淮泗，閣下實爲首相，捍患禦災之際，舉無遺策，虜以敗北。誠願紀述盛德大業，被之金石，以追配古中興之佐焉。狂斐干冒，俯伏俟罪。不宣。《雙溪集》卷八。

〔二〕「豈鉅」一句：原作「豈謂其無非敢輒言經術道義於前哲公論也其或小用」，據明鈔本、庫本改。

〔二〕「非敢」至「小用」：原錯簡在前，據右引移補。

上秦丞相第一書

月日，籀謹齋沐裁書，獻于僕射相公閣下：籀不佞，潛伏隴畝，積年甚多。繆窺達者之概，嘗竊念今天下之本，四海之勢，惟聞道者足以論之，體道者可以揆之。故曰「論道」，又曰「道揆」。聖哲居于其位，撥亂守成，獨知先覺，陶冶六合，運動裁成，不外乎是。夫道也者，致之在學，承之在師，其體高妙，應用不窮。其迹墳典索丘，其理仁義禮樂。始也因筌而求魚，終也忘言而得意。其至極也，天地待之而位，萬物待之而育〔二〕，聖人傳焉，豈誣也哉？或曰：天下未平，斯才智馳騖之秋，而談道豈切務乎？愚應之曰：不然。夫博問精思，渙然神解，包覆無窮，酬酢不匱，猶佩繩墨、帶規矩焉。順之則興，逆取之則壞。才智所及，乃有限量，雖千慮百圖而不合于道，則無益也，才智非道比矣。舜之戒禹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詩》頌后稷曰：「粒我烝民，莫匪爾極。」此理深博，祛名教之偏蔽，與生民爲指南，解紛而不惑，更變而適宜，畫功于無形，消禍于未萌，其于安危得失審矣。人主用其言，至孝、至仁、至大、至明，唐、虞、夔、契不是過也。子思、孟軻能言之，而不得施于政教；管仲、蔣敖造之淺而所治小；子房得之黃石而神之，謂之《陰符》；曹參得於蓋公而悟焉，載其清靜。今也任社稷重寄，係生靈休戚，抱奇術，致帝王，開物成務，無所不綜。天子咨沃，

四夷欽想，巍巍青冥之上，位居第一。閣下膺時之運，萬目胥眄，萬頸胥延，天下之責，誰當任之？以謂藝祖、太宗之郡縣未復也，梓宮之未來也，太母之未歸也（二），淵聖之久留也。以道言之，四患之未弭，爲邦何以立耶？建炎以來，亟戰而求之，逾十祀矣。《傳》曰：「先王卜征五年，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改卜烏可已也？主上焦勞，日昃夕惕，恭謙屑屑，寒暑勤勤，如蹈虎尾、涉春冰焉，臣下當糜捐以承旨意。前此虜主虜酋，傾覆撓亂，塗炭宇內，其臣民往往助桀爲虐者，則亦何顏與我通好，故所遣使命，徒勞而歸。今虜立新君，一時用事之臣改易，非前日矣。彼我之相與，既非敵怨，故使命踵來，言還地講和。議者謂其情難測，事未可知。睿明日躋，觀書乙夜，自誠而明，昭廓洞達，斷然卓然以大信交異類；朝廷應變度宜，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用侯公善誘之辯，賈生表餌之說，乃下議和之令，可謂導吾君以誠明仁孝。殆宸衷發此善意，道揆吾事，成此大策。室之則塞，抑之則絕。我之於彼，怨未嘗平，憤未嘗雪，忍恥含垢極矣，何異越句踐、漢高帝之事乎？古今不遠矣。蓋天意悔禍，穹廬革心，易戰爭爲誓盟，變甲冑爲皮幣。轉睽離拘質爲會合，改怨讎愾恨爲恩惠。我之所得如此，復何求哉！顧措置應接，欲其曲當，浸灌薰揉，消其頑傲耳。夫戰，不得已之舉也；和，名教之所許也。方且郊館勞犒，贈賄異禮，費雖千金，不愈於奔軍屠城之釁乎？訓兵練將，投石超距，保淮據江，過慎之防，先勝之計，我故自若。遣使之擾，較之交戰，何啻相千萬耶！彼大國也，雜用夷漢之士，豈無人乎？若有人焉，其和豈徒然，其言必不妄，非可以氈毳腥穢待也。夫豪英不必在中國，彼之於道，得之五經之表矣，況亦有《詩》《書》等也。萬

一地界漸復，信使又至，梓宮、太母、淵聖相繼來還，此亦講和之當然也。昔文王斷虞芮之訟，相帥而歸周者四十國；瑕呂飴甥說秦繆，則晉惠改館歸絳。嗟夫！文王能之，而吾君亦然矣；秦繆能之，而戎虜似之矣。夫道德之化，其功豈可量哉！名教之施，其理無所不服。吾君躬蹈高世之行，天地可動，山河可移，金石可開，鬼神可格。强悍不詘之虜，感而馴伏，理之必然，非硜硜之士、憤憤之子所能測也。又適當閣下謀王體，斷國是，經濟之學，大有施設，機神明鑑，天實相之，得道者多助矣。夫鄰敵未賓，侵地不復，則仲尼相魯爲無效；鴻溝不割，太公未返，則子房謀漢爲無功。虜之守中原，其理明甚，衆所共悉也。責我以歲賜，委我以故境。殆其款悃也，太母、淵聖、族屬之歸，又非若地土貢賦之饒，其所貪冒者何爲不然乎？假令朝廷疑拒，虜使徒返，我不因此而加強，虜不由此而加弱，失事之機，觸彼之怒，貽它日之大悔耳。昔曹公不禮張松而天下分，齊威矜于葵丘而九國叛。事有機會毫釐之差，其患大矣。今已納其善意，加待使人。詳觀虜情，權其利，揣其害，不得不盡也。且澶淵故事，遣使會盟，南北寧一，無犬吠之警者百餘年。歲叨我金幣，充牣饜飫，豈不思前日之利乎？今我兵日精，若不議和，虜豈有絲毫之得於我哉？務戰勝、窮武事，自有見機之時，亦非天下之遠慮至計也。彼此民心，畏死一耳。今無荷殳頓戟之勞，肝腦塗地之苦，而坐竢境土之歸，問安之使兼具奉迎之儀。此非常之慶會，事若無阻，雖甚盛德蔑以加矣，雖甚勲業無以過矣。嗚呼！閣下勉旃孜孜，建立中興，道義益隆，四方所瞻。天下之士聲同氣合者，豈特腹背之毛、芝朮之籠所蓄耶，亦相與樂夫志一道契之莫逆也。故不量賤遠，輒論中樞之豪末，以爲門下贊，伏惟輟燕私而一覽

焉。荒唐鄙野，非敢爲佞也，矜愚而有擇焉，幸甚幸甚。不宣。《雙溪集》卷八。

〔二〕「位萬」至「之而」六字原脫，據明鈔本、庫本補。

〔三〕未：原作「求」，據文意改。

上秦丞相第二書

月日，籀謹齋沐裁書，獻于僕射相公閣下：籀今春狂僭，冒干宰旅，誤效計以勉廟堂之治，特辭意蕪拙〔二〕，至今惕若。伏幸朝廷未賜嚴譴，近日又睹詔令事宜，弗能自退，斐然妄發。竊觀自古道術通明之士，正傾安危，解倒懸，出陷溺，皆不世之功。三代久遠矣，漢平津侯上疏武帝云：「周公旦治天下，期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愚心曉然見治道之所以然。」又曰：「期年而變，臣尚竊緩之。」武帝奇焉，遂以入相，卒號世宗；而董仲舒所陳稽緩，所以不合。唐太宗問魏鄭公：「致理寧可造次而望乎？」鄭公曰：「聖哲施化，人應如響。期月而可，信不爲難。三年成功，猶謂其晚。」太宗納其說，貞觀大治。嗚呼！方其始進也，何所據而出此言以許其君哉？儒者學以輔萬物之自然，文以達古今之妙旨，執大器、定大業、趨大時、集大勳，所過者化〔三〕，若置郵傳命，旦暮燕越，固千載一遇，億衆一人耳，豈易日期年期月天下於變且信耶？其未效也，若妄談焉。觀公孫輔武

帝，表章六經，罷黜百家，儒術光明，時尚侈靡，而務兵刑，事業淺陋，平津之說不甚用也，其言故不大驗。太宗克己慎微，寅畏恭儉，卒致刑措，鄭公之言少行而驗矣。夫在宥天下，言必稱二帝三代，非可局於漢、唐孫、魏而止也。大抵治功神速，惟體道者爲然，二公概先覺斯民矣。方今天下難馴者莫若北國，一旦迴面請和，稽首來享，慕禮假義，顧信修睦矣；難復者莫若中原土宇，而三京八路版圖來獻，肆頒大旨，一洗惟新，聲教風靡者數千里。於是梓宮母后，許我迎奉；兄弟宗族，許我遄返。凡吾君之所願者無不得，所求者無不獲，豈非聖賢相逢，通於大道，柔遠能邇，和陰陽而平天地，召致感格，如此其神乎？仲尼曰：「楚昭王通大道，故失國而能再興。」百里奚曰：「行道有福，晉君不從而失邦。」歷數近世，屢閱它相，其體履或未盡善，其任責或未克堪。術略搶攘，功業茫昧，雖欲許國愛君，而才謨有限矣。豈有一德一心，謀允事遂，赫赫炎炎，磊磊落落，寰區一變，品物再生，合化離，復奔迸，太平之象卓絕古今乎？漢輔不逮其言，唐相克酬其志。閣下揆政庇民，再尹天下，今僅一年，孫、魏之言，效見茲日。凡譽人者，惟其公則無憾。閣下首膺經綸之任，峻功盛烈，乃無與二。意者吾君朝夕念茲，盟府之典，揚庭之號，當不逾時。竊料每存降抑，深自挹損，故使寵命稽停；雖然，固已播傳遠邇，光于四海矣。而不受其名，不居其勳，此大賢之高致，世俗固不識也。昔齊威公使管仲平戎于周，王以上卿之禮享之，管仲力辭，卒受下卿之體，君子韙之。仲尼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如其仁。」孰謂其霸者之佐而已乎？其學必本於王道也，故不怵於功利之際。閣下遜避勳爵，得仁者之心術矣。重器大名，著竹帛而銘鼎鉞，終恐不免耳。愚不肖如僕者，亦

能知其所謂焉。蓋聖上天縱日躋，誠則明矣，所往者順；明則誠矣，知來者逆。此伏羲、西伯之極至也。凡功業遠大，稱其所得之高深云聖學，非所敢議矣；故令群臣副睿圖之難焉，最後登庸閣下。蓋道德有餘而勳績自遂，氣合而張治具，謨契而運化機。朝廷之上，泊然若山，澹然若淵，勢靜則不可動，計遠則不可窺。至誠之實覃于鬼方，慈愛之衷孚于動植。本于清心省事，無取智名勇功。疇昔天下不幸，波搖雲擾，時以謂流涕痛哭，贊翊軍國，惟詐力之是務，至於馬不解鞍，籌不輟手，移檄忘晝夜，介冑生蟣虱。然吾君之意未嘗怡，吾民之瘼未嘗去，視太平若梯天焉。道德之治，虛一而靜，豈弟平易以接民物，天地交暢，故能使南北二國以信義相歡，割百城，奉皇族，而於我曾不少靳。彼非近道不能爲此大度之事，我非有道無以受此殊特之恩。開闢以來，華夷講和，未有如本朝之比也。昔堯憂洪水，先明五教，疇咨四岳，求賢治之。若以流俗觀焉，豈不闊遠事情歟？謂當日夜先從事于江河矣。使五教弗明，求一日之安不可得，而何治水之有？此堯之用心也。今我國家正心誠意，蹈仁義之實，五教已明，夷狄滔天懷山，忽然如潦水歸大壑。天子無愧舜禹之聖，閣下可謂致君矣。自今中原日趨平泰，求所以安輯存恤，使渠帥豪傑無失職，刺史縣令勤撫字，法祖宗所以得民者勉行之，酌僭僞所以失民者蠲除之，悉皆吾土與民也，夫何患焉？然大江以北，略言之惟見其利，詳慮之其害何可忽？念萬世不拔之基、無疆之業，何得不詳也？王猛有云：「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後。」是以哲王良相，戰戰兢兢，雖享其樂，每思其終。夫億萬豺狼凱旋并、冀，盟約未甚久固，邊徼帥乘始遵漢儀。人情脆脆之秋，恃羈縻之形勢，譬之解衣包火，張羅防虎，其可忘戒慎也哉？噫！

治效患不速，所願患不成，今速且成矣；功大患不謙，圖慮患不戒，今遜且慎矣。前慮却顧，使無遺籌，此聖賢優爲也。僕之膚受末學，過計私憂，何補于算。其幼聞長者骨髓之論，拳拳不能置也，歸耕其分矣。再伏光範之門，尚幸一見，豈容無所獻，庶於時有涓塵益。伏惟大鈞誨之。不宣。《雙溪集》卷八。

〔一〕特：原作「得」，據庫本改。

〔二〕者化：原脫，據明鈔本、庫本補。

庚申年擬裁此書 紹興十年

月日，籀謹齋沐裁書，獻于某官上宰閣下：籀聞裨諝野謀也，公孫僑應對鄰敵，載而與俱；吳武陵疏逖也，裴度折衝靖國〔一〕，深識其才。子產、中立，巍巍勳勞，裨、吳二生愛悅從之，而言亦不朽。士固尚志，雖位下迹微，攘袂攬說王公之前，係時機權，何小小之得失也。君子慷慨之心，切不取小人循默之態矣。竊惟高明代天之工，慎微接下，野謀疏議所以至也。國家隱憂，避狄之餘，議論盈廷，有偏狹憤眊之見，昧久近彼己之勢，不深惟羈縻之，良策則將安出？前春金虜引去，軍屯河北，止限一水，豈不能觸天威，撓淮壩？有善意也。不必張大虜兵，貶駁我旅。昔日閭閻驚竄，蹂踐

之酷，有目有足者見且蹈焉，亦不在多言之也。彼兀術輩與吾諸將等矢刃相加，比長絜大，嘗失地形，粗能越江，而歸途狼狽。悔恨之，故更求萬全，故久不攻我，況大江舟楫，非胡夷所長也。宋之爲宋，卜年千萬，恩浹民之骨髓。虜狃常勝，吾人面從，豈真服乎？使割地和好之利在我而不在彼，彼安肯先割汴、雒、陝西乎？蓋和好之利，彼此共之也。夫拒抗鄙夷，勿與交接，終不能屏絕之也。擐甲穀馬而來，惟有鬪耳。幸而一勝再捷，兵挈釁結，憂未艾也。恭惟兩宮問安不輟，何名而戰？天下一倒懸，生靈重負，豈不欲解懸息肩耶？蓋玉敦珠槃、留犁金匕，豈無用之物哉？議者每曰：「累年割地議和，此其詭謀狡算。使輶不得其要領，忠信無如其變詐，邀索百端，使我不能堪。和事難成也。故雖得敵國之附、五十城之歸，而我自視欲然，良以此也。」嗟夫！不爲何成，不行何至？危而費財者戰也，安而費財者和也，然二者皆不易焉。我養兵勞敝，又加以賂虜，誠何以給？賂不多則虜所顧不重，要須將帥強則彼有所忌，盟誓堅則詐無所施，量入爲出，幣之多少適宜而已。和之計鈍滯，戰之事疾捷，非不知也。假使留止一使，尚勝覆敗一軍。彼四荒之外，封圻之中，安生樂業，易如反掌，豈他術哉！夫據朝夕之池，儲海陵之倉，幹鹺茗之利，介邕管之駒，國家非得已也。虜人資我以五路，河隴壯士健馬指日可收，彼亦不較，知我尚強也。愛戴吾君，似若不薄矣。昔藝祖之臨御也，南北未嘗通好。駕馭英傑，使李漢超、馬仁瑀、韓令坤、賀惟忠、何繼筠以備契丹，虜騎莫敢犯也。太宗繼統，用曹彬、潘美出征燕薊，互有勝負。國史載之詳矣。自祖宗時不能制虜之死命，章聖皇帝澶淵之役，聚天下精銳，寇萊公爲相，豈不知兵乎，竟用文德，不窮武事。自後名臣如范希文，

豈不知兵乎，亦以皮幣講好爲言。天生驕子，騎射絕藝，禮義不可以速化，干戈未可以遐征。我國家以神武不殺，混同文軌，聖聖相承，專用一道，不貴征伐，其來尚矣。今朝廷以道爲原，以仁爲根，合符於祖宗，稽疑於墳史。卜之于天，虜情可見；謀之於鬼，事理不悖。昆蟲草木咸知好生之德，天壤日月咸明至誠之意，大策灼灼，亦既著矣。修政事、講武備，足以取重戎狄。夫金鐵可以磨鍊，龍虎尚堪豢繫，萬一野心弗馴，歷稔逾時，靳固和事，所請不允，豈容中輟乎？人情未有卑詞饋餉，極耳目口腹之欲而不悅豫者也。金玉錦繡，迷心耽毒，珍玩奇巧，無益治理，投以予之，亦何吝耶？將命之人未得其要領，齎送之物未塞其無厭，縱使不甚婉順，亦非怒氣直辭矣。此宜用漢高隱忍之計，陳平見機之速，斟酌審諦而行之，夫何患焉？虜人方且觀我知權與否，有策與無，得失安危之秋也。且魯酒誤趙而邯鄲被攻，女子爭桑而吳師入郢。張騫之強力寬信，王烏之鬻面穹廬，劉琨長嘯以解敵圍，段熲破虜致無種類。所當擢其智士聞一知十、妙通蕃情者備行人之任焉。藝祖搜攬英豪之多，彼一時也；章聖之任寇萊公，尚可繼述。虜人功無以加，富莫與倫。粗中武夫猶喜馳驅，儒生有識者豈不知和好之事有軌可循？利博而歸于戎主，且必無意外之敗者也。愚故曰：和之利，彼此共之耳。衆人見朝廷越在江右，以疾篤瘡大，療愈難緩。夫良醫消痰、神砭除瘡必矣。閣下實尸此責任，不然，何以貴經國之高略、濟時之至計也哉？《傳》曰：「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布大命而強質其母，是令不以孝名也。」豈有兩國之君結爲兄弟，而尚留人眷屬者乎？平日膠膠擾擾之慮，行且爲洩洩融融之樂矣。如使和好之外，復有上策，古今大賢亦必言之矣。窮髮之酋與中國之傑，復有妙見過於此

者，亦可以諮訪研尋也。斯事誠非小小得失矣。明公以英風異才，獨當鑪錡，廊廟高深，懵學瑣議，豈能損益？假如芻言毫末可用，必不棄也。區區塵冒，惶恐俟罪。不宣。《雙溪集》卷八。

〔二〕裴：原作「斐」，據庫本改。

全宋文卷四〇二三

蘇 籀 五

上湯丞相書

月日，籀謹齋沐裁書，獻于昭文僕射相公閣下。竊惟方今天下之勢，大小綱紀，斟酌調維，廟堂邃深，道周術遠，算數精審，幹邦槐棘之彥，命世佐時之機，凡常庶官不足議之。僕就義忠公之誠、奕世補報之心，弗以榮賤閑劇易其介，徒以憂慮私歎激其衷。屑屑孜孜，邀祈控訴，憤悻拳拳，所願瞻依者天下大老。伏惟閣下稽古致時，應半千之期；攀雲附翼，勵蓋世之略。秉人文師表，蘊智辯裁成，冠一時而綏庶邦；謙而加之以求善無厭，健以至于宣勤不懈。頃日小夫不自分限，輕千里而掃行馬之門闥，趨宥府之嚴屏，摳衣鵷堂，鞠躬望履，瑟僂令儀，自然休質。乃蒙抑損穹崇，誨誘卑品。欽景風之穆，戴冬日之溫，想宗廟之美，覲百官之富，高大遠密，豈容隱度？強記默識，秀偉絕倫，信可謂君子之宗盟，士林之根蒂也。此時不敢以芻言觸聞貴聽，私意拔聳慕愛，吁，已久矣！主上枚

卜，首簡左輔魁柄，道協時來，陛隆堂高。閣下從容予奪，六事百司罔不風從；畫一建明，鮮不奉爲律令。內有精思起草之亭，外闢欽賢翹材之館。庶政準程，公道皁白，指蹤武幹，範模文場。政理赫焉如日正中，勲績浩乎如川方至。百度無滯，九功可歌，不淹歲月而諧允矣。方且興復汴雒，恢廓中原，有成豈待三載，天下孰不傾心延頸而俟也？於皇當陽，聖造求理之銳，萬方注賴之切，扞患拔艱，疇咨良哲，必務疾速以副之，決斷而答之。敕天稽衆之訐謨，廣士博選之至要，不可以不汲汲也。天下之形聲，雖婁、曠不能周覽遍聞，分治而豈無遺憂，汎應而豈無遺使？惟明鑑大度，虛中諏索，訪問援引。人之好我，弗疑弗猜，無怠無斁，悉厥胸腹。俾來者虛徐，區別以崇其資略，甄升以收其器能，此納揆之叙也。賢者必表，良者必進，此天下公議也。夫哲謀肅父，公實要切之規。智囊心匠，長國家者之所貪也。山不讓土，故極其高；海不擇流，以極其深。天官地祇，有神物主之，非徒然也。且如多士之中，隨、管經濟，韓、白韜鈴，威、文節制，龔、黃風化，游、夏文學，然、桑心計，趙、張鉤距，或各遐阻，不能自達。綱目所加，裘領既振，非所慮矣。昔燕昭厚幣以聘郭隗，遂致樂毅、鄒衍、劇辛三傑，凡所欲果得，所求果成，燕以之興。蓋似善斯舉，真善必來矣；似才斯拔，真才即至矣。先王籲俊無方，重使一夫不被，以此功利遍物，舉措適當，其可數計乎！夫未發之機，藏伏之符，必有能辨之人，瞻前顧後，左摩右揣，諏度之加詳也。晉趙武舉管庫之士七十家，唐崔祐甫除吏八百，吾邦何爲而不可乎？僕瑣瑣齷齪，濫從下大夫之綴。自視聲牙寡合，冒進謁於吾大老之門。惟是承前人義，自幼繆纂所學，造夫小者。近者幸蒙不拒其庸劣，賜之進前。他日矇昧瞽

說，因事塵獻自效。昔者賈誼五十八篇，陸贄之文百數。二公究丘旦壺奧，係華夏休戚，後學之龜鑑。致時資治，室隙拾遺，誠在夫勉勵稽覈也。又頃歲蒙睿訓，擢承奉常，以其志尚有聞。區區所尚，心志確固，綸綍既出，必有所取，誠不敢少隳其志也。先祖遺訓曰：「士而無益於世，謂之苟生。」竊誦斯言，未嘗弭忘。恭惟閣下宣慈博大，包蓄庶僚，膚末不才，萬冀無鄙。干瀆大鈞，戰慄死罪。不宣。《雙溪集》卷八。

代謝呂丞相啓

右，某蒙恩受前件差遣，已於某月某日赴上訖。分安僻壤，自便養疴。祇奉恩光，仰煩造物，攬轡沃若，握節慨然。撫民夷風俗之殊，幹山澤財幣之夥，詳味獎予，恐懼叨塵。伏念某少不逮人，老未更事。初無進擢之望，終冀循良之稱。華省振纓，窮途失子，哀悴所迫，衰疾相仍。懇悃一陳，光榮曲被。此蓋伏遇某官帝所奇寶，王佐異才。社稷元功，掃閭闔之氛祲；邦家係望，補袞職之工能。國是定而紀綱明，兵勢強而姦邪伏。書鼎彝而顯赫，大陶冶以埏鎔。致茲一介之微，亦獲寸長之效。量才受任，藏疾包荒。某敢不收晚暮之桑榆，增太山於塵露，庶幾一簣，以補萬一。過此以往，未知所措。《雙溪集》卷一一。

賀張樞密啓

伏審誕颺宸綽，全付樞衡。復辟云初，論功第一。黔黎大慶，將相調和。獲此具瞻，榮逾倫等。竊以北巡未復，謳歌允歸，南渡疾趨，環衛寡弱。值汲黯之在外，顧公孫如發蒙。變生雙闕之前，援乏它師之助。介甲而呼者，爲吠堯之犬；伐鼓而奮者，揮誅錯之戈。孟賁駭于狂童，神龍制于群蟻。天地尚顧於邦國，朝廷豈乏于仁賢。皆力薄而勢孤，雖心非而口諾。毛先生以三寸之舌，使趙重于九鼎；周太尉以一呼之祖，安劉氏于太山。古常有之，今則復見。伏惟知院樞密剛大塞乎天地，忠義一於死生。有旦莫千里之才，有吞納百川之量。步武青雲之上，身名北斗之南。捧檄者百列城，聲飛仁者之勇；同心者三大帥，汗流烈士之顏。君王正位於法宮，將士悉還于天仗。見股肱爪牙之助，察脂韋首鼠之徒。消惡運而遏亂原，抑姦鋒而奮誠節。解腹心之疾而罔施箴砭，除城社之鼠而不假薰燔。天下遘之，軍中肅若。深悼艱難之國步，共思英毅之王臣。顧得失存亡之際，非蓄縮鄙凡能辦。以閣下妙齡之人，傑立朝端，允代于天工，必進仕于元台，益更張于治具。中興可覬，大業彌隆。相袞命圭，分固當于得兔；兵機國事，目不見於全牛。念祖宗之法度可循，講賢哲之建明未泯。何止江南之王、謝，定配中原之管、蕭。籀玷桑梓之坤維，仰節旄之公府。方且揚眉而吐氣，不勝饜目而愜心。歡欣交通，歎詠不足，無任爲天下喜忭之至。《雙溪集》卷一二。

賀謝參政啓

伏審人覲嚴宸，延登近弼。虛襟前席，咨大計而條陳；運規從繩，獲真賢而柄用。巖石增峻，飄風自南。立政平章，同心參貳。竊以左右洪造，執持大權，弛今日之憂虞，講當世之備禦，可爲痛哭者非一，如解倒懸之未蘇。天子思治勵精，志勤宵旰；元臣遠猷辰告，力振綱維。武夫虛驕，殆矣偏見；文吏叢脞，疚哉淺聞。廟堂須不世之才，著龜戒往事之失。寔符人望，宜亮天工。恭惟參政相公斷金剗裁，絕塵超邁。識邦國遠大之體，得軍旅信伏之心。論思代言，窺伐苗命說之作；解紛排難，卑射聊喻蜀之辭。惟其正色而立朝，固已折衝而却敵。仁厚惻怛，副黔黎饑渴之時；賞擢精華，致豪傑興起之助。太平之責允塞，勳庸之盛當然。籀入道不優，登門爲愧。鱣堂之瑞，久矣伏膺；牛角之歌，舊蒙采聽。崎嶇直轡，齷齪斷編，無勞可書，有願自效。風俗四維之克舉，芻蕘片說之必行，竊聽倚毗，佇觀施設。王度金玉，共式昭於德音；人材茹茅，益廣開於賢路。仰頌之喜，敷述難工。

賀富中丞啓

伏審柬在宸衷，擢領風憲。任隆獻替，用乂搶攘，當大有爲，蓋非常選。多士攸慶，前修不亡。竊以道不虛行，人惟舉類。念昔烈祖之輔，有如鄭公之賢，門緒蕭然，聞望卓爾。廟食赫奕，鼎彝著明。後昆寔似其淵源，世俗豈知其髣髴。取故家之成效，在高位必仁人。溫故益新，象賢崇德。典刑有自，箴訓可追。今海岱失于太平，而黔黎喪其常產。約己陳錫，將以收敵愾之心；公聽使能，將以建勃興之業。此意甚切，厥功惟諧。從容訪道之求，類非俗吏之事，必明哲同于山甫，而剛大比于孟軻，其智辯足以平厲階，其仁強足以遵美志，汎應曲當，無頗至公。伏惟中丞妙講規模，深識壺奧。蹇諤匪躬之節，高奇足用之文。論思甚確而朝無闕遺，執法允明而士知趨向。聲郵傳於天下，謨輻輳於上前。定傾丕平，制勝未戰。求懿德而肆時夏，總群策而殄妖氛。諛鬼姦魂，巨蠹曩煩於白簡；散材泛駕，小疵稍洗於丹書。知無不言，允副殊眷。位鄰揆路，遷補擬漢之大夫；進參調元，圖任方今之近例。籀粗爲君子所與，竦聞長者之風。讀先正之書，愚不希其萬一；拜高軒之日，理有契於三言。瞠然超軼之蹤，率爾狂狷之作。慶咏之切，敷染奚殫。《雙溪集》卷一一。

賀富知院啓

伏審丕奉寵休，擢司宥密。聲實無忝，睠屬益深。凡在芘休，與有榮耀。竊以有世臣者，所謂故國；建明德者，其後達人。豈特爲階闈奇異之觀，寔能任邦家輔相之美。以才業之絕異，正名位之穹窿。無替茂勳，復仍舊貫。副朝廷之企佇，厭華夏之傾瞻。惟茲右武之要權，思得佐時之機略。雖俎豆墳典之事，吾儒守文；而鼙鼓金革之間，諸將易得。措世大安則有道，使敵遠遁則貴謀。頃刻微差，安危所係。呼吸生變，裁處尤難。折衝於帷幄之間，度兵于枕席之上。六奇五間之策，可應無窮；九流七略之術，何所不用。是由文墨之士，自許驅馳之勞。側聞登庸，實允僉議。伏惟樞密端明性與道合，意叶才周。閉戶揣摩，已儀式文王之典；前席獻納，實啓沃高宗之心。有長國家之令名，以安社稷而爲悅。約身厲操，比盧懷真之清；因事建言，若蕭望之之正。屢酌獸樽之美，痛繩舊滄；最詳馬棧之施，獨予善類。務農蓄聚，訓兵俟時。以代謀爲奇功，以自守爲進取。馴致遼夏之修好，庶幾魏晉之復歸。度越前芳，非但無愧。籀末品下秩，綿力散材。不因筆牘之儀文，莫叙松蘿之附倚。意向殊切，宣寫難周。《雙溪集》卷一二。

謝顏門下相公啓

伏以樂附德門，實勤頌咏；過形薦牘，曲被矜憐。言重鼎鐘，光生腐朽。飾說嘗干於百里，載名敢瀆於三公。自緣顧念之私，乃致恩知之誤。竊以自別于常人者，必有高韻；辱知于大賢者，盡抱殊能。雖求之乘田委吏之間，而察其輔世安民之具。士難稱愜，才鮮克堪。蓋古今致理之權，公卿報國之志，獎擢之途忌隘，汲引之門在寬。拔十何辭，得五猶半。將以備委任之大，豈徒掠好善之名。方今智勇俱勞，寇攘未弭，宣勛、華之澤而明俊德，分禹、稷之憂而建勳勞，裁成鞅掌之時，殆由舉措之當。凡有爲而有守，皆與明揚；誠無黨而無偏，豈容魯鈍？此蓋伏遇宮使門下相公丈丈自得者極至，所履者醇深。家傳亞聖之風，世濟哲謀之畫，允協一德，恭斷萬機。居常緣督以爲經，不憚毀家而成國。變理勞而事夥，彌縫巧而功深。逮燕處於琳宮，問攝生于庖氏。直諫無隱，會聞汲黯之召還；末俗未敦，宜使楊公之亟用。恢閔風化，保養遺黎，捨我其誰？考慎其相，留意人物，振起綱維，天下將被其休功，國勢殆從而安固。籀酸寒下秩，流落寒蹤，希昔仁賢，讀古墳籍。群喧卑之俗狀，困褒博之儒紳。既蒙品藻之優，足改朋僚之觀。益祈博約，無辱提携。不問衰窮，眷殆倫於骨肉；在夫臭味，願終效於毫分。過此以還，未知所措。《雙溪集》卷一二。

謝閩帥啓

右，籀被命天闕，效官海邦，未聞畫諾之誰歟，忽睹除書之騰播。繼承開府，競欲登門。睇驥仰高，已云積歲，芘雲附德，實獲素心。道路交欣，頑懦增聳。伏惟知府安撫待制儒術先覺，朝論咸推。辭綺心精，才高行峻。宜處巖廊之上，暫淹藩屏之維。東在淵衷，益當委重。蓋備嘗風俗之利病，得以爲條教之弛張。旄節舊臨，何止昔襦之惠；鄉枌所在，斯爲畫錦之榮。翕然大慰於風謠，何特鄙凡之受賜。籀僚屬之內，官秩最卑。崎嶇隨牒之行，艱苦喪家之狀，無伎自給，待祿紓貧。幸遇寬明，稍矜衰朽。庶殫夙夜，有補毫分。《雙溪集》卷一二。

謝帥司舉啓

伏念每懷靡及，寡過未能。特達飛章，貶屈裁鑑。荷瞻燭之明恕，忘蹤跡之誠微。廣度包荒，深仁扶弱。懷檄愧汗，僚友改觀。竊以時運艱難，才謨匱乏，惟用能可以致理，故體國莫如薦賢。邀劇孟而拜尹逢，事其可緩？尊樂毅而起王翦，勢固宜然。筦庫之卑，本何關於算略？判司之秩，但稍擢其久淹。既穫大田，亦兼斂其滯穗；別識勁草，不遂偃于疾風。拔十覬于五收，慮千豈無一得。顧甄

藻之已誤，何事爲之可稱？此蓋伏遇某官，誦《丘》、《索》與《祈招》，多知往事；拾甲乙之科第，遍接名流。叙事之文，儷花鬪葉；方人之論，噓枯吹生。聲飛九牧之先，恩浹八州之內。倦符魚之條教，懷桑梓之菟裘。朝廷方倚其才，吏士顧依其德。豈乏鄒湛之輩，共登元禮之門。猥以空疏，驟玷清舉。籀歛歎憂國，流落餘生，潦倒何成，粗疏無取。力薄不足以承緒業，伎拙不能於謀稻粱。親承誨音〔二〕，仰止芘賴。孤學寡予，世俗之所忽遺；舊聞不愆，寤寐之所詳味。年已至於不惑，道應得於少分。惟有進修，是其志趣。念裨益之效淺，徒銘刻之心牢。策蹇磨鉛，爲山學海。過此以往，未知所裁。《雙溪集》卷一二。

〔二〕誨：原作「謠」，據庫本改。

迎柳憲啓

右，籀伏念一去門闌，十更歲律。遁逃空谷，渴見華夏之衣冠；顧睹除書，肅振霜臺之聲采。仰高有素，偃風載欣。竊以遠民屢擾而難安，諸偷乘間而竊發。馭以寬恕，則愈生姦猾之悖心；慘乎誅夷，則累及無辜之衆庶。臨道使指，奉將美意于遐方；果得耆英，厭塞清刑之重寄。豈弟之誠允篤，惻怛之實愈敦。伏惟提刑中大龍圖窮經最明，覃思自得。負抱佐時之略，韜涵絕世之姿。校理秘文，

卓犖諸儒之冠；剗煩將漕，幹旋五路之儲。逮朝廷宵旰之時，處祠館逍遙之適。玉堂鳳閣，方且登躋；金節繡衣，復還舊物。偉然素著之名績，卓爾尊臨于吏民。朝論共推，輿情咸悅。筆端甄品，屬城恪稟於六條；柱後惠文，群寇豈勞于併按。籀鯁生無似，驥尾叨榮。佩伏知憐，不忘造次。但深欽聳，曷究惓惓。官守所拘，台旆殊邈。《雙溪集》卷一二。

賀富樞密啓

伏審出綸揚命，近輔陞賢。樞政處中，機謨密勿。禮秩甚重，尊遇更光。竊以副宵旰之求，則無驚乎殊寵；妙裁成之業，乃得位而可欣。蓋論定于鄉校之游談，望隆于將士之節制。蒼生懸命，賴經理之遠圖；有識快心，懷先正之遺烈。赫赫愈著，新新不窮。致姦邪憚國之有人，使寇攘回慮以革面。裴度進而朝廷重，召伯成而王心寧。伏惟樞密知院中大稽古制今，懷仁附義。以邁往之略承天睠，以不倦之智收人才。司耳目於臺端，言必有中；贊心膂於揆路，知無不爲。懋深實之謨，攄醇積之學。應對鄰敵，折衝伐謀。備禦盛秋，據險知要。惟其卓犖之度，曾無肯綮之經。咸具爾瞻，無出其右。支傾補綻，正九伐之綱維；端本整棼，慰萬方之饑渴。善類增氣，舊章舉行。庶幾山甫之賢，不忝烝民之雅。籀附于龍津驥尾，跂于鳳舉鴻軒。念多事之且平，獨空餐而自愧。同獎王室，或用九牛之一毛；走慶台階，尚須十駕於千里。敢辭藜藿之陋，將恐桑榆之枯。欽咏之私，敷染奚既。《雙

謝程殿撰啓

伏念欽承嘉惠，誤玷殊私。度廣包荒，恩多內恕。修辭審訥，愧汗忸怩。竊以選部典常，公庭殿最，銓綜既有成憲，考課無失大綱。雖奔軼凌厲之人，以爲拙宦；而深實詳練之士，多出此塗。底績則其宣力也懃，保任則其量才也審。顧藉五斗，更盡三年。殫竭云爲，僅書中考。黽勉或經於三仕，蹉跎有至于半生。亦知京秩之微芒，冀脫判司之冗瑣。籀之晚進，自以窶空。希當世之簪纓，豈迂寸步；望前賢之糟粕，未得一毫。彼哉何堪，缺然無取。便合倒冠而落珮，豈期結網而羨魚。華袞垂隻字之褒，敝帚增九鼎之重。此蓋伏遇知府安撫待制警拔應猝，慎靖察微。學惇及物之誠，辭富輯民之辯。窺典冊之淵藪，援引古今；知議論之津源，多識成敗。故能擴將帥之韜略，寬國家之顧憂。移檄駢聯，斥堠繹絡；金穀流衍，器械精良。厚結群心，茲爲全策。馬首所向，三軍佇瞻；旂尾一揮，衆兇屏息。不出樽俎，所恃機籌。威撫冥頑，部勒勇怯。纖悉舉措，深副倚毗。王良當車，轡無詭竊；醫和負籠，劑必珍奇。至如籀者，蹤跡飄搖，燕幕榮芘。羽翮摧秃，鸚表飛馳。老矣轉疏，賤而有恥。片言小物，不敢代帥而受名；秉心奉公，戒在侵官而冒上。循循乎寅集而西退〔二〕，稍稍乎晝訪而夜思。庶幾摩厲以須，不忝稱知之實。繡袞當軸，終賴埏陶；詩禮在躬，豈云無補！再拂篋中之

筆，仰謝終出之錐。過此以還，未知所措。《雙溪集》卷一二。

〔二〕西：原作「有」，據庫本改。

賀翟參政啓

伏審光膺制命，參貳衮司。股肱惟人，典刑增重。係兵民之欣屬，符夷夏之傾瞻。溫恭遜避以得之，將順謀明之至矣！洪惟向道之主，必有命世之臣。稽古以制今，訏謨而果斷。當天下之劇務，酌時變之機宜。首陳堯舜於前，大安社稷以悅。出于口而成于手，塞其責而獲其名。乃者給賜鋒車，虛佇已久；逮夫入親法座，見晚興褒。重煩詞翰之林，遂付機衡之位。卓然自結於中宸，俞哉甚眷于宗工。拱揖廟堂，鎮弭橫潰。伏惟參政相公珪璋大器，鴻鵠高飛。道有覺于後來，才庶幾于前輩。摘風騷之奇致，體訓誥之坦明，邁軼《兩京》，兼該《七略》。偉中興之石畫，妙正始之金聲。難進易退而群士推，提綱正紀而萬事理。久處閒燕，無競榮光。自得孤高，公議咸予。衆狂且穉，棄衡石而妄量；道阻且長，却騏驥而不御。名望難掩，時命大來。管夷吾治于高僊，鄭罕虎知夫東里。務在救衰而已亂，未嘗苟且以即安。陸相之術彌精，賈生之言悉用。下九天之膏澤，出萬國於窮途。神助人謀，淮淝俟《常武》之舉；颶驅電掃，河洛快《匪風》之思。運動英謀，已得全策。並鼓作于賢傑，

致風俗于太康。籀仰止門闌，視儼繩矩。誤垂善誘，洞照空疏。深思自託于陶鎔，庶免排抑于糠粃。干彼縣令，飾小說以徒勞；渾于俗徒，謁大巫而自失。敝帚猖狂于英袞，蒼蠅瞠若乎芳塵。誠依德範之崇，不知形跡之邈。喜而不寐，允也大成。玉樹瑤林，盡歸掄選；朽株枯枿，亦出茵芝。竊仰雲霄，垂蔭主寶，但切稱慕，烏能游揚。《雙溪集》卷一二。

迎張大資啓

伏審釋會稽之組，虛講讀之司，改命魚符，荐頒節鉞。淵衷異簡，均佚民政之藩；海徼東南，悉屬天子之老。維無諸之都會，雜《禹貢》之島夷。瘠土勤民，連年多事，屢致竊攘之寇，尤難鎮靖之人。老者安而少者懷，非常才之所任；廉其頑而寬其鄙，皆大賢之所長。側聆休命之行，寔諧中外之望。誦十行之語，上恩惻怛于撫存；總八州之人，憬俗慰安於節制。威風覃被，謠頌何窮！伏惟知府安撫大資相公達六藝之旨歸，該九河之倫類，廊廟之寶，柱石其才。磊落萬乘之知，咍赫千載之遇。竭誠論列，百神聽而兆人瞻；將順謀明，一德協而九疇叙。頓綱正紀，慮遠燭微。湔滌舊汙，帡幪吉士。典誥大語，追還伊、傅之書；政理高能，遠過龔、黃之譽。出入將相，師保群黎。輟坐論于公朝，難久留於外服。囊韉羅拜，改觀遐方；羈矢先驅，叨榮屬吏。平生珍慕，邂逅遭逢，大懼芻蕘，有玷幕府。幸許揚眉于賓次，欽聞溢耳之歡聲。延跂來塵，頡頏成廈。依向之至，欣頌無窮。《雙溪

集》卷一一。

示徐漕啓

伏以命秩日邊，假羽翰而干進；論評月旦，辱聲歆而有餘。堂室高堅，豈易鑽仰；門目浩博，靡或不收。惟紕按黜陟之間，有辦治公清之舉。悉取髦彥，奚顧循常。籀自媒包羞，冒瀆貽誚，足將前而退却，口欲說而囁嚅。免于譴彈，爲惠已甚；塵于觀聽，負愧實多。黽勉衷情，曲折布露。五仕委命，七稔書勞。憂患乘陵，歲月二紀；兵戈遷徙，道里百程。大喪其家，棲託無所。熊落于檻，攀援奈何！世方須才，時屬多事，願翊皇興乎正路，仍拯生類于窮途。事國激昂之心，孤憤曷已；陳力衰賤之際，守局胡爲？冀高位之仁人，拔孤跡于要地。尚古人之不苟祿，幸君子之弗遐遺。庶曰非愚，嘗試甄寵。伏惟某官廓度量于河海，鑠風采于雲煙。致主憂民，奉法循理，併用周臣之五善，盡遵漢詔之六條。望隆蕃宣，譽振岳牧。儒顯當代，宜冠從班；課最諸州，即歸朝右。妙郊、島爲餘事，纂班、左之遺芳。題品則林宗、子將，知識則鮑叔、罕虎。銖稱寸度，不失毫分；弦急韋柔，悉承旨趣。再念籀少也狂簡，便慕相如之名；老矣不才，竊附子臧之義。求而後值，喜同時之有若人；漫不知非，推等列之多美士。銓選冗瑣，難以發其器能；民政設施，粗可崇其術業。保持無吝，補報是圖。稱于天下曰已知，游揚令聞；登于王朝而引達，果決當仁。《雙溪集》卷一一。

謝劉憲啓

右，籀伏承牒命，保舉某充改官親民任使者。誤開藻鑑，收錄芻蕘。辭避靡遑，慚懼兼至。竊以陳力就列，右賢援能，考課實而事績光，髦彥作而流品辨。中都有選曹之銓叙，方州任刺史之明揚。人才由是盛衰，國勢以爲強弱。豈鄙判司之冗，未嫌筦庫之卑。達于家邦，由茲汲引；咨于岳牧，所幸稱褒。通者必能舉窮，顯者宜於索隱。外臺重寄，所治無疆。卒歲頒宣，薦聞有幾。豈期冗瑣，在所知憐，使錙銖增重于鼎鐘，而歛唾隨生於珠玉。籀之潦倒，望絕陞華。巢林一粒之資，久矣安分；趨市半錢之利，殊不欲爭。素無狎俗之能，安得佐世之具！寡偶希合，倦飛拙鳴。山窟海陬，半人禽于生理；天寒日暮，恃卉葛之常溫。汝潁田廬，岷峨松檟，風尚昔多于奇士，門庭咸謂之故家。鍛鐵之步空名，繫劍之樹合抱。悲斷絃之莫續，號良冶而何爲？方且斂板走趨，仰皇華之六德；樞衣擎跽，窺理窟之一斑。伏遇提刑少卿入道醇深，秉心挺特。厚黨勤類，接下慎微。世懲荆舒，學推歆向。悟宜官之波畫，似居巢之博聞。使斧抗威，百城以肅；從橐歸覲，群公允諧。信穠裝之千箱，欲扶搖于九萬。昔樂天之思元亮，殊愛陶宗之人；文舉之憶中郎，猶賞虎賁之貌。或出或處，而能同心；無古無今，共歸一揆。噓呵衰冷，芘護孤貧。永惟此恩，其何以報？籀更當鑽研吏道，靡敢怠遑，恪警官箴，如恐弗逮。勉自激勵，不辱門闌，求爲可知，益敦來效。過此以往，未知所裁。《雙溪集》卷一二。

全宋文卷四〇二四

蘇 籀 六

賤任參政

右，籀伏以記室響報，不棄咫尺之書；東閣諾延，祇捧聯翩之檄。偉度英鑑，優遇殊私；訓鄙矜愚，深容熟察。拳拳珍仰，蓋謀道而非貧；眷眷甄談，致懷刑而後惠。其爲光幸，何以克當？念古人之事賢，欽盛美而歸往。應對進退之末，講畫指授之多。師親而習專，業勤而志立。咸號登龍之士，皆來隱豹之徒。掃門執御以服勞，升堂入室之尤密。平時坐論於經旨，他日擢升於廟朝。依王公游轂之榮華，仕州縣抗塵之汨沒。籀一介魯鈍，十年具瞻。才不副心，求稱職而安在；學無所就，顧承誨之未閑。徒有耽古求善之情，好節慕聲之願。世不知而奚愠，時所尚之爲賢。希管、蕭之榮途，顧仇、梅之末品，求其遇合，實難自媒。譬如弱羽必棲於高松，蛟龍先階于尺木。蠅附驥而行地，鵬積風而負天，無物不然，惟人猶是。況今詞林之根蒂，此時聖上之疇咨。一諾如錫於千金，一見如封於

萬戶。狐裘豈容反衣，不倦挽摟；馬棧無取凡材，何祈輯附。寸長尺短，樗散液橘，悅於見知，孰不奮勵！此蓋伏遇宮使參政大資清純養素，博篤通方。協搢紳之公言，被旒冕之聽納。愍勞以日昃之務，優游於道味之腴。學識堅高，謀猷邁遠。斥破碎臆說之繆，嗤浮躁少年之狂。雅意屬於本朝，群情待於爰立。天下有未獲之事，淵衷念畀付之諧。不止居季、孟之間，行且已楊、陳之歎。洗六合而攘羶穢，維四方而撫瘡痍。救民于水火之中，行師於几席之上。爲家國深慮而審畫，寬君王旰食而宵衣，凡所賢愚，於焉舉措。籀捨筦庫而領邑，陞從事而治中。省循寸進之階，誠爲拙宦之喜。至若提挈不間乎棣萼，吹噓悉取於弓箕。曷嘗小補于纖微，豈意荐叨於寵待。籀敢不服膺惠貺，益勉操修，積累錙銖，增裨遠大。舟駛輿壯，亦祈衆力之同；厦廣棟隆，寔惟群木之助。孰云小己，無益高閎？過此以還，未知所措。《雙溪集》卷一一。

改秩牋謝資政

伏念在浚城之廡，進遷命秩；上泉山之牘，佩戴揄揚。就日望雲，入朝法座。跼天踏地，被奉恩綸。高蹈龍津，追迴鷁路。知人必當，聽衆咸孚。寡乏何人，祇慄優論。竊以銓管千條之密，鈎考五仕之嚴，抑欺濫與僥浮，慎裁量而澄汰。怵迫之徒，使其安分；規矩之士，豈不稍伸。公論夷塗，真賢實績，假令冒昧，反玷高明。如籀者倨僻迂疏，孤羈癯悴。承學以詩書爲業，扞格未精；吏道以法

令爲師，黽勉無害。二十五年于隨牒，十生九死于亂邦。隴月河冰，舊游最壯；蠻陬夷落，屏却未能。思所以獎王室之圖，庶幾不忝天下之士。祈臨機而趨事，顧縻爵而敢辭？非搏扶搖，則耕衍沃。此蓋伏遇侍讀大資丈淵源冲邃，器識穹宏。洽覽羲皇以來，若燭照而數計；尊臨岳牧之首，如鳳舉而鵬騫。嫵媚上前，神用卓絕；雄飛朝右，風旨英華。燮精稷之至和，消戎醜之姦悖。亶亶過庭之誘，拳拳跪履之勤。不倦題評，見顧豈無其本末？未諧補益，狂狷政賴於甄收。虛徐進寸之階，昂聳直尋之勢。塵埃冠劍，吹拂有待於牛公；囂譟聲歌，減放必資於楊子。幸阿陵之廣納，使品彙之備成。厚義所存，小禮奚用？汗流浹、籍之後，氣蘇管、樂之前。器使不遺，願究上臣格天之業；區別素定，亦使小草因地而生。恭惟負鼎之心，實軫納溝之念。過此以往，未知所裁。《雙溪集》卷一二。

賤胡樞密

竊以提綱而萬目起，欲食者嘉魚；鑄式而百體全，願求者善馬。罩罩勞劇而始得，多多並蓄而後收，物理當然，人品猶是。周南之歎未已，冀北之群豈空？使榮賤之勢判然，則視聽之知眇爾。蓋掃除四海以爲度，調一萬彙以爲心。聖賢所以驅馳，風俗從而趨競。巖巖赫赫，高位固有常尊；勉勉遑遑，寒畯思有所試。凡挾養材之柄，必稟知人之明。相期仁義之途，相引事功之會。附炎畏貴，則凡庸之所貪；向道佑賢，乃豪傑之所願。開大公而廣博，奮至鑒以昭融。甲第朱門，何厭箴儆？軍符侯

印，各祈代更。芻蕘肆言，屠釣寡合。豈習熟卑隘之仕路，而鄙陋恬曠之山栖？入吾選中，易於籠絡；居吾術內，罔或遐遺。朝廷不可以空虛，天工殆急於分治。拔十五而半獲，得百一于已知〔一〕。勤禮輓推，甄藻題品。天下喜樂，人皆往歸。寶儲彌隆，緩急獲用。莛楹梁拱，合輯而成廈；臺萊栲杻，蔽覆而爲山。朝無曠官，士無失職。此自古類能之效，以人事君之誠。不由茲途，亦復何覲？忌之則往而不返，抑之則汙而自羞。樂同骭髀于泥中，恥並伊優于堂上。毀裂冠冕，欣屬林丘。臨事而嘆乏才，治國者奚所賴？藜藿不保，姦軌奈何？籊塵埃糠粃，草野聞見。夙有事道之慕，久懷量力之心。妄意古今，自待者敢不厚；繆耽義理，俗說者非所攻。居多長者之游，許予不凡之操。咀嚙腐儒之執藝，酣咏素王之典彝。晝彈鋏而悲吟，夜拊枕而太息。蓋常處約，自守泊如。分終爲壠畝之民，無復視朝廷之列。談王霸之餘策，意廣心勞；遇管、蕭之亞流，汗顏血指。非有陸生之《新語》，又如奉春之便宜，何以少屈華簪，遽叨後乘！以嘉魚善馬之喻，或凡鱗病骨之容，上冒坯陶，仰攀槐棘〔二〕。今明主勞精於復古，銳意於陟明〔三〕。殿幄演經，儒耄重席。獎遇忠義，網羅放遺。論辨從容，舉直措枉。除擬雜沓，念功計勞。昔晉元中興，多擢中邦之世胄；逮宋武北伐，亦賴江左之人英。砥礪百官，係屬三府。樞密閣下登翼弼亮，斟酌裁成。積學高文，冠乎當代；潛計默識，準於古人。戮力一心，革士風之媮薄；銜命萬里，諭戎醜之服馴。綽然表餌之權，開示丹青之信。賈生之學相埒，君叔之勳未優。介立孤標，智辨寡二。方且極夔、龍之洪業，體伊、葛之處心。三命益恭，百度咸理。至於好古而信，求善無饜，雖居功德之崇，略無高抗之累。故籊近者忘其疏逖，飾其顛愚，

拜揖奉承，神思消發。宜在擯而不省，孰謂高而難親？徒步貴門，計拙百僚之下；摳衣末坐，蒙問五載之淹。使其忘故園之思，不至劇寓公之窘。微願易滿，小價即酬。粗給烝嘗，不恨枯槁。道前修而譽盛德，愈加令聞之光；試家法以補明時，庶幾先達之訓。非所望也，敢悉布之。亮惟垂矜，稍緩誅譴。《雙溪集》卷一一。

〔一〕百：原作「者」，據庫本改。

〔二〕仰：原缺，據庫本補。

〔三〕銳意：原作「口柬」，據庫本改。

賀趙相公啓

伏審宸廷敷號，鉉府策勳，首冠冢司，睠隆台輔。群公稟承于處決，含生鼓舞于設施。朝廷愈尊，國勢增重。凡居大芘，何啻小康。竊以國之隆興，必有命世之佐；士之光顯，蓋逢知己之君。磊落殊常之姿，得于考慎；特達難酬之遇，猗于經綸。帷幄疇咨，廷臣莫比；爪牙宣力，廟略居多。逮戎醜之攸寧，嘉指蹤之成效。眷隆極品之賞〔一〕，寵褒特異之功。恭惟某官兼文武之資，好帝王之學。擴持綱之大度，守補袞之小心。白簡霜威，嘗落姦邪之膽；追車日下，再掌宥密之機。副叶虛懷，從

容爰立。霖雨未敷于三日，羽檄沓至于百函。制勝安邊，恨用休璟之晚；御軍却敵，悉皆德裕之裁。威令嚴明，將士奮勵。遂使僭盜之類，落吾術數之中。解腥穢爲樂郊，決贅疣于俄頃。方且扶持正論〔二〕，削庶事之厲階；撫輯黎元，爲百年之長慮。熟講全策，以防盛秋。富民振兵，寔舉措之優裕；治內服外，諒條畫之無遺。以我自守之餘，圖厥進取之計。符移汴雒，知獠子之不足擒；表餌龍荒，見黠虜之將屈伏。允塞中興之責，捷疾亨泰之期。籀仰止門闌，嘗辱顧盼。恭惟格天之輔，譬如涉海之舟。不容一木之或虧，豈有一夫之不獲？尚祈草芥，亦與甄陶。欽聞休命之颺，倍切輿情之喜。《雙溪集》卷一二。

〔二〕眷隆極品：原作「臻極□□」，據庫本改補。

〔三〕持正：原缺，據庫本補。

賀張參政入覲經筵啓

伏審竦傳急詔，欽想趣裝。麟趾金華，異等殊渥；紫樞黃閣，虛位以須。中外樂聞，士夫交慶。籀嘗備官屬，企慕光塵，忝荷帡幪，倍切欣喜。竊以明主好要，理世須賢。帷幄疇咨，春秋起廢。招延舊德，開濟遠圖。慎人物之評，求討論之益。上意先定，僉言允諧。蓋貫悉古今，故能爲萬世之

慮；博約經術，乃厭服群士之心。其在當今，無逾執事。伏惟觀使侍讀大資柔嘉維則，信美且仁。莫際波瀾，臻極壺奧。高文典冊，挽回正始之音；經武振兵，允有中興之策。夙參大政，未究訏謨，愈練典刑，不擇劇易。凜然岳牧之首，蔚爲議論之宗。惟憂國饑渴之心，見給餉艱難之日。至尊歎蕭何之傑，訓詞褒韓滉之勞。輟保釐于藩維，俾左右於天造。贊襄于規隨之際，斟酌乎獻替之間。建功名於鼎彝，形歌頌于竹帛。再念籀罷秩三載，待次一官，大喪其家，託跡無所。熊落于檻，攀援奈何？敢懷僥覬於超陞，自安分限之涼薄。惟流落之未艾，迫屢空以難堪，仰止高明，未遂遐譴。使霖雨徧潤於枯槁，丹青粗變于嫫婁，拯拔窮途，允歸洪造。殫竭頑質，少答深恩。《雙溪集》卷一二。

賀張參政啓

伏審上眷舊勞，復還大政。命傳疾置，罔不僉諧。道路欣拜於鋒車，搢紳騰詠于綸綍。事繫國體，喜溢民情。前古建極之君，至精考慎；其相風雲感會，霖雨敷施。雖天縱日新之姿，亦人謀弼諧之助。恭惟治本，要在得人，核實循名，較修量短，驗於已試，柬其真才。莫如孟子之恭王，必曰仁義；亟召穆之而翊亮，同濟艱難。迫切詔音，參陪道論。凡密勿邦家之務，待疇咨國老而行。相時會通，若驚受寵。伏惟參政相公金玉王度，著龜帝謨，望峻烏臺，詞高鼇禁。梗議無隱，砭世之盲；清節無華，幹國之蠱。若安世而簪筆持橐，如次公而增秩賜金。以萬姓勞苦爲憂，以四海焦枯自任。著

書傳道，趨聖域而優長；重席談經，發睿學之高妙。文士宗其題品，武臣賴於撫循。寡悔與尤，當世誰比？或出暨處，底績見知。數移百六之秋，運際陞平之日。督勵耕戰，寬恤閭閻；頓振綱維，善厚風俗。拯遺黎而迓簞食，賓左衽而係長纓。允副淵衷之懷，果慰天下之意。霸姜微管，似此得君而成；翊舜命皋，豈曰安民之易。籀夙事芙蓉之府，樂逢桃李之蹊。被摺拾躡藉之餘，犯而豈校；儻湔洗照臨之末，公生至明。竊惟屏退之蹤，豈忘致恭之禮！矜恤孤拙，祇恃仁恩。欽想于衷，敷述奚既！《雙溪集》卷一二。

賀陳參政啓

伏審光奉宸章，進陪國論。誕告遐邇，歡欣交通。伏惟慶慰。竊以內修外攘之艱，大勞小康之後。惟道德才諳之醇固，所以拯患而致祥；惟將相士民之協和，所以同心而造事。忘於斯者，或昧其術；謀於斯者，或撓其權。大政之幾，非賢不父，必也抱魁壘之質，挾清警之資。故侍凝旒，則聽納被知；逮居黃閣，則寅恭竭盡。算多而勝，業廣惟勤。中國倒懸，告猷能解；生靈淪陷，援手釋憂。如通閉破結，發越人之藥石；若引重致遠，輯造父之轡銜。在措置之錙銖，係安危之輓輒。故廊廟虛位，妙柬清忠。搢紳公言，莫如執事。伏惟參政資稟絕異，規略最優。沈涵仁義之淵，點黼詩書之囿。典司八璽，宿學儒宗；勸講六經，每舒皇眷。夙夜匪懈，密勿贊佑之功；諷諫從容，啓沃多聞之

益。韓厥爲人之不黨，子產臨事則慎辭。國蓍蔡而世表儀，帝股肱而天筆舌。報堅昆而諭渤海，檄巴蜀而射聊城。倚馬操觚，祛迷決瞶。尺一有中和之氣，方隅識睿聖之心。布繁悉化俗之言，播委曲難諭之旨。陪鑾扈蹕，造膝虛襟。酌古今而處便宜，預圖畫而補遺闕，允執大柄，光輔明時。殆將致主于唐虞，自信許身之稷契。引類而真賢舉，勵精而治功成。沛其源流，素所蓄積。籀夙叨獎飾，幾免牢愁。綸綍頒行，喜而不寐；光塵眇末，仰之彌高。綿宇蒙庥，偉哉造物！餘波所澤，盡出生成。素愍枵疏，豈遺賤遠？頌詠之切，敷染奚殫！

《雙溪集》卷一二。

賀趙丞相再入相啓

伏審被召鎮東，來歸揆路。注清衷而爰立，采黎庶之公言。東賢允念于前勞，用舊莫先于元老，誕颺孚號，胥慶輿情。竊以協一德而冠群公，維四方而調品彙。夙契風雲之會，纔遏干戈之虞。道遠心勤，務繁日淺。效著明于詳試，績靡究于成能。欲盡其施設之方，必假以歲月之久。遽輟調羹之手，豈伸負俎之心？條得失之將然，灼籌畫之可倚。增廟堂之嚴邃，還魁柄以彌綸。任責丕平，允酬殊遇。恭惟僕射相公舉尹、望之術，助堯、舜之明，恢恢乎肯綮之間，炳炳乎付授之際。變理精稔，察玉衡之端；綏靖邦家，無金甌之缺。邊實將勇，當朝闢國之召公；民肅吏循，斯晨化俗之楊綰。惟用意之高遠，故圖畫而必成。解中原之倒懸，配前修之奇士。籀自惟疏冗，嘗誤生成。一毫何補于門

闌，即日中傷于脣吻。孰謂根莖之弱，亦湔霖雨之秋。倘一觀東閣之英，將稍釋衡門之嘆。日者驅策之意，時哉幸會之期。竦忭之誠，敷寫奚既！《雙溪集》卷一二。

賀常中丞啓

伏審弄印宸嚴，首膺屬任；專席朝右，祇竦觀瞻。臚傳邸音，義當贊喜。伏惟某官聞見遠大，體履醇深。談王霸施爲，究古今要術。寤皇明之思治，奮直諫以輸忠。隆禮義爲隄防，革蠹敝由原本。寬黔黎于疲瘵，葺典章之闕遺。沐雨櫛風，不愆講藝；握髮吐哺，唯在用賢。天地之間，氣浩然而不撓；雷霆之下，身獨當而弗辭。敷文卓詭而契上心，建議精明而定國是。赤墀言動，紬繹倚相之良；右掖訓詞，潤色鄭僑之博。一麾出守，三節亟還，受釐延問於賈生，揚鱣難忘於杜舉。初貳秩宗之綿蕝，遂執風憲而糾繩。悉協朝僉，豈谷子敢薦？卓然天獎，如裴度召來。方今形勢搶攘，夷虜變詐，所貴先勝之計，姑爲滅賊之資。俟虜釁端，恃有德而獲天助；制敵衰斃，雖不戰而屈人兵。殆將督勵惰嫻，贊宵旰之志；分別忠佞，爲月旦之評。切當世大機，紹前修墜緒。無我而副公望，許國而弗隱情。人曰康哉，邦其庶矣！籀分甘山藪，望絕鼎彝。逮夫休命之揚，豈勝不寐之慶。佇仁賢之燮理，舉明主乎升平。正始返於風規，知舊與其膏澤。欣頌之至，敷染奚殫！《雙溪集》卷一二。

代仲虎兄回蔣揚州啓

右，某啓：叨塵上睽，俾代王言。懇避莫遑，兢營靡措。愧我朋好，稽馳謝牋。況夫樞袞之家，朝紳所屬，發颺朽鈍，有賴題評。其爇火依日月之明，燥吻造雷風之震。念憂患飄零之志，敷討論潤色之文。謂之稱職克家，無能爲役；期於致君及物，但切疚懷。切磋冀稟于清規，顧代敢煩于妙斲。至多溢美，無乃過情。某官軼邵、杜之能，蘊商、偃之學，以博聞而直禁域，以宏才而肅外臺。淮海賴於撫循，朝廷之所欽注。必歸臺閣，實慰師言。合并可期，即駕四驪而入奏；緘滕永好，固當十襲而寶藏。感佩實深，敷染奚既。《雙溪集》卷一三。

上樓仲輝牋

竊以文梓餘艗，致厦成而川濟；大鼎鸞輅，佑餽飪暨皇輿。天資正始之英，自結睿文之束。賤疵本末，栖託桑粉，遐睎絳帳之徒，稍際青雲之附。頌文章而瞻德度，接旨趣而覲儀刑，賜超百朋，見榮萬戶。下風引領，未至掃門。瀆餐沐燕息之私，猥干主記；道古今盛美之譽，準擬前修。上臣事君，在雅懷之素蘊；尊賢體道，宜仁者之位高。醫門不拒於病羸，巫謁更增於默塞。參陪宥府，陞擢

大僚。出元常而督關西，似仁傑而撫河北。刺投櫛比，予進後塵。談吐春溫，甄明萌意。逮夫榆塞旋旆，繡里晝行，壽親帶九牧之黃金，過家養五鼎之豐膳。巨鱗縱壑以快意，威鳳覽輝而發祥。匪曰易得之時，卓爾殊常之禮。寔名望顯著，天子倚重而咨嗟；惟謨畫無雙，元老稽疑而取式。狐白不容反衣，太阿非所倒持。用善良則國不虛，多君子而邦無難。矧巖廊崇峻，惟衡石度量之平；畎畝搜求〔二〕，忘漁釣芻蕘之鄙。其大綱既得，雖小能不遺。昔國僑取不颺之姿，鄭事因茲鮮敗；博陽寬逋蕩之咎，漢邊所以精詳。孫令君進善弗用而勿休，房玄齡一物失所而不忍。要在存公而屈己，歸于圖治而得人。伏惟樞密閣下山峙庭中，嶷然特立，洞達機會，淵乎內明。審諦閑詳，夷易恬澹。窺之閭奧，不見畛畦；迎其鋒鏑，悉當肯綮。湊搢紳之宗向，副黔黎之具瞻。平陽規隨于咸京，公琰翊亮於益部。以今究度，未足貴珍。籀蕭颯雪髯，弭忘兒女之好；呻吟汗簡，屢省聖賢之遺。性理切磨，利名迂闊。偶竊主祠之三載，敢議作者之七人。羞矯激而惡奇邪，務拙訥而尚樸直。自詭林藪之浪漫，不並才智之憂勞。龍鍾實然，雌伏何較？仰止施設，未間空疏。旨味紛然，或求藥籠之物；衆聲翕若，未揜車鐸之音。倘邂逅以薦颺，增激昂而勉懋。滔滔何算，艱于辱契而辱知；屑屑至卑，罕或受容而受察。誠自輸于肺腑，殆將玷于坏陶。歸依之情，敷染奚既。《雙溪集》卷一三。

〔二〕搜：原作「叟」，據庫本改。

賀王中丞啓

伏審顯膺休命，擢領南司。席絕百僚，副清衷之重委；臚傳萬口，誠聖上之知人。凡在聽觀，莫不欽竦。恭惟帝王立本建中之道，朝廷褒直盡下之辰。揆策於無眚之途，置器于永寧之地。致君子小人咸適其分，使庶工群品各竭厥能。寬恤疲羸，觝排邪枉。屈人兵于不戰，消禍釁於未萌。老成儀刑，師表動靜，虛佇諮訪之益，允若憂勤之深。百志惟熙，萬問必理。伏惟中丞閣下有專通新一之學，極切磨饜飫之功。析蜀執戟之元文，究魯感麟之旨趣。澄清攬轡，民譽攸歸；模範賢關，士風丕格。不枉己以阿徇，惟信道而全醇。告老投閑，窮而不愠；弼違救失，辯且難當。初無爵祿之心，寧復得喪之患。丘樊恬佚，甘獨樂于無何；軒冕儻來，蹈中庸而克合。遷陟二史，超歷三臺，減儀休之圃蔬，仍平津之布被。詞章藻鑒，宜典掌於文盟；誠正威風，妙彌綸於國是。顯顯大節，郁郁高謨，積著忠勞，殆登疑弼。然不鄙蓬蒿而徙睠，罔憎筦庫以移交。笑常情之猥卑，見達人之大觀。樸遯小吏，偃伏下風。曾何毫末之裨，每借江湖之潤。叨塵選取，出自稱知。誤玷周行，方依獎誘。摳衣坐末，或偶合於小言；仰首朝端，真難逢之嘉會。不願執鞭而求富，幸觀極筆以談王。欣戴之私，敷頌

難悉。《雙溪集》卷一三。

擬答館職謝啓

伏審待對北門，敷陳切務；進直東觀，典校秘文。公言所推，僉聽胥穆。竊惟隆儒大本，精選掄樂育之途；待士最高，號刊述是正之職。廣經籍而考閱，得英俊之朋游。皇王之學，並列其間；公輔之儲，多從此出。某官陞華賢路，擢秀藝林。研精黃卷之言，宜感青藜之照。過形簡管，深認撝謙。獲披芬紉之章，欲致酸瘠之愈。珍藏爲幸，玩味何窮？裁謝之私，叙言罔既。《雙溪集》卷一三。

謝轉朝奉郎牋

右，籀啓：准誥轉前件官者。資品纖微，惠澤沾被。揆勞何取，加秩過優。朝渥難勝，衷情悚慄。近者緝熙盛典，光顯丕稱。備吉蠲之情文，起琢磨之工伎。恭惟徽宗皇帝詒謀施於罔極，廣聲振乎無窮。如日照臨，在帝左右，蒼黔所以固結，精祲所以燮和。善繼祇承，威靈於赫。以爲節以壹惠，豈足以颺巨美而闡英猷？加於衆名，則可以紀閎圖而昭盛績。蓋槐府玉堂，妙形容而評擬；鸞臺鳳閣，俱會議而欽崇。頌述《雲漢》之章，象牒金櫝；昭格神祇之護，寶璽玉函。發冊彤庭，揭節命使。於是珪幣縟惟馨之薦，廟祐虔至腆之儀。作民恭先，惟聖純孝。幸塵位著，顧賤有司。遭逢至

榮，豈期嘉賜？聰察不遺於卑遠，責成自有于度程。命日量功，包荒濟務。至於熙事之輯，允賴公聽之明。伏遇太師公相深喻誠明之原，挾持禮樂之實。不以三公而易其介，勸歌九叙而俾其成。前箸之籌，每先知而應猝；造膝之語，不離道而稽經。優如子產之擇能，寬若巨源之多可。勵精柬擢，宏溥湛恩。品彙自然得其宜，百工安敢愛其力？服冕放佞，乘輅舞《韶》。封博望以柔鬼方，賞叔孫之趨時務。補苴罅漏，興造廢遺。致鳳鳥而出《河圖》，皆平生之素蘊；殄神姦而拔泗鼎，亦次第而垂成。籀濫叨錫予之階，溢聽升平之頌。童髻耄杖，咸欣睹於降康；軍政國容，頓復仍於舊貫。上眷固尤爲卓越，勳略難揜其巍峨。念惟睇驥之蹤，喻若爲山之址。苟聽其注，務致思以竭才；必得其官，荷提携而改觀。無任依嚮感戢之至。《雙溪集》卷一三。又見《永樂大典》卷九七六一。

全宋文卷四〇二五

蘇 籀 七

謝轉朝散郎牋

右，籀啓：准誥轉前件官者。俟罪冗僚，庀工陳力，偉中興儀典之舊，課攸司榮觀之還。委辦落成，計功予爵，渙絲綸之惻怛，陟班叙于崢嶸。微夫草木之生，浹此雲天之澤。傴僂祇命，跼蹐銜恩。竊以階太平而禮樂興，觀會通而聖神作。豈干戈倥偬之後，廢文物聲明之昭？誠習肄更始之秋，副跂聳觀瞻之衆。東觀曲臺之軼，多得殘書；總章衢室之聞，咨訪故實。誠稽古制今之際，聊息馬講藝於茲。循枝派而尋根源，酌沿革而求通變。順遂品彙，統叶天人。豈庸末之所知，賴真儒之爰立。鴻惟主上，備雕玉之龍駕，建虹霓之修竿。三辰旂旗，前殿正衙之仗衛；五色比象，太室親祀之文容。翕九奏萬舞以祝南山，天日澄朗；製六樂三雍以納和氣，遐邇允諧。蓋叔孫綿蕝要務，則漢高知皇帝之尊；張純答詔引經，而光武定褻袷之義。昔號嘉會，典章著明，英髦雜遝。抱圖謀

鉛槧而訂議者，殆國僑、向戍之儔；執斲鍛橐鑰而精新者，必歐冶、工倕之侶。裁成悉具，允副責成。殆將比三代而符同，何特超二漢而融赫。籀繆督監掌，展究恪恭。懷敗材傷錦之羞，祇注瓦鎔金之戒。幾希慶扁鑿輪之斲，敢萌爵祿徐疾之心。幸無苦麻之嫌，各竭精能之伎。侍上仁之淘汰，俾下情之奔趨。悉皆樂職之常，姑免鄙儒之誚。近蒙奏最，遂玷恩光。再惟太師公相稟高明磊落之姿，佐濬哲皇極之主。嘉謨猷之凝遠，攄美利之無窮。大節大勞，冠映前後；一心一德，致理清寧。從容兩社之間，進止弗失尺寸；倉卒萬難之會，酬酢不改色聲。貫穿流略而潛涵，師範群儒之視儆。自得乎度數紀律之表，研精乎載籍根本之元。發端古文，贊翊洪造；緝熙辨畫，和洽光明。搢紳孰不盡乃心，氓庶亦使同其利。念枵瑣逖疏之迹，采膚末盲進之勤，假借甄收，庇燾迂拙。籀方且激昂志見，警策事爲。叩閣懷牋，未爲報效；執經授道，久願依歸。上恃寬洪，恕其臞懦。《雙溪集》卷一三。

牋薛帥

伏念親仰楷模，曩日朝右；屢覲軒馭，趨詣門闌。珪璋宜瑞於宸廷，符節每翔於外鎮。蹉跎冗吏，遵稟下塵。庥大府而承流，筵小邦之倅乘。屬爾更代之始，唐突典記之曹。夤緣恃舊而冒聞，寢露狂斐而無避。伏惟某官英概特立，幾識挺生。文武兼資，負澄清濟物之度；中外迭晉〔二〕，有侔儻曜世之奇。牧害馬而伏馴，俾亂絲之條理。才藝第一，當冠從臣；政術絕優，久淹侯社。近者海邦騷

動，以資略而任分憂；軍閫諮諏，膺統督而莫要劇。金珂畫角，殄蜂蟻於立談；羽檄捷書，勦蛇鼠於薰灌。八州調護，三方悉平。信廟堂之知人，寤冕旒之念績，即隆名器，以答勲懃。稠疊褒嘉，殊常睠矚。方且析介圭而遡覲，穿豹尾之清班，被卓爾之殊恩，贊郁乎之文治。籀貪藉輝蔭，樂奉教條。祈方隅永逸之規，覬幕府從長之畫。衷情嚮往，竿牘莫陳。《雙溪集》卷一三。

〔二〕晉：原缺，據庫本補。

迎吳郎中啓

伏審明綸妙擢，廉按詳刑。觀覽風俗之宜，布宣詔令之意，凝霜被節，甘澤隨車。凡在庇庥，咸懷欽跂。伏惟提刑中大郎中體履穹懿，持操淵澄。發遠韻於朱弦，灑清飈于蘭雪。國梁棟而民儀準，《詩》老成而《易》丈人。棠陰遺愛於東山〔二〕，驛乘全臨於閩部。要塗粉省，顯除星列於臺中；直指繡衣，威望震雄於天下。儼范會之端委，致綠林之驚奔。入境抗旌，遠邇胥悅；出教屬邑，民吏肅雍。蟠錯識評，喻若秋荼之密；游刃辯畫，溫然冬日之和。清節不群，廟堂翕予。召期非遠，宸宸束能。遡講道而橫經，峻持橐而簪筆。籀塵勞冗吏，漂寓衰蹤。引領使塵，先景星而快睹；依歸民譽，仰高山之誠懃。欣慕之深，造次罔述。《雙溪集》卷一三。

〔二〕東：原缺，據庫本補。

回發解舉人謝啓

伏審秋闈遴選，擢芳廉秀之林；貢籍能書，馳驚青冥之路。有司樂育，鄉黨推賢。枉沐賤題，過垂寵誨。伏惟解元先輩研六籍之魁士，奮一上於英躔。唾手雲衢，仙桂空於月窟；榮觀玉筍，風雷化於春官。勸駕及期，公堂受遣。頌詠之懇，敷述奚殫。《雙溪集》卷一三。

衢州張舍人啓

伏念近者解龜新命，易倅大邦。值中和樂職之秋，屬右移更代之日。願附青雲之素，敢陪皁蓋之游。天幸適然，官途優調。伏遇知府舍人待制文盟藝苑，人瑞國華。早副眷求〔一〕，極當年之柬倚；分憂重委，付陪輔之屏藩。奉計雖許於三年，偉業且搏於九萬〔二〕。高嶷忠肅，悉振起乎懦媮；公大懿醇，不苟沾於名譽。鈐鍵惟謹，薤水興謠。優柔貴勝之藪淵〔三〕，敦崇禮義於防範。籀飄萍流寓，彈鋏歸來，依投吏道之宗師，仰止詞林之根蒂。所祈寡陋〔四〕，尚幸燭微。嚮慕之誠，敷染曷既。《雙

〔一〕早：原缺，據庫本補。

〔二〕且：原缺，據庫本補。

〔三〕藪：原缺，據庫本補。

〔四〕陋：原缺，據庫本補。

衢州交代林通判啓

伏念昔陪朝籍，並趨位著之聯；懇避換州，祇踐仁明之躅。自惟塵迹，每獲雲庥。伏遇交代通判寺丞冠冕朝倫，圭璋民表，修飾治績，竦振能聲。英妙貳州，孰出高能之右；代移更戍〔二〕，敢諮舊政之宜。馳聳清規，欣趨幸會。揚劍津之糠粃，實賴同塵；襲柯山之芝蘭，自茲借潤。願交之懇，染翰曷殫。《雙溪集》卷一三。

〔二〕代：原缺，據庫本補。

迎衢州知府章郎中

伏審詔恩成命，授委休嘉。畿輔殿邦，清選英重。地接行朝之次舍，民孚鄰境之甘棠。持節斯

來，杞車允治。伏惟知府郎中蚤騫翔於廷右，久佚樂於侯封。冠門閥於雲霄，儼朝紳之領袖。粉闥迴首，啓臺閣之榮塗；金節按澄，肅嶠瀧之憬俗。根藝學於敏識，裕風力於繁難。詳諦通方，警拔適當。功名顯寵，方且鼎來。嶽鎮藩隅，匪稽峻陟。籀稔聆華聞，嘗叩鈴齋，既周旋於惠慈，又貶枉於音誨。不意抗塵之迹，繆叨別乘之榮，照矚所因，參陪良幸。頌詠之切，攀述罔殫。《雙溪集》卷一三。

回江少卿啓

伏念引嫌避地，換鎮監州。邦國不空，衆倚賢侯爲重；獄市所寄，分安俗吏之勤。九棘移書，五雲拜貺，輝華蔀室，喜動蓬心。伏惟宮使中大小卿炎漢子真之才華，西晉稚川之襟趣。資清秩峻，羽儀平陟于天京；禮備樂純，劍履周旋於郊廟。天將降任，身享壽康。譜牒前聞，繼起葳蕤於賢業；搢紳推予，聲華籍甚於班聯。琳館湛研，丹臺密邇。籀臞儒自哂，晚宦思歸。布氣噓枯，曩祈受訣；建言發瞶，敢望靈方。丐聞霄壤之始元，無礙窅奧之熒爝〔一〕。《雙溪集》卷一三。

〔一〕窅：原作「突」，據文意改。

牋婺州錢龍圖

伏審光膺選倚，榮奉蕃宣。冠內閣之寵名，專輔邦之重鎮。輟耳目之傑，殿股肱之隅。偃伏英風，翹竦碩望。恭惟知府龍圖大中有毗翊奮起之績，得功名顯達之圖。天授衆才，世承丕德。煥文華而外發，勵公實以衷強。進自結於睿聰，退仰酬於柬任。裕民足國，無非遠圖；宣化承流，更觀共理。跋茲寶婺，祐我台躔。賞心坐獻于新亭，游刃發硌於餘地。梔車未幾，輿誦彌佳。必奉璽書，將膺冕服。籀舊族衰裔，薄宦孤蹤。曩貫籍於劍南，今僑寓於浙左。仰高平夙，幸恭梓以焉窮〔一〕；府貳拘縻〔二〕，從賀賓而獨阻。《雙溪集》卷一三。

〔一〕窮：原缺，據庫本補。

〔二〕府：原缺，據庫本補。

牋吳尚書

伏審光膺詔命，再蒞雄藩〔一〕。棠郊爭跂於儀刑，絳帳樂從於辯畫。以常伯之夙望〔二〕，副舊德

之精求。好音布騰，惠風翕若。伏惟某官慈仁無擾，柔輯警明。勤恤素聞於天聰，愛惠久洽於民譽〔三〕。端靖而密，溫溫法從之宗工；鴻博而文，嶷嶷儒林之先覺。雅韻常優於厚俗，耆哲乃宜於牧人。蓋源遠而流清，由形直而影正。方且來宣美意，班寬大之書；感奮猷爲，歌中和之什。寢結深知於黃屋，豈淹揮翰於紫宸。虎符一麾，召擢伊邇；鵬程九萬，資略難量。籀僑籍治城，特紆顧盼。其爲抃懌，實逾等倫。《雙溪集》卷一三。

〔二〕蒞雄：原缺，據庫本補。

〔二〕伯：原缺，據庫本補。

〔三〕惠：原缺，據庫本補。

牋周尚書

伏審光膺褒詔，寵畀近藩。東浙虛股肱之邦，中臺輟喉舌之老。搢紳傳承而翕若，吏民豫附以謳謠。遐竦車塵，馳想旌榮。伏惟某官窺古今之奧，適時務之宜。超冠素雲之曹，寤東隆赫；攝空清鑑之長，注倚精詳。爵秩逢年而九遷，才具一日而千里。委重文昌之樞要，望鄰公衮之民瞻。究宣周變之能，加崇牧伯之柄，俞音甚渥，召節俯頒。籀聽鄭履於朝端，嘗獲親近；買龔憤於部內，實賴惠

慈。仰存誨之夤緣，形庇庥之僭冒。其爲欣幸，殆逾等倫。《雙溪集》卷一三。

迎吳中大啓

伏審昨被詔除，近釐符守。任優舊德，榮屈雅才〔一〕，凡百爲僚，允出幸會。伏惟知府中大公清良弼，方重嘉謨。文采風流，蚤作藩桓之貴客；諮諏策畫，屢當帷幄之折衝。歷試煩難，愈新聞望。覃布美懷於封部，潤飾文儒於教條。矧夫劍百鍊而繕藏〔二〕，自能應手〔三〕；驥千金而增價，何必問途。器博省臺，抱本朝之雅意；能高惠養，察里落之嘖呻。不鄙小邦，稍恢餘刃。籀趨風關陝，假蓋荆襄。倒指計兩星之終，飛書陳二天之契。慕前修之牧相，甘棠匪遙；恃疇夙之陪游，蒹葭繆倚。願際和同之美，允爲魯鈍之光。欽詠之衷，敷述奚既。《雙溪集》卷一三。

〔一〕才：原缺，據庫本補。

〔二〕「矧」、「劍」二字原缺，據庫本補。

〔三〕自能應手：原作「不□應齒」，據庫本改補。

牋俞帥

恭審壽咨文陛，均秩東藩。巍峨節制之尊，雄毅撫綏之略，聲騰族望，歡溢搢紳。矧叨庇於屬城，寔素承於風旨。恭惟某官元龜先識，隆棟宏材。道契千齡，雅被宸宸之注；志存一節，夙揚康濟之能。輟內朝清切之班，體中制丁寧之訓。頃居輦轂，著浩穰彈壓之威；旋總藩維，妙宣布中和之治。適交留籥之近，益高分陝之釐。惟會計之名邦，控東南之要地，必資全德，盡護列城。閱禮樂而敦詩書，寅車元老；兼文武而儲將相，兩府上公。籀夙荷恩知，欣聞大任。敢圖幸會，獲備官僚。負轡前驅，阻趨瞻於榮戟；寓書拜問，但仰託於雲天。欣頌之私，敷陳罔既。《雙溪集》卷一三。

謝高市舶啓

伏念肅旄鉞之高門，夙侍先府；迓霜臺之叱馭，欣耀皇華。獲佐藩條於海隅，遵奉約束於部內。仰睎雲蔭，延頸日畿，祇服威尊，寢露狂斐。想望伊邇，候問敢稽。伏惟某官詳雅博通，高明獨勝。名行兼著，可謂克家；義利咸和，所祈足國。蒔蘭玉於階闥，作杞梓於朝廷。究觀拔擢之新，行聽旌酬之績。鑣琛角齒，駢蕃充牣於載輸；蠻獠賈胡，竭蹶趨承於表餌。公儲積珍貝之夥，屬郡殫鴛蹇之

勤。雖不及物而享多儀，蓋知取予而獲其實。籀希功展效，繕性慮才，敢不盡心，祈於成務。緝熙勤恪，稍紆曠瘼。無任歸嚮宗仰之至。《雙溪集》卷一三。

迎賀曹漕啓

伏審寵被俞詔，召擢計臺。親柬淵衷，階廷無右。澄清畿輔，耳目任顯。邸音驟騰，封境欽肅。大庇宗矚，僉論允懷。伏惟都運大卿智術兼人，風采名世。藉甚華腴之規範，聲馳烜赫之閭閥。早卿月以揚輝，荐侯藩而稱職。人門並美，誠第一流；資略俱高，省察六事。高選劇任，督課租庸。居止止以凝祥，治優優乎投刃。阜民體國，蔚循拊之文移；博古知今，妙飛輓之纖悉。方且進思毗副乎文石之陞，洞澈均斂乎善最之籌。惠恤周流，莫非豈弟之賜；盈虛調一，必極大受之知。卓卓忠勞，巍巍獎拔。籀莫窺墻仞，詳諦風裁，冒尊府之威稜，具小夫之敝牘。慶頌之臆，敷述奚殫。《雙溪集》卷一三。

賀提舉游郎中啓

伏審朝掄柬委，使指擢賢。叱馭都門，揚舲浙浪〔一〕。旌節光華乎境部，符移鼓動於屬城。辱在

餘庥，倍增係慕。恭惟提舉郎中學術淵懿，資稟清醇。達邦克家，所履甚厚。叢劇顓任，樂職飛聲。閣府倚其酌斟，便殿聞斯獻納。驚青霄之徑路，儲卿月之平遷。澄攬事重於他司，管榷權尊於邇日。課績赫奕，諷度敏詳。蘊柔嘉弓冶之世修，宣臨遣絲綸之詔意。佇膺大受，豈云小知？籀毗贊銖分，夙承顧接，體仁人求瘼之畫，效鰕生薦藻之衷。《雙溪集》卷一三。

〔二〕舠：原作「舠」，據庫本改。

回得解舉人啓

啓：恭承詔諭，甄采儒髦。惟蘊藝射科，洽於程準；屬颺言售薦，榮與計偕。有司慶愜於得人，本郡肅祗於勸駕。過形牋牘，有粲芳儀。摩厲羽翰，寢覺天衢之近；騰拏蟾桂，孰云霄漢之高？奉助激昂，共同嘉歎。《雙溪集》卷一三。

牋婺守趙殿撰

竊以壤地相鄰，閩、浙貳邦之幸會；桑粉依賴，龔、黃統理之攸宜。寶婺奧區，獸符重鎮。屏翰

陪輔，撰述楓宸。英英秘殿之邇聯〔一〕，顯顯雄藩之妙柬〔二〕。股肱謀帥，莫如已試之良；宗屬維城，所賴分憂之切。寬柔僑寓，允屬仁慈。伏惟知府殿撰朝望顒卬，天枝標的，溫文足學，美政殊稱。愛棠前蔭以重臨，銜袴詫襦而來莫。倚成取辦，儒雅裕然；摩拊惠來，德澤滂被。佳譽騰溢於鄉校，英聲速達於明光。諾鳳尾以疏恩，持荷橐而非晚。清塗寢啓，偉績彌隆。籀鄭重承床，闊疏望履，緘題捧辱，瓊玖非珍。絳帳溪堂，願輩儕朋而請益；板扉蔀屋，已分恬妥於私庭。懇詠之誠，敷述奚既。

《雙溪集》卷一三。

〔一〕秘：原缺，據庫本補。

〔二〕雄：原缺，據庫本補。

牋紹興曹帥

伏念珍仰達尊，恪傾依於雄屏；呻呼么末，不虛附於青雲。竦慶高牙，拜牋東鎮；羈栖僑籍，待次屬州。未遑詣前，方此潛退。抱寸誠之懇激，緘渺邈以薦聞。賤疵瀆尊，尪孱借勢。伏幸忠恕，未賜譴誅。恭惟知府安撫敷文展幹邦器能，挺王臣才節。臺閣欽崇乎章奏，兵民信憚其綱條。顯勩天開，壓伏諸鎮。權機先範，素負英猷。孜孜撫循，汲汲理化。四明報政，九牧颺聲。宜居浩劇之司，

實藉穎脫之手，朝論注矚，柬擢眷優。今時魏雒之藩翰，疇夙丞疑之符闥，倚遇卓絕，恩華邁倫。允副僉諧，保釐丕柄。瑣瑣舞雩之子，拳拳漑掃之童，埏陶洪鈞，牛馬下走。沐科別而人材長育，不外索而帷幄寬宏。輓引資階，跂望甄品。倘辱提携之舊，倍增報塞之衷。一諾千金，闔門萬感。恃閩浙之舊吏，攀桃李之成蹊。佇伸野謀，更祈佳惠。冒浼之眚，慚汗無窮。《雙溪集》卷一三。

牋趙敷文

伏念塵冒朝掄，陞陪鎮幕。驟躋官局，祇竦軒墀。嘗偕部吏於計臺，復俾諮謀於賓佐，顧省枵聞，但益兢營。清冷慢閑之具員，矜燭寧存之攸庇。伏惟知府安撫敷文風績開濟，資略凝和。實德施爲，金聲玉振；思謨獻納，繡口錦心。平時魏雒之闔旄，廣內宸奎之隸職。赫寅車而問俗，允宗望以維翰。著勞輸輓於日畿，騰價浩穰於天府。前後淵衷之柬，崇隆物望之孚，卒乘輯和，吏民信憚。素承睠矚之遇，遂擢迴翔之塗。治聲徑達於九重，朝宁遄追於三節。超持橐之選，正書殿之名。縮流落羈僇，侵尋晚邁。矯首桑粉之邈，介懷釜庾之供。力任職之罔墮，願事賢之良幸。欣屬之切，敷染曷宣。《雙溪集》卷一三。

牋交代王宗丞

伏念聯鑣接武，參朝會於都門；歛板趨風，赴官期於閩嶠。畫圖莫逆，邑里素交。豈意睽携，復叨更代。強寶婺衰慵之迹，登稽山佐謀之司，蹈襲風規，諮度職守。伏惟交代參謀宗丞歷落青雲之職具，高標黃閣之淵源，羽儀天朝，潤色家學。挾保邦之懋術，懷贊世之令圖。翕然遠邇之見珍，所到衣冠之竦慕。如石投水，若玉在山。著鞭遄邁於華塗，入幕誤留於外鎮。自今加秩命之數，超騰於伯仲之間。籀久荷矜庥，多承友益。方幸促席而傾展，儻容弭蓋而周旋。會覲之欣，頌詠罔既。《雙溪集》卷一三。

回翟參議啓

伏念睽違星紀，羈游隨牒之蹤；謨畫日畿，同舍爲僚之契。浙湍遄駛，齊舫將臨。寵貺滕緘，記存拊念。諮諏幕府，參論咸推。伏惟參議學士德門承則，藝苑老成。允膺慎柬之除，竦聽殊常之擢。交游慕樂，方將薰習於芝蘭；將吏輯諧，密煩部勒於輶略。遵海一時之善士，在邦三益之良朋。獲際高賢，豈爲小補。頌詠之懇，敷染何窮。《雙溪集》卷一三。

答曹機宜啓

伏承泥封青竹，重問相存；油幕紅蓮，行將臨屈。東道戎機之密，上賢諮度之宜。煥炳懿詞，竦側嘉惠。噓呵衰鈍，激發朽蕪。伏惟機宜學士嶷嶷束僚，席勳門之濟美；潭潭大鎮，筵賓位之闕員。曉暢軍諮，光被朝委。設招賢之連榻，侍致勝之良籌。聯翩奏報以精詳，裁證揣摩之警敏，聲猷期遠，知燭益隆。擢杞梓之卿材，登瑚璉之國器〔一〕。克家有裕，顯拜攸宜。籀仰椒蘭異芬，愧蒹葭繆倚。連輿並席，琢磨益友之陪；會弁揮犀，磊落德星之聚。過逢無間，鄙吝自消。咏味之誠，敷述曷究。《雙溪集》卷一三。

〔一〕璉：原作「璉」，據庫本改。

牋沈左相

伏念堂號昭文，曩瀆光塵之末至；班聯布武，叨從表著之卑微。仰高彌隆，挹深罔測。矜顧幸承于談塵，夤緣宗慕於德門。眇兮後來，不與樞衣之數；萇爾前躅，猶是掃扉之人。干二儀寅亮之司，

走九服具瞻之地。恭惟巉巉崇崛，岳岳兮那可涯；燁燁光輝，炳炳其罔弗燭。如天有斗，人所測以稽疑；若歲逢春，物應時而華茂。日者潛伏荒野，未遑奉《淇澳》之章；遐屏殊方，不獲獻沙堤之頌。恭惟聖天子疇咨嘉注，考慎佑賢。珍策良疇，不落落而必合；崇論閎議，即語語而見知。昨者趣負鼎之裝，赴追車之詔，奏封虛佇，帝席屢前。神比天同，利斷金而莫間；乾剛坤易，石投水之何難？矚柬穆清，尊獎元輔。卓然鳳舉，榮寤龍顏。乃畏天法祖之鴻猷，述堯纂禹之英概。功利宣布，詔意溥合於朝僉；弼諧寅恭，典冊歡騰於民聽。竊惟僕射昭文相公生知先覺，自得資深，媚茲一人，誕敷四事。稟《易》之精微潔靜，遵《詩》之廣博易良。十二陽秋，洞開衡鑑；二十八宿，羅列胸膺。鄰國相窺，賴叔向無敵對；黨友咸贊，謂臧孫真聖賢。千載一時，九德咸事。國是定循於艾獵，民心切望於諸梁。端挺冲深，清疑淵懿。熟復詳計，調揉彌縫。號令美新，非復前日；綱條肅振，皆倚公誠。唐建中八百之除，克諧素蘊；漢平津期年而變，寧不裕然？考大隆至治之由，乃持正不私之績。究多方之疾患，警庶務之弛張。革敝蠲煩，而勵精之實昭；激濁揚清，而廉直之道啓。主善協一，維清緝熙。邇者紀翟輅之歸法宮，聖德超逾於載籍；擗金管而書偉績，信史比大於《春秋》。實以睿佐明，不膠漆而固；以道致主，陋管、葛之卑。故內而百辟所儀刑，外而庶邦之宗倣。籀粗疏潦倒，寒悴陸湛。樂休明附義之隆，被教育登堂之舊。因此稟咨之際，聊陳毗贊之詞。懇丐聖朝，詳味則哲。前修貴德而尊士，上臣以人而事君。仁義禮樂，相求者不隔於顯嚴；操術方略，可采者不問於讎黨。本之以彙進之聲望，假之以引類之公明。取器業忠良，豈先代而求士？探詞意覈實，乃今時而藉才。酌其

可而揣其長，度其宜而責其效。發明無倦，課試不輕。珪璋昭煥於汨湮，棟幹咨嗟於勝任。駑蹇鈍質，甄藻旌酬。書緘安事於常儀，德輶誓祈於愛助。歸附之切，造次罔敷。《雙溪集》卷一四。

牋陳知院

伏以趙武長弭兵之聘會，信重春秋；孫宏魁親策之甲科，厭服髦俊。據真才而稱職，創賢業而競時。岳岳訐謨，堂堂偉績。該四科乎闕里，聯二八於虞廷。若鳶飛魚躍之穹卑，無逃昭察；被桂鬱蘭芬之薰染，孰不欣陪！致景山學海之徒，皆希顏慕蘭之意。仰跂墻仞，瞻係聲華。儻擇其區區之圖，亦猶用九九之術。比義與道，相求不間。夫顯嚴；疇曩甄評，流品衷懷於誘掖。罄拳鞠之戴屬，蘊悃款之忱忠，激昂之姿，謝絕何可？聽歌颺於鴻美，俾宣吐於芻蕘。或者其渙陋狂狷，樂附於寬明博大。亟蒙冒於英重，未悉屏於幽遐。大冶大鈞，熟測裁成之運；小夫小智，豈無一簣之堪？恭惟樞密相公本興王之道，躡先哲之蹤，懿醇稟天，沈機建事。討鄴侯之墳籍，草曼倩之簡書。志大彌綸，酬九重之親遇；識優講畫，協同德而贊襄。天驕重第一之人，世議譽知十之學。雲間闊步，塵外清標。仁宅理窟以淵源，心匠智囊其警拔。帷幄言詞密勿，樽俎資略研幾。豈特文儒所宗，可謂柄臣之傑。忠規雅算，勝氣雄風，將相之所倚毗，勳閥必將久大。籀朽虛羸憊，朴野龍鍾。投耒延陵之皋，斂板巨源之鑑。峨弁已成乎俗韻，曳裾來叩於德閤。當代之龍津在茲，借勢之鴻毛欲起。蓋矜愚誨短，實祈高

位之慈；求善度材，是謂上臣之體。顧鉛鴛之無取，或桑榆之可收。顧觀東閣之賓，庶荷晚塗之幸。欽戴成頌，敷述汗顏。《雙溪集》卷一四。

牋湯右相

伏審妙柬聖知，參酌民譽；符夢叶卜，選衆與能。睠巍峨負鼎之英，倚卓爾濟川之傑。天同神比，乾健坤從。爰立丕圖，集賢寵陟。右揆崇重，百辟由儀；詔綸誕宣，群聽驚喜。恭惟元聖之作，自得忠智之臣。以誠明典學，談帝王之規；以經術融明，演周孔之躅。以廟社生靈爲己任，以機籌資略爲治功。相須急而遇合難，弼亮勞而致化速。厥初則干戈戢而疆場靖，歷久則禮樂興而刑獄清。將俾華夏之治，軼越漢唐而隆成周；英父之談，微薄管、蕭而榮當世。執此道者，公其人哉！綠髮珥貂，跂其年則不可及；青衫奏藝，度其才則彌以高。籀俯伏下風，竦祈先覺。嘗獲面台庭而汎掃，今榮觀揆路以揚輝。磊落今可謂達人，精敏而無復滯思。傾耳劇目，合氣齊心。贊元之冊已行，迓衡之志何遠！士遭斯際，豈不願諧？嗟避地山澤之臞，睎上公藥籠之物。究觀東閣，引望後塵。略談盛美之毫端，允超流俗之度外。伏惟僕射相公抗浮雲之志，養浩氣之剛。竦壑昂霄，拔出倫萃。絕編汗簡，洞澈根源。高《過秦》、《喻蜀》之篇，富仙禁北都之製。魏相好文景賈董之故實，姚崇舉貞觀房魏之便宜。念天下未獲之事，措置設施；攬海內無窮之材，鉤深引達。奏御贊書之訓，大辯英詞；夙

夜宥府之謨，深圖宏斷。練典常權變，號該洽而貫通；或澄正改更，析群疑而警切。便蕃顯近，烜赫閑詳。外懋九功，內苞一德。談笑規隨之際，雍容造化之工。權衡效驗於三階，鼎鼎調燮於六氣。裁成聊發其素蘊，扶持有振於斯文。再念籀晚托雲庥，稍承風旨，借勢豈云於借譽，附義愈親於附賢。欽同中外之所宗，致忘榮賤之殊等。游上宰之門闥，皆明廷之孔鸞。幸世隆平，逢年亨會。區區舊習，老未弭忘；齷齪小知，庶幾一得。更祈予進，乃獲依投。焦卷根芽，仰滂沱之霖雨；塵埃冠劍，俟披拂於德風。慕願之衷，敷述罔罄。《雙溪集》卷一四。

全宋文卷四〇二六

蘇 籀 八

牋判府張參政

伏審判府參政大資榮分瑞節，作鎮殿邦。詔命肇新，輿頌歸戴。伏以任倚元老，日昃忠勤；體貌宗工，均畀勞佚。治理優於重寄，資秩艷於清華。未酬帷幄注矚之隆，嗣有鼎鉉絕倫之遇。恭惟判府參政大資道侔夔稷，學貫典墳。鷁路鵬程，魁浚上俊髦之首；天臺鳳閣，冠朝中秀彥之班。周《雅》老成之典刑，魯《語》述作而信古。毗屏弼諧之量，獻替彌縫之才。補衮心精，貳公績著。勲業更祈於大受，經筵密侍於清光。出處卷舒，百辟宗其模楷；蕃宣屏翰，列郡竦其規繩。魚符之間鼎來，歡呼之聲相屬。豈圖畿甸，有此遭逢。籀僑籍小生，邊埃賓佐，願慕談王之風旨，奉同鄉校之民瞻。吏士浹和，郊關相慶，輒當斂板於下道，庶幾企佇於前旌。龍坂睇高，竿牘曷展！

《雙溪集》卷一四。

牋陳參政

長卿

伏審光膺詔策，延貳台司，命布幅員，譽洽朝野。伏惟慶慰。竊以往諧邦柄，卓哉注意之賢；參秉國成，允矣濟時之傑。副代工之三事，必資鉅儒；擇聖教之中庸，莫非至道。泥運鈞而俾父，石投水以罔艱。同符《虞典》以咨俞，合契周家於盛際。恭惟參政皇圖極摯，聖奧思融。斟酌研幾，照微慮遠；籠罩當世，度宏識優。閱機務輓軌而敏詳，誦典故淵源而弗厭。出入金華之闥，從容玉筍之班。稱職當官，陪鑾扈蹕。絕域締好之辯，鄰壤綏懷；常伯銓綜之精，臺閣寵劇。曩者區區外轉，去嚴密邇聯；汲汲本朝，復鑒裁重任。須賴新畫，柬記舊勞。巖瞻缺於小知，僉議期於大受。調燮中和有體，諮度正始高風。攬聽清門，進讀裨益。有言有績，無黨無偏。處心存忠恕之懷，除吏廓思皇之量。贊教化而美風俗，興禮樂而弭兵戎。方且鐘鼎勒銘，表勳閥之顯赫；麒麟圖繪，著輔佐之隆平。術業範世之全人，率履稽古之能躅。遠猷明著，盛美鮮儕。妄祈洪鈞，僭越愚分。尙孱朽憊，險阻長塗；乏劣孤窮，攀躋無計。居二淞七旬之叟，憚九江三峽之行。敢萌叨竊之心，實欲便私之計。願徙實於近地，軫老病而恫矜。覬沐生成之慈，庶脫顛沛之患。故稱賀之末簡，陳悃款之鄙情。慚蕞爾兮鰥生，仰偉哉乎造物。意念傾吐，筆牘荒蕪，頌嚮之歸，敷輸奚既。《雙溪集》卷一四。

賀王樞密啓

伏審榮膺中詔，進任西樞，凡預晤游，概有光幸。竊以中興開廓賢路，體貌邇僚，變化鵬鯤，駕馭龍虎。騁麟驥於大路，翔鸞鴻於紫霄。嘉注奮庸之俊髦，咨諏考慎之詳諦。殫一心以體國，申公議而得君。啓沃智辯之哲謀，揆揣幾微之圖慮。贊贊夙夜之忠篤，明明覈實之聖知。恭惟樞密相公清警昭融，冲裕高特。學推紳笏，道著巖廊，蘊拔萃之姿，副異常之獎。睿慈東嚮，儒效輯成。倚馬仙掖之贊書，批鳳淮南之視草；密勿兼官於起部，清切倬直於右垣。裁定朝章，演潤國紀。金鑾密旨，蔚瑞世之典彝；玉清討論，信代天之喉舌。委紫樞提著述之柄，任黃閣主文藝之盟。奏篇機鑒於帝謨，封章緝熙於王度。斗杓掌武，無競惟人；鼎飪用和，非賢弗父。正始之聞博備，太平之基愈隆。越石偶遭於晏嬰，淳髡遂服乎鄒忌。筋骨翺、愈，源本軻、雄。揄揚甄藻以英明，咀嚙經濟之能事。珍策重計，懿畫膚功；師律將符，韜鈴熟講；官箴士範，衡石精明。詳味渥恩，允旌盛美。籀罷更川峽之戍，即安琳館之祠。近傳好音，下風驚喜。附詞林之根蒂，託鈞量之帡幪。繆陳截截之言，難寫依依之意。《雙溪集》卷一四。

牋賀參政

伏審光膺詔冊，擢翊柄司。備鼎飪之燮調，際風雲之感會。寵蹈廟廷之右地，諧弼巖廊而爽邦。奉惟慶慰。恭以參政某官殿內無雙，士類欽戴。鎬京辟雍之行藝，岷峨縫掖之人英。一聞疊知十之洽淹，五行累數萬之閎覽。按經籍之成效，體時運之適宜，斟酌裁量，激昂慷慨。老成如周《雅》所謂，調一載孫卿之言。青鎖敷陳，啓迪迴天之辯；金華納誨，該詳紹祖之規。鍊達發明，論萬機之理致；宣慈雅正，孚百辟之稟承。倚委宗工，扶持國是。嘉猷副宸心之愜可，珍策先衆議而廓開。識文武之遠圖，諳戎氓之情僞。算多每強於人意，樽前能折乎敵衝。作股肱忠智之尤，爲社稷公誠之鎮。莫匪皇王之蹟，研暢周、孔所懷。豈特如仁之前修，宜號興王之聖輔。蚤日辭繁而避地，每祈嗜靜而投閑。肖彥先望偉於儒宗，似季真道素而文翰。有識擬方乎先哲，非常卓爾而邁倫。極其所建之高明，孰測殊勳而茂績。將底至治，展盡異才。一德不同，千載符契。籀卑屑不佞，論思老勤。鷦鷯體微，銜鬻非稱；驥騄名泯，疏野招尤。敢忘疇曩之知，傾膝酬接；必冀扶搖之助，脫驂見收。頑礦須假於鑪鎚，焦槁終借於河海。願見魯衛之士，齋拔丘樊之姿。冠劍塵埃，簡牘螢爝。奮飛驥尾，拭目階符。《雙溪集》卷一四。

牋陳僕射

伏審光奉冊書，進躋宰席。顯近詳試，協贊虔恭。蓋心膂堅而股肱良，由陛廉遠而堂皇峻。覆金甄之褒表，加玉鉉之利亨。先志定於當陽，洽言僉於首正^{（一）}。造膝訏謨之湛審，爰立慶會之非常。概有識知，符同竦賀。恭惟本朝虛佇以圖贊邦治理，褒錫於□瑞世真賢。忠智揆策而執權，睿文前席而嚮納。上下相須而相濟，聖彥相值而相求。不紊乎樞軸紀綱之條，密勿乎章程課覈之訓。坐論對時之務，柄揭援拯之方。蘇海內之倒懸，次第六奇秘計；削中原之左衽，雍容九合膚功。料敵伐謀，應機全仗異士；攀雲附翼，同寅莫匪鉅才。生民將樂於華胥，羽衛佇歸於洛汭。持衡尺熙乎帝載，儼端委代於天工。致主愈諧，庇人彌夥。伏惟集賢僕射相公毓粹元精，稟靈神岳，間出挺生於拔萃，淵懿自得乎時中。光明顯融，調一新美。該典籍理世之具，纂廟朝循道之規。兼四科而有光，論萬機而至悉。可以應無窮之資略，故允出益辦之彌綸。諧弼裁成，風采號令，等魏弱公之學識，切李文饒之慮圖。潛心王體之緝熙，盡節國是而翊亮。優優措置之標的，矯矯決果之著龜。同輿輶車，若左右手。接士藻鑑，故應任耆而邇英；及物恩波，何勝數計而周度。鉤致俊偉，備患折衝。馴擾遐荒，橐弓却馬。寧壹太平之業，運用文武而成。鄙庸俯伏於下風，仁傑宜在於高位。跂聞寵陟，稍欲激昂。想廣博之甄評，宣自公之元化。道義不隔於富貴，早暘借潤於滂霖。大度高風，窺較豈易？古心奇韻，取

予無方。馳神閑閤，引脰符照，傾頌之素，敷叙曷殫。《雙溪集》卷一四。

〔二〕首：原缺，據庫本補。

牋賀參政

伏以芻蕘孱短，蟬袞穹崇。注仰儀刑，係嚮先覺。掃閭自幸，進階敢祈！聽人物子將之評，由基命中；揆國勢中立爲範，師曠審聲。崇論克諧於贊襄，珍策發明而挺出。品裁則哲，藻鑑拔才。矧茲衰屏之蹤，辱在矜矚之末。積歲希風而慕義，茲辰懷刺而撫衣。繆輸管簡之誠，少道鄉曲之契。恭惟參政丈稽典學之經緯，蘊忠智以研幾。功業逐日以新，遐裔率服；道義得君之實，操履昭明。誨迪溢於封章，謏謏著於臺閣。斷金至利，淵衷協同；正笏稽疑，具瞻弼亮。絳帳知舊，並位煙霄；黷省交朋，擢陞班爵。棟梁文囿，冠冕詞林。如鯨鯢載濟於長川，若礪鍔新硎於巨闕。遐齡布算而全擁，多祉揅蓍而可占。究宣燮理之方，更展升平之效；弗鄙驥跡之駕，佇觀羊角之風。激勵衰疲，稍寬窘促。均餘光於曲照，化瘠鹵爲豐穰。僭冒薦聞，卑薄愧懼。《雙溪集》卷一四。

牋周樞密

伏以瑞世儒師，貢無礦黃金之璞；宗工內相，嘉起草白玉之堂。擅美標奇，密勿自結於榮遇；開懷前席，從容褒倚而奮庸。向者詞令鏗錡，耀輝華於日月；乃今樞機儼恪，契感會於風雲。鞏固太平之基，彌綸掌武之柄。多算却敵，全策憲邦。獎王室於尊強，訓戎容於果毅。竊以拯天下之急者，宜仗哲謀奇士；廣聖時之教者，必擢宏博藝人。鏐琳珪璋，皆萬乘之器使；股肱筆舌，惟九重之柬求。進陪論道之司，欣慕得賢之頌。恭惟樞密同知雅邃清韻，殊特軼材。飫讀典籍而逾五車，不出樽俎而見千里。辭科中隲，文苑樂推。貫道理而養其淵源，窺闥奧而不見畛域。用意遠邁，典故該明。若褚、馬入閣而陳謨，如高、崔應問而白事。專對見蘇卿之節，甄綜齊盧毓之平。化率百僚而表庶民，威振五兵而遵七德。敷資略智辯之傑，付竹帛丹青之傳。獎鑒人倫，作成品藻。門闌誘掖，海寓儀刑。籀念巖歧龍津，幸海納槐府。奮祠館之叢質，瀆廟堂之具瞻。自揣頭顱，只合躬耕於隴畝；扶持門戶，不忍遐棄於箕裘。顧丘壑之芸樵，睇江海之膏潤。願垂渥澤，所藉涓流。敝帚荒言之粗，駭鹿華軒之峻。珍頌之切，裁染奚殫。《雙溪集》卷一四。

迎婺守周侍郎啓

伏審命移江介，寵鎮輔畿。歌股肱之良，風聲洋溢；見節旄之美，道路榮華。竊以圖舊念茲，清衷遴選，重寄親擢，褒嘉出綸。汲汲共理求瘼之功，優優中和樂職之頌。朝僉竦其挺特，士庶慕而歸依。曩者恭惟知府某官侍郎蘊道藝之端誠，際德音之延納。登禁嚴而極臺閣，演聖籍而侍宸帷。封章感達於穆清，禮樂飫陳於奇論。自詭一麾之佚，曲留三節之期。準的列城之師，光輝九牧之譽。蓋鄉黨健訟，何煩繁露之《春秋》；課督稽違，暫屈次公之精力。攄智能高妙之政，推公明豈弟之誠。籀忝預僑人，欽跂公望。田疇務穡之隙，溪堂請益之初，欽庇乃情，敷叙曷究。《雙溪集》卷一四。

牋判部汪侍郎

伏審祗膺上柬，擢貳天官。疇咨右賢，入從禁塗之橐；倚矚華選，欽傳諧訓之辭。甄鑑俊良，朝紳鉅蔭。蕞爾瞻依之下客，鎮於舊治之名邦。奉雙鯉以裁緘，歌棫樸而稱慶。恭惟判部侍郎英凝清懿之望，絕綸茂異之資。抱器識股肱之才，炳光輝魁躔之冠。章奏處畫，傾省寺而慕崇；修述建明，翕詞林之跂嚮。曩者召還秘府，談言居易之儔；兼職儒宮，介節亢宗之比。得靖密之風以在位，敦警敏

之慮以取名。中外展措世之休功，論辯著戴君之至分。方將致太平之盡美，補大化以燮調，臺閣訏謨，國家深策。準的毗益於邦政，經綸究觀於日新。乃術高於稽古揣摩之多，智出於審官拘攣之表。豈惟銓管之有叙，必致淘汰之知人。量推多士之先，藝蓋大廷之右。何止揮紫宸之翰，亦將參巖廟之圖。某冗齷凡流，夙僑屬部，偶合一詞之善，遂蒙溫厚之顏。以道相求，非萌心於祿利；引經相質，期析喻於知聞。欣承省上之初，開慰時機之會。《雙溪集》卷一四。

牋陳左揆

伏審丕顯休命，超任元台。親寵冠於百僚，宰制通於四海。誕傳渙號，盈溢歡聲。竊以三公賴於全人，二柄萃於一品。惟當宁御世之具，代天爲工；惟大臣體道之誠，與上協契。其施教正俗，俾比屋嚮道而回心；其頓紀正綱，必全策察微而燭遠。提持萬務之湊，獨幹一轂之樞。悠久無疆，遐邇叢仰。恭惟左揆僕射相公淵懷卓瑋，峻範清崇，端本適時，長慮却顧。負聳壑昂霄之器，若造舟成厦之資。挾鄧仲華之文明，兼宋廣平之風度。勵精凝弼，罄憂勤之百爲；宥密巖廊，孚始終之一節。在璿璣而均四氣，負鼎飪而和庶官。穆如景風，霈若時澤。課覈精於致理，績效著於僉言。黼宸之注倚敦隆，彌綸之志氣剛健。消浸沴之災患，賴雄俊之修攘。荒裔來王，祇憚坐籌之真相；多方允父，咸歸維石之具瞻。舒緩佩紳，渾同文軌。平寧六合之責塞，圖任積賢之功昭。化馳如神，風行無外。籀伏

念時數偶合，視尺璧爲至輕；鑪錘首當，嗟頑礦之必化。《雙溪集》卷一四。

牋楊參政

伏審舉任中宸，參毗大政。通吳蜀之中外，鼓命令而懌欣。在於下風，孰不竦慶？丕欽進賢之禮，咨嗟理世之圖。明良相求，魚水合契。所以答斯民之望，固當先寰海而憂。禮貌之嘉注特殊，僉同之推予卓絕。以其得十而舉一，殆非小能而大知。訐謨萃於清衷，絕識明乎畢睹。適時之傑，捨我而誰？恭惟參政六事之貴，夏官納言；萬人之英，春闈舉首。內庭書命之雲委，臺閣撥劇之鼎新。百篇奏御而副憂勤，十策發揮而破疑滯。公正如白居易，篤實如鄭文明。喜籌算而敦簡編，規繩管、葛；探索丘而稽經律，根蒂孟、荀。深乎帷幄之言，至矣樽俎之畫！彌綸廟論，弼佑國鈞。機柄得人，猷爲濟治。方且燮理至和之氣，扶持大化之源；毗厚太平之基，振起偷薄之俗。蘊懷建事，其巧妙而功多；酌古制今，必天同而神比。鍾稟岷峨之靈秀，肇新旌節之閑閑。由危科而寤睿文，夙有故事；居複門而升二府，亦若前修。謙恭愈崇，靜密不伐。文武之宗慕彌固，才節之齊量無涯。何止於威父軍民，殆將以永安夷夏。致緝熙光明之效，皆謨明弼亮之諧。籀瑣瑣卑凡，拳拳傾嚮，藉鄉粉而瞻几杖，蒙顧接而先品流。幸待次而僑居，政屏身而退伏。霖雨之渥無間，權衡之審願遵。長鋏每彈，竿牘小智。欣屬之切，敷叙奚殫。《雙溪集》卷一四。

迎知郡吳侍郎啓

伏審詔音新渥，使符舊邦。天臺鑑裁，奉方隅之殊柬；地官劇柄，虛畿輔而輟賢。聲敷道塗，欣溢鄰壤。跂想旌旗之色，掃灑甘棠之陰。恭惟知府待制侍郎懿實光輝，淳誠暇裕，淵邃士林之標矩，雍容國器之珪璋。論議建明，適宸衷之虛佇；枉直獻替，欽柱下之威稜。登高攬轡之澄清，啓沃前席之諧允。酌王度而裁國制，幹運變通；調軍賦而節貨泉，鍊詳取予。究穆清之重委，無中外之密疏。聽子淵宣布之謠，流次公豈弟之政。期召節之何遠，奉奏計於片時。籀夙蒙庇於雲霞，久偃伏於風範。心誠素依於惠愛，氣合渴願於趨承。引領貴閭，繆裁訥啓。龍坂可登之際，毛穎無畫以陳。《雙

溪集》卷一四。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三〇四。

迎丁侍郎啓

伏審出綸遴選，剖竹頒符，輟獎倚之貴塗，畀股肱之上郡。簪紳愛戴，道路光華。凡在蔭庥，孰不斂衽？伏以知府侍郎某官懋顯印之撫仕，彰瓌璋之清能。黼宸親除，睠渥蕃宣之顯拜；臺閣名品，參聯上列之英躋。例持橐而橫經，亦分憂而剗劇。精覈詳諦之老手，該廣允切之周才。惇仁民馭吏之

條，懋正躬公聽之政。旄節部伍，談笑而齊肅；朱墨移檄，紛錯而有倫。聲實軒騰，何止徐、陳之輩；謨畫淵懿，超出龔、黃之前。籀慕樂事賢，耕稼封部，弗因刀筆之末伎，曷表景仰之衷情？恭惟高明，不見疵謫。《雙溪集》卷一四。

牋越帥吳侍郎

伏審光奉綸旨，妙柬鎮東。顯拜惟新，柄兼文武。俞咨榮獎，器倚功能。權均九牧之雄，任總十連之要。建廡植棨，列城遵聽於稟承；飛檄頒條，庶政恪祈於撫御。勵禁闥之精采，詫嘉褒於盛時。恭惟知府安撫殿撰端靖先勤，慈良凝重。天臺司會，物望穹隆；華殿論思，章奏臻美。禮律國僑之詳允，考課次公之精明。重臨餘刃之何勞，亟去衆情之懷睽。會稽曳筆，將庶瘼之盡蠲；駟使賜環，必三公之遄召。蘊抱巖廊之矩範，睠注彌綸之設施。理體當然，輿談共屬。伏念籀耕耘代祿，造請承顏。淶水紅蕖，不圖幸會；象籌韜略，誤真空疏。祇悚軒墀，諏度職局，更睇上術之提掖，願殫下走之揣摩。閱禮樂而敦詩書，巍峨大帥之威惠；秉刀筆而縛繩尺，瑣尾賓寮之講求。歸慕忱誠，造次無斁。《雙溪集》卷一四。

迎喻提舉啓

言念昨者際晤標表，悚承聲音，實未容請益而質疑，又未許升堂而望室。留落頑薄，邂逅邈睽。慕文儒博約之規，平生咏歎；展部使公參之禮，今者幸遭。眇鎮東油幕之僚，拜記室泥緘之稟。塵埃俗狀，玷瀆高明。通下走之微情，慚古人之三語。恭惟提舉郎中端敏聰哲，士林所宗；恢廓公廉，朝僉允洽。課績權衡於邦計，學藝冠冕於時流。銅鹽之幹浩穰，朝廷之知倚辦。任分臺察，事重按廉。諮訪度諷，致精力乎五善；稽遵庇覈，察殿最於六條。豈弟布宣，優游有裕。攀援交態，納卑吏之鳬趨；徐聽召音，佇名賢之虎變。籀附山仰德，補隙寒官。受任權輿於代更，卑飛上賴於寬政。親近門闥，佩服訓言，嚮慕之誠，敷述奚既。《雙溪集》卷一四。

牋紹興帥陳左揆

伏審詔恩倚重，時推良弼之名高；鎮拊仰成，衆附爰立之望允。聲華甚耀，控督維雄。屏毗王室之忠勤，表率海隅之政理。頒行旨意，振激幹能。屯營訓齊，閭里咸乂。不忝陶鈞之賜，將蒙調一之宜。伏惟判府少保安撫大觀文相公精邃誠明，公正慈惠。偉度當朝之柱石，妙略應物之權衡。經綸

崇、璟之才，該貫孟、揚之業。篤尊主贊邦之畫，慰傾耳拭目之儔。東注彌深，寄委特渥。冠先九牧之方伯，不晚三吏之贊元。宣化承流，素同心德；糾姦旌善，虔遵律文。綱條整頓乎藩州，課最優隆於江國。霖雨即霑，但輿論之不伸；薤水風流，實吏戎之欣幸。頌舊德尊賢之誥，歌樂職宣布之詩。念僚屬景仰誠心，顧追鋒未諧迅召。親依提誨，奉行教條。仰戴欽崇，荷戢欣竦。《雙溪集》卷一四。

跋摹連昌宮辭

紹興元年十月

伯祖東坡先生嘗爲《易傳》，以真書發揚伏羲、西伯之旨。嶺海草書，老筆精勁，自云不愧二王。遭亂後，家藏書帖散失略盡。尚明所摹《連昌宮辭》，頓還伯英舊觀，而過於賀拔恕數倍矣。書雖哲人細事，心慕手追如此，其大者鮮不深造，故余三歎而屢嘉也。紹興改元十月日，蘇籀題。《雙溪集》卷一一。

跋海棠夢大字

紹興二年三月

猗歟偉歟！如見真本，庶幾遺範。贗者果能亂真耶？但瞠然慕歎耳。嗟夫！世人不得於心，勿求於筆；其或筆驕，心不競也。勉哉！到聖處可謂善學矣。紹興二祀季春下旬，蘇籀題。《雙溪集》卷一

跋東坡拔豕帖

先生早年在岐下寫《楚詞》一章，云似鍾繇行體，筆能趁意，是時書畫已絕出世俗。自壯逮老，周游四方，古人奇蹟，無不臨遍。嶠南書帖，特爲超妙，嘗戲語云可比二王，所謂七十而從心不踰矩者也。嗟夫！雖天資殊異，亦須積習，始蹈大成，況常常者其可不勉耶！《雙溪集》卷一一。

跋惠州芳華洲刻石

延平范公智聞使君，恬於榮進，自詭治民，不鄙夷嶠南之俗。鵝城左江右湖，想其城如隄防，民如鴈鷺，屋如舟舫，樹如菰蒲，故有古榜嘉名。造物特發其秘，以遺公觀，公與諸賢所記備矣。或曰：「荒裔茅篠，與蛟人蜃戶錯雜，氛祲毒霧，發作無節，非華風矣。」惟公能以循吏惻怛之實，盡心撫育，令聞曄然以光；芴厥茨莠，化爲廩倉，物無疵癘而戶口增，山有嘉卉而桑果茂。尚儒而士甚文，遏寇而民益豐。芳流華顯，名不虛應。公夙有詩識，與今石刻符合，豈偶然也哉！期公奉三年計最，歸報九重，用其實學，藻飾寰海，使品彙無凋枯焉。嗚呼！出處有命，皆非人力，世人妄生欣

愠，誤矣。覽芳華洲之事，可見也。《雙溪集》卷一一。

題崧嶺圖 錢

服道篤習水墨，幻雲霧，走山海，筆力尤壯。細察其層疊高下，施設算數，繁悉杪忽，出意無窮。體乎天造，厭於人情，可謂精能，老而不倦者也。尺素片紙，極目灑落。此圖，僕故山也，觀二室間林壑寥落，使人增感懷耳。《雙溪集》卷一一。

跋任氏東坡詩及所書黃門記

嗚呼！二祖道德之範，見於筆墨，傳示來世，不容擬議。觀其述二大夫樂賢之意，炳然著矣。辨書真贋，僕粗能焉。古人謂辭之不可已，故黽勉而題。是歲九月丙辰。《雙溪集》卷一一。

跋般若心經後

紹興十六年四月

佛告舍利佛般若第一義諦，無心而成正覺。初祖國師頌釋，益曉然，即群迷爲聖智，照大闇爲光。

明。衆生勤念本源自性，由此致悟。潁川元輔意珠融通，齋心所書，虔奉《般若》，志願篤矣。以梵夾示余，欲彼此同證善果，不容無言。紹興丙寅歲首夏中休日，眉山蘇籀題。《雙溪集》卷一一。

書三學士長短句新集後

予晚生，希仰前修，彙汲與能，耳目屢接典刑故老，喜幸如獲麟鳳。饜於昏懵不知而作者，論文拊卷，每每興歎。顧念九原莫作，述者有跡可傳，不忍置也。曩日正始群賢在朝，黃、秦、晁三公騫翔臺閣，追想其奏篇大廷，垂紳文陛，據梧揮犀，石渠、東觀，質據辨析，泯然邈矣。所餘著書，名章大論，煒煌照世。其樽俎折衝，款昵名勝，高酬妍倡，以使酒寓意^(一)，融金石、感鬼神。咸韶雖隱，《陽春白雪》猶將彷彿焉。其風流雅尚之最，吾人所欲珍輯，寔天下奇韻嘉聞也。嗟夫！東阿《豆萁》之敏，子敬《蠶種》之墨，淵明《閒情》之賦，三公度曲，與此何遠？嘗竊評之：黃太史纖穠精穩，體趣天出，簡切流美，能中之能，投棄錡斧，有佩玉之雍容。秦校理落盡畦畛，天心月脇，逸格超絕，妙中之妙，議者謂前無倫而後無繼。晁南宮平處言近文緩，高處新規勝致，朱絃三歎，斐麗音旨，自成一種姿致。概考其才識，皆內重而外物輕，淳至曠達，學無所遺。水鏡萬象，謝遣勢利。湔拔陳俚，發爲新雅。有謂寓言，罕能名之。三公同明相照^(二)，並駕而馳，聲稱彰灼於天下，斯文經緯乎一世。洪認萎敝、剝裂無稽之徒熄矣。吾儕鯁生，諷詠喁噉，劇目娛心，痼文字之癖。昔

謝安石中年傷於悲歡，與親友別，作數日惡。王右軍曰：「正賴絲竹陶寫耳。」嗟夫！吉日良宵，賓主酣飫，笙簧嘈雜，使曠世纖阿之倫，求語意之相類，窮音調之抑揚，上激青雲，蕩泄吾輩胸懷，所謂陶寫也。楊惲「耳熱烏烏」，梁鴻《五噫》狂歌，亦茫渺耳，烏能逮此哉！或曰：「耳非夔、牙，安知幻妙之音？」答曰：三公之詞，非專玩而獨鑑者，實四海九州有識之士共焉，故予言而不僭越耳。《雙溪集》卷一一。

〔一〕使酒：庫本作「夷猶」。

〔二〕明：原無，據庫本補。

跋伯時二馬圖

紹興二十一年七月

先祖黃門喜顧、陸、王、韓遺跡，龍眠集三馬見貽，效之者三人。其風儀雄傑，皆可任雙鉞，三槐所馭，殆天廐之龍也。兵火後，粉繪羽化，惟絲字賡唱在櫝。今觀此髣髴間，感舊屢慨而已。紹興辛未秋孟，蘇籀跋。《雙溪集》卷一一。

書輞川圖後

紹興二十一年七月

余撙務倥傯，汨俗浮囂，煩促海涯，諏度甄遺。涉筆占位，不謀食息，願釋此而清其思。卯酉進止，寒暑罔避，搖手而吾僚發議，動足而簡書鏤詰。悔吝雖遠，荒嬉何裨，願置此而新其說。有憐而示之以唐王右丞輞莊矮紙圖，披閱屬爾，灑然慕之。按摩詰開元詞宗，張曲江之客。孝友禪悅，書畫絕世，仕而屢歸。其區處門閭，標薊山藪，新規奇概，淵今卓哉，曠達騷人之思也。其疏舉二十許處，城坳岡坂，葺宇上游。編管栽杏，木欄聯柵；茱萸泝滢，槐柏宮蔭。篠簜嶺粵北南，湖垞霏縹煙霞。麕麕遠跡人之虞，沿涉信舲艫之適。亭臨清泚，柳翻碧波。巒瀨白石萬拳，金屑少飲千歲。檀欒爲里，吟歎琴簫。辛夷爲車，桂旂自舉。有用故割之林，蕃衍遠條之囿。山居之殊勝，詩眼之識拔如此。予壯歲游藍田，不暇搜覽弔古，良可恨也！蓋城市煖熱，泉石寒涼，往往負炎捨冷。誠知簪笏圭組，不在崧少濠濮；高蓋駟馬，豈若柴車煙艇歟。於乎！余老矣，辯論著造不少貶而懈，顧何益焉。游止溪山，希真秦伽，斜川、愚谷，誠不易可圖也。玩味默存其間，無湫隘塵囂之陋，又無顯嚴高明之瞰。林端水次，莽蒼綿冪。傾岑阻徑，巖豁谷迴。嵐光素雲，自相倩綯。鷓鴣之賦，菟裘之營，真趣蘊鍾乎此矣。主人既以斯畫見貽，置之坐右，朝夕寓目，抑流競、養恬素，爲幸豈細也耶！金穴雕堂之家，玉塵象牀之靡，無施於丘壑矣。紹興辛未孟秋，眉山蘇籀題。《雙溪集》卷一一。

全宋文卷四〇二七

蘇 籀 九

媮 風

治理之要，任人舉事，則天下治矣，其功在勉之而已。天下之不治也，譬如人病之必醫，苗莠之必除。塞當世之責，副萬民之望，所寤寐而求者，曰致君中興，芟蕘凶穢。人或曰：「彼能之，安知其非才且傑乎？又安知非狂且妄乎？」蓋論議美矣，事實必驗，聽而試之可也。將使彼竭才力、蹈荆棘爲吾用，所係休戚甚大，而其能否殊未可見。誘倡鼓作之，惟其勇也；待遇試審之，惟其詳也。以其人之難知，功之難就也，一切廢絕，間有一二有志者，皆指爲生事，目爲妄作，厭惡而斥譴之，是倡天下之媮風也。媮者，淺浮懦薄，苟且委靡之謂也。小臣媮則惰其一職，大臣媮則敗其萬幾。昔之君子尊周室，和戎狄，禦大患災，興復宗社，雖赴湯蹈火而不顧。故虚心折節，褰裳忘餐以取智勇之士，延劇孟、拜尹逢，常患其晚。至于忌壯士以資敵國，抑高才而沈下位，未有不爲悔吝者也。妄作

之人，亦何足患？吾爲國家大計遠慮，任此人，舉此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其黜陟以公議，狂妄者聞風引去矣，何至于因噎廢食？忌天下之狙詐而不敢使，絕天下之謀策而惟自用，揜耳目，絆手足，政事垢翫，曰適然耳，國勢倒懸，曰時未可也，則安用彼相乎？夫懶者似靜，怯者似慎，用懶怯之徒，持靜慎之說，將使一國之士苟容求全，守常即安，退縮護惜，拘攣苛繞，隨群逐隊，一呼再諾，而坐俟衰壞，朝不及夕耳！妒媚者進，庸猥者奮，有能有爲者相率而去我矣。昔春秋晉趙武、魯孟孝伯語嬀，穆叔知其將死，以其嬀也。晉庾道季懷廉、藺于千載，且曰：「曹蜍、李志雖在，氣象奄奄如九泉下人。人皆如此，便可結繩而理，但恐狐狸貓貉噉盡。」夫氣象奄奄，此嬀之狀也，其肯以休戚自任哉！夫君子自致不可隘，隘則不能以天下爲度；自待不可卑，卑則不能高一時之算；自守不可狹，狹則不能兼一世之智。蓋以爲忍歲月之勞而除千載之患，豈徒然者耶。以其痛心切齒于既往，不得不抱冰嘗膽于茲辰。必也勉勉孜孜，提挈左右，收衆才，兼群策，諮訪延納，日邁月征，而後媮風息矣。今有人臨危而不愛身，任職而不遺力，不幸無成，而朝廷不恕焉，厚其罰而不錄其寸長，是不如全軀而保妻子之策爲優也。天下以不幸無成者爲戒，相與靡然，日趨于燕安自珍愛而已，此豈不爲風俗之大患乎？昔堯之治世，用鯀而後得禹，故洪水之患息；燕昭之致理，延郭隗而樂毅來，故齊可破。夫取其似者，而其真者庶幾可致也。似者尚厭之，真者豈肯至乎？故一切不任人舉事，倡天下之媮風，誠衰亂之原也，不可不誠也。《雙溪集》卷一〇。

民情

《傳》曰：「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蓋治國治軍無出此焉。天下舉皆欲之，而我違焉，其誰附我？我既同天下之欲以取天下，其豪傑智略收之不盡，則亦得其梗概而失其樞要矣，不可不察也。所謂情者，原之熟複，采之廣博，而後曉然也。知天下之情，則有以處之矣。情有不問而易見者。自神州陷覆，郡縣塗炭，元元被禍，不勝其酷。懷宗社之恥，悼骨肉之喪，苦之思樂，憤之思雪，切齒搥腕，豈待問而知，豈待令而勸耶？豈非其梗槩如此乎？神策廟算，必將日夜憂人之憂，事人之事，因其藏怒蓄憾而用之，其勢百倍，其心欣然。其有才有伎者，爭自效矣，所謂易見者也。其深而難見者，天下智士謀夫各有所蘊，珍其貨而未售，膠其口而未啓。彼知其十，我知其一；彼知其大，我知其小。靖難機便之數，成敗精微之圖，得其說則安，失之則危，豈非其樞要乎？其可忽略也哉！故夫宵衣旰食，疚心焦思，無退托苟且之失，拯溺救焚，示天下以能有爲，皆所以急民欲也。盡其心慮之，必預諮諸人計之安出。施設忖度，視未萌，聽無聲，如是而攻，如是而戰，雖庶人至陋，當與謀也。補袞作礪之臣，使能辦之，亦不廢周訪也。智容有未盡，見容有未徹，而謂天下無人，可乎？奇略遠圖，初固茫昧；宮闕廟堂，自然高邃。故開誘百端，虛衷延納，盡一己之耳目心識，合天下之耳目心識，率天下、總群策而已矣。善治四海者，不出戶牖而隱奧幽遠無所不知，豈特運智見之博乎！

既有同心同德之佐，又善待盡忠納諫之士，稽之於典籍，究之於心術，質之於蓍龜，而切切焉勞謙接下，三省十思，既決其策，斷而行之。高爵厚賚，所以賞進謀者也；督責黜罰，所以貶無謀者也。不搖於二三之說，不奪於淺促之見，則所嚮諧，所欲從，得情由道故也。情之所在，無貴賤、郊廛、黥涅之間也，無夷貊、盜賊、仇怨之忌也。內則在廷百執事無餘論，外則漁釣版築無隱藏，國是與衆情叶符。一號一令，沛然如降時雨；一取一捨，翕然如拱北辰。野無遺賢，舉無失策矣。自古撥亂而風驅電掃者，得民也；衰世而基扃牢固者，素結人心也。昔漢高帝以仁取天下，恩育秦民故也。謀臣滿朝，可謂至矣，尚孜孜焉訪於側微。故于平九江，則假隨何之辯，問薛公之策；都關中，則納奉春之計。一不用則困於平城。曹參賢相也，治道出于蓋公；淮陰真將軍也，而師事亡趙李左車。蓋天下之謀，知所以求之則進，不知所以求之則逝矣。仲尼不恥下問，《書》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豈不然乎？嗟夫！今之長國家者，器度足以包之，膂力足以舉之，膽決足以任之。以開濟爲心，興衰爲意，民心固宜輯焉。至於天下之理勢，願以天下觀之，無拒逆耳。無厭多算，無執偏見。使有作有爲者畢效於前，英傑者不容緘默，獎王室，拔神州，可以無悔而有裕矣。《雙溪集》卷一〇。

進取

國步未廓，阻江保淮，鸞旂親駐，西嚮中原。天下有志之士，宜日夜焦思苦心，求所以制勝克敵之策，以助朝廷。大概預怯者膠于守，其爲計安佚而易從；預勇者銳于攻，其爲計艱苦而難辦。嗟夫！智者謀之，才者行之，以集事爲優矣。若厭事以循默，愛身以避難，苦其艱而不爲，巧言自解，俾躬處休，則何貴于忠智哉！古之豪傑任天下之憂患，皆奮然以身當之。《傳》曰：「狂者進取。」好謀立功，則非狂矣。古人未嘗不落落於其初也。昔者三國鼎峙，魏武在鄴，仲謀之強，終身不敢北討。魏文帝雖無足道，司馬將其師，孔明以十倍之才，歲歲馳驅，亦不能立大勳。至于姚泓、慕容超庸瑣竊號，宋武取之不再駕。歷代攻守之說，可指數矣。大抵江左明君賢輔，誰不曰拓舊土、攘戎狄？寤寐食息，未嘗不欲進取也。以怯而重敵，戰何以克？以勇而吞敵，所尚者計策也。自負其才，十五六而覬於取矣。夫不盡用兵之害，即不得用兵之利。審勢之安危，量力之堪藉，惟其至明焉。議者曰：「方今天下復平，南北渾一之時也。吾君勵精圖慮，良算之多，致勝千萬。且我師日益，我馬日多，粟帛金錢惟優，將士不患賞之薄矣。」愚聞之，周宣王、漢世祖興復僭亂若反掌之易者，當其時中原無甚堅敵，天下涵泳其祖宗之澤至深也。今之與我爲堅敵者，在燕雲以北。設使爭權而來，不過一戰再戰，知難而退矣；三戰不屈，而舊境可復也。青、徐、汴、雒、雍、并之間，我之所爭，僞

齊小醜也。觀其舉措，有割據之粗，其抗拒我者，恃救援、藉聲形。以吾累歲降攻討之詔，出擣虛之兵，然實亦固壘練士，有此名而無此事，師不出境，遷延退縮。劉豫不度吾之強弱，謂吾不能戰，去冬悉兵犯順。吾邊吏擊之，如振落拉枯，金人未暇救之也。彼金人漠北鳥獸之群也，巢穴不可以中原，況江左非其所欲爭。願得吾地者豫也，其理在于不可貸。吾涉江取吾故地，兵力粗能抗虜，則豫不勞攻也。使金人果能據中原也，暴骨而得之，何不固居之？破都屠邑，棄而畀之偽豫，豈復顧戀於吾地哉！以盜賊之雄，塗炭椎埋，驅逼劫質，此亦是無住意。民心憤懣，切匪風之思，虜亦知地土人民非己有矣。又其性樂冬便寒，炎暑厲疫之後，人馬死者無算，其俗畜牧騎射，往來轉徙，逐善水草，非可處于棟宇窗闔之下也。彼亦見天皇王之喝死矣，何敢居吾宇也？狃其百勝積威之後，負燕弧冀馬，不憚遠征，謂我不足慮者，見我降攻討之詔，以爲但先聲而已。近歲絕不侵我邊境，自川、襄皆然。以爲其所得之厚，爲自全計，非有統御南北長久之道也。虜之強兵銳旅雖多，偽齊安能役使之？虜政以賄成，貪婪無藝，豫斂億萬之賦，買其竊號，歲增重幣，剥膚槌髓，未嘗恤也。虜所以必救者，實由此也。但恐其援助偽國與我戰時，非若其自衛夷落之戮力致死耳。戍兵亦疲病，久去穹廬矣，勉強驅率，雜以漢、奚，非其精者也。我師北出，謀帥如王景略者一人，俾其自選副貳、參佐以次，而勿用不嫻戎務者。又專任一二人善治國如夷吾、狐偃者，使與勁兵賢將一半居守。昔句踐使種、蠡分治內外，此東南舊躅也。內外之備既設，進者無却顧之慮，虜不過以騎兵邀遮我於平陸，當求便利，先勝而後與之戰。假令偽齊倚虜重兵相爲唇齒，豫借倩它人之力，進退周旋，虜自爲謀，屯

駐豈能久也？我師孤軍，當說豪傑以爲助，助多而力强，則軍不孤矣。虜知難，亦將避我，則僞主成獨夫，僞衆皆怠弛矣。疇昔諸將與賊爭鋒者，或欲橫行沙朔，犁其王庭，臨澣海，略蹕林，此誠不易矣，漢唐名將尚優爲之。方今之計，收氈毳不耕之地，撫荒裔不恤之民。戎索視我黔首如草芥然，顧郡國如聚塊積薪然，豈復固拒必爭耶？《傳》曰：「天子不取，反受其咎。」向者天以中原資金人，而夷德判然去之，徒使土龍芻狗竊號假威焉。殆天意人心，其將復以授吾宋也。朝廷枕戈寢甲，忍詬蓄憤，十祀於茲。二聖之恥未雪，百世之責未塞，謂虜方强。嗚呼！使虜割據如石勒、魏太武，當且以中國委之。今戎狄無居於中國之理，徒使小醜滔天，何可置也？王師乘便，既爲守計，又爲行具。水陸戒期，數道並攻，連艦濟江，救民於水火之中。舊邦豪傑，謳吟望思，革面倒戈，關河響動。撫我封略，取豫繫之長纓，戮之藁街；擒雜虜之爲僞守者，陳其俘馘，告於太廟。所以副吾君孝悌之至，而出萬方於塗炭也。愚嘗論取齊之期，無然太速，無然太緩。乘百出百全之勢，輕銳先驅，而重兵繼後。量力所及，匿形持重，不貪小利，不求近功。一旦據官渡，杜孟津，虜又何足深畏哉！猖狂薄我，破之必矣。雖然，豫亡虜破之後，豫雖灰滅，而虜猶山立。我師能帥中原豪傑，併威合勢，與虜力戰數合而不折乎？當此，尚須必勝之將也。故曰攻之計艱危難辦，豈非以此乎？嗟夫！今日是聖賢馳驚之時，豈在乎硜硜之士哉！雖然，舉棄之則過矣。事濟，則小夫爲鉅人矣。《雙溪集》卷一〇。

論將

天下之事，莫難於用兵；職柄之專，莫雄於爲將。先王興戎撥亂，必求天下驍雄之魁焉，不可失也。得其魁，築齋壇，鑿凶門而出，禁暴除害，賴其英威。然視所以，觀厥由，保其終於用命乎？權任久大，豈易收哉，亦在善馭而已。其初必精察其趣向否臧、幾變成敗，因以定其委寄重輕表裏、指蹤監貳之叙。制勝千里，況目前之能否乎？爲計百年，況他日之事宜乎？不容于濫且繆矣。既無致敗招侮之由，姦雄無間隙可乘，故害人之心已焉。世厭常才之痿劣，乃若非常之才，豈必馴謹恭愿之士，往往跡弛猾賊之倫。取其沉鷲，多略其細行。譬如乘馬，無取於驚筋下駟。汗血之駒，騰山飛塹，王良、造父手其轡銜，控抑而搏節之，則燕越容與而至。不然，顛墜蹶齧之是懼矣。請借漢以喻之。昔高帝以一劍之任，削平四海，得將將之術焉。先挽奇傑精識之士以爲腹心耳目，揣摩操攬，擢淮陰于爪牙，諸將如百鷲之遇一鶚，能用其鋒，世無強敵。此天下之大計也。高帝曉然知信足以制項氏而一六合者也，於是推以赤心，專任篤信，大封重賞，至無復加。評其爲人審矣，一時之事，舉無遺籌。異日之虞或有，不肖之心素蓄，預圖萬全之策，固已辦之於未萌矣。蓋竭其才力，制其死命。帝與謀臣蕭、張、陳，舉目躡足，無不該也。信并秦敝楚，在于掌握，至討陳餘、逐田橫輩，獵狐兔然。惟帝以術籠罩信，故遂爲漢用，不肯負違也。蕭、陳諸公制其死生有餘。大抵瞻前而忘却顧，見

利而弗思患，覲面而罔相背，論貌而不忖心，知縱而不知擒，何足以權大事乎！高帝興王四百餘祀，知人任使之當，此其最大者也。又其次恩分兼濟，以駕馭彭、英、盧、吳，列爵數級，以酬斬、灌、噲、傅；預期周勃、王陵等異日之所爲，謂柏直、馮欽、項它皆非諸將之敵。冒頓攻圍韓王信，賜書示之死生安危存亡之地，以責其懷貳。譬如用藥，正中其病也。此在信爲良圖，當奮匈奴死中求生耳；其叛，殖醢之計也。考其權勢節制，區別揣摩，人不能欺，洞見曖昧，天下孰不爲其用，況麾下之諸將乎？上至鷹揚之帥，下至翹關負重之能，馭之之理，帝盡其道矣。其後文帝賢周亞夫之治軍，屈己以伸其威，委于景帝，卒平吳楚之亂。至於武帝，赦李廣之專殺，以誘進猛士，大得其效；數楊僕之五過，以振起其驕惰，遂平南越。此皆有父祖之英概矣。夫成大功，必天下人豪。使之而不通其方，違彼才，失彼志，此但能爲患，何功之有焉！漢之事可睹矣。漢之後，司馬文王仗鍾會之勇以伐蜀，知會心術難保，密圖制其變。既而會果下蜀，雖欲爲亂，而衛瓘征之，亦無深害。齊神武平生任侯景，得其死力，身沒之後，恐景不能事嗣子世宗，預圖所以制之，謂莫如慕容紹宗。世宗用其計，景雖作慝，而紹宗追敗之。梁武帝納景之降，玩寇而不防患，梁遂以亡。使司馬文王棄鍾會、擯衛瓘，則蜀何時可取使？齊神武不察侯景，昧於慕容紹宗，則侯景之禍在齊而不在梁矣。夫用奇能絕略，以禦強敵，彼誠如趙充國、郭子儀德度修飭，固天下之福，然千百一二也。夫人君待君子長者何難，誠無術亦可也。假若淮陰輩苟無履霜之慮，將貽噬臍之悔矣。方今以戰止戰，用武之時，將帥之徒，不可謂不多矣。任責大者，平居習銳蓄勇，鞠撫士卒，賴其治戎；緩急提鼓抗旌，倡率師律，司

命吾人安危。注意於此，烏可不慮不思哉？歷代明主賢相，朝念夕惕，任使將帥，所以研覈窺較，斟酌擾馴，至熟至詳。竭彼所能，赴敵死綏，無不授命，何敢有悖心哉！蓋舉動當則姦人帖妥，無以藉口；佐貳賢則蘖芽其間，逆節不行；恩威肅則渾然悅服，無從爲非；形勢安則兇黨孤單，不敢妄動。如是制馭，則善矣。才宏者可使之不敢驕，任重者可使之不致疑，功成事遂，朝廷安枕而無憂。至於異日，無失策焉，誠由其道故也。屬者山林亡命，閭閻博徒，誤廁軍籍，積勞饕位，瞋目怙氣，不遵法律。恃金帛充饜之資，狃擊刺射御之伎，故態不悛，怯公戰而勇從亂，所乏者絕衆之智識也。少弛制勒，肆圖不軌，潰叛返噬，莫之誰何。嗚呼！馭將之理，豈如此無效乎？此小將也，主帥制之，必有策矣。使復有才大者，所係愈大，鑑古而制今可也。《雙溪集》卷一〇。

刑 禮

僕竊考自古聖王治要，必隆於禮而矜於刑。舜用伯夷秩宗，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禮之所去，刑之所取，二事兼官，聖人所以化服天下。奉遵典常，治七情，修十義，俾人嚮方循理。訓諭之本，三代以降，見於六經、諸子、先儒之說，皆此道也。古今諸作者，因革既已該備。《書》稱舜之五品，罔不由茲。僕鯁生蕞爾，然其說所係者大，欽念而篤論之。國家法令詳具，僚吏以誦習持守爲任職，拱手而遵行之。敕令至爲繁碎，律之外科條數萬，立法者日增而不已，警策繩糾，恃此以爲至矣。千

岐萬緒，殆無以加焉。古之知法者以省刑爲本，今之知法者以不失有罪，抑末矣！先王要在人法兼用，故曰律設大法。《春秋》鄭子產鑄刑書，自謂以救世，晉叔向非之曰：「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將俾亂獄滋豐，賄賂並行。民將不懷，鄭其敗乎！」自唐以前，治罪科條，止今律令，緣人所犯，適變無窮。若情見跡具，詞伏理盡，不在巧詆。若患網之疏，而加之密，至於苛刻，非仁民之旨趣也。患罰之不衷而裁酌之，蘄於便事，多立收坐，遂至於滋彰。在夫清直之卿，慈怛之師，明慎較量焉。故曰：任人任法，兩者缺一不可。夫視表裏，決嫌疑，非大人長者處仁達理者不能；詰姦軌敗常，非辯智精覈者不能。人法兼用，美矣。伯夷遠矣，豈乏賢者而任之乎？《呂刑》曰：「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所賴率德之卿士也。仲尼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晏嬰曰：「禮與天地並，是以先王尚之。」太史公曰：「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行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禮之所爲禁者難知。」其旨意，豈務苛法也哉！方今稽古，重事郊，宗明堂，《檀弓》以至於《曲禮》、《內則》之屬乎。故切切密密罰責，不若孜孜修義訓。執持儒典，該而明之；折衷古今，綿蕝時變；參用適宜，可以指喻萬彙，約束風俗。以俎豆代狴犴，必將使天下起居飲食，習其耳目，和其志氣，周旋威容之間，畏而不忍瀆，忌而不敢違，溫良欽順，恪莊遜裕，所謂禁未然之前也。名檢不可揉化者，有司罪眚無逃焉，刑實非本務也。恭惟徽宗皇帝嘗敕修《五禮新儀》，與舜所修同歸於治。今宜因舊書之目，在朝儒服之士，擇三五人篤於窮理者，加之緝熙稽論，擢道尊學富、士流推予者提領之。寬假年歲之限，刊定軌儀，歸於適道，周浹審固，成書鏤版。內外凡百有司，隨事所行，隨宜頒

降。俾家有其書，人究其說，禁其爲非，條其從是。奉行繩檢，至纖至悉，督譴未加，避就判然。所欣慕者名教也，不傷朝廷有司和氣。如此施設，遂正風俗，園冠方履者必視效矣，誰敢逾之？戴鶡服戎者，亦有遵行，訓以警之。如此，朝廷必富有守道執德之士，閭閻必富有端慤馴行之民。由是思之，多辟可措。不貴網罟繁悉，示之恭肅撙節，原本既立，防範既具，末法黽勉太息，不得已而後舉矣。謹昧死出位言之。《雙溪集》卷一〇。

〔二〕之：原無，據庫本補。

鑑 裁

遵人理之常，處世不過親姻之陪游，師友之事契，然後諳其器望，詳其本末，如此，耳目所及亦狹隘矣。或者當天下之重任，負憂責之危機，挾用人之利柄，瑩激清鑑，坐觀列位，奈何默默循循乎哉！人之難知，江海不足以喻其深，山谷不足以紀其險，浮雲不足以盡其變。至於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黯乎蒙霧而罔測。夷、跖優劣端的，殊不易分也。昔白公勝有勇，楚令尹子西使舍于邊境而衛藩焉，葉公曰：「勝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子必悔之。」厥後勝憤嫉楚執政，因獻戎捷作亂，遂殺子西。《書》稱皋陶論知人，遂陳九德，意在於立擇士之法也。《莊子》九侯之驗，大小之才，從

可觀矣。若鮑叔之于管仲，蕭何之于淮陰，盡言極力而薦之，果能係一世休戚。此非尋常之立賢也，鮑、蕭可謂精識奇偉之傑矣。嗚呼！它年異時，功名富貴之事，赫然千古之名，炳然確然，辨之何其早也，奇則奇矣。由此觀之，舉善去惡，進賢退不肖，循常者陞黜必精覈耳。上古皋陶、春秋葉公、漢之蕭相，談者不置也。近世承平，亦有其人焉。廟堂以皋陶爲師，流品昭著，因以選任。士有素定之價，優劣先具，度德稱位，愚昧不才，亦無所容矣。惟雅達聰哲之君子，則能用學尚英特之士，勢之必至者也。前輩之舉，有不減古人者。昔副樞錢若水識祥符王文正公真宰相器〔一〕，啓於章聖皇帝，以致大用。文正公因觀奏議，知老呂申公，謂參政李公迪曰：「此人它日與公對秉鈞軸。」此非常之獨見也。王文正室家外舅趙參政昌言，蚤歲將漕湖外，知李公沆台輔之量，以女尚文正，許其遠大。文正當軸，所薦可爲大臣者十餘人，皆登爰立，不爲相者二人，凌策、李及，皆爲名臣。諸公藻鑑人倫，拔乎其萃如此。王公門人則楊文公大年，此公一見士類，品評其賢能、爵位、壽夭，無不立斷，見於《歸田錄》，世所共悉。古今之鑑裁，可謂世不乏其人矣。前輩去古人何遠？小生故感慨而言之。長國家者，博舉慎擇，不可忽也。東漢范曄著郭有道傳曰：「好事者附益增張，華詞不經，類卜相之書。」嗟夫！人實難知，挾術者亦勿深鄙，加以道理揣摩之，百舉百全矣！《雙溪集》卷一〇。

〔一〕王：原作「三」，據庫本改。

全宋文卷四〇二八

蘇 籀 一〇

任將

御天下弗可忘外虞，謂其戰克守固。計然曰：「知鬪則修備，厚賂戰士，遂報強敵。」蓋殄寇權機，受賑摧鋒，虎臣之儲，邊隅之警，豈不急乎！效一官，守文法，處平世，此士易得也。奉承廟略，奮鉞鞠旅，建號尚功，威不若，康不父，鼓旗之教，司命王師。用才之日，長國家者務在傾心注意而省錄旌褒也，其視脆怯狂驕者爲何如乎？夫吐哺走迎者誰，委倚待用者誰，眇然奚不素具乎！且以貌取之，龍脣豹頸，姿體雄異，此許負、姑布子卿之目可鑑也。憲度自有常規，揭旗翹關之流，至于奪鐵槊、扛大鼎，姑謂一至之能、偏稟之性，校勇絕群〔二〕，語識未見，非可以叢雜倫伍，齊齒庸流。區別付受，必有所宜矣。要不可湮暖于時，必享豐腴而衍厚饋，去卑奧而升冠軍。其或爲人嚙啗多言，矜愎使氣，悍狠不羈，粗中貪鄙，方將使之，亦小恕之。凡欲毗倚，較厥聲實而已。經濟念

亂、遠慮長駕之君子，身雖不進，以武毅佐時拯世，鶚冠之雄，何可忽也！求焉而善視之，屬焉而聽信之。志士達者，宏議遠紹，盡知古今，始悟此術也。凡論將帥，威烈忠智，勳著盟府，行應規繩，必以唐汾陽、西平二公爲準的，此至論也。器人於提軍帥師，窺人之膽力術略，挾雄俊之見，稟嫖姚之英，有卓越超絕者，其糾糾桓桓，圖事揆策，風棱紀律，必非常也。當樞軸者忖擬揣測，審諦考覈，養育候伺，詳訪博采，非一視而睹，一叩而悉。大概致力搜討，傾懷驗實，忌於鬱塞拒蔽也。疑者不使，使者深信。萬一天錫神武則哲之彥，精能推擇，又有駕馭常情、罔然明智者，不須摩勵而已得之。常論取天下之才，必擢其魁桀；極天下之選，用盡其伎藝。詮品而定高價，委任而責成績。將帥懷奇譎，索敵情，宜用孫武子五間。昔秦患魏公子無忌與諸侯合從，攻逼函關，求晉鄙客，行金萬觔，魏王果聽讒廢黜公子。漢患楚之范增，倚陳平捐金四十萬觔，而項籍君臣解體。漢伐趙，上將軍求廣武君，募賞亦千金，既而北面師事之，坐降虜而聽其計，遂脅燕定齊。三者皆因間之上策也。漢高之於淮陰，初由蕭何所薦，前後累歲，又追亡至登壇，開導甚苦。蓋賢明卓絕之識，高祖英偉，詳味而簡任之，至俾斯人口陳其方略必勝必取之謨。光武之聽耿弇，使自道其施行舉動。韓、耿後無一語不讎者，此俊傑大知而大受也，可謂偉蹟矣！宮之奇在虞，晉獻不寐；衛青居位，淮南寢謀。此有備防患者也。陳湯召對，屈指計烏孫之圍五日當解，已而信然。羊祜舉杜預自代，奏王濬奇略，二人竟平吳。此所謂知人矣。周亞夫堅壁以剋吳濞，七國削平；司馬懿與蜀爭強，知孔明才智籌算，以不戰而屈其兵。料敵有如此者！趙充國之湛審精切，馮異之不伐其功，段熲仁愛士卒，在軍不蓐寢者十

餘載，藺、廉相下以濟國事，朱然之臨急膽定，王猛之涵容鄧羌。五代李存孝腰鞬髀槊，身被重鎧，獨舞鐵撾，辟易萬胡。近世劉昌祚與羌人遇，以一矢斃厥酋，虜衆瓦解而遁。凡選將臣，歷試成效，此例可究悉也。大凡分閫專征，鑿門受律，納忠責成，託不御之權，其人性行謀略，最爲至要。呂蒙、陸遜是謂真賢，周旻、蕭摩訶意突直前〔二〕，不必百全者也。嗚呼！天子操海內生殺之柄，大臣任國家股肱心膂，後思却顧，曾以爪牙爲篤念耶？各府庫之蓄，不能用間，虜情何由知？休戚一時所係，建立元帥，部勒偏裨，發謀效計，軍士惟命，酌其所爲，輸厥誠心，俾之盡力，蓋無競維人耳！漢武數楊僕五過，所以鋤其驕夸之慢心；建武天子詔岑彭過家上冢，朔望問太夫人起居，所以深獎其戮力也。高崇文討蜀，杜黃裳從中指授，以劉潼憚之，謂曰：「不捷則以潼爲代。」崇文懼，出死力，縛劉闢以獻，蜀賊削平。周世宗不赦樊愛能、何徽諸人等退衄之愆，張永德贊成之。世宗擲枕而決戮者頗衆，非一一有不獲已也，謂之得策。嗚呼！凶器危事，御世本用斯文，先王慎重，深戒尚武。予聞之范公德孺，其人家世及見天下名帥，范公言：「每讀號令誓書，申明軍法，頂踵如被層冰。」論兵豈易言哉，豈易言哉！用唐汾陽、西平二王傳爲標榜，三代以還，仁義之將，夫復何加乎！《雙溪集》卷一〇。

〔一〕校：庫本作「驍」。

〔二〕周旻：原作「關羽」，據庫本改。案：周、蕭皆爲南朝人，與上句三國時呂、陸二人並舉，是其原意。

知人

竊覽古昔，二帝三代，理世興王，至公至明，得其人則治定，用非其人則危殆。堯資元凱，周任十亂，《書》云「在知人」，何其言之簡而當也！人主有意於鴻圖，究悉于前古，深考夫言動。主善嫉邪，孜孜勉勉，握提繩尺，賞勸有章，罰斥有叙，近密顒卬，搜索探討，評品較量。庶幾時人在廷，黑白輕重有程，能否鉅細不繆。揆效酌能，使衆人材各伸其所爲。君國子民者，昕旦而起，日昃而不食，曰：「吾今日爲某事果濟乎？其人果良乎？」如是察焉，不退其心，欲興至治，素立吾朝者，凝丞輔弼，必有忠義智謨之可仗，有鑑燭考慎之機要，有諮諏訪問之毗益，概乎庶矣！近臣未有忠實明澈之委倚，遠臣如何可信憑？愚竊謂知人有叙，自本以及末，由上以及下，自親以及疏，此不得不然也。夫規先哲王之訓，頌稽唐虞之典，懷願治之意，典學無厭，信而好之，克己復禮，以行其仁。惻怛之實昭，感被之情著。昔管仲對齊威，節制其六柄而用之，其曰：生、殺、貧、賤、富、貴。凡此六者，一人有慶，揆道修法，稽古知務，純篤該明，揣摩思慮而行之，則操得其柄矣。蓋柄實不易當也。左右近密，廊廟元老，據上下僉言，推爲賢達，德度誠副厥位，故欲聽其獻替予奪也。如此，人君操柄易爲力耳。蓋知賢委任，得失利害易致，安平危殆隨應。自本末上下，相須以爲之，臧多否少。朝廷措置，不過由此。此在主相堂陛之間，股肱耳目，各極其處畫也。利益國家，更欲何尚乎？

古人建言此道，曰「覈寔審舉」，詳而求之，博訪研窮，皆不可已。夫計功論績，辨僞取真，古今推子皮之取國僑，鮑叔之知管仲。皆素與交遊，備睹始終，探其志行，閱其器宇，守道藏用者可得而見，沽名飾貌者不容其詐。蓋鑽其學，窺其賢，度其才，質其行，或非一朝一夕之所能。大概德厚者未必才周，才盛者必建殊勳。無求備於一夫，或采拾於衆言。欲知治經、治獄、治財、治兵之任，其間軌範，百慮千端。又或付一州、一邑、一官，考詳斟酌，至精至當。掄選之間，其大僚必智識高偉博達，所以吐哺握髮，其操術豈不欲有其具乎？世有異人，深稟絕智，衆所不測者，觀之尤難，非常之見、瑣瑣之智所能究悉也。華歆表曰：「勵俗宣化，莫先於表善；班祿叙爵，莫美於顯能。是以楚人思子文之治^{（一）}，復命其嗣；漢室嘉江公之德^{（二）}，用顯其世。」遂以鄭康成孫小同爲五更^{（三）}。其年紀久遠，清議素著，此尚易見。其所謂尤難者，漢高祖以天授絕人之智，倚蕭何，聽子房，自謂不及，信而重之，數年間，登韓信大將壇，又令子房封信齊王。此非常之舉措，知人之甚大者也，故曰尤難。才敏如淮陰，識如蕭、張，明如漢祖，所以誅戮項籍，天下歸漢，創業垂統，彷彿湯武，皆由智慮睿哲也。蓋人之不易知，江海不足以喻其深，山谷不足以紀其險，浮雲不足以紀其變。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雖盜跖爲伯夷可也。非常之傑，超世之雄，有補於天下安危如韓信是也。知人而不論其大者，不足爲知人之難矣。若夫不察不明，昏塞聾瞽，繼芻狗而求盧鵲之功，架鷄鶩而責鷹揚之效，薰蕕易位，鹿馬倒置，茲咎敗灼灼，古來必喪之邦也，夫復何言乎！《雙溪集》卷一〇。

〔一〕人：原無，據《三國志·魏志·高貴鄉公紀》注引《魏名臣奏》補。

〔二〕嘉：原無，據右引補。

〔三〕孫：原作「子」，據右引改。

伯夷頌

人而巍然百世之下，豈非以其道也義也？其積不善，遺臭永久。至於寒浞、盜跖，豈非反此而嗜利貪得乎？故義利之分，夷、跖之徒。今夫長國家者，豈患無賄，患無令名；調盈虛、論取予者，豈患無獲，患辭不正耳。遠佞人而國強矣，百姓足而君足矣。義之所在，則勢之當然也。此論非高也，此理易行也。而或者以爲不然，何也？貪利者不顧義也。偉哉伯夷，正心誠意。非其義也，非其道也，捨生以求其志，委之以天下且不受也。其治國家、範來世，係安危得失之重，確乎凜乎！揭日月、塞天地，何其顯且大也？斯道也窮之益闢，仰之益高，從之則治，違之則亂，於今天下，澤不泯焉。彼伐國之謀，與賊民之政、求富之志，彼何人哉？予聞耆德語近時風俗之敝曰：數十年來，士風頹陋，公卿言利於國，蘊利於身，遞相視效，惟官惟賄，謀家奉己，而無愛君憂國之意；謂古人爲迂闊，賤守節爲不通，背正路而趨市道。所謂能者如此。喜事邀功者爲目前之計，興無名之兵，誅求斂剝，半錢無遺，一毫必析。所謂賢者如此。斯謀斯猷，未嘗廉也。四維由是喪，邦國由是亡。其禍至

於噬臍，天下塗炭。豈不聞伯夷之風乎？嗚呼！伯夷所謂不可者，武未盡善也，鄙夫何足算哉！伯夷之與世人，相去何啻萬牛毛也。噫！鄙夫聽焉，豈不稍廉耶？理亂之機，予忍默而不言乎？世之君子，能附伯夷之末光，孟子所謂興起者此也。譬如鳳凰翔於千仞，顧餘人碌碌如烏鳶輩，攫搏以爭腐餘，良可悲也！彼分寸錐刀，汨沒而不疑者，固未聞此耳。《雙溪集》卷一五。

常山縣主簿題名記

紹興六年六月

衢所隸五縣，西曰常山，溪谷迴阻，曩時號爲巖險僻左。比年聖上駐蹕臨安，冠蓋旁午，甲兵往來，乃江、湖、閩、廣水陸之衝，全爲孔道。津驛廩庫之吏與其興臺迓勞無虛日，事倍蓰於旁近他邑。然縣令之次，有尉無簿。夫百里賦政，非有佐貳，何以辦治？譬如羽翮修而鴻鵠舉，宮商應而琴瑟調。苟補左而缺右，有唱而弗和，殆不濟也。簿之於令，聯事而不逼，分勞而不專，上下咸以置之爲便。紹興四年二月庚申，資政殿大學士、宣奉大夫陽夏郡謝公任伯知軍州事，言於朝，吾友韓君昂子平實被選辟。越三月某日，奉命視事，因舊廢館繕公廨焉。君以謝公見用之意，不陋枳棘，不懈箴儆，所治者雖小，務知者大。出入朱墨，鉤校精覈，一毫必利於公上，一豆不落于人手。於文無害，其長蒙成，衆謂稱其職。至於沿牒而稽經決獄，絃歌而乘間攝縣，嘖呻纖悉，情僞洞曉，蓋有補當今、見思異日者甚多焉，故當路數數薦之。逮終更伊邇，書來告曰：「凡官舍皆刻石題名，創制茲

職，肇自我先，子爲記之，以貽後政之君子。」余竊以古人謹始必書，夫興廢當理則見稱，圖治宜民則可紀，可紀雖黃綬傳不朽，不然，雖千駟無足道。矧賢牧伯之首建明，而吾友效官如此，不患湮淪也。姑妄書之。紹興六年六月十日，眉山蘇籀記。《雙溪集》卷一一。

故中奉敷文閣王公墓誌銘

代伯父侍郎作

某之先伯東坡公、先人樂城公，夙從太原伯敷甫游，嘉祐文安公猶子也。以能出入，持節浙部，時弛危弦，以寬瘡痍。詳諦警切，見遠識微之明，僚友賴焉，以爲有不可及者。子家侍旁，冠而締姻，樂城以妹氏歸焉。蘇宗五女，倫次季婿也。公蚤仕勞勤，晚爲郎，出按閩部，資望彌峻。朝廷以樂城舊德施澤，藉公才節，圖任之意炳然。以莫齒非可進爲，自詭退休，脫落氛埃，秩琳宮凡五禩。紹興二十三年七月二十六日以疾卒，享壽八十有五。棟等纍然苦次，謀所以葬，具行事爵里，求爲誌銘。某不容以老倦爲解。謹按：王氏本姬姓，在太原祁縣者八世。祖項爲後唐輝州刺史。子孫避亂，徙居單州碭山，去應天不遠。至國朝，移家于應天虞城。曾祖諱瀆，通守泰州，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曾祖妣徐國夫人仇氏。祖諱純臣，任濮安懿王宮教授，遷河東漕，贈金紫光祿大夫；祖妣建康郡太夫人吳氏。父諱廷老，任兩浙漕，左宣奉大夫；妣碩人元氏，所生令人何氏。公諱浚明，字子家，熙寧八年以世賞補太廟齋郎。少敦柔警拔，屬詞日課千言。緝熙事業，令問發聞於吏理，向公不

擇劇易，健敏曲全。元祐五年任宿州司法，歲滿，調陽穀尉。老吏宿猾，斂戢讐伏。紹聖間，河決新隄，東注眉邱，陽穀正當其衝。老壯遷避，盜賊乘間充斥，歛聚朋扇，一日之間至十餘萬。本路安撫使發將兵捕襲，渠首竄軼，餘衆徬徨無歸。公慮武人貪功，濫殺非辜，旂榜諭以禍福，大書招出誘陷之人名姓，于其衣背以圖印記之，分遣歸業，但推首惡主名，報于帥司及統兵官，由是所全活者動以萬計。微公，良民幾至塗炭。以不自言功，故無賞典。建中靖國間，辟陝右茶司官屬，舉職最聞，諸司交薦，遂遷京秩，授真州六合、又沂州新泰兩邑。事叢務劇，民大服其政。既去，思之如父母然。政和三年，賜五品服，掌金耀門書庫。丁所生何氏憂，服闋，通判婺州。終更提舉福建茶事。建炎初，建卒爲亂，凡職掌兵民之官，束手顛踣。公誠至豈弟，衆所共知，一言撫存，千夫帖然，由是魁首就戮。朝廷諭貸註誤，許其自新，遂以父寧。除知泰州，虜騎犯邊，江淮塵擾，孤壘守捍，沮遏其銳。以功遷直秘閣，改知建州。初，郡中有招降賊兵數千屯駐，已而復叛，坊市盡爲誘脅，賊黨僭竊，勢如蜂蟻。公徐行避寇，以仁厚素著，賊不敢害。上章自劾，除領宮祠。復起知秀州。未幾，又授亳州，不果行。紹興七年，賜三品服，改知常州。未赴閒，召拜尚書兵部郎中，尋遷司勳郎中。久之，領福建漕計，朝論委重。陛辭，條奏民政賦役、筦榷時宜、糾姦禁暴之畫，上意嘉之。到官芟煩解繞，盡蠲積弊，儉出薄入，闔境歸厚。建安歲貢新茶，官囿素號膏腴，而壅培鹵莽，歲頗不登，循習取足私園。鄉戶買茶輸納，病於侵擾，官囿科撥荒廢。公始議補治，區壠增茂，歲入優裕，民力益蘇。土人德之，建生祠，鑄碑以頌其美，公止絕之，事寢。上聞，詔陞直敷文閣。替歸，朝命再領

宮祠，實以優佚其老。遺表上陳，遠邇士流興嗟，姻黨咤惜，曰：「哲人亡矣！」公扶危拯溺，心如金石。解紛釋結，信發於聲，仁形於色，故亂庶遄定。奉上臨下，未嘗諂訐。交際酬酢之間，謹審抑畏，與物虛邪，故無怨惡。蓋飫聞虎達之訓，切磨熏染其中，所養者厚矣，非止篤於行世之道也。中饋慈懿，姆儀溫淑，故鞠子衆多，無不均一。仕宦七十餘載，歷任二十官，階至中奉大夫，勳文安縣男，尊榮壽考，可以無懟矣。諸子以是歲十一月十八日葬公於蘭溪縣紫巖鄉昭化寺之南麓，蘇氏令人祔焉，從日者之言也。男八人：棟，通判鎮江府；植〔二〕，從政郎；棣、棖、楫、權，從事郎；柄、棫，通事郎。女六人，皆適良士。孫八人。銘曰：

顯顯文安，燁赫宗盟。負奇堂室〔三〕，弟姝奮能。惟公父子，嗣烈其馨。位不稱才，實浮於聲。百鍊明斷，龍泉青萍。世值紛揉，當官而行。飄浮之伍，失據隕生。公仁而勇，排難定傾。從容頤旨，汰濁理棼。氓戎寧壹，兇不失刑。纂文安公，拊亂疲精。菑穫伯敷，惻怛公誠。治洽雍熙，遇文王興。善類見知，卽於夏卿。七閩瘠土，惠澤荐零。庶幾古人，攬轡澄清。隸職宸居，敷文禁廷。壽登大耋，八子簪纓。陰鷺闡邁，贏金六經。性如植德〔四〕，龜食佳城。誰其驗者？東晉景純。委祉叢休，殆莫與京。《雙溪集》卷一五。

〔一〕圖：原缺，據庫本補。

〔二〕植：原缺，據庫本補。

〔三〕奇：原缺，據庫本補。

〔四〕「性」「德」二字原缺，據庫本補。

祭寺簿李治表母孺人文

嗚呼！溧水里中，蔚然梓樗。夫人內則，訓子相夫。衆云子才，必大門閭。銅墨寧省，斑衣安輿。鶚薦三節，文石曳裾。亨騰膺仕，天旨恩俞。館殿之階，丞卿之儲。期頤象服，甘毳哺烏。慶崇藝萱，變駭隙駒。翩翩粉旌，冥冥其居。酸楚悼戚，行路欷歔。冠蓋走唁，弔客千車。某等同官爲僚，義敦友于。祖載有日，助紼指途。欽薦一觴，以致區區。尚饗。《雙溪集》卷一五。

代祭潘少保相公

惟昔先正，岳岳鷹揚。差肩英衛，紀於旂常。載勳盟府，烜赫顙卬。公奮妙齡，玉蘊蘭芳。好節慕聲，蹈履允臧。出降金根，甲舍康莊。穠華異數，視儀真王。譽望器懷，搢紳鏘翔。魯館秦臺，帝媚耀芒。貴戚溫文，將種慨慷。宸宸眷懷，獎子輝煌。齋鉞建旄，青氈弗亡。尊爵亞保，書社歷陽。弭貂相繼，班列所望。重侯累將，厥閱愈光。某獲陪從，荏苒星霜。不圖英重，鄙棄老蒼。俛仰幾

何，卧疴在牀。一代風規，夜壑舟藏。傳襲子息，蟬聯不忘。翰藻如新，弔客涕滂。昭歟爽靈，薦此一觴。《雙溪集》卷一五。

奠亡兄尚書龍學文

紹興二十六年十二月

維紹興二十六年十有二月戊戌朔，初六日癸卯，弟持服蘇籀與簡、策，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亡兄閣學、尚書仲虎之靈。嗚呼！肇基二祖，潁川有蘇。希古孫、陳，宣哲世模。步趨陪從，探討詩書。咨倣闕里，吟咏而雩。邨松楸，墳籍衣孟。簡編櫝傳，吾道豈誣。公弱敦敏，耽玩經旨。康成、王弼，《風》、《雅》、《彖》、《繫》。《語》、《孟》、《檀弓》，發微究體。斟酌心精，應用詞綺。炯然獨識，灑落清製。緼袍顏巷，淹此國器。偉歟東坡，百代之師。公其元孫，家學在茲。舉朝注之，賈嘉、子思。真主龍翔，育材馬棧。廟廷評衡，俞音首束。橫經資善，注記黃省。舒華發藻，不殞先範。忠告之求，宜居給諫。超據西垣，代天筆舌。綸言雅奧，封章密勿。第七屬車，甘泉世職。請問論事，燕閑玉色。兼官彌近，臺閣跬步。命實屯遭，三返岷峨。天涯地角，水陸奔波。牧守鄉邦，程路邈遐。排抑根却，奉祠婆娑。惠洽鰥孤，薦多寒遠。推食解衣，周給衍衍。待人孔熾，自處疏散。克家之珍，佐時之彥。籀等無堪，友愛豈弟。采其偏長，矜其不至。解手脩門，尺書相繼。竟不一面，襟抱曷既？訃來西南，宗屬殄瘁。陟岡靡瞻，揮涕雨淚。秩大常伯，七旬何懟？正一誠明，安有

淪墜？下從高曾，卽窆濟美。斲刻鄉枌，德音不昧。念夙飫飲，擎跽奠酌。嗚呼哀哉！尚饗。《雙溪集》卷一五。

代醺詞

伏念妾隨夫干祿，去秦走閩，流落五年，尫孍數口。脫違戰國，探間關之路途；瞻仰昊天，荷生全之大德。繆忝參佐，累歷驚危。顧方隅風氣之異宜，或妖孽癘疵之莫測。上瀆蓋高之聽，深慚久禱之誠。誓願干戈不歷於見聞，骨肉永遠於災障。省躬懿戒，直心道場。妾無任。《雙溪集》卷一五。

奉安鎮閩王祝文

維神消穰患災，仁愛國土。聞於行闕，加崇大號。恩寵甚渥，名實相當。籀等欽奉新命，書勒標榜。絜聰毅之鑑，錫安靖之祥。伏惟尚饗。《雙溪集》卷一五。

左右侯通用祝文

維神變動不測，慈故能勇。部使敷奏，加賁封號。煥列侯之顯服，慶新命於舊邦。謹卜吉辰，揭茲巨榜。人神胥悅，家國用寧。伏惟尚饗。《雙溪集》卷一五。

謁廟文

籀奉朝命，貳州治中。視事之初，虔謁祠下。慚其菲薦，冀達忱誠。惟恃聰直，罔不庇鑑。庶幾學道及物，魔障永除。私門咸寧，靈饗攸賴。《雙溪集》卷一五。

衢州辭諸廟文

避親改命，暫貳本邦。梀車劇暑，荏苒小春。聰直鑑庇，首末寧謐。解印奉辭，敢伸虔荷。歸誠之懇，伏惟尚饗。《雙溪集》卷一五。

禱雨靈順廣惠王祠

年月日，三具位以精饌香燭酒果之奠，告於靈順顯佑廣惠王之祠。惟王庇鑑疆土，揭雨暘柄。至於弭寇兵，招海賈，皆陰鷲顯相。爵秩尊嚴，禴祭響答。某等被命涖州，視事伊邇，涓日躬薦。念連歲災旱，稼穡焚如，比屋艱餒，賦入匱乏，神貺邈然。今茲上春，時澤未降，麥隴焦乾，井泉枯耗，嘉生懼殞，民情慙慙，將爲道殣。某等無庸，宜當咎責。惟王大慈大力，仁惠此方，敢以瘡痍，上煩救護。謹齋袞歸誠，慄慄危懇。聰直矜惻，於赫靈應。誕降甘霖，溥潤山藪。高下咸均，歲事豐康。闔境一心，永永虔報！《雙溪集》卷一五。

天申聖節疏

千齡聖瑞，運叶亨嘉。四海樂推，道隆康濟。虔假三乘之妙，鴻延萬壽之祺。凡庶同詞，普天善禱。恭惟皇帝陛下乾健不息，離明正中，仁增益高，施博彌溥。受天之祿，如川方興。雪復神州，綏靖華夏。永御無疆之曆，固安不拔之基。《雙溪集》卷一一。

徽宗皇帝寧德皇后上仙薦疏

伏以日月告凶，天地震裂。攀龍罔逮，御駿已遙。凡在照臨，豈勝摧慕？伏惟太上道君皇帝憂勞二紀，化育萬方。逮北狩之不還，劇函生之延企。伏惟寧德皇后坤元柔順，屯難遭迴。法宮未返於椒蘭，贈襚遽陳於禕狄。爰假大雄之妙力，以資仙馭之神游。伏願威靈在天，並生兜率；福祚垂世，寧壹寰瀛。《雙溪集》卷一一。

功德疏

石紐發祥，天命丕顯。猗蘭鍾慶，邦祚有開。凡亨育之範圍，贊延鴻之睿算。恭緣願力，祇叩佛乘。仰十力之覺茲，從萬方之懇願。恭惟皇帝陛下堯仁舜孝，禹儉湯寬。帡幪海隅，咸樂生而遂性；金玉王度，益固蒂而深根。等久大於乾坤，齊光靈於箕翼。《雙溪集》卷一一。

詮老再住智者疏

須彌最上之層，不妨進步；渤澥無邊之際，復有返流。亡固必以適時，斷去來而解脫。設惑迷於作相，祇見笑于大方。詮公禪師祖派的孫，僧中先覺。藻飾焉用，圭璧自清，首開甘露之門，心在水晶之域。勇擊蒙障，妙闡宗乘。無著孤蹤，忽飛錫杖。紳笏苦空之友，雲水參寥之徒，祈常依于慧燈，願再鳴于法鼓。既四衆悉推輓，爲一大事因緣。合浦還珠，世人人之有分；鷺山浹雨，物種種以皆霑。仰惟幡然，允從衆志。《雙溪集》卷一一。

天申節疏

祥濬發而社鳴，錫符睿聖；德休明而鼎重，祚世延鴻。西竺演文，南山增固。伏願皇帝陛下因天所授，如日而躋。降年倍於勛、華，八荒壽域；闢國競于唐、漢，九有渾同。《雙溪集》卷一一。

請天寧華老疏

妙解脫梵音，雷霆警於昏瞶；自受用三昧，日月揭于冥迷。溥分光以襲明，更敲空而作響。所謂無礙正法眼藏，是名慈悲揆鼻。孔機華公禪師學苦行尊，探蹟索隱。僧中龍象，人裏鳳麟。背廬霍以向金華，闡毗曇而遵般若。躋堂入奧，植拂拈槌。籍籍祖風，知源流之有自；森森法器，振綱領以當仁。帆亦渡海而依風，雲不擇地而致雨。光孝佛刹，先朝道場。不憚象駕飛空之勤，佇觀猊牀無畏之吼。雙溪在目，漱流演千偈之談；東皋有秋，香積備八珍之供。囑佛慈護，贊聖無疆。《雙溪集》卷一。

浄土塔求化僧葺疏

伏以三百尺之磴梯，攀援天界；九一層之欄柱，標表梵王。想營造泗濱，曰觀國師；顧興崇婺郡，云釋居政。證果無上，象教最尊。浄土招提，浙江名刹。往者甓運增埤，物外雄夸於空碧；材掄叠拱，翬飛翼跋于仙飈。曩聞鈴鐸玎璫，斯時鸞鶴栖止。日照重輪之五色，月出白毫之瑞光。回祿而棖桷灰埃，精廬之龍象索漠。求化冠纓士女，宗奉般若菩提。累一木而福高岑樓，施一錢而惠沾沙

界。不厭抽釵脫釧，何妨積鏹堆金。遂成輪奐之卓然，感召休符於雜沓。凝機却厲，必屢豐年。祝聖延期，永躋壽域。《雙溪集》卷一一。（以上蔣宗許校點）

全宋文卷四〇二九

雷 抗

雷抗，宣和初知岳州臨湘縣。

處士李黻墓誌銘

宣和四年正月

居士姓李，系出贊皇，諱黻，元明其字也。其先自廣陵徙居丹徒。高祖德誠，當五季時，事李氏爲潤州刺史，歷鎮洪撫、虔郡，官至中書令。其功閱具載《江南別錄》。子建忠，克紹風烈，位亦崇顯。曾祖冲虛，善屬文，本朝咸平中以累舉推主桃源簿，權岳州平江令，遂爲臨湘人，致仕得潤州司馬。祖冊、父宗望，皆修德就閒。居士幼而嗜學，淹貫墳籍。熙寧閒朝廷始以經術取士，居士深索理致，究聖人指歸，爲諸儒倡。人皆謂其所學可以有行於世矣，迨群試有司，未終場而被疾。俄復失所怙，居喪盡哀，爽然癯瘠。時年方強仕，遂慨然起山林之興，無復以功名干慮。因其先之所好，葺居側爲園，揭之曰「養浩」，以示嘉遁閒居之志。即園之中築臺榭，構亭館，以備燕遊之適；植松竹、

蒔花藥，以供賞玩之娛。景物瀟灑，有塵外趣，時時幅巾藜杖，徜徉其間。自號默堂居士。每風月佳時，未嘗不具觴豆，會親友，以留連光景，其胸中常豁如也。性好吟咏，慕元白體，二十年間作歌詩、偈頌、碑志、書啓，手自纂集，僅五千篇，號《兌齋編》。如李康年、彭伋輩實當時名士，皆與之唱酬，由是士大夫多與之遊。其談論皆原經史，宗名教，未嘗臧否人物，有及人之是非，則漠然假寐，若無所聞。生事粗足，不求贏餘。嘗開書室，延師儒以教諸子，時或自爲講解，故諸子遵承義方，服膺詩禮。鄉黨之士慕義，輻輳就學者幾百人，而成材閒出，抑公樂善之所致也。又欲置監書以資博約，顧力有未暇。好著述，雖醫方試之有效者，亦類聚而藏之，將以施人。晚年深悟佛乘，潛心內典，視死生猶夜旦，怡然自適，嘗語所厚曰：「余不博弈，不殺戮，言不阿，行不僞，俯仰無愧怍，異時當趺坐而去。」宣和三年七月乙酉早作，曳杖逍遙于園，指揮僮僕如常日，歸召家人囑後事，語畢而逝，曾不怛化，果如其言。享年六十六。平昔雖與有位交，然終身未嘗以絲髮事請求。其待人也無親疏賢不肖，始終一遇之以禮，上下所以皆愛之。娶同邑林素女，婉淑有賢德。生四男子：擴、振早卒，拓、撫承家謹愿。女適劉鑑、武翼郎吳震、賀湘、林利用、林尚志，在室者尚三人。孫思孝、思問。宣和元年仲夏，抗受命來宰是邑，始得與公遊，相從逾二年。凡游觀燕集，未嘗相捨，多公之高義，雖久而無厭，豈期一朝成千古也。越明年正月壬申，孤請即養浩園散木亭之下，營奉窆窆，以從宿好。邑人林大節狀公行事，拓、撫奉以請銘。顧公之行實可紀，抗雖不敏，義不得辭。遂泣而銘之。銘曰：

吁嗟居士，湖湘之美。操行有常，清談詣理。少敏於學，醉心經史。挺節孤高，遺榮強仕。棲心物表，養浩林泉。沖襟逸韻，暢於詩篇。盈編湛軸，珠玉爛然。好客喜士，杯酒留連。隱不沽名，學非爲利。齊物逍遙，優游遂志。晚究內典，精通理致。宛若蛻蟬，脫然而寐。嗚呼！散木之東，默堂之旁。生平所樂，于焉是藏。慶流苗裔，俾熾而昌。我作銘詩，永播芬芳。光緒《湖南通志》卷三九。又見嘉慶《湖南通志》卷一八四，同治《臨湘縣志》卷一三。（李文澤校點）

滕 牧

滕牧，婺州東陽（今浙江東陽）人，元發孫。建炎中知唐州，爲董平所逐。復自襄陽召集王民等攻平，敗之。未幾，遷京西轉運判官。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三、二六，《東甌金石志》卷六。

鳳凰巖題記

紹興元年三月十日

永嘉瀕海，山水多勝，鳳凰巖乃先大父少師泐名賦詩其間，碑刻具在。孫牧自瑞安來遊，恭覽手澤，增霜露之感。紹興元年三月十日。民國《平陽縣志》卷五五，民國十五年刻本。又見《東甌金石志》卷六。

（吳洪澤校點）

鮑彪

鮑彪（一〇九一——？），字文虎，自號知命老人，處州龍泉（今浙江龍泉）人。建炎二年以甲科及第，處選調二十年。紹興中歷官左宣教郎、太常博士，遷守尚書司封員外郎。紹興三十年，年七十，特授左奉議郎、守司封員外郎致仕。彪清介端慤，博物洽聞，著有《戰國策校注》（存）、《杜詩註》、《書解》。見《宋會要輯稿》禮五八之一一〇、職官七七之七〇，《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八四，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五、一八二，《宋元學案補遺·別附》卷二。

洪皓謚議

檢書藝例，賜謚人起紹興元年，自豐清敏、宗忠簡而下二十九人並不載議文。今索到洪尚書家行狀，字數不少，難以具上，略疏如下。公天資忠孝，性稟剛直。吏治強明，發自初載；學問淵博，拔於輩流。狀公行治者數千言，未易殫數也。姑略其細，摭其大，得二美焉，曰忠、曰宣。謹按《謚法》：慮國忘家曰忠，善聞周達曰宣。公之銜命出疆也，擢自上知；辭不獲命，則母子相勉以義，幼稚呱呱泣弗顧。抗旗鼓行，濱死者數矣。至太原時，牢拒僞命之官，而以鼎鑊自甘；遞冷山時，連拄悟

室之怒，而以沉淵自分。其來歸也，天語褒之曰：「卿忠貫日月，雖蘇武不過。」復官之制又曰：「惟知忠力以衛上，不顧險夷之在前。」是不曰「慮國忘家」者乎？公之司嘉禾錄也，會秋不雨，流冗塞途，毅然以荒政自任，所全活九萬五千人，故郡人以「佛子」目之。至雲中時，粘罕之下稱其忠，止劍以脫其死；議遣歸時，留守之副嘉其忠，易牘而護其行。其二子中詞科也，天語褒之曰：「父在遠，能自立，此忠義報也。」復官之制又曰：「誠貫日月，聲震朔方。」是不曰「善聞周達」者乎？有此二美，故敢仰承明詔，謚之曰「忠宣」。《宋會要輯稿》禮五八之一一〇（第二冊第一六六頁）。

戰國策校注序

紹興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國策》，史家流也。其文辯博，有煥而明，有婉而微，有約而深，太史公之所考本也。自漢稱爲《戰國策》，雜以「短長」之號，而有蘇、張縱橫之說，學者諱之，置不論，非也。夫史氏之法，具記一時事辭，善惡必書，初無所決擇。楚曰《檇杌》，書惡也；魯曰《春秋》，善惡兼也。司馬《史記》、班固《漢書》有《佞幸》等列傳，學者豈以是爲不正，一舉而棄之哉？矧此書若張孟談、魯仲連發策之慷慨，諒毅、觸讐納說之從容。養叔之息射，保功莫大焉；越人之投石，謀賢莫尚焉；王斗之愛穀，憂國莫重焉。諸如此類不一，皆有合先王正道，孔、孟之所不能違也，若之何置之？曾鞏之序美矣，而謂禁邪說者，固將明其說於天下，則亦求其故而爲之說，非此書指也。起秦迄今千四百歲，由

學者不習，或衍或脫，或後先失次，故「肖」、「立」半字，時次相糅，劉向已病之矣。舊有高誘注，既疏略無所稽據，注又不全，浸微浸滅，殆於不存。彪於是考《史記》諸書爲之注，定其章條，正其衍說，而存其舊，慎之也。地理本之《漢志》，無則缺；字訓本之《說文》，無則稱。猶雜出諸書，亦別名之。人姓名多不傳見，欲顯其所說，故繫之一國。亦時有論說，以翊宣教化，可以正一史之謬，備《七略》之缺。以之論是非，辨得失而考興亡，亦有補於世。紹興十七年丁卯仲冬二十有一日辛巳冬至，縉雲鮑彪序。《戰國策校注》卷首，四部叢刊本。又見《群書考索》前集卷一五，《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卷三七〇，《冊宋樓藏書志》卷二四。

戰國策校注前記二則

劉氏定著三十三篇，《東周》一、《西周》一、《秦》五、《齊》六、《楚》四、《趙》四、《魏》四、《韓》三、《燕》三、《宋衛》一、《中山》一。今按，《西周》，正統也，不得後於《東周》，定爲首卷。

彪校此書，四易稿而後繕寫。己巳仲春重校，始知《東周策》「嚴氏之賊，陽豎與焉」爲《韓策》嚴遂、陽豎也。先哲言，校書如塵埃風葉，隨掃隨有，豈不信哉？尚有舛謬，以俟君子。十一日書。

《戰國策校注》卷首。

集福教寺鐘銘

龍泉縣集福教院重鑄大法鐘，知命老人鮑彪隨喜作銘。

此方真教，體在音聞。不有佛事，何警沉昏？有集福敏，遵如來教。範金出音，示無上道。惟耳聲識，非因緣然。非外非內，不屬中間。咨爾人天，覺我清淨。以聞中入，續佛壽命。《括蒼金石誌補遺》卷二，聚學軒叢書本。（以上吳洪澤校點）

釋希顏

希顏，自號癡絕道人，明州僧，紹興中爲雪溪（一作月溪）首座。見其所撰《四明法智大師贊》、《憶佛軒詩》（《樂邦文類》卷一三）。

重建聖壽教寺記

紹興三十年七月

紹興五年乙卯，寓居小溪鎮聖壽寺三數里朱氏庵園，朝夕暇豫，往來寺中。於是初經建炎兵火之

後，寺宇焚蕩，瓦礫填委，蒿艾蕭條，春禽晝呼，鷗鰕夜啼，已爲榛莽之墟。僧徒休足之地，皆編茅以蔽風雨。三年癸丑，剔朽鋤荒，惟法堂首事經營，以爲焚誦二時粥飯之地。自後上下同心協力，營幹大佛殿，塑造像設，泊法輪寶藏、三門庫司、庖湑、懺殿、鴻鐘，下至厠溷，咸克有成。迨方丈、寢堂、廊廡、混室，衆莫能舉，遂於二十有二年，僧徒檀越再請圓明講師覺達住持。公亦以寺宇營繕未備，即翻然喜從衆役，乃以平生縮衣節口、銖積寸累之資，有事斧斤。於是積年之廢，一旦而舉。凡四十餘間，不豐不陋，回環表裏，不加藻飾，已煥然矣。非公之力，莫能有成也已。而功成不居，退歸先人之壟，杜門却掃，秋霜律身，妙願居質，經行晏坐，惟以淨土一門爲之軌導，晝夜耑註，老而不衰。蓋公傳終南書於芝園大智律師，以故其源有自來矣。然公雖閒居，常以維持佛法不忘自任，每慨法堂者乃講說布蔭之場，非所以會食之地，於是毅然有建僧堂志。小師行彌知師志確於此，亦悉力輔備成，由是畢集瓌材，命匠運成風之斤，落成於己卯二十有九年。厥功大備，棟宇宏壯，榱桷雄偉，有以見其用也。於是衆舉欣然，以爲起坐有序，不失先後，巾鉢有列，軌儀可觀，其在此也。於戲！佛真法身不墮諸數，既曰住世，亦有時而壞。今之再成，圓明之力居多。嘗試論之，吾佛大聖人下生迦維，滅沒千有餘年。至漢明帝感夢，教始東漸。泊於晉、宋，貝多之書絡繹不絕，於時世主嗟三代之法不可復行於今日，此教之來，必有補於教化，可使與天下之民更始，於是大建祠宇，顯嚴像設，度僧尼，置常產，以尊崇之。以故天下之人無賢不肖皆翕然知所嚮方，如水之赴壑，莫之能禦矣。如晉之王茂宏、謝安石、王逸少，泊唐裴休、梁肅，皇朝王文真、楊億、沈文通、張商英、陳瓘

之流，皆古今選也，靡不心醉其道，深入奧域，若不自知身在廟堂之上。以故千百年間，真乘法印與姬孔之教方駕於中國，直道而行，豈韓、墨、申、商怪僻險狠者可同年而道哉？圓明嘗三枉見顧，以寺成命書。竊自媿法門樗櫟，問學淺陋，而素於屬文，才非所長，而又載記焚滅，經始之迹無考，抑又爲難。既不得讓，遂撫佛教之來十一於千百中，著之於篇。庚辰三十年七月晦日，溪癡老叟希顏撰。《敬止錄》第六冊。又見乾隆《鄞縣志》卷二五。

四明法智大師贊

并序

四明延慶道場教主法智大師，皇宋四葉，天聖六年示滅，殆今紹興甲戌一百二十有九年矣。月溪癡絕道人希顏頓首爲之讚曰：

行天台所難行，而爲二浙師；記毘陵所未記，而爲百世法。智者教門由此而光明孔碩，延慶道場因之而聲聞維揚。矯矯乎摩雲之標，堂堂乎不世之器。考之擊之，而隨大隨小；鑽之仰之，而彌堅彌高。於戲！天台之有師也，譬如泰山之有杞梓豫章，巨海之有珠璣大貝，東魯仲尼之門而有顏子、閔子，西晉印手之室而有汰師、遠師。苟非積世願力慈心，豈能一朝開物成務。稽首四明中興之祖。

《四明尊者教行錄》卷七。

四明法智大師諱日疏

右，伏以大道欲行，方假待時之器；斯文未喪，果生命世之師。取佛日而躍虞淵，障狂瀾而之東海。網羅台嶺之三軌，鼓吹鷲峰之一乘。豈止百世之唯新，要當千載而無古。不有大士，孰能中興？恭惟四明教主法智大師全德難名，大璞不琢，受佛付託，扶教顛危。濟巨川，實萬斛之舟；支大厦，真十圍之木。四十年脇不至席，豈徒爲苦行之勞；三妙觀身獨枝梧，正欲窮玄理之奧。楊墨之徒既闢，佛祖之道大通。鉢裏針投，絳紗之負笈輻湊；戶外屨滿，青襟之克家子來。風獨高於四明，草爭靡於二浙。可謂白日一出，浮雲四空。人間第一之僧，諒無慚德；天上無雙之月，孰不包羞？某等謬意慈風，澡身學海，雖不忘於附驥，絕有愧於續貂。般若明珠，邀所輕而用所重；菩提妙種，拔之易而樹之難。既虧染指之功，徒切疚心之歎。今則式屆陽春之節，俯臨圓寂之辰。輒彈罄竭之誠，用伸菲薄之供。衡鑑已往，雖無生滅之痕；霜露既零，自罹怵惕之感。伏乞深慈無礙，不離當處而現來儀；利生有方，初無動相而施妙應。沃乾地雨，膏腴解脫之床；垂義天雲，帡幪涅槃之海。然後一家教觀，百代兒孫，流通無壅塞之悲，講唱獲傳持之志。三諦三觀，華屋得所入之門；十境十乘，故鄉了還歸之路。平意地如同平掌，摧魔壁似等摧枯。回佛日而光末時，激頽波而旋往古。功霑九有，利洽四生。破煩惱網，而同登解脫之舟；越生死河，而俱達菩提之岸。謹疏。《四明尊者教行錄》卷七。

（以上吳洪澤校點）

姚焯

姚焯，秀州嘉興（今浙江嘉興）人。大觀三年登進士第。紹興初爲大理寺丞，請振刑名，抑兼并。歷官右承議郎、提舉廣南市舶，除陝西轉運副使，累官直秘閣。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七、六七、一三二，《至元嘉禾志》卷一五。

乞抑兼并奏

紹興三年四月

兼并之家，困廩動以萬計，而力耕之民，得食無幾。望令有司參酌，每畝以二稅役錢爲準，除外不得過若干倍，以抑兼并，舒貧弱。《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四。

乞依守臣事例條具民間利病奏

紹興三年八月二十二日

蒙恩付以南海舶事，唯蕃商物貨之職而已，他不與焉。今赴新任，竊恐入境以後，或見本路民間

有的實利病，乞依守臣五事例，得以條具聞奏，庶幾遠民咸喻德意。《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四之一七（第四冊第三三七二頁）。又見《宋會要輯稿補編》第六四六頁。

乞優立賞典同力掩捕海賊奏

紹興五年三月

有海南綱首結領鯨伴前來，號爲東船，賊亦素憚。乞優立賞典，同力掩捕。《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七。（以上吳洪澤校點）

陶 耕

陶耕，處州縉雲（今浙江縉雲）人。宣和三年進士。見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四。

城隍廟祈雨記

建炎元年七月一日

縉雲土壤湫隘，居民多鑿山而耕，無灌溉之利，歲之豐凶悉由天時。雨暘適節，歲乃豐足；一極備無，遂爲凶年。然則興膏澤以福斯民，非神何賴焉？歲在丁未，鎮江蘇公來宰斯邑。夏六月不雨，

禾稼焦灼，將弗克有秋。中心惕然，懼民無辜罹其饑饉，乃潔齋五日，躬筆誄文，禱於城隍神，朝夕罔怠。雖精誠畢志，而神或未格。因周行廊廡間，得唐李陽冰石刻，見其禱雨於神，有焚祠之約，雨卒如期，合境告足。公乃嘆曰：「嗚呼！何應彼之速，而獨於我弗加察哉？吾將稽陽冰而有作，使五日不雨，廟亦何憚而不焚；能如期而雨，則將崇棟宇之觀，壯丹青之飾。顧神之靈於我何如耳。」爰自癸未，恭與神約，越四日丙戌，油然雲興，若有驅導，俄頃遍布而甘雨霈然，寢成霖澤。自非神之聰明正直，無私於人，而公能以正直禱之，厥應孰克臻此？抑聞唐人有元紫芝，天下高其行。公平昔景慕其爲人，乃取其名以自名，則公之操履固已大過人矣。自唐乾元迄於我宋，四百餘載，其間字民於茲，不爲不多，而政通神明，自李侯之後，鮮聞其人。唯公之來，政治之美，若相授受，人意唐之名賢復見於今日也。不然，則盛德感格，何其無以異耶？公即輟俸命工，崇飾廟像，以合神貺。凡鄉老士庶，靡不嘆服，願揚厥美，與唐李侯咸永其傳，俾耕爲之記。耕，邑人也，幸目盛事，義不可辭，遂齋沐以書其實。建炎元年秋七月己丑朔，進士陶耕謹記并立石。迪功郎、縣尉張燾，迪功郎、前主簿費季文書。迪功郎、權主簿陳祖仁立石。迪功郎、縣丞逢抑之篆額。從政郎、就差縣令、主管勸農公事蘇德秀。

道光《縉雲縣志》卷一二，道光二十九年刊本。又見《括蒼金石志補遺》卷二。（吳洪澤校點）

姚舜恭

姚舜恭，紹興初歷官承議郎、知鉛山縣。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九。

乞分遣大軍討范汝爲等奏

紹興元年十一月

建賊范汝爲等，乍臣乍叛，首尾二年。中間謝嚮、陸棠、施達等三人，皆以招安爲職，反爲賊計，俾其固守巢穴。辛企宗提兵本路，經今及年，而企宗初不識汝爲之面。昨企宗全軍自南劍退往福州，止留李山一軍守禦邵武。近汝爲據建州，破邵武軍，李山已來信州駐劄。萬一賊兵果破福州，則全閩皆賊有矣。契勘江南、兩浙係與福建鄰境，本縣正與崇安、光澤連接，雖申信州遣發巡尉，召募土豪，分布把截，然不諳戰敵，深慮不能捍禦。伏望朝廷速賜分遣大兵，專委近上將帥，從浦城、崇安等處，分路致討。《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九。（吳洪澤校點）

薛安靖

薛安靖，興化軍興化（今福建仙游東北）人。以父奕死國事補官。靖康初假河北制置使。京城失守，降金，知海州。紹興元年十一月，殺金人所命沂南淮北都巡檢使王企中，率軍民以城歸宋，命爲浙西兵馬副鈐轄。四年，除榮州刺史、知全州。六年，授武功大夫、文州團練使，充海防制置司參議官。見《宋史》卷二五、二六、四七五，《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〇、七二、一〇四，《萬姓統譜》卷一一八。

乞援例權行銷閣稅租劄子

紹興五年二月

先蒙指揮，於紹興府管下各撥賜田三頃，緣安靖等陷虜二年，前任海州知通，首尾二年，嘗立功效，乞比類歸明官及陷蕃投歸人等例，權行銷閣稅租。《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一之四七（第六冊第五八九七

頁）。（楊世文校點）

杜時亮

杜時亮，宋憲州靜樂縣尉，見雍正《山西通志》卷六〇、一七一。其人年代不詳。按《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六載有杜時亮，宣和末嘗爲燕山路幹辦官。建炎初官至朝散大夫、京東路運判。三年八月，爲秘閣修撰，假資政殿學士，奉國書使金國。未知是否即撰《陽光洞記》之杜時亮。憲州靜樂即今山西靜樂，南宋時已屬金國，則此文當作于北宋時，姑收于此以備考。

陽光洞記

陽光洞者，憲州天慶觀道正閤若進之所居也。觀依北山之麓，其最後爲三清殿，循三清殿而北上，徑路盤紆，約二百步至山□，當峻壁巉□處爲洞，鑿不三丈有畸，高廣尋仞。入洞門面折又爲石梯，高丈許，陟之然後達洞之奧，其間設案几、卧榻、文書、香火外，坐可容十許人。正南爲牖。從牖下瞰，城市紛紛，而洞間獨蕭然清靜明爽。而若進復善琴，知養生訣，故至者覺身在物表，超然有出方外之意。太廟齋郎劉景和侍大夫公倅憲，暇日過而愛之，許若進刻石以記，久之，未暇也，以諉時亮。時亮不知所以命名之義，以問若進，曰：「嘗遇異人焉，曰：『洞何名？』若進曰：『未也。』」

曰：『吾爲若題曰陽光。陽光者，天之日霞也。日有九霞，其二東西使日，而其七在乾、艮、震、巽、離、坤、兌之位。九霞之數，有丹存焉，服之者有昇天羽化之功。』其說高怪，有不可知者，姑存之以俟博物君子。雖然，九霞所在，則吾所未聞，而至於道家服霞以練氣，練氣以養形，養形以存生，則昔者嘗竊聞其略矣。蓋道家以神與魂爲陽，形與魄爲陰，其說以爲神魂欲人生，形魄欲人死，故養生者練陽而銷陰以求長年。而老子言「載營魄，抱一能無離」者，所以教人養生也。九霞者日之精華，而道家所服，以資吾陽氣者也。抑又聞之，一陰一陽之謂道，而陰陽者道之物也。故道非即陰陽而可見，亦非離陰陽而可求。而道家又有兼服日精月華之說，然則陽光之爲名，殆以其□乎陽也，則其於練陽銷陰而服日精之爲便歟？大明生於東，轉而至於巳午之間，光明正燭是洞，若進於此，將揖其精華，以資吾身形之間，所謂陽氣者，因以求長年，命名之義，殆以此乎？非耶？且以予所聞，求道於陰陽，猶未爲極致也。道不離乎陰陽，而陰陽不足以盡道，故一陰一陽雖可謂之爲道，而至於莊周所云「無爲謂」者，則固已盡乎陰陽而有不可謂止此者。然則異人之說，未離乎陰陽，顧所以告若進者止此爾，若進嘗亦知之乎？學道者必期乎無爲謂，斯至矣；期於無爲謂，苟不可以頓進，則亦漸焉。以造而揖陽之精華，以資吾身形之間，所謂陽氣者，庶幾其漸乎！若進其勉之！由漸以進□不□此以自足者，則吾知若進之於道幾矣。

康熙《靜樂縣志》卷九，民國抄本。（楊世文校點）

張書言

張書言，廣州番禺（今廣東廣州）人。少博學有令譽。元符三年進士及第。宣和元年提舉廣南市舶，建炎四年再任。又曾提舉廣西常平。累遷朝議大夫、瓊管安撫大使。所至皆有惠政。見雍正《廣東通志》卷二六、四四，雍正《廣西通志》卷五一。

乞詳酌是否收買蒲亞里所進象牙奏

紹興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契勘大食人使蒲亞里所進大象牙二百九株，大犀三十五株，在廣州市舶庫收管。緣前件象牙各係五七十斤以上，依市舶條例，每斤價錢二貫六百文九十四陌，約用本錢五萬餘貫文省。欲望詳酌，如數目稍多，行在難以變轉，即乞指揮起發一半，令本司委官秤估，將一半就便搭息出賣，取錢添同給還蒲亞里本錢。《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四之一三（第四冊第三三七〇頁）。又見同書蕃夷四之九三（第八冊第七七六〇頁）。

廣南市舶司闕乏本錢奏〔二〕 紹興二年四月

近年以來，不蒙朝廷給降本錢，而轉運司又取撥過本司見錢五萬貫文，見今委實闕乏。《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四之一四（第四冊第三三七〇頁）。（以上祝尚書校點）

〔二〕此奏乃戶部奏劄引錄。

郭 揖

郭揖，紹興初，以朝散郎提舉淮南東路茶鹽公事，後爲淮南東路轉運判官。見《宋會要輯稿》食貨一四之二〇，《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三、八三。

論差役之弊奏 紹興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差役之法，比年以來吏緣爲姦，並不依法。五家相比者爲一小保，却以五上戶爲一小保。於法數內選一名充小保長，其餘四上戶盡挾在保丁內。若大保長闕，合於小保長內選差；保正副闕，合於大

保長內選差。其上戶挾在保丁內者皆不著差役，却致差及下戶。故當保正副一次輒至破產，不惟差役不均，然保伍之法亦自紊亂矣。今欲乞於免役公文內「選保」二字下刪去「長」字。若如此選差，則上戶不能挾隱，不須更別立法，自然無弊。《宋會要輯稿》食貨一四之二〇（第六冊第五〇四八頁）。又見同書食貨六五之七八（第七冊第六一九五頁）、食貨六六之七四（第七冊第六二四四頁）。（黃錦君校點）

全宋文卷四〇三〇

徐 兢

徐兢（一〇九一——一一五三），字明叔，號自信居士，和州歷陽（今安徽和縣）人，徙居吳縣，林弟。政和五年以蔭補官，歷通州司刑，攝事雍丘、原武二縣。宣和中隨使高麗，撰《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四十卷（存），徽宗召對，賜出身。擢知大宗正丞事，兼掌書學。遷尚書刑部員外郎，以時相冊免，坐親嫌謫居池州永豐。起爲沿江制置司參議，奉祠二十年，累官至朝散大夫。能詩工畫，洞曉音律。紹興二十三年五月卒，年六十三。見《宣和奉使高麗圖經》附錄張孝伯《宋故尚書刑部員外郎徐公行狀》。

向熱帖

兢頓首再拜彥光提舉朝議丈台座：即日夏序向熱，恭惟台候動止萬福。兢閒退之久，日知自安。正遠瞻對，敢乞惠序保衛，益介壽祉。謹上啓，不宣。兢頓首再拜彥光提舉朝議丈台座。《寶真齋法書

贊》卷二一，叢書集成初編本。

傳達帖

兢惶恐再拜。頃蒙台旨，寄方存道書菴傳達，得領書上呈，伏乞視之。兢惶恐再拜。《寶真齋法書贊》卷二一。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序

宣和六年八月六日

臣聞天子元正大朝會，畢列四海圖籍於庭，而王公侯伯，萬國輻輳，此皆有以揆之。故有司所藏，嚴密特甚，而使者之職，尤以是爲急。在昔成周，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周知其利害，而行人之官，絡驛道路。若慶賀犒餼之類，凡五物之故，莫不有治；若康樂厄貧之類，凡五物之辨，莫不有書。用以復命於王，俾得以周知天下之故。外史書之，以爲四方之志；司徒集之，以爲土地之圖。誦訓道之，以詔觀事；土訓道之，以詔地事。此所以一人之尊，深居高拱於九重，而察四方萬里之遠，如指諸掌。當沛公初入關，蕭何獨收秦圖書，及天下已定，而漢盡得知其阨塞戶口者，繫何之功。隋長孫晟之至突厥，每游獵，輒記其國土委曲，歸表聞於文帝，口陳形勢，手畫山川，卒以展異日之效。然則乘輜軒而使邦國者，其於

圖籍固所先務。矧惟高麗在遼東，非若侯甸近服，可以朝下令而夕來上，故圖籍之作，尤爲難也。皇帝天德地業，畢朝萬國，乃眷高麗，被遇神考，益加懷徠，遴擇在廷，將命撫賜，恩隆禮厚，前未之有。時給事中臣允迪，以通經之才，超世之文，取甲科，著宿望；中書舍人臣墨卿，學問高明，見於踐履，恪守忠孝，臨事不回。並命而行，非獨其執節專對，不減古人之膚使，而風采聞望，自足以壯朝廷之威靈，聳外夷之觀聽。拜命未行，會聞王侯薨，遂以奠慰之禮兼往。臣愚猥承人乏，獲聯使屬之末。事之大者，固從其長，而區區得以專達者，又不足以補報朝廷器使之萬一。退而自訟曰：「周爰咨詢」，歌於《皇華》之詩，則徧問以事，正使者之職。謹因耳目所及，博采衆說，簡汰其同於中國者，而取其異焉。凡三百餘條，釐爲四十卷。物圖其形，事爲之說，名曰《宣和奉使高麗圖經》。臣嘗觀崇寧中王雲所撰《鷄林志》，始疏其說，而未圖其形。比者使行，取以稽考，爲補已多。今臣所著《圖經》，手披目覽，而遐陬異域，舉萃於前，蓋倣聚米之遺制也。雖然，昔漢張騫出使月氏，十有三年而後歸，僅能言其所歷之國地形物產而已。臣愚雖才不逮前人，然在高麗纔及月餘，授館之後，則守以兵衛，凡出館不過五六，而驅馳車馬之間，獻酬尊俎之上，耳目所及，非若十三載之久，亦粗能得其建國立政之體，風俗事物之宜，使不逃乎繪畫紀次之列。非敢矜博洽、飾浮剽，以塵冕旒之聽，蓋撫其事實，以復於朝，庶少追將命之責也。有詔上之御府，謹掇其大概爲之序云。宣和六年八月六日，奉議郎、充奉使高麗國信所提轄人船禮物、賜緋魚袋臣徐兢謹序。《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首，知不足齋叢書本。又見道光《福建通志》卷七六，《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四五。

題米元暉書韓退之五箴帖

紹興十七年五月

宣和壬寅歲，復置書學，今元暉侍郎、唐稽禮部暨愚三人同應選，迄今二十有六年矣。唐稽沒于京師丙午之難，元暉今持從橐，獨愚退處江湖，築室龜峰弋水之上，霞飡雲卧，亦自是一種樂云。今觀元暉法書，得元章妙處，《詩》所謂「是以似之」者歟。紹興丁卯夏五月晦，徐兢題。《寶真齋法書贊》卷二四。

題賜本蘭亭帖

紹興二十二年二月六日

宣和之末，復置書學，增博士三員，杜從古、米友仁與兢昨兼見任職事。一日，太上徽皇各賜《蘭亭叙》石刻一本，其下御筆書云：「康定二年進，尚是定州所貢。」今觀是本，政與向來所賜同，今不易得，宜珍秘之。紹興壬申春二月六日，保大騎省雲來徐兢題。《蘭亭續考》卷一。（以上吳洪澤校點）

郗 漸

郗漸（一〇九一——一一五二），字子進，大名府臨清（今山東臨清）人。賜上舍出身，授迪功郎、博州聊城縣主簿。靖康元年，知無錫縣。歷通判常州。遷朝散郎，差江南路招討使隨軍幹辦官，除提舉饒州孳生監牧事。辟江南東路宣撫使司書寫機宜文字兼提點營田公事，改除參議官。積官至中大夫，除直秘閣、知宣州。請祠，得提舉台州明道觀。起知蘄州，紹興二十二年卒于任，年六十二。見孫覲《宋故左中大夫直秘閣知蘄州軍州事郗公墓誌銘》（《鴻慶居士集》卷三四）。

責令佐管監牧應有明文奏

紹興三年

朝廷遵倣祖宗舊制，置監鄱陽，推行孳生之利，牧地不可以不廣，棚井不可以不備，草料不可以不儲，林木不可以不植，烽堠壕塹不可以不置，務在當職之吏公共辦集。今主管監牧已委知通，而責令佐未有明文。《宋會要輯稿》兵二一之九（第八冊第七一二九頁）。

牧地官田撥換民田應優厚奏

紹興三年八月

近降指揮，監牧地踏逐係官地土，緣雙港近下難得全係官田，如有民田，將係官田撥換，如不足，即支還價錢。切詳所降指揮，蓋欲使地土寬廣，以便出牧，緣創置之初，務在早獲就緒。今來內有合行撥換官田肥瘠高下，事須相當兌置民田，所估價直理須優厚，以至給還之間無令減剋留滯，方始易於兌買，仍出給公據付人戶收執照會，庶幾公私平允，無搔擾之患。《宋會要輯稿》兵二一之九（第八冊第七一二九頁）。（以上劉文剛校點）

趙仲蒸

趙仲蒸，紹興元年以武翼大夫、越州兵馬鈐轄權行主管行在宗正司。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八。

宗室文武官乞差遣事奏

紹興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宗室文武官近有徑詣朝廷陳乞差遣，意在僥求。欲乞自合該堂除之人，方得經由朝廷。餘官並合赴吏部注授。《宋會要輯稿》帝系六之一（第一冊第一三〇頁）。（劉文剛校點）

趙公竑

趙公竑，紹興元年爲越州通判。見《中興禮書》卷二五五。

製造百官孝服事奏

紹興元年四月十五日

依準尚書省劄子指揮，製造宰執百官孝服，除宰執衣服係所差製造孝服官供送外，百官孝服係製造孝服官各給布一匹。今更欲自侍從官至寺監丞簿，及管軍五軍都統制、閣門內侍官并大行隆祐皇太后殿內人官吏、諸色祇應人、孟宅骨肉並製造，各令前來請領給散。其餘諸軍統制、統領官及寄居待缺陞朝官等，主管喪事一行官吏等，欲乞依故例給布一匹。《中興禮書》卷二五五。（劉文剛校點）

趙士術

趙士術，宗室，仲湜子，封永國公。紹興元年爲右監門衛大將軍。見《中興禮書》卷七一，《宋史》卷

乞明堂大禮差攝執事奏

紹興元年六月六日

昨自福州隨侍嗣濮王赴行在，爲嗣濮王差充明堂大禮亞獻行事，已隨班朝見訖。士術等今欲乞下太常寺依自來大禮條例差攝執事，或乞至日趁赴陪祠立班。《中興禮書》卷七一。（劉文剛校點）

趙不搖

趙不搖，宗室，官左朝請大夫，紹興中任紹興府上虞令。見《宋史》卷二二八《宗室世系表》一四，
《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一之一〇七。

請罷上虞湖田復爲湖奏

紹興三年三月

本縣所管夏蓋湖等一十三處，自廢湖爲田，租米皆屬御前，省稅即隸戶部。官吏知有湖田數千頃之利，而不知奪此水利，檢放省稅歲乃至萬碩。建炎以後，湖租盡入戶部，然未之廢，廢之誠便。

《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一之一〇七（第三冊第五九二七頁）。（劉文剛校點）

梅修

梅修，汝南（今河南上蔡一帶）人，紹興時在世。

紹興石像開光銘

資川縣東三十里淨悟院有石佛像，高八丈，巍然依山。唐貞元九年造，迄今幾四百載。面目未開鑿，疑昔人工施未周也。因募工開之，像好具足，遠邇稱讚。乃作銘曰：

儼有大像，亘古道場。巍然莊嚴，作鎮于方。功虧一簣，孰來開光？我初西來，爲時發揚。燦然在目，何假自明。施無盡藏，普照衆生。稽首慈悲，有力既宏。白毫光中，四海澄清。

紹興元年正月旦，汝南梅修記。咸豐《資陽縣志》卷一三，咸豐十年刻本。（劉文剛校點）

張燾

張燾（一〇九二——一一六六），字子公，饒州德興（今江西德興）人，根子。政和八年進士第三。召

試爲秘書省正字。靖康初入李綱幕，坐貶。建炎初起通判湖州。紹興二年以薦除司封員外郎，遷起居舍人，七年拜中書舍人，因論張浚不當特賜進士出身罷。次年以兵部侍郎召，尋權吏部侍郎。力詆和議，忤秦檜，以寶文閣學士出知成都府、兼本路安撫使。自蜀代歸，卧家凡十三年。秦檜死，除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爲吏部尚書，復知建康府。孝宗受禪，除同知樞密院。隆興元年遷參知政事，以老病不拜，固求致仕。乾道二年卒，年七十五，謚忠定。見周必大《張忠定公神道碑》（《周文忠公集》卷六一），《宋史》卷三八二有傳。

乞補外奏

靖康元年五月九日

臣乃知樞密院李綱之妻弟，乞依唐源乾曜爲侍中故事，子弟補外。明詔在位，許自臣始。《靖康要錄》卷六。

答詔論政事奏

建炎三年四月

人主戡定禍亂，未有不本於至誠，而能有濟者。陛下踐阼以來，號令之發未足以感人心，政事之施未足以慰人望，豈非胸中之誠有未孚乎「一」？

天下治亂，在君子小人用舍而已。夫小人之黨日勝，則君子之類日退，將何以弭亂而圖治乎？

竊觀近日措置防守大江之策，戶點一丁，五人點二，使自備糗糧器械，而蠲其稅賦。烏合之衆，素不諳戰陣，一旦有風塵之警，聞金鼓聲則鳥驚魚潰之不暇，尚安能必其用命乎？徒費民財，又損官賦，而不適於用，願速罷之。

近日侍從、臺諫所言，多循習故態，觀望意旨，毛舉細務以塞責，至國家大事，則坐視而不言。豈不負陛下遇待之意〔二〕？

巡幸所至，不免經繕，重困民力。勾踐之棲會稽，似不如是。不若權時之宜，茅茨土階，以俟昇平，爲之未晚云。《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二八。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二，《宋史》卷三八二《張燾傳》，《歷代名臣奏議》卷四六。

〔一〕「陛下踐阼」句至此，《名臣言行錄》別集下卷三作：「陛下踐位於傾危中，繼遭叛逆，號令不能感人心，政事不能厭人望，卑詞厚禮祈還二聖，未有以感動敵情，豈胸中之誠未修乎？」

〔二〕右引有如下數句，似出此段：「賢不肖雜進，大臣惟親舊是用。虜方陵犯，乃欲議和；淮寇縱橫，乃欲實粟。京師疏繆如此。而侍從不言，臺諫不論，其職安在？」

乞募人往伺敵情奏

紹興二年八月

自古未有不知敵人之情而能勝者。願詔大臣、諸將，厚爵賞以募可用之人，遣往伺賊動靜〔一〕。撫養家屬，以繫其心；資之財本，或使爲商，或爲伎藝，以混其迹。庶得其誠心，盡其死力。凡敵人動靜皆審知之，則戰守進退，在我有備。彼尚安得出吾不意，以輕犯吾行闕如前日？《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七。又見《中興兩朝聖政》卷一二，《宋史》卷三八二《張燾傳》，《璧水群英待問會元》卷六五。

〔一〕動靜：原無，據《宋史》補。

張浚兄滉賜進士出身不當奏

紹興七年

宣和以來，姦臣子弟濫得儒科。陛下方與浚圖回大業，當以公道革前弊。今首賜滉第，何以塞公議？《宋史》卷三八二《張燾傳》。

黎確不可贈官推恩奏

紹興八年十月

確平昔高談忠義，號爲正人，一臨變故，遂失臣節。北面邦昌之庭，又請邦昌修德以應天，察其姦心，欲置吾宋宗社何地哉！諸路帥臣領勤王之師，將次京城，邦昌求奉使以上軍者，確慨然請行，遂奉邦昌手書，持僞告，擁黃旗以往，其罪抑可知矣。陛下龍飛，嘗加黜責，而范宗尹當國，力挽僞黨，布列朝廷，故若確輩，亦參法從。忠義之士，憤疾久矣，今又曲加贈恤，使賞延於後，何以示天下萬世亂臣賊子之戒乎？爲國之道，所先政刑；政刑不明，何以立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二二。

條奏屈己就和利害

紹興八年十一月二十日

淮都省送到劄子一道，云云。臣竊惟虜使之來，欲議和好，將歸我梓宮，歸我淵聖，歸我母后，歸我宗族，歸我土地人民，其意甚善，其言甚甘，以爲信然。竊考其說，蓋以謂彼非畏我甲兵之盛也，憚我土地形勢之強也，而遽有此議，其狼子野心，未易測也。論者謂中原之地，彼自知決不能有也，故有此議。又謂彼因廢劉豫，人心遂疑，懼我乘間恢復土地，故有此議。又謂契丹林牙漸有興復之勢，彼既與我爲深仇，非施大恩於我，無以結無窮之援也，故有此議。又謂彼國主厭兵爲日久矣，

姑務休息，故有此議。又謂虜酋已死，新酋之立，懼不敢當，推避再四，與國人約，必盡歸我父母宗族，國人許之，然後敢立，故有此議。凡是數者，言皆有理，虜計果出於此，可謂善自爲謀矣，此陛下所以必信無疑，欲屈己而聽之也。然茲事體至大，振古所無，豈虜能爲，實關天意，臣請一爲陛下推原之。《傳》曰：「天將興之，誰能廢之。」又曰：「天之所壞，不可支也。」然則自古有天下國家者，其治亂興廢曷嘗不本乎天。我祖宗受命於天，光有天下，奕世戴德，百數十年。不幸至宣和間，天下之亂極矣，天用降禍於我國家，以致靖康之變，二帝播遷，九族轉徙，宗廟隳廢，陵寢邱墟，土地陷歿，天下板蕩，是豈人力之所能爲哉？上天假手於虜而已矣。今虜一旦盡欲以歸於我，亦豈人力之所能爲哉？高高在上，必有監此者矣。由是言之，今日之議，使天未悔禍，則未見其可；使天既悔禍，則無所不可，豈狂虜所能輕哉！臣請考人事以驗天意。陛下飛龍濟州，天所命也；虜騎屢犯行闕，卒以無慮，天所保也。歲在甲寅，一戰而敗虜師，天所贊也；歲在丙辰，再戰而却劉豫，亦天所贊也；歲在丁巳，酈瓊雖叛，乃爲僞齊廢滅之資，亦天所贊也。是蓋陛下躬履艱難，側身修行，布德立政，上當天意，而天佑之所致也。臣以是知上天悔禍，蓋有日矣，中興之期，亦不遠矣。伏願陛下姑少忍之，益務自修，益務自治，益務自强，以享天心，以聽天命，以俟天時。時之既至，言無不利，則何戰不勝，何攻不克，何爲不成，何功不立，梓宮何患乎不還，淵聖何患乎不返，母后何患乎不歸，宗族何患乎不復，宗廟陵寢何患乎不能繕修，南北之民何患乎不能混一？今此宣議，惟姑聽之，而無必信可也。彼使既已及境，勢固難拒，使其果有願和之意，如前所陳，如我所欲，是必天

誘其衷，使之悔罪，必不復強我以難行之禮，而在我者，將以既行之禮待之，則事何患乎不成！若其初無此心，二三之說，責我必不可行之禮，而要我必不可從之事，其包藏何所不有，安知非上天堅我復讎之志？便當命將，起而應之，此臣區區之愚見也。其他利害，群臣數能言之，臣不復陳。伏願陛下斷自淵衷，毋取必於虜，而取必於天而已。若乃略國家之大耻，置宗社之深讎，躬率臣民，屈膝夷虜，北面而臣事之，以是而覲和議之必成，非臣所敢知也。《三朝北盟會編》卷一八五。又見《中興兩朝聖政》卷二四，《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二三，《宋史》卷三八二《張燾傳》。

論不可屈己求和劄子

紹興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臣等聞之《傳》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故自古人君設施注措，未有不以從衆而成，違衆而敗者。伏見今日屈己之事，陛下以爲可，士大夫不以爲可，民庶不以爲可，軍士不以爲可，如是而求成，臣等竊惑之。仰惟陛下獨以爲可者，謂梓宮可歸也，淵聖可返也，母后可還也，宗族地土可得也，故不憚一屈以建非常之功，此陛下之聖孝也。國人不以爲可者，謂虜人素多變詐，今持虛文以來，而梓宮未歸，淵聖未還，母后未復，宗族土地未得，何以遽爲卑辱之事，以拂公論也？以陛下聖孝，固無所不盡；然天下公論，又不可不從。使天誘其衷，虜果悔禍，惟我之從，而梓宮已歸，淵聖已還，母后已復，宗族土地皆已得之，則兩國通好，經久之禮，尚有可議。豈有但信其虛言，一未

有所得，而遂欲屈膝以從之乎？一屈之後，將舉國以聽之，臣等恐彼之所許未必可得，而我之爲國日朘月削，遂至不可復支矣。臣等竊聞虜使入境，伴使北向再拜，問虜起居，此故事也。然軍民見者，或至流涕。夫人心戴宋如此，雖使者一屈，猶爲之不平，況肯使陛下不顧群議，斷而行之？萬一衆情不勝其忿，而王雲、劉宴之事或見於今日，陛下始有追悔之心，恐已晚矣。《傳》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立國，危亂之道也。臣等職在論思，竊聞輿議，不敢緘默。伏望聖慈俯同輿情，毋遂致屈，而緩圖之，不勝幸甚。《三朝北盟會編》卷一八六。又見《中興兩朝聖政》卷二四。

乞停所下施廷臣莫將除命疏

紹興八年十一月〔二〕

臣仰惟陛下聖孝天至，痛梓宮之未還，念兩宮之未復，不憚屈己，已與虜人議和。夙夜焦勞，存心懇切，皇皇汲汲，惟恐後時，特以衆論未同，故未欲輕屈耳。幸而日者上自朝廷，下逮百執事之臣，小大一心，無復異議，朝夕進退，從容獻納，庶幾天聽爲回，卒不至屈，此宗社之福也。彼施廷臣乃復迎合，輒敢抗章，力贊此議，姑爲一身進取之資，不恤君父屈辱之耻，覈實定罪，殆不容誅。乃由察官，超擢柱史。夫御史府，朝廷綱紀之地，而陛下耳目之司也。前日勾龍如淵以附會此議，而得中丞，衆議固已嗤鄙之矣；今廷臣又以此而躋橫榻，一臺之中，長貳皆然，既同鄉曲，又同腹心，惟相附會，變亂是非，豈不紊國家之紀綱，蔽陛下之耳目乎？衆論沸騰，方且切齒，而沈該者又以此

議，由冗散而召對；莫將者又以此議，由寺丞而擢右史。如淵、廷臣，庸人也，初無所長，但知觀望，而將則奸人，該則賊吏也。考其平日，奚所不爲，陛下柰何遽與此曹斷國論乎？今既拂衆情，敢犯公議，熒惑聖聽，感移聖心，力圖顯官，如取如携，臣恐徼幸之徒皆有覬覦之心，乘時射利，布列要塗，倡和邪謀，終危社稷，此臣所以痛憤不能自己也。夫自六察而陟臺端，超躡甚矣；至以寺丞而擢記注，則自祖宗以來未之有也。除目既頒，縉紳駭愕，道路以目，莫敢一言，是此等輩氣焰皆已能箝人之口矣。一時小人緣類偕來，羽翼既成，何所不可？《詩》曰：「憂心悄悄，愠於群小。」孔子曰：「小人成群，斯可愠矣。」今如淵、廷臣、將、該輩漸已成群，豈國之福哉？伏望睿斷，翻然而改，特加斥逐，庶幾少杜群枉之門，天下幸甚！至於議和，則王倫實爲謀主，彼往來虜中至再四矣，陛下所倚爲心腹，而信之如蓍龜者也。今其爲言，自以二三，事之端倪，蓋亦可見。更望陛下仰念祖宗付託之重，俯念億兆受戴之誠，貴重此身，毋輕自屈，但務雪耻，但思復讎。加禮其使，厚資遣發，諭以必得事實之意，告以國人皆曰不可之狀，使彼悔禍，果出誠心，惟我所欲，盡歸於我，然後徐議所以報之之禮，似未晚也。如其變詐，將復誘我以虛辭，則是包藏終不可測，便當勵將士，保疆場，自治自強，以聽天命，以俟天時。天時既至，何爲不成，何求不得？伏願陛下少忍而已。所謂自強之策，豈有甚高難行之論，特患陛下不爲而已。君臣上下協力一心，定爲規模，一新庶政，安往而不得志哉！矧我將士，浸皆可用，比之往年，氣已數倍。萬一未能進取，以之自守，蓋有餘矣。釋此不爲，而甘心卑辱之事，臣竊惑之。仰惟陛下脫身艱難危苦之中，保有國祚，一紀於茲矣。其所恃

者，不在人心乎？自朝廷有屈己之議，上下皆已解體，儻遂成屈己之事，則上下必至離心。人心既離，何以立國？伏願陛下戒之重之。臣世受國恩，身參法從，不敢自同衆人，是用輒敢進言。夫言而犯雷霆之怒，罪固當死；不能救止，而使陛下受屈辱之恥，罪亦當死。干冒天威，俯伏俟命。所有施廷臣、莫將除命，更取自聖旨指揮。《三朝北盟會編》卷一八七。又見《中興兩朝編年綱目》卷八，《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二四，《中興兩朝聖政》卷二四，《宋史》卷三八二《張燾傳》，《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八三。

〔二〕《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繫於是年十二月丁丑。

乞緩行和議之禮奏

紹興八年十二月

陛下信王倫之虛詞，發自聖斷，不復謀議，便欲行禮。群臣震懼，跼蹐罔措。仰惟聖孝通於神明，固可使異類革心，惟我之聽；然必已得梓宮，已得母后，已得宗族，乃始可議彼此通好經久之禮。今彼特以通好爲說，意謂割地講和而已。凡陛下之所願欲而切於聖心者〔一〕，無一言及之，其情可見，奈何遽欲屈而聽之？一屈之後，不可復伸〔二〕，當是時也，在庭之臣莫能正救，曾魯仲連之不如，豈不獲罪於天下萬世乎！爲臣如此，何以生爲！臣是以不避鈇鉞之誅，再干天聽，伏望陛下俯詢輿情，稍寬聖慮，毋務欲速，緩以圖之，天下甚幸！《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二四。又見《宋史》卷三八

二《張燾傳》。

〔一〕切：原作「加」，據《宋史》改。

〔二〕「無一言」至「不可復伸」，原無，據《宋史》補。

論邊防等事疏

紹興九年五月

訪聞虜人於淮陽軍采木作筏〔一〕，不計其數，又行造繩索甚多，不知其意安在。如此等事，在我豈可不知？諸將以朝廷嘗有不得遣間探指揮，各務省事，遂不復遣。虜人奸猾，廣置耳目，我之動息，彼無不知，虜之情狀，我則漠然不聞，臣竊惑之。臣又見黃河船盡拘北岸，悉爲所用，往來自若，此無一人敢北渡者〔二〕，豈有是理哉？臣願陛下戒飭邊吏謹封疆，嚴守禦，廣耳目，明斥堠，先事而預防之，庶無後悔。

新復州縣官吏差遣，皆以賄得，公肆侵漁，取償百姓。乞令監司嚴行約束。

撫綏之道，以安靜不擾爲先。今使命絡繹，民間困於將迎，不安其居，非所以慰來蘇之望〔三〕。

訪聞陝西諸帥皆不相下，動輒喧爭，設有緩急，豈能使其協力？不若置一大帥，使之節制，則首尾相應，緩急可恃。願陛下留意無忽。《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九五。又見《中興兩朝聖政》卷二五，《宋史》卷三八二《張燾傳》。

〔二〕此句之上，《中興兩朝聖政》、《宋史》尚有：「頃劉豫初廢，人情汹汹，而我斥堠不明，坐失機會。」此句「訪聞」則作「今又聞」。

〔三〕此：原作「北」，據《中興兩朝聖政》改。《宋史》無此字。

〔三〕此段，《中興兩朝聖政》文句頗異，附錄於下：「酈瓊部伍皆西陲勁兵，今在河南，尚可收用。新疆賦租已蠲，而使命絡繹，推恩支費，猶用兵興時例，願加裁損，非甚不得已勿遣使，以寬民力。」《宋史》同此，僅略有異文。

朝陵回行在劄子

紹興九年五月

臣竊惟國家遭百六之災，致夷虜肆蛇豕之毒，禍流海宇，上及山陵。臣猥被使令，恭修祇謁之事，至於柏城慟哭，深惟虜罪，義難戴天，雖窮誅極討殄滅之，未足以雪此恥而復此讎也。恭惟陛下聖孝天性，豈勝痛憤之情？顧以梓宮、兩宮之故，方且與和，未可遽言兵也。然祖宗在天之靈，震怒既久，豈容但已，異時躬行天討，得無望於陛下乎？矧惟自古戡定禍亂，非武不可，狼子野心不可保

恃久矣。伏望睿慈仰思歷聖責望之重，俯念億兆祈向之切，益勵將士，益修武備，夙興夜寐，念茲在茲，以俟釁隙，起而應之，電掃風驅，雲撤席卷，盡俘醜類，告功諸陵，使天下誦之，萬世美之。如是，然後盡天子之孝，而爲子孫之責塞矣。《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九五。又見《中興兩朝聖政》卷二五，《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二九，《少微通鑑續編節要》卷一四，《宋史》卷三八二《張燾傳》，《歷代名臣奏議》卷一〇，《宋元通鑑》卷七二，《宋史紀事本末》卷七二。

永固陵乞不用金玉珠寶奏〔二〕 紹興九年六月二十三日〔二〕

伏見宣諭官方廷實有請，乞將來先帝山陵，一依永安陵等制度。臣區區愚忠，願明詔有司，異時永固陵凡金玉珍寶盡斥不用，播告天下，咸使聞知。如是，自然可保無虞，與天無極。惟陛下精思遠慮，斷而行之。《宋會要輯稿》禮三七之一七（第二冊第一三二八頁）。又見《中興禮書》卷二四四，《宋史》卷一二三《禮志》二六。

〔一〕《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宋史》卷三二八《張燾傳》引此奏文句異，錄於下：「金玉珍寶，聚而藏之，固足以動人耳目。又其爲物，自當流布於世，豈容終瘞伏於地下，雖千萬年（《宋史》無「豈容」兩句），理必發露，無足怪者。」

〔二〕《宋史·禮志》繫於紹興十年三月之後。按《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亦在九年六月，《宋史》蓋誤。

征戰暫息乞以明政刑爲務奏

紹興九年十月十一日

臣聞聖人貴因時，故從時如救火追亡，蹶而趨之，猶恐弗及。《詩》不云乎：「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一〕，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孟軻又爲之說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夫有國而明政刑，豈是難事，顧閒暇之時爲難得爾。國家自軍興以來，十有餘年，日不暇給。今茲議和甫定，征戰暫息，亦可謂閒暇之時矣。況明年歲在庚申，乃藝祖開基之日，得非陛下中興之期乎？時不可失，願陛下鑑詩人歌詠之辭，稽孔孟發明之意，孜孜汲汲，專以明政刑爲務，則臣雖萬里之外，猶日侍清光也。《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九七。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三二。

〔一〕此：今本《詩經·鴟鴞》作「女」，即「汝」字。

乞赴蜀取道京洛關陝奏

紹興九年十月

主和者達賚也，今其爲姪烏珠所戕，勢必渝平。乞道京洛關陝以往，因得觀形勢利便，且至河池

與胡世將共議邊計。《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三二。

乞別異二王之禮奏

紹興二十九年十二月

儲貳天下之本，自古人主，必致重於此。其或嗣子未生，必取之兄弟之子，漢成帝立定陶王是也；其或兄弟之子無其人，必取之宗室之子，以待嗣子之生，真宗皇帝是也。至於仁宗皇帝，其事尤詳矣。陛下聖見高明，選建二王而子育之，亦有年矣。然臣聞之《傳》曰：「兩貴不能以相事。」又曰：「物莫能兩大。」此天下之常理也。願陛下權時之宜，斷自淵衷，稍優其禮，加以國封而別異之，則天下之心，皆有所屬矣。《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一引《張燾年譜》。

再乞致仕疏

紹興三十年二月

禮義廉耻，國之四維；四維不張，何以爲國？臣年齒已暮，氣力已衰，是用抗章，乞賜骸骨。今言愈切而寵彌厚，懇愈力而位益榮。倘恃鴻私，不知退避，高爵厚祿，處之自如，則是前後告老之辭，悉皆僥倖進取之計。要君罔上，欺世盜名，公議沸騰，臣節掃地。雖強顏于此，陛下安用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八四。

乞新除支賜銀絹依例減半奏

紹興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臣辭免新除支賜銀絹，詔不允。臣仰惟朝廷賜賚，雖存彝章，有不可廢；然而近歲減半之例，事則從權，可以依仿。伏望特許依例減半。《宋會要輯稿》禮六二之九二（第二冊第一七四〇頁）。（以上祝尚書校點）

全宋文卷四〇三一

張九成一

張九成（一〇九二——一一五九），字子韶，自號無垢居士，又號橫浦居士，杭州鹽官（今浙江海寧西南）人。少游京師，從楊時學。紹興二年中狀元，授鎮東軍簽判。歷著作郎，權禮部、刑部侍郎，知邵州。因反對議和，爲秦檜所惡，謫居南安軍凡十四年。檜死，起知温州，尋丐祠。紹興二十九年病卒，年六十八。寶慶初贈太師，封崇國公，謚文忠。九成研思經學，多有訓解，著有《尚書詳說》、《中庸說》（存）、《大學說》、《孝經解》、《論語解》、《孟子傳》（存）、《橫浦日新》（存）、《橫浦心傳錄》（存）、《重修神宗實錄》、《唐鑑》、《橫浦集》（存）等書。見《橫浦家傳》（《橫浦文集》附），《宋史》卷三七四本傳。

《橫浦先生文集》二十卷，門人郎晔編。本書以明萬曆四十二年新安吳惟明刊本爲底本，校以國家圖書館藏宋刻本（簡稱宋本）、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簡稱四庫本）。復輯得佚文二十四篇，合編爲十三卷。

述志賦

伊余生之好修兮，紛溷濁而獨清。朝飲藍橋之雲液兮，夕淦月殿之落英。製芙蓉以爲裳兮，紉蘭芷以爲佩。躡天風余上征兮，將以朝于玉帝。朝發軔于泰華兮，夕余叩乎天閭。覽瑤臺珠閣之突兀兮，驂蒼虬彩鳳以駿奔。吾與群仙遨遊兮，曰蓬瀛乎此焉處。既徘徊而四顧，日與月爲吾侶。豐隆列缺其先驅兮，攬搶招搖爲吾掃除。廓氛埃而下視兮，塊五嶽其尊壘。攬四溟而一瀉兮，宴王母乎崑崙之隈。忽憑几而坐寤兮，知萬事其如夢。聊與此世而婆娑兮，長笛呼風而三弄。憫屈平之懷沙兮，笑子雲之投閣。已攬袂而歛起兮，悵星移而月落。《橫浦先生文集》卷一。又見《歷代賦彙》外集卷一，《古今圖書集成》人事典卷五九，《南宋文範》卷一。

謫居賦

嗟余之生兮西湖之濱，烟雲爲家兮風月爲鄰。一行作吏兮喪厥真。筮仕會稽兮繼命奉常，著作東觀兮出持刑章，未及佩印兮讒口傷。世路險巇兮人情澆薄，拂衣歸來兮求志獨樂。溫詔三下兮辭不獲，卿宗正兮侍玉座。談堯舜兮上甚果，小宗伯兮義則可。知難而退兮奉偏親，庭闈之樂兮如三春。奇禍作兮湘江奔，天忽崩兮骨欲折。心糜潰兮目流血，日月馳兮成永訣。禍又作兮事更危，天心仁兮

哀憐之，免余死兮竄江西。維茲地兮古橫浦，嶺之北兮江之滸，團瘴烟兮飛霧雨。七年于茲兮無與晤語，俗目並觀兮吾何以處。惟吾早聞道兮傳孔孟，用聖心兮履聖行。曰君子謹獨兮無愧怍，聖人樂天兮無適莫。夏葛冬裘兮何用美，飢食渴飲兮無求備。神明昌兮窮不諱，道義重兮物偕逝。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橫浦先生文集》卷一。又見《歷代賦彙》外集卷五，康熙《西江志》卷一四一，同治《南安府志》卷二五，同治《大庾縣志》卷一九。

狀元策一道_(二)

臣對：臣聞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商道不衰，何以見高宗；四夷不叛，何以見宣王。漢無昌邑之變，則無以啓宣帝；唐無宮壺之變，則無以啓明皇。是以知君天下者，遇禍逢亂，當以剛大爲心，無遽以驚憂自沮，灼知此理，然後可以知天意之所在矣。臣嘗歷考前古興衰撥亂之君，以謂莫善於憲宗，莫不善於文宗。何以言之？憲宗當唐室陵夷之際，藩鎮跋扈，主權下移，乃能左顧右盼，慨然起恢復之心。不幸廷臣異議，刺客在朝，京師皇皇，朝不謀夕，惟憲宗當寧發憤，屏聲却欲，討賊之心愈厲。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淮、蔡，元和之功，卓然爲天下冠。此以剛大爲心者也。文宗當昭愍之後，閹寺執柄，主威不宣，雖能高舉遠蹈，毅然有掃除之心，不幸委任失當，害及非辜，甘露之禍，言之使人酸楚。豈非文宗遽以泣下霑襟，魂飛氣索，自比周赧，又自比漢獻，又自

謂無與堯舜，又自縱酒以傷其生，悲辛愁苦，不復以朝廷爲意。此以驚憂自沮者也。故臣嘗斷之曰：若憲宗，可謂知天意之所在；若文宗者，又何足與論天意哉！蓋禍亂之作，正聖人奮勵之時也，何至以驚憂自沮乎？今陛下痛九廟未還，兩宮猶遠，又憫國步之久艱，悼已事之失策，然深察禍亂之故，是乃皇天所以啓至聖也。伏惟陛下謹之重之，以剛大爲心，無遽以驚憂自沮，庶幾與商高宗、周宣王、漢宣帝等相揖於千載之上，合皇天所以畀付之意，不勝臣子至願。然以剛大爲心者，要當夙興夜寐，惡衣菲食，屏遠便佞，登崇俊良，好切直之言，戒聲色之惑，先定規模，以定大事。臣觀古之聖人，將大有施爲於天下者，必先默定規模，而後從事，其應也有候，其成也有形，非若順風揚颿，一求快意而無所歸赴也。商君之法，非良法也，然而規模先定，故能兵雄天下，臣服諸侯；蘇秦之術，非善術也，然而規模先定，故能合六姓之異，却彊秦之兵。淮陰對高帝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而西會於滎陽，無一不如其言者，規模先定故也。耿弇對光武以定漁陽，取涿郡，還收富平，而東下齊，無一不如其言者，規模先定故也。伏仰陛下欲迎九廟，歸兩宮，安國步而康庶事，式擴規模，固已定於聖心，而又元樞捷報，殲厥渠魁。自前世之君觀之，固有滿假而自大，以速天下之謗者矣。獨陛下不然，乃撝謙不居，躬御便殿，親頒德音，以前世中興之君爲問。至於攘夷狄，弭盜賊，足食練兵，澄冗官，復農業，革貪污而消冒濫，寬民力而給車徒，前世中興之施爲，祖宗傳緒之法度，下詢於承學之士，曰「本於自得，可以持危扶顛者」，此有以知陛下用心之效也。臣雖智識淺陋，然而仰見規模宏闊深大，輒整冠肅容，再拜稽首曰：猗歟盛哉，有君如此，天下何憂乎，宗廟社

稷何憂乎，二聖六宮暫淹蠻貊，亦何憂乎！臣學術至空虛也，然忠憤所激，敢不敷陳管見，上裨日月之光？臣謹昧死上愚對。臣伏讀聖策曰：「古先辟王繼中微之世，承思治之民，芟夷大患，事半而功倍。少康一旅而復有夏，宣王興衰以隆成周，光武三年而興漢祚，肅宗再歲而復兩京，皆蒙前人之緒，撥亂反正，若此其易也。」臣有以見陛下規模遠大，知所以爲中興之本也。臣聞禹有治水之德，民心懷之，故其有天下也十有七世，歷年四百六十有二。少康一旅而復有夏者，祖宗之德在人也。稷有播種之德，民心懷之，故其有天下也三十七世，歷年八百有餘。宣王興衰以隆成周者，祖宗之德在人也。漢高祖有寬仁之德在人，故其有天下也二十一世，而歷年至於四百。然則光武三年而興漢祚者，豈非蒙高祖之德哉？唐太宗有仁義之德在人，故其有天下也二十四世，而歷年僅及三百，然則肅宗再歲而復兩京者，豈非蒙太宗之德哉？皇宋一祖六宗，英靈在天，功德在民，中興之運，正歸今日，儻能擴此規模，濟以兢謹，果何往而不可乎！伏讀聖策曰：「今賴四方黎獻翊戴眇躬，列聖之澤未遠也。朕焦心勞思，不敢愛身以勤民？然屈己以和戎，而戎狄內侵。」臣有以見陛下規模遠大，知祖宗之德，士民之歸，將乘此時，爲兩宮中國雪積年之耻也。臣觀金虜有必亡之勢三。夫好戰必亡，失其故俗必亡，人心不服必亡，而金虜皆與有焉。臣請爲陛下歷陳之。始皇并吞六國，可以止矣，恣心快意，復征南越，曾不知驪山之役未成，而二世、子嬰已被害而就擒矣。此以好戰而亡也。隋文帝遠平江東，可以止矣，煬帝嗣位，親駕征遼，曾不知錦帆未過隋渠，而大盜已據其都矣。此亦好戰而亡也。蠡爾金虜，亦何足以秦、隋比，顧論好戰必亡，因以及之。夫萑然疥癬，臣事高麗，奴事契

丹，中國視之，如居霄漢而觀螻蟻，曾何足以汙齒牙！乃不自循分，陸梁咆哮，自靖國興兵，越于今三十餘載矣。適國家當此否運，乃敢欺天叛人，犯我王略，侵我中國，奪我兩河，又擣我都城，又要我二聖，又入我淮右，踐我江浙。嗚呼悲夫！積骨如山矣，流血如河矣，夷城如墟矣。皇天昭昭，滅亡無日。此臣所以言好戰必亡也。西晉之亂，匈奴、鮮卑紛紜於中國，而其豪傑間起，爲之君長，如劉元海、苻堅、石勒、慕容隼之儔，皆以絕異之資，驅駕一時之賢俊，其彊者至有天下太半，然終覆亡相繼，不過一傳再傳而滅，何也？夷狄之心，固安於無法也，而束縛於中國之法。中國之心，固安於法度也，而苦於爲夷狄之行。君臣相戾，上下不安，雖建都邑，立城社，其心岌岌然，常若寄寓於其間，其能久乎？蠢爾金虜，亦何足以元海、苻堅比，顧論失其故俗，因以及之。夫其不安窟穴，既滅契丹，復陵中國，意將誦詩讀書，佩玉鳴鸞，倣我中國之制。沐猴帶冠，爰居聞樂，想其憂愁無聊，如被五木而居九地，終身不快，卒於死而已矣。此臣所以言失其故俗必亡也。始皇滅韓（二），張良奮椎擊其車；朱泚僭號，段秀實提笏擊其額。天下之人，其視金虜，誰不欲寢處其皮而食其肉，顧其路無由耳。今虜我中國士庶入於窟穴，固亦有豪傑慷慨之士欲圖之久矣。而又罵辱及於公卿，鞭撻行於殿陛，貴爲將相，而不免有囚徒之耻，將見有憤惋鬱結而思變者矣。此臣所以言人心不服必亡也。區區一劉豫，欲收中國之心，嗚呼愚哉！中國之心，豈易收乎？彼劉豫者，何爲者耶？素無勳德，殊乏聲稱，天下徒見其背叛於君親，而委身於夷狄爾。黠雛經營，有同兒戲，何足慮哉？然金虜雖有必亡之勢，而我有必興之理，不可不講也。臣觀古人所以謀人之國，必有一定之計。越王之取

吳，是驕之而已；秦之取六國，是散其從而已；高祖之取項籍，是離間其君臣而已。今越之計、秦之計、高祖之計，宜次第而用之。當先用越王之法驕之，使其侈心肆意，無復忌憚，天其滅之，將見權臣爭彊篡奪之禍起矣。臣請備論越王所以取吳之術，惟陛下聽之。范蠡曰「卑辭厚禮以驕之」，越王則自稱曰「草鄙之人」，自稱其國曰「貢獻之邑」；范蠡曰「玩好女樂以驕之」，越王則先之以皮幣，隨之以管籥，使大夫女于大夫，士女于士。其稱吳爲天王者，范蠡使尊之以名也；其請親爲前驅者，范蠡使以身爲市也。今日之驕虜，當損益其法可也。嗚呼！越王含辛茹苦，志在報吳，非篤志之君，其孰能之？以民之不蕃，而兵之不給也，乃下令於國中曰：壯者無娶老婦，老者無娶壯妻。女子十七不嫁，丈夫二十不娶，則罪其父母。生男子也，賜束脩、一犬；生女子也，賜束脩、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支子死，當室者死，則哭泣之，葬埋之，如其子也。載脂與梁以食孺子，身耕妻織以裕國人。國人荷其恩，感其德，憤其土地之狹，而憫其會稽之耻也。於是父兄請戰，不許；父兄則又請戰，而致其辭曰：「越四封之內，其視君也，猶父母也。子而思報父母之讎，臣而思報君之讎，其敢不盡力乎？」及其將行，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曰：「孰謂是行也，而可無死乎？」陛下欲滅金虜，當先結吾民之心可也。越王之在國也，觴酒豆肉以分左右，飲酒不盡味，聽樂不盡聲，求以報吳，今陛下有是乎？病者問，死者葬，老其老，長其幼，慈其孤，求以報吳，今陛下有是乎？富者安之，貧者與之，救其不足，裁其有餘，求以報吳，今陛下有是乎？南事楚，西事晉，北事齊，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今陛下有是乎？如其

有也，天下幸甚；若猶未也，伏願陛下勉之。越王歸國四年，憤祖宗之讎，思欲一戰以快心，范蠡曰：「未可也。」五年而吳王信讒喜優，憎輔遠弼，又欲乘其間以伐吳，范蠡曰：「姑待之。」七年，吳王殺申胥，又欲乘其間以伐吳，范蠡曰：「姑待之。」七年而吳國蟹、稻不遺種，又欲乘其間以伐吳，范蠡曰：「姑待之。」今之金虜，雖有必亡之勢三，然而信讒乎？喜優乎？憎輔而遠弼乎？曾殺賢如申胥乎？曾有天災如蟹、稻不遺種者乎？必也俟其天時去，人事失，然後可以圖之。越王歸國二十年，乃得舉兵以遂其志。其舉兵也，必智以度天下之衆寡，仁以共三軍之饑勞，勇以斷疑而決大事；又舌庸使之審賞^三，苦成使之審罰，大夫種使之審物，大夫蠡使之審備，大夫皋使之審聲。其將行也，則背屏而立，委夫人以內政；背檐而立，委大夫以國政。其至軍也，則斬通行賂者，又明日徙舍，則斬不從令者，又明日徙舍，則斬不用命者。又明日徇軍，則歸無兄弟盡在軍者；又明日徇軍，則歸有昏眊之疾者；又明日徇軍，則歸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命令者。雖列國之君，不足以爲今務，然其禁密如此，亦可喜也，故能一戰而敗吳於囿，再戰而敗吳於泓，又戰而敗吳於郊，夷其城，犁其庭，墟其廟，以雪積年之恥。陛下欲報金虜，願觀其用心，而以越王之法用之，不亦可乎！伏讀聖策曰：「招誘以弭盜，而盜賊猶熾。」臣有見陛下規模遠大，欲攘夷狄而先靖中國也。臣聞唐太宗之說曰：「民之所以爲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饑寒切身，故不暇顧廉恥爾。當去奢從儉，輕徭省賦，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爲盜。」韓愈之說曰：「刺史不得其官，觀察不得其職，財已竭而斂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其不去而爲盜也，亦幸矣。」此皆論良民爲賦斂所困，故不得已

而爲盜爾。今日之事，則又甚於此。其橫行於州郡，嘯聚於山林者，類皆軍兵爾。此曹在太平時，帖首妥尾，惟上之令。不幸中國多故，朝廷權輕，何爾動輒怨怒耶？而一夫倡亂，百夫從之；百夫倡亂，千萬人從之。然使吾無間而可入，則朱滔不能起盧龍之卒，而李懷光不能彊邠寧之兵。今其所以一呼響應者，其心不服也。其心所以不服者，無乃吾恭儉未至乎，用人未當乎，賞無功而罰無罪乎？昔唐德宗放象豹，出宮人，以恭儉服天下；罷常袞，用崔祐甫，以用人服天下；賞淄青將士，以折其姦謀，杖邵光超，以懲其貪冒，又以賞罰服天下。時李正己持兵十五萬，雄視山東，其將士聞德宗所爲如此，皆投兵相顧，曰：「明天子出矣，吾輩猶反乎！」不特此也，吐蕃恃其彊大，以凌侮中國，非一日積也。德宗即位，使者歸告其國主曰：「新天子出宮人，放禽獸，威德英武，洽於中國。」吐蕃大悅，遣使入貢。夫德宗恭儉委任，信賞必罰，行於戶庭之間，而彊蕃悍卒，自格於千里之外。使其恪守此心終始不變，則貞觀之風，亦不難到，奈何其自敗壞也！臣願陛下篤恭儉，謹用人，明賞罰，以收天下之心。若曰「我有甲兵，可以誅其不服，我有招降，可以俟其改過」，誠恐去一大盜，其事卒未已也。誠能用臣之說，非特悍卒格心，而蕃戎亦且悔過也，故臣以太宗、韓愈、德宗之事爲獻。伏讀聖策曰：「以食爲急，漕運不繼，而廩乏羨餘；以兵爲重，選練未精，而軍多冗籍。」此有以見陛下規模遠大，知兵食之不可不慮也。臣以謂漕運不繼，宜選財賦之官；選練未精，宜責將帥之職。唐代宗以國用虛乏，饋餉紛紛，獨得一劉晏，幹山海，排商賈，制萬物低昂，操天下贏貲，而軍用以給，以財賦得其人也。臣愚欲於常賦之外，創置一司，名曰「軍興」，凡關市榷酤載在有司者，

不與其數，獨變通有無，權制輕重，使利歸公上，歛不及民。出入錢穀，勾檢簿書，則付之士類；書符檄，覘低昂，則付之皂吏。明敏精悍如劉晏輩，實司其職，夫何憂漕運之不繼乎！馬燧之在河東也，馭馬廝役，教以騎射，制甲有長短之等，造車爲行止之宜。比及二年，得精兵二萬，以將帥得其人也。臣愚欲於冗兵之數，創置一軍，名曰「精銳」，凡攻衝戰鬪〔四〕，功在有司者，不與此選，獨招降之兵，擒獲之兵，俾弓矢戈矛，隨器而使，有能者則書之尺籍，其無能者則驅之屯田。擇彊力勇毅如馬燧輩，實司其職，夫何憂選練之未精也！伏讀聖策曰：「吏員猥并，而失職之士尚衆；田萊多荒，而復業之農尚寡。」此有以見陛下規模遠大，知吏農之不可不慮也。臣以謂吏員猥并，宜行辟舉之法；田萊多荒，宜行屯田之法。昔沈既濟欲宰臣叙群司，州郡辟僚佐，其意欲無失職之士也。臣愚欲使宰臣精選太守、部使者之職，若群僚則太守辟舉，若監當、若巡尉則使者辟舉。舉而不當，重者褫其職，輕者罰其金，吏部臺諫得以糾正之。每辟一員，則具二人以待之，補者既上，則又辟一人以待之，前後相承，雖怠者亦勵。夫國家所以設官分職，將惟賢才之求，非爲爾衣食之資也。志在衣食，胡不爲工乎，爲商乎，爲農而力田畝乎，胡爲在縉紳之列也？夫責之以士人，則朝廷待之亦不可輕。凡太守、監司之赴官也，若內若外，皆陞辭而後行，監司爲一輩，郡太守爲一輩，當行之日，陛下親御正殿，借辭色。告監司則曰：「一路官吏，實汝之托。」告郡守則曰：「一郡官吏，實汝之托。汝當夙夜以思，宣我所以愛民之意，予有大賚報汝功，亦有大罰懲不恪。」庶幾賢才並用，則失職非所患也。昔鄧艾欲行陳、穎以東，屯田兩淮，得穀五萬斛，其意欲得復業之農也。臣愚不敢遠引，且

以鎮江一路論之：屯兵江口，無慮數萬人，就以二萬人論之，人必有家，家止五人，人日二升，日計二千斛，月計六萬斛，則歲百萬斛矣。顧此餽運，非由天降，非從地出，皆當取之於民。三吳之間，旱暵仍歲，長淮以北，草莽連雲，去歲到今，米斗千餘，今此下民，誰救其迫。而又追需急於星火，箠械酷於秋霜。開元屯田之法，振武屯田之法，不知其可用乎？勳官八品以上，前資七品以上，此建官之法也。土柔則五十畝而一牛，土剛則二十畝而一牛，此耕耨之法也。如是之法，出於開元。募人爲十五屯，屯置一百五十人，令各就高爲堡，東起振武，轉而西過，極雲州界中，出入河山之險八百餘里，寇來不能爲害，人得肆耕其中。如是之法，出於振武。臣願自淮以北，開置屯田，參開元、振武之法，非特足以招復業之農，而軍儲所資，亦足以寬其憂矣。伏讀聖策曰：「嚴賊吏之誅，而未能革貪汙之俗；優軍功之賞，而無以消冒濫之風。」此有以見陛下規模遠大，欲清流俗而懲僥倖也。昔毛玠爲尚書，而士大夫不敢鮮衣美食；楊綰爲宰相，而豪貴功臣爲之徹樂、毀第、減騶御。賊吏貪汙，流風遠矣。臣願陛下去聲遠色、躬儉節用，以勵朝廷，朝廷宰相却苞苴、斷貨賄，以勵猾胥而懲狡吏，又何患貪汙之弗革乎！昔元載、王縉秉政，四方以賄求官者相踵於門，大者出於載、縉，小者出於卓英倩，皆如所欲而去。代宗欲得士大夫之不阿附者爲己用，乃擢李栖筠爲御史大夫，事出主意，宰相不知，縉等由是稍絀。臣今欲用此策以消冒濫，可乎？凡大將以功來上，陛下親據其中一二人晏見而勞問之，果有功者，優加拔擢，其或言語不倫，事涉誕罔者，痛加懲斥，又何患冒濫之弗消乎？伏讀聖策曰：「方今外攘夷狄，則不足以靖民；取於民有制，則不足以給車徒之衆。爲人父而權

其子，則又何以保民而王哉？」此有以見陛下規模遠大，恤民如是之深也。臣伏讀聖問至此，不覺涕泗交頤，仰知陛下仁心如天地之大，而天下弗知也。臣觀濱江郡縣爲守爲令者，類無遠圖，陽羨、惠山之民，何其被酷之深也！率斂之名，種類閎大：秋苗之外，又有苗頭；苗頭未已，又行折八；折八未已，又曰大姓；大姓竭矣，又曰湮實；湮實虛矣，又曰均敷；均敷之外，名字未易數也。流離奔竄，益以無聊。前日桑麻沃潤，鷄犬相聞；今爲狐狸之居，虎豹之宅，蒼煙白露，彌望滿野。彼所謂守令，獨抵几而言曰：「與其委之於盜賊，孰若輸之於國家？」嗚呼，安得此委巷之語乎！堂堂國家，而下比於盜賊，不忠之罪，莫大於此矣。夫節財即生財之道也。今藩方大使，各置使臣，收召親戚，竭民膏血，以市私恩。或曰準備，或曰幹辦者，不知其幾人也。色目紛紛，難以數舉，凡醫巫卜祝之流，皆在其選。又諸縣添置武尉，尤爲無用，見敵則走，小勝則殺貧民以要功。居山則賣私茗，濱海則鬻私醪，未及交付，則已捕之爲己功矣。不知平時剥膚椎髓，歛怨招謗，以廩此曹，果何謂哉？臣願陛下明降詔書，戒飭藩方，罷去武尉，以蘇凋瘵，此亦保民之道也。伏讀聖策曰：「朕弗明治道，仍暗事幾，凡此數者，交戰於胸中，徒寢而弗寐，當食而歎。子大夫與國同患難久矣，宜考前世中興之主，其施爲次序有切於今者，祖宗傳緒累世，其法有可舉而行者，平時種學待問，奇謀碩畫本於自得，可以持危扶顛者，其悉意以陳，朕將親覽。」臣有以見陛下規模遠大，謙冲退托，將以追配前王，紹述祖宗，旁搜遠取，以盡愚夫之慮也。臣竊謂中興之主，大抵以剛德爲上。是故震伐鬼方者，高宗之剛；有嚴有翼者，宣王之剛；信賞必罰者，宣帝之剛；赳赳雄斷者，光武之剛也。陛下之

欲中興，當以剛德爲主，去讒節慾，遠佞防姦，此中興之本也。祖宗傳緒之意，大抵以儉德爲主。恭聞仁祖服浣衣，寢絕被，力行恭儉，不忍費一毫以傷民力，至今父老言我仁祖，必泣下霑襟。蓋儉必仁，仁必能感天下。陛下欲紹祖宗，當以儉德爲主，珍奇弗御，玩好弗求，此祖宗之意也。夫攘夷狄，弭寇盜，足食練兵，澄冗官，復農業，革貪汙而消冒濫，寬民力而給車徒者，臣以一言而該之，不過曰剛與儉而已。然剛儉之德，聖心自明，天下猶未信者，何也？臣竊有說焉。臣嘗讀《左氏傳》，見呂甥論君子小人情狀於秦穆公，何其切至也！其曰：「小人惑，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又曰：「小人曰秦豈歸君，君子曰秦必歸君。」又曰：「小人曰必報讎，君子曰必報德。」夫士人所見高遠，故其言多恕；小人所見淺狹，故其語易深。善夫，孟子有曰：「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夫百姓以齊王爲愛牛，以小人之見每如此也。然小人滿天下，而所謂士人者幾何？雖家置一喙，言提其耳，不能勝衆多之口也，則人主於食息警歎之間，其可以弗謹乎？夫文王一飯，武王亦一飯，文王再飯，武王亦再飯，是武王以身試文王之安否也。蓋一飯則我力微矣，今吾親一飯而已，力不其微乎？此其所以可憂也。再飯則我力彊矣，今吾親至於再飯，無乃壽考之期乎？此所以可喜也。夫武王之於文王如此，若陛下之心，臣得而知之。方當春陽晝敷，行宮別殿，花柳紛紛，想陛下念兩宮之在北邊，塵沙漠漠，不得共此融和也，其何安乎？盛夏之際，風窗水院，涼氣淒清，竊想陛下念兩宮之在北邊，蠻氍擁蔽，不得共此疏暢也，亦何安乎？澄江瀉練，夜桂飄香，陛下享此樂時，必曰「西風淒勁，兩宮得無憂乎」？狐裘溫暖，獸炭春紅，陛下享此樂時，必曰「朔雪衰丈，兩

宮得無寒乎？」至於陳水陸，飽奇珍，必投筯而起曰：「鴈粉腥羊，兩宮所不便也，食其能下咽乎？」居廣廈，處深宮，必撫几而歎曰：「穹廬區脫，兩宮必難處也，居其能安席乎？」今閭巷之人，甿隸之伍〔五〕，皆知有父兄妻子之樂，室家聚處之歡〔六〕，陛下雖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以金虜之故，使陛下冬不得其溫〔七〕，夏不得其清，昏無所於定，晨無所於省，問寢之私，何時可遂乎？在原之急，何時可救乎？日往月來，何時可歸乎？每歲時遇物，想惟聖心雷厲，天淚雨流，撫劍長吁，思欲掃清蠻帳，以還二聖之車。此臣心之所以知陛下者如此。若小民之心則不然，以謂搜攬珍禽，驅馳駿馬，道路之言，有若上誣聖德者。此臣所以食不甘味，寢不安席，不量微賤，思爲陛下雪之也。深察其言，蓋亦有自焉。唐閹人仇士良致仕，其黨送歸私第，教以固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閒，嘗當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及他事。」又曰：「謹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知憂懼，則吾輩疏斥矣。」其黨拜謝而去。此術既行，卒使天子昏惑於上，大臣壅蔽於下，兵柄在手，官爵在手，廢立在手，至自稱曰「定策國老」，而稱昭宗曰「門生天子」。嗚呼！不臣之態，臣豈忍陳於君父之前。彼私求禽馬，動以陛下爲名，此臣之所以耻也，又何怪乎小民？陛下欲尊臨宸極，澤及寰區，何不反其術而用之，勿爲其所陷也。且閹寺聞名，國之不祥也，是以堯舜閹寺不聞於《典》、《謨》，三王閹寺不聞於《誓》、《誥》，豎刁聞於齊而齊亂〔八〕，伊戾聞於宋而宋危〔九〕。今此曹名字稍稍有聞，此臣所以憂也。竊惟萬乘之尊，深居邃宇，萬機之暇，何以爲情？賢士大夫晏見有時矣，宦官子女安居前後矣。有時者易疏，前後者難間，聖情荏苒，不知其非。不若使之安掃除之役，復門戶

之私〔二〇〕，凡交結往來者有禁，敢與政事者必誅。陛下日御便殿，親近儒者，講詩書之指歸，論古今之成敗，追求典故，歷訪民情，不在於分文析字，絺章繪句，爲書生之學以取天下之名也。嗚呼！隋煬帝、陳後主豈曰不文，適足以亡國而已，果何補於人主之學歟？臣願陛下之爲學也，見前世道德之主，英明之王，則瞻之仰之，退而自省，曰：「吾其以此爲法乎？」見前世暴虐之主，則震焉沮焉，退而自省，曰：「吾其以是爲戒乎？」讀賢臣傳，默觀百僚中有類是者，任之勿疑；讀佞臣傳，默觀左右有類是者，誅之無赦。久之不倦，將聞閤寺之言，見便佞之態，如狐狸夜號而鴟梟晝舞也，則陛下之聖德進矣。昔唐憲宗卓爲中興之主，其必有以也。及觀其與宰相論道於延英殿，日旰晷甚，汗透御服，宰相請退，憲宗留之，曰：「朕入禁中，所與游者獨宮人、宦官爾，故樂與卿等共談爲理之要。」此其所以興乎！臣聞「鳴鶴在陰，其子和之」，陛下勿謂深宮密殿，萬事無迹也，然善惡未究，四海已知。歷觀前史所載宮闈之謀，牀第之語，想見時君以謂宮中不得而知也，而況外庭乎；外庭不得而知也，而況天下乎。然而皎如日星，不可掩沒，卒爲天下後世之所嗤笑。嗚呼，其亦可畏也哉！故古人有言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也。」謹獨之學，其用甚大，陛下不可不知也。古之聖人所以端拱巖廊，而四方萬里日趨於治，天地清明，日星循軌，百穀用成，蠻夷率服，用此道也。心一不善，足以傷天地之和；心欲悔過，固已同天地之德。古之聖人，所以趨衆善之門而得改過之要者，不過聽諫一路而已。此臣所學於師，蓋以爲持顛扶危之術也。舜，聖人也，而益戒之以「罔遊于逸，罔淫于樂」；武王亦聖人也，而召公戒之以「不矜細行，終累大德」。以至禹有善言之

拜，湯有改過之稱。漢高祖何人也，止能聽諫，故能成三百載之洪基。至於商紂殺諫臣，其祚終歸於周室；成帝殺諫臣，其祚終移於王氏；明皇殺諫臣，其祚終微於祿山。殺一諫臣，真若無與於治亂也，然亂臣賊子，苛政虐刑，一切不得聞也，不亡何待乎？故臣願陛下先以謹獨爲心，後以聽諫爲意，獎借言路，以旌直士之風，以至遠閹寺，親儒臣，以成就規模之大，此臣所望於陛下也。草茅賤士，充賦在庭者，志在一第爾，獨臣不揆愚賤，妄議國體，負罪於不可赦，可謂愚矣。然臣聞天下之事，宰相能行之，諫官能言之；職不在此，雖抱奇策，擁雄材，無路可進，卒於老死而已。伏惟國家策士之制，上自公卿之子弟，下至山林之匹夫，皆得自竭以罄其所懷。非天子黜陟賞罰之吏，而得議百官之長短；非天子錢穀大農之吏，而得推財賦之多少；非天子帷幄將帥之臣，而得論兵革之彊弱。則夫宰相、諫官之事，一旦得以詳說而悉數之，而臣何敢無說以處于此？又況晏子一言，而使齊侯省刑；田千秋一言，而使武帝念太子；柳伉一言，而使代宗黜程元振。誰謂皇皇大宋無其人乎！《臯陶謨》曰：「天叙有典。」是父子之間，君臣之際，無非天理也。臣處閨門之內，勉明孝道久矣，今自山林中來，望見陛下，突兀孤忠，卓然發於悃悞，不可遏也。此蓋天理自然，無足怪者。臣或志在爵祿，不爲陛下一言，臣誰欺，欺天乎？故臣寧吐一言，退受鈇鉞之誅於司敗，不忍欺天以昧此心也，惟陛下幸赦其愚。臣謹對。《橫浦先生文集》卷一二。

又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五四，《皇宋中興兩朝聖政》卷一一，《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二，《中興兩朝編年綱目》卷四，《宋史》卷三七四《張九成傳》，《歷代名臣奏議》卷三，《續資治通鑑》卷一一〇。

〔一〕此對前原有策問一篇，今移入《宋高宗》卷。

〔二〕滅：原作「賊」，據四庫本改。

〔三〕舌：原作「後」，據右引改。按舌庸，越大夫。《左傳》哀公二十六年作「后庸」，然《國語·吳語》、唐石經《左傳》、《廣韻》「舌」字下均作「舌庸」，當以「舌」爲正。

〔四〕衝：四庫本作「衛」。

〔五〕甿隸之伍：原無，據《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補。

〔六〕室家聚處之歡：原無，據右引補。

〔七〕其：原無，據右引補。下句同。

〔八〕豎：原作「孺」，據四庫本改。

〔九〕宋：原作「唐」，據右引改。

〔一〇〕户：原作「尸」，據右引改。